一場李代桃僵的陰謀正在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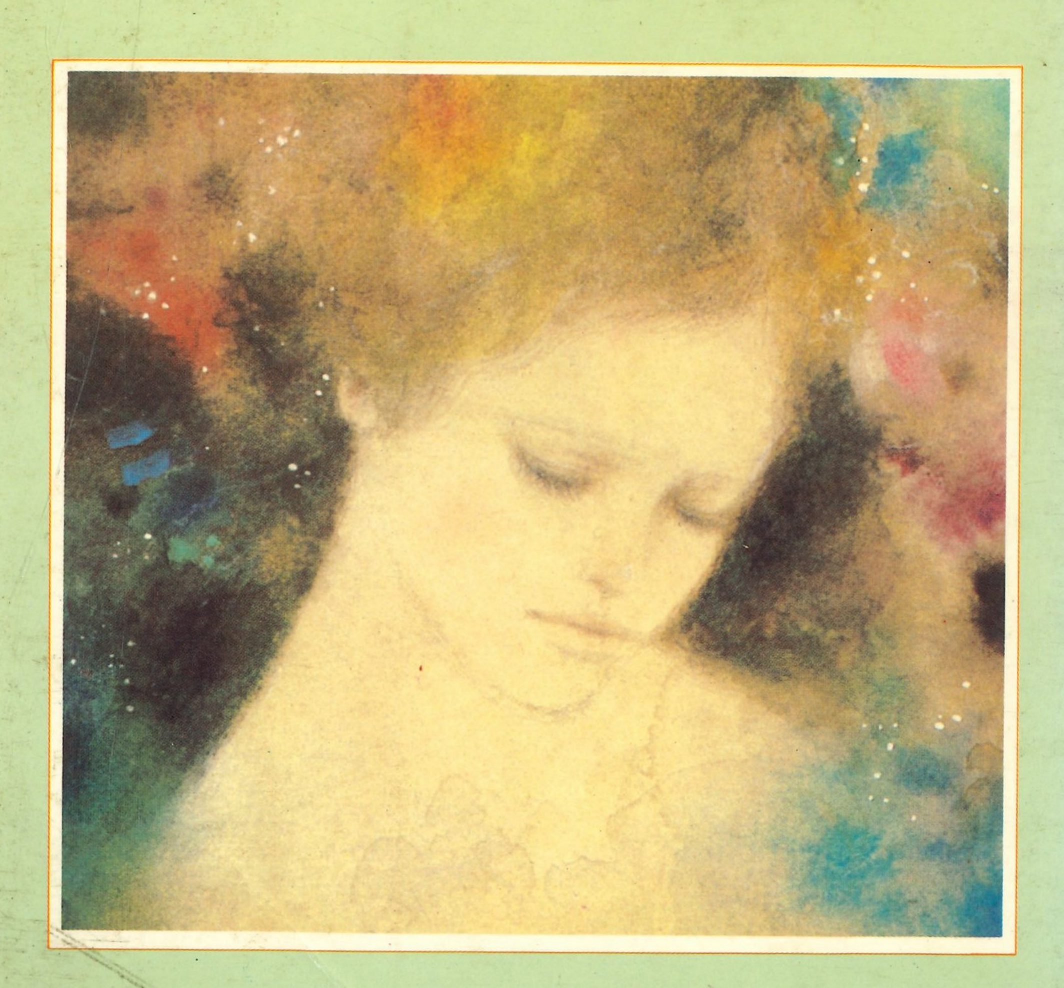
常春藤樹



MARY STEWART著　吳安蘭譯

一場李代桃僵的陰謀正在進行……

常春藤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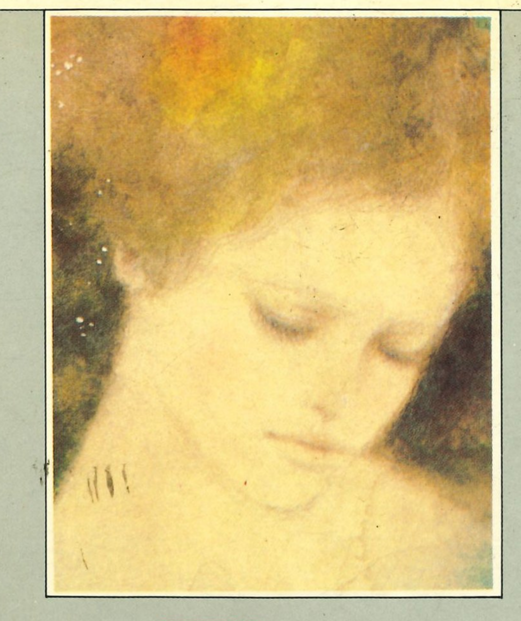
MARY STEWART著　吳安蘭譯

皇冠叢書

常春藤樹

當代名著精選

411



The Ivy Tr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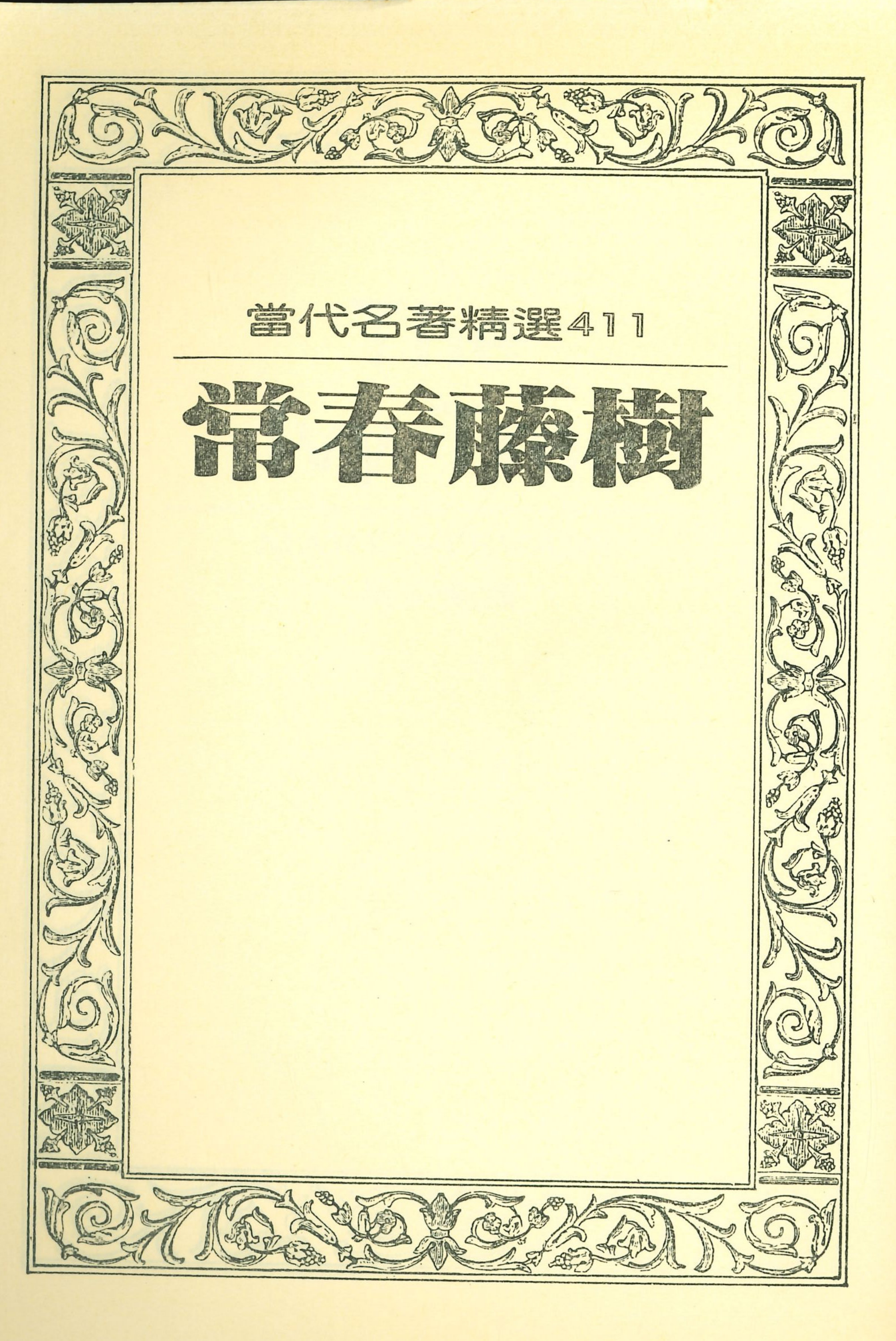
MARY STEWART著・吳安蘭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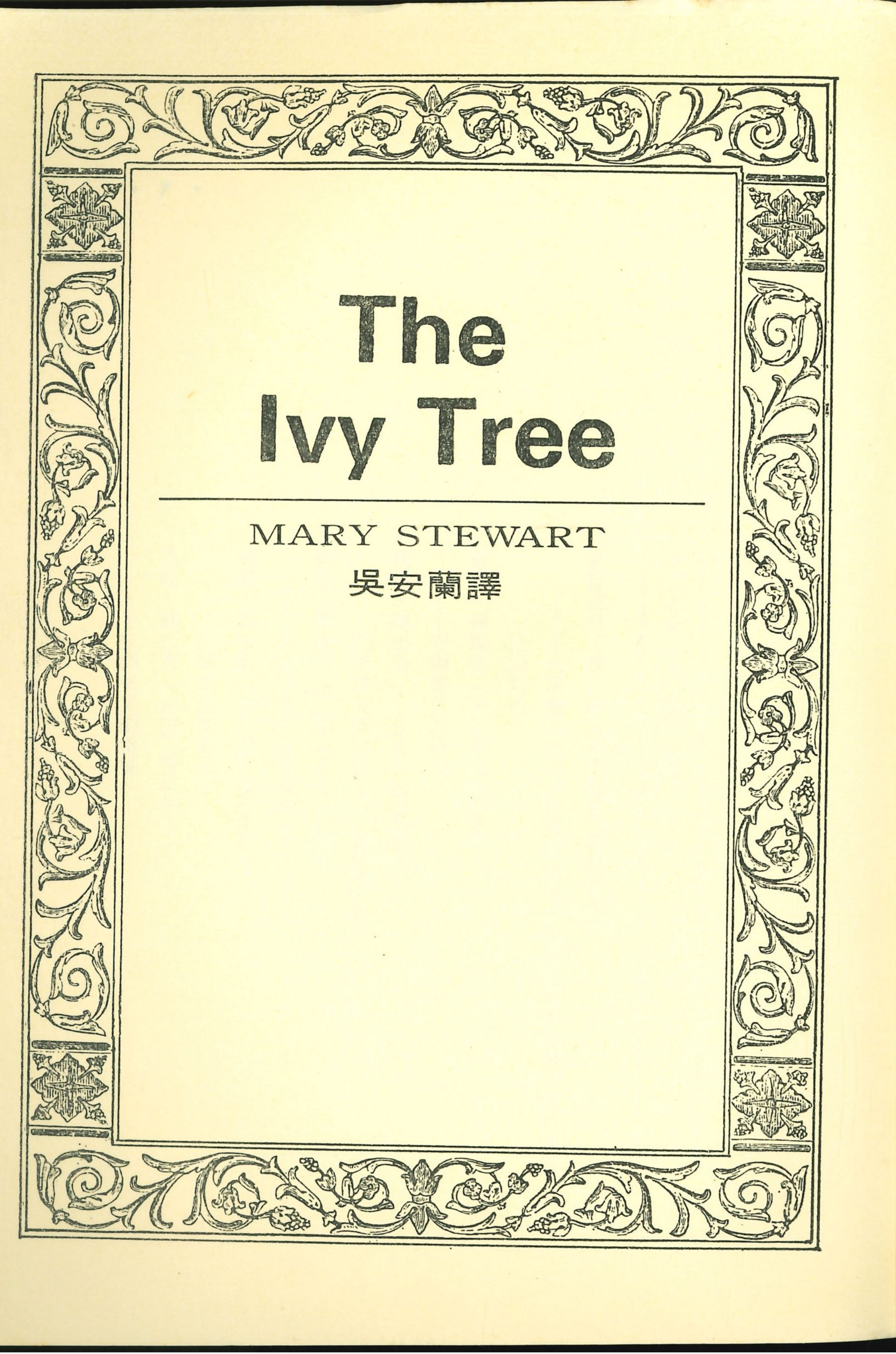
ISBN 957-33-0058-3

瑪麗・史都華——美國頗負盛名的女作家，每部作品都列名最佳暢銷書榜，歷久不衰；名著如『九輛等待的馬車』（皇冠雜誌曾經連載）及『紡月的女神』（當代名著精選9），頗爲膾炙人口。史都華女士文筆風格清新優雅，人物個性突出深刻，事物景致詩意盎然，亦擅長懸疑悚慄的情節描繪，實在是位不可多得的全才作家，成就與另一浪漫名家赫特並駕齊驅。

常春藤樹——安娜蓓兒・魏士洛與瑪麗・格雷——兩個姓名與身世截然不同的女郎，卻擁有孿生兒般雷同的容貌與身段！這個驚人的巧合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一項李代桃僵，謀奪家產的陰謀有得逞的可能，更因緣際會的破解了一個懸宕多年的疑團……原在餐館擔任女侍的貧家女瑪麗，意外邂逅了扭轉她一生命運的關鍵人物，以另一個身分踏入豪門，她的勝算如何？


當代
名著
精選


當代名著精選411
常春藤樹


The Ivy Tree
MARY STEWART
吳安蘭譯

主要人物表

安娜蓓兒．魏士洛（Annabel Winslow）

——十九歲離家出走，後來以瑪麗．格雷的化名回來，並扮演自己的角色。

亞當．佛瑞特（Adam Forrest）

——安娜蓓兒的情人。

柯納．魏士洛（Connor Winslow）

——安娜蓓兒的堂兄，一心想謀財產。

麗莎．狄莫特（Lisa Dermott）

——柯納同母異父的姊姊。

馬修．魏士洛（Mattew Winslow）

——安娜蓓兒的祖父。

茱莉．魏士洛（Julie Winslow）

——安娜蓓兒的堂妹。

名家的推薦——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當代名著精選』，將讀者的視野，伸向了世界文學的舞台，它所呈現的風貌，如此強烈眞實有血有肉，出版這一系列作品，需要絕對的魄力，絕對的遠見。

名作家／桂文亞

很難抗拒它的誘惑，『當代名著精選』常使我因而睡眠不足，但我又甘於沉迷在它的魅力中，享受小說世界的極品。

名作家／心岱

這可稱得上是一席菜式繁多，百味雜陳的文學盛饌。客官，您要什麼？

大燴鮑片？蝦子烏參？八珍熊掌？

嗐！來盤開胃小菜如何？

要客腓力牛排？沒問題，幾分熟？

在下業已掌廚六年，敢向讀者誇口，不管您老文學品味如何？咱絕對能給您來上幾道包君滿意的佳餚。

名譯家／施寄青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都是暢銷金榜的作品，叫好叫座。多采多姿的取材和寫實角度，得以一窺現代歐美作品的取向風格，是讀者和作者的精神食糧。

名作家／朱秀娟

一生當中，與小說結緣的機會，俯拾即是。皇冠『當代名著精選』，以六年的恆心和雄厚的實力，翻譯了將近三百本的國外暢銷小說原著，其成就與影響力，是國內出版界難得一見的。

金石堂書店副總經理／陳　斌

第一章

天色澄藍，南方天際白雲朵朵，牧草地放眼一片綠意。遠處有房舍和農莊，圍繞著農村的樹木，遠看矮小得像荷蘭芹的樹籬。古城牆迴繞，幾近兩千年歷史，那還是羅馬皇帝哈德連時期建的，圍繞著諾森伯蘭郡。置身在如畫的風景中，此時想必只有我一人了。

我背靠著羅馬人建的石牆上，石牆沿著山勢起伏。在我的右側，是懸崖峭壁。左側，則是北英格蘭的本寧山系。在我前面，山脈綿延，城牆也沿著山勢起伏建築。

在我前方下處峽谷，有一棵楓樹，偶爾一陣風來，吹得樹葉沙沙作響。兩隻小羔羊，在溫暖的五月陽光下，依偎蜷伏在一塊睡覺，牠們的媽媽正在不遠處蹣跚著步子。幾隻羊曾望著我看了一陣子，但我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只是偶爾抽幾口煙。沒一會兒，兩隻小羊把頭靠在溫暖的草地上，牠倆睡

著了。

我坐在陽光下，胡亂地想著心事。如果眞要明確地說清楚我的思緒，那將只有兩個字——英國。這草地，天空，山脈綿延，羅馬古城牆。現在，我脚下踩的土地，就是英國了。

此景當然很寂寞，只有我和羊羣。一隻麻鷸從頂上飛掠而過，也許在這一帶，只有我一個女人。我坐在陽光下，夢想著亞當……。

『安娜蓓兒！』

他從我身後叫喚，我竟沒有聽到他走近的聲音。他必然是悄然走過草地，往南朝城牆走來，一條牧羊犬跟在他脚邊疾走。當我轉過身時，他站在離我四碼之遠，我手一鬆，煙頭掉在古羅馬石牆上。

我感到羔羊倏然站起，咩咩叫著。

那個男人，像在做夢般，蹣跚朝我走近，只離我兩碼遠，那人不是亞當。這個男人，穿著一身陳舊蘇格蘭呢的衣服。他個子高瘦，看來像個愛爾蘭人，至少，我可以確定，他的祖系一定是個愛爾蘭人。他相貌英俊，長相正是愛爾蘭人的典型，黑髮藍眼，有著充滿魅力又敏感的唇。手裏拿著木杖，身邊的牧羊犬，是隻美麗的動物，行動像牠主人一樣輕快優雅。也有著同樣自信、敎養良好的神情。

不是亞當，這個闖入者走進我夢想中的伊甸園，也可能他就是伊甸園中的蛇。

他長長吸了一口氣。

『眞是妳！我想我不會弄錯！眞是妳……，老先生一直堅持妳絕不會死的，相信有一天妳一定會回來的……。天啊！誰料到他竟然說對了！』

他說話的口氣雖然輕柔，但聽得出並不愉快，我無法形容他的口氣。那條狗也聽到了，憤然作勢要對我不利，他制止住牠。

我一動未動，只是僵硬麻木地靠著石牆坐著，抬眼看著他 。我得張嘴說幾句話，卻什麼也說不出。那男人憤怒的聲音繼續說著話，讓我感到愈來愈危險，這再也不像個可愛的下午。

『告訴我，妳回來幹什麼？到底是什麼目的？我的女孩，妳現在面對的，可不是妳的祖父，而是我……甜心，現在妳得聽我的，妳得小心點！』

我該說話，彼此之間氣氛非常緊張，幾乎一觸即發。我嚇得全身發軟，舌頭都快麻痺了，好不容易才艱澀說出：『我——我沒弄懂你的意思？』

『妳在喬勒佛一下巴士，我就看到妳了。』他喘得好厲害。『我不知道妳打哪來——，但妳一下了車，我就一直在妳身後跟著妳。卻又不願妳發現我跟妳上這兒，所以我先上這兒等著妳，因爲我要單獨和妳談談。』

他特別強調『單獨』兩個字，我嚇壞了，也許眼中流露出驚懼的神色，反而高漲了他的氣焰。

我以自己的膽怯爲恥，於是鼓起勇氣，振作自己。

我突然朗聲說：『瞧，你弄錯了，我不是——』

『弄錯！別想這麼對我說——』他身子動了一下。『妳這個賤人，怕了，是不是？過了這麼多年，妳又回來了，裝得若無其事似的。還揀個光天化日大白天回來！好，現在我在這兒，是用不著半夜摸黑才回來。記得嗎？有一回我們曾走到懸崖邊，後來妳就不敢再單獨到這兒來了。要是妳知道我在這兒，妳就不會來了，是不是？』

這使我站了起來，我眞怕了。他是個危險人物，這不再是出自我的想像。他長得的確英俊，可是他的神情很怪，帶著狂野的氣勢。

懸崖陡削，從高聳懸崖掉到水中，還有好長一段距離。

他又朝我欺近一步，我見他緊握著粗木杖。有一陣子，一個瘋狂念頭閃過腦際，我想我該轉身跑開。我後面是古牆，右邊是斜坡，左邊是懸崖。

他突然說：『妳是否已經去過懷特卡農莊？有沒有？』

突然，他的話打住了。我控制住自己的驚慌，逐漸恢復理路，聽到自己平板的聲音，大聲說道：『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我根本不認識你！我告訴你弄錯人了，你讓我覺得你像一個可怕的瘋子！我不知道你把我想成什麼人了，我這輩子根本沒見過你！』

他一動也不動，但我看到自己這番話的影響力。我站了起來，面對他，距他不過兩步之遠，看他睜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著我，臉上怒氣慢慢消退。

想到剛才那麼害怕這個男人，這使我覺得自己好蠢，口氣也變得不客氣。『現在你能不能離開這

兒，讓我一個人安靜安靜？』

他沒有動，仍站在那兒凝視我。他開口了，雖然聲調是憤怒的，但也流露出懷疑。『妳想假裝不認識我？我是妳堂兄柯納。』

『告訴你我不認得你，我這輩子從未看過你這個人，也沒有個叫柯納的堂兄。』我深深穩定吸了一口氣。『我也不想多了解你的事，抱歉，再見了。』

『等等，只耽誤妳一分鐘。求求妳，別走！如果我眞弄錯人，我非常抱歉！可是，眞的——』他仍然站在小徑當中，攔住我走向農莊的去路。這個英俊的男人，站在陽光下，一臉歉然，剛才狂暴的氣焰全融化了。

『我非常非常抱歉，剛才一定把妳嚇壞了。但是，眞的，太像了，太像了！妳可能眞是她，眞有此可能。甚至此時，我這麼近看妳……喔，或許有些地方不同，可是——呃，我仍可發誓——』

他突然停住嘴，呼吸仍然急促，他極爲震驚。他一面向我道歉，一面仍細細審視我，像要找出令他無法相信的證據，實在困難。

我說：『如果你願意，我也可以發誓。我根本不認識你，我也不叫安娜蓓兒，我叫瑪麗——瑪麗·格雷。過去我甚至沒有來過這裏。』

『妳是美國人，是嗎？從妳口音聽出，是有一點，但是——』

『加拿大。』

他緩緩說：『她到美國……』

我惹怒了。『現在你——』

『不，求求妳，我很抱歉，不是有意的！』說著他微笑，第一次見他笑，臉上流露出迷人的魅力，但眉宇之間，仍然流露出難以置信的神情：『我相信妳，眞的相信妳，雖然妳帶了點外國口音，還是像極了安娜蓓兒！妳可能是她的雙胞胎！……』他努力控制自己，不再焦灼盯著我的臉，彎下身子摸摸狗的耳朵。『請原諒我！』瞬間抬眼看我一眼，沒別的意思，只是歉然。『我一定嚇壞妳了，拿過去的事威脅妳！』

我抗議：『我想你是想把安娜蓓兒殺了，是不是？你剛才是不是說誰叫安娜蓓兒的？』

『安娜蓓兒，對。不，或許不是。』他別過臉去，看著懸崖下的水光。『剛才的談話，只是想嚇嚇她。』

那只是敍述，不是詢問。我說：『我的確是嚇壞了。』

『我希望，妳不會認爲我在胡扯吧！』

我鎭定地說：『在那種情況下，我什麼想頭也沒有。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懸崖的確又高又陡峭。』

『妳現在還這麼想嗎？』最後他說，語音隱隱還聽得出愛爾蘭的腔調。他轉過頭，我們四目相接。

我很氣自己又開始微喘，太戲劇化了。這個年輕人，五分鐘之前差點要謀殺我，現在他打消了這念頭，並朝我微笑，愛爾蘭人的魅力一傾而出，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他從煙盒掏出一支香煙遞給我，揚一揚眉。『妳能原諒我嗎？不會扭頭就走嗎？』

當然，我該扭頭就走的。但情況不同，剛才的危險不再，只覺自己剛才像個傻子，現在扭頭就走，只顯得更傻。此外，現在的好奇卻代替了方才的恐慌。有些事我倒想知道。

所以，我留在原地，也朝他歉然一笑，並接受了他遞來的香煙。

我再度坐在剛才坐過的地方，他也在相距一碼遠的牆頭坐了下來，那隻牧羊犬就在他的脚下。他側著臉，一隻脚放在牆頭，一隻手就搭在那膝上，嘴角叼著香煙，煙霧後正瞇著雙眼。

『妳住在附近？每天都來這兒？還是假日才來？』

『坦白說，我是在新堡的一家咖啡館工作，』我說：『今天是我休假。』

『咖啡館？』他重複了一遍，口氣空茫，驚異地問：『妳？』

『是啊，有什麼不對？新堡是個美麗的城鎭。』

『是啊，只是……，呃，我得好好想一想，總覺得有些奇怪。何以想到來此？』

頓了一下，我突然說：『你知道嗎？你一直不怎麼相信我，可不是？』

有一陣子，他沒有回答，只是隔著煙霧瞇視著，然後慢慢伸手拿下嘴角叼的煙，彈彈煙灰，扔了小小一截煙屁股。

『是的，我相信妳，但妳不要責怪我剛才的魯莽，以及無禮的凝視。這是很奇怪的經驗，但我相信妳的話！也希望妳也相信我！』

我想：我相信你。但我沒有大聲說出來，只是微微一笑。

『妳是妳，不是安娜蓓兒的鬼魂，畢竟，她是死了。』

他的話還是令我暗暗心驚，餘音在我耳畔久久不散。

我不安地說：『你剛說，安娜蓓兒，是你的堂妹？』

『我本要和她結婚的。』

我剛吸了一口煙，聽他這麼說，幾乎被嗆住，呆然張開口 ，也許有五秒鐘之久吧！然後虛弱地說：『眞的？』

『妳想，我是失去我的愛人？也許，妳若這麼想就對了，或者妳不這麼想。她跑了，在還沒嫁給我之前跑了。那是八年之前，她失踪了，只從美國寄了封短箋報平安而已，然後就音訊全無。呃，我承認我們爭吵過，——』頓了一會兒，微微聳了聳肩。『反正，打從那天之後，她就再不跟我說一句話，妳想，一個男人能原諒這些嗎？』

像你這樣的人？絕不可能的。我想。

我說：『八年是很長的一段時間，畢竟，你可以和另一個女孩結婚，過著快樂的日子。』

『我沒有結婚。』

『沒有？』我的口氣聽來一定很驚訝，他看來三十多歲，以其英俊的外表，不可能沒有機會。

聽到我的語氣，他朝我笑笑，『我姊姊在懷特卡農莊做管家的工作，她是我同母異父的姊姊，是個極好的廚子，經常悉心照料我。有麗莎在我身邊，我不需要妻子。』

『懷特卡農莊，是你的農莊？』我說：『你是懷特卡農莊主人？還是你與你姊姊共有？』

他有意更進一步解釋。『懷特卡農莊不止是個農場，簡直像皇家行宮，那兒有這一帶最古老的大樹，沒人搞得清那樹齡究竟有多久了。』他突然問我：『妳可在農莊住過？』

『有，在加拿大住過，不過只是過著鄉村生活，算不上農莊。在那兒有棟花園洋房。那幾年，我跟一個朋友住在那兒，她有小兒痲痺，行動不便，我很高興能在那兒幫助她，但她在半年前過世了，所以我才決定到這兒來。可是我又無一技之長，』我笑笑，『在屋子裏待著的時間太長。』

『妳該結婚的。』

『或許。』

『妳騎馬嗎？』

他突然這麼問，我幾乎吃了一驚。『騎馬？不，爲什麼問我？』

『只是妳看起來太像安娜蓓兒。她是個騎馬的天才，簡直像巫師一樣，她還會對馬低語。』

『她會什麼？』

『妳知道嗎？像吉卜賽人一般對馬低語 ，然後馬會聽她的吩咐。如果她像我是黑髮，而不是金

髮，簡直就像個吉卜賽人。』

『呃，』我說：『請你別再緊盯著我瞧。』

『我很抱歉。但是我——我實在情不自禁，妳實在太像安娜蓓兒。我知道妳不是她，但我卻荒謬地感到她回來了……，就好像多年前她活著一般。看妳倚著石牆坐在這兒，就像看著一本往回翻的書，或是逆轉的影片，一切又回到八年前。』

『八年是很長的時間。』

『是的，她逃跑那年才十九歲。』

頓了一下，他看看我。他明顯的企盼使我忍不住大笑。『好，你不用問……，我今年二十七歲，快二十八歲。』

我聽到他吸了一口氣：『我告訴妳，這實在太不可思議了。即使和妳坐得這麼近，跟妳談話，甚至聽到妳的外國口音……也不全然是……，覺得太像她了。過了八年，安娜蓓兒一定也變了些。』

『她的口音也許也改變了些。』我愉快地說。

『是的，也許。』他的口氣使我很快地瞟了他一眼。他說：『我仍然盯著妳看嗎？我很抱歉。我在想，我——』

『想什麼？』

『沒什麼，不去談這些。告訴我一些有關妳的事，妳剛說了一些，我們把安娜蓓兒撇到一邊！我

要聽妳說妳自己的故事。妳告訴我妳叫瑪麗·格雷，在新堡工作。我仍想知道，妳怎麼會到這來的，而且坐在這古城牆旁，爲什麼今天妳會搭巴士來此，信步走到懷特卡農莊領土上。』他把煙蒂拋到懸崖下面，回頭對我說：『我知道沒有資格問妳這些，但我實在覺得太奇怪了，我無法相信有這麼像安娜蓓兒的人，又無巧無不巧來到這兒，這樣的概率太不可能了。事實上，妳眞的到這兒來了，在這景況下，我難以壓抑自己心中的好奇——』他又展露了迷人的笑容。——『沒有其他的惡意。』

『當然，我懂得。』我頓了一陣。『我外祖母告訴過我，我有些遠親住在這裏。』

『他們現在還在嗎？』

我搖搖頭。『外祖母死時，我還是個小女孩，連親戚的名字都記不得。我母親對過去的事情沒什麼興趣，但我知道我家人以前住在諾森伯蘭某處。我從未聽外祖母提到懷特卡農莊這地名，她的姓氏是艾姆士壯。』

『在這一帶，這是很普通的姓氏。』

『如果我像你堂妹安娜蓓兒一樣，會對馬兒耳語，那麼我住在這兒的先祖，可能是個馬賊——』

『妳知道妳的族人，什麼時候離開英國？』他問道。

『我想是在我曾祖父的時代吧，也許是十九世紀中葉——』

『妳究竟爲什麼回英國？』他急切打斷我的話問道，粗暴專橫的口氣，像個主考官。……當然，我知道他如此咄咄逼人的心意。

我有些迷惑說道：『每個人做什麼，難道都能解析得很清楚嗎？我家人過世，我沒有理由再繼續待在家中，再說我一直想到英國。當我小的時候，奶奶就常常跟我講英國的事，她從未到過英國，但她從母親的故事中，聽到有關英國的事。所以，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到諾森伯蘭，到新堡來看看，甚至想看看古老的羅馬城牆……。我在書上讀了好多好多名勝古跡，因此我答應自己，有朝一日，一定再來。也許只是來觀光，如果喜歡，就留下來。』

『留下來？』

我大笑。『這是我告訴自己的話，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完全下定決心。我先找一份工作，維持生活費，這是我目前的情況。聽起來，像個很樂觀的故事，可不是？好，我來英國，只是想尋找我的新世界，也許我在這兒能適應得更好。』

『因為妳的根在這兒？』他對我微笑。『也許，魏士洛家族，在十九世紀有一支移往加拿大。我想我是對的，妳一定有魏士洛家族的血緣。在十九世紀，人們常常養一大堆孩子，有時一家就有十三個小孩，自然會有一、兩個魏士洛家族的人裔遷到海外謀生。再怎麼說，懷特卡農莊還不至大得可以讓所有的人全住在這兒，只得由長子繼承……，對了，應該這麼解釋很合理。魏士洛家族要遷往加拿大，他們家的女兒，也許是妳的外曾祖母，和這兒姓艾姆士壯的男人結婚了，這也有可能。』

『或許吧。』

『這麼說，咱們也許是遠親。』他說，眉宇之間洋溢著喜氣。

『會嗎？』

『當然可能。妳一定有魏士洛家族的血統，否則不會和安娜蓓兒如此酷似。妳長得是典型魏士洛家的人，錯不了的。妳有一頭美麗的頭髮，眼色介於綠與灰之間，還有可愛的深色睫毛……，和安娜蓓兒一樣。天啊，我想起來，當我第一次到懷特卡農莊時，她才十五歲，當時我是十九歲，乍見之下，認為她是我看過最美的女孩。』

他一路說著，我又不由得心中害怕。我有些困窘地說：『你認為我是魏士洛家人那一型？那麼你又是從哪兒來的？你不像本地人。』

他粲然一笑。『我像我母親，長得像純愛爾蘭人。』

『我也覺得像，那麼你是愛爾蘭人嗎？』

『我母親是，但我卻有魏士洛家族美好的相貌，我倆都一樣。』

我在身邊石牆按熄了煙蒂，然後把煙蒂扔到懸崖邊。『有一件事，我想起來了，不知可有任何意義……』

『妳說？』

『外祖母告訴我，有「片森林，靠近比林罕，是否靠近魏士洛家，或者——』

『森林！』他顯得非常興奮，『確實有一片森林！那是一座森林公園，四周有小河圍繞，幾乎像島一樣。懷特卡農莊就毗鄰而居，那是佛瑞特公園。佛瑞特是本地大亨，他們大宅就在公園中央。佛

瑞特家就在這棟老房子裏住了好幾代。這家族不僅古老，而且在十七世紀和東印度貿易，賺了大筆錢，才造了這座府第。到十九世紀中葉，又因鐵路股票賺了另一筆財富，因而伸展花園，使森林成了一處公園，又造了一排馬廄。還要支煙嗎？』

『不，謝謝你。』

他又說了一分多鐘，講著佛瑞特家的繁華，頗引以為傲。

『到了二十世紀中葉末，悲劇降臨到這個家，佛瑞特家起過一次大火——』

『大火？為什麼？有人死傷嗎？』

『噢，沒有，每個人都逃出。那場火是在晚上燃起的，老遠都看得到。那場火是從佛瑞特太太臥室燒起，那時她已昏了，被搶救抱到樓下，』他側視我一眼：『後來在她房間找到空空的白蘭地瓶子，還有安眠藥片等等，也許因佛瑞特太太抽煙引起的火災，究竟是怎麼回事，就不得而知。總之，這事發生之後，許多謠言紛傳……。說來，這位佛瑞特太太個性怪癖，她丈夫是為了她的錢，才跟她結婚的。自從那場大火之後，佛瑞特先生常叫傭人看著他太太，不准她抽煙。各種謠言太多，這對夫婦住不下去，就離開了英國，那時他家手頭錢也不多，靠著保險金過日子，定居佛羅倫斯。兩年前，佛瑞特太太死了，她先生回來了，一一賣清那兒一切。而此地往日風光不再，花園雜草叢生。曾在那棟大宅邸工作的魯斯夫婦，也搬到公園的另一端居住，那原是馬廄。後來強尼·魯斯在去年跟佛瑞特先生重整一部分花園，強尼現在在那裏經營得很好，還帶著本地幾個孩子一起做。』

當他在談話時，他別過臉，像在夢囈一般。他的側面非常英俊，一如他全身無處不俊美。他一邊說一邊抽著煙，知道我正在凝視著他。

『那位佛瑞特先生，』我閒閒地問：『是否永遠住在義大利？』

『嗯，義大利？是的，我對妳說過了，他住在佛羅倫斯附近。這地方就交給強尼·魯斯經營。瑪麗·格雷小姐，妳家鄉這戲劇性的故事如何？佛瑞特家衰敗記！』我沉默不語，他說：『妳壓根沒有在聽！』

『喔，我在聽。這是個很好的故事。』

我只是望著他，什麼也沒說。他告訴我一個哀傷的故事，那個男人也是他喜歡的，可是在敘述時不帶感情，只像一名新聞記者在敘述一個故事，似乎還帶著滿足的神情。

我四下尋找手提包。

他很快地說：『怎麼啦？』

我在古城牆腳下找到了我的手提包，我拾了起來。『現在我得走了，我忘了時間，巴士——』

『妳不能走，這次的巧遇太令人興奮了！』

『無論如何我該走了。星期天晚上我還得回咖啡館工作。』我站了起來。『我很抱歉，遇到你是件很有意思的事，而我——』

『不，妳不能這樣就走了！』他也站了起來，似乎想拉住我，但他還是沒有碰我，方才他臉上的

魅力消失了，他急著說：『請不要走，我很誠懇地求妳。我的車就在這兒，可以送妳同去，我有話要跟妳說，這對我很重要。』

我瞪著他：『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告訴過妳，這種事幾乎不可能遇到。』

『別荒謬了。』

『一點也不荒謬，這事已經發生，我們不可能散了就忘了。』

『有何不可。』

『有何不可？』他幾乎要爆發。『因爲——天啊！我無法解釋，因爲沒時間去想，無論如何，妳把妳工作的地方告訴我。』他一邊說著，一隻手一邊朝口袋裏亂摸，終於找到一個用過的舊信封，和一支鉛筆。我不回答，他抬起眼，咄咄逼人問道：『如何？』

我慢慢說：『抱歉，我也很難解釋……但我實不願意。』

『爲什麼？』

『我只希望走了，散了，也忘了！請你試著瞭解。』

『我不懂！想想看，我們可能是遠房表親。』

『可能是。但你關心的魏士洛家族和懷特卡農莊，對我卻沒有絲毫意義。我只想回 咖啡館工作。』

『啡咖館的工作，做什麼？女侍？會計？清潔工？妳？別傻了吧！』

『你不覺得管太多了嗎？』

『好，很抱歉我太魯莽，但求妳別走，妳不是說今天是妳的假日？』

我頓了一會說：『你把你的家庭責任看得太嚴重了，可不是，魏士洛先生？難道你考慮給我一份工作？』

他慢慢地說：『也許我……也許。』他突然大笑，又加了一句，輕鬆地說：『瑪麗．格雷，畢竟血濃於水啊！』

『謝謝你的好意，也許我們一百年前是一家。不，魏士洛先生，你的好意我心領了。我得走了，請原諒我，我不希望我們中間有進一步發展的事，眞的。謝謝你要幫助我，這回眞要和你道別了。』

我伸出手，打算結束這次會晤，然後轉身離去，他仍定定站在原地。

我鬆了一口氣，猶豫了一下，見他沒有進一步抗議。他和我握了手，只爲了禮貌。

『再見了，瑪麗．格雷。我很遺憾，祝一切好。』

我離開他，仍感到他一直站在我背後盯著我。

第二章

那女人這回又坐在那了。

每天五點半，卡士巴咖啡館裏擠滿了人。三天來，這女人總是準時來，排開人羣，每天都找一個角落地方坐下來，叫一份香腸漢堡。

我忙著換桌布，收拾用過的杯盤，沒注意到那個看來沉悶，穿著一身鄉下衣服的女人獨自坐在角落。倒是站在點唱機後面的諾瑪，比我先注意到她，而且覺得她很怪。

『她一直瞪著眼，不知在看誰，顯然也不是在看那些學生。妳仔細看看那個金髮女人，下身穿著牛仔褲。妳可注意到她，知道她一直在瞪著誰？』

『妳是說，她一直在瞪著我？』

『就是這意思。她一直盯著妳看，目光一瞬也不離開妳。那女人看來年近中年，臉又皺又乾。』

我回頭一看，果眞不錯。當我的目光和她相遇的一刹那，她立刻垂下眼，看著杯子。我打量她一陣，這女人年紀大約三十五歲到四十歲之間，面貌長得不錯，可惜一身鄉下服裝卻顯得很土氣，頭髮在腦後挽了一個髻，薄施脂粉，眉毛很濃，眉形很美，可惜眼角和嘴角都有些往下垂，使臉看來沉重疲乏，身材也顯得發福了些。我想，她在年輕時，也可能是個美人。

不論我怎麼回想，都想不出在什麼地方見過這樣一個人。或許我見過，卻沒去注意。她是個平凡的女人，人們沒有興趣再去看她第二眼。

我看到她在褐色帽子下，那雙棕色的眼睛，又抬起眼看我。

諾瑪在我耳邊說：『妳可認得她？』

『我這輩子從未見過她，但我也不喜歡這個戴著褐色帽子的女人一直盯著我看，妳想，她眞是盯著我看嗎？』

『一點也不錯。』

『算了，如果她喜歡看，就隨她去盯著看吧！』

『瑪麗，那可不是令人舒服的感覺，是不是？這人老是盯著妳看，總有個理由吧！或許，她是個星探，妳怎麼想？』

我大笑。『沒的事。』

『也有可能，妳很美，又可愛。』

『謝謝妳。如果她是星探，還不如守在女校門口。』我匆忙對她說：『我還有事得去廚房忙，待會兒見。』

我拿著托盤，頭也沒回朝廚房走。

第二天，她又來了。第三天，也是一樣。諾瑪是對的，她是盯著我瞧，現在我可以感覺出來，無論我走到哪裏，定定的目光一直跟著我轉，我甚至不想回頭去看，她一定仍盯著我看。

有一兩回我忘了，朝她視線方向看去，她立刻垂下眼，臉色凝重無表情，只一味攪動著那杯咖啡。又有一回，我望向她，她勇敢迎住我的目光，過了一會兒，才轉過眼。

第三天下午，我對諾瑪說：『這女人仍然照來不誤，我實在對她厭倦了，我想直接走過去問她，是否以前見過我。』

『如果妳不介意，』諾瑪說：『她剛才還跟老闆莫維斯打聽妳。』

『眞的？』

『那時妳正在廚房忙。』

『那麼老闆跟她說些什麼？』

『她問妳是否住在新堡，老闆說是。又問妳是不是本地人，老闆告訴她妳是從加拿大來的，好像

一百年前妳的先祖住在這兒，因此妳此時暫時在這兒工作，直到有一天找到一份更適合工作。老闆說的這些，也沒什麼不對。』

我很感激諾瑪告訴我，但我又問諾瑪，老闆可問了那女人什麼?她是誰?她來自何處?我又不是什麼神秘人物，她爲什麼要打探我?

『沒有。老闆什麼都不知道。』

我心中很不安，放下手中托盤，想到在羅馬牆那兒看到的那個男人，一雙藍色眼睛，目光灼灼地瞪視著我，我本能感到危險……。

我突然說：『我要知道她是誰，可是我不想和她說話。諾瑪，我先到廚房去一下，妳去和老闆談談這事。我會很快出來。』

當我拿著杯子從廚房出來，角落那個位子空著。老闆在櫃台正和諾瑪說話。

諾瑪對我說：『那個女人很怪，老闆對我說妳不認識她。』

『不認識。』我把托盤放在櫃台上。『可知她姓什麼?』

『狄莫特小姐。』

『狄莫特!』我重複一遍。

『對妳可有什麼意義?』諾瑪問。

老闆說：『這是個愛爾蘭姓氏，可不是?』

『瑪麗，妳認識她嗎?』諾瑪說。

老闆說：『瑪麗，她住在一個農莊，叫懷特什麼的——?』

『懷特卡?』

『對啦!就是這個名字。妳認得她?』

『說實在，我這一輩子都沒看過她。不過——』我吸了一口氣：『也許，我認得某個住在懷特卡的人。她一定得知了消息，才找上這兒。可是她的方式也太怪了，既不說話，也不行動，頗爲神秘，不過這也沒什麼。』

我謝過老闆。

『沒什麼好謝的。』老闆說，說完忙自個的事了。

『現在妳也無計可施嗎?』諾瑪問道。

『如果她明天再來，我要親自跟她談。』

『可要查出她到底打什麼主意……。她是妳朋友的朋友。』

『類似吧!』

我想起了，這個女人和那個男人，其實臉上頗爲相像。他曾說過有個同母異父的姊姊，比他大六歲，在懷特卡主持家務。也許她像自己的父親，因此和弟弟髮色眼色不同，儘管如此，兩人看起來仍然有酷似之處。我懷疑，她這麼做到底打著什麼主意?

『如果明天那個女人又來了，』諾瑪說：『妳該去找她談清楚，問她到底在搞什麼。』

『好，』我說：『我會的。』

但第二天她沒來，事情卻發生在晚上。

第三章

晚上聽到臥室的門被人敲了幾下時，我本以爲是房東太太。

但房東太太出門了，星期三她總跟朋友出去晚餐，並看場電影。再說，緊張的敲門聲，絕不可能是房東太太。那扇厚厚木板，上面有塊玻璃，我抬起頭一眼就看到那頂褐色帽子下的褐色眼珠。

怪的是，我竟沒聽到有人上樓梯的聲音，她上樓的脚步一定放得非常輕。

我猶豫了一會兒，她一定知道我住在這兒，看來我也沒有理由再保持沉默，燈光從門裏瀉了出去，她知道我在家。

臥室床上一團亂……幾個小時來，我一直在抽煙想事情，現在要收拾也來不及了。放在靠窗桌上，還攤著一本從樓下借來的電話本，正翻到魏士洛——懷特卡……那一頁。

我走到梳粧臺前坐下。回答：『請進。』

門開了，我背對門，打開抽屜，拿出衣服。

『格雷小姐？』

『哦！』我回過頭：『妳不是每天到咖啡館來的人嗎？我注意到妳常坐在角落。』

『對，我叫麗莎・狄莫特。』她說，頓了一下。『從懷特卡來。』

我很困惑。『狄莫特小姐，找我有什麼事嗎？』

她步入房間，隨手掩上門，注視著我的臉，一邊慢慢脫下手套。我站在那兒，一動也沒動，手裏抱著衣服，並沒有邀她坐下的意思。

她自個兒坐下了，淡淡地說：『星期天，我弟弟在羅馬牆那兒遇見妳。』

『呃——是的，我想起來了，有個男人和我講過話，他叫做魏士洛，住在懷特卡，我們還談了一些挺奇怪的事。』

我放下衣服，拆開一包香煙。『妳抽煙嗎？』

『不，謝謝妳。』

『不介意我坐下來？』

『請便。』

她坐在室內唯一的一張椅子上，並把手提包放在旁邊的桌上，目光一瞬也未從我臉上移開。

『我是狄莫特小姐，』她說：『柯納・魏士洛是我弟弟。』

『是的，他提過妳，現在我想起來了。』

『他一直和我談起妳，』她說：『我不相信他的話，但他是對的。妙極了，雖然隔了八年，但妙極了。』

我很小心地說：『他告訴我，我酷似他一個年輕堂妹，這個堂妹離家八年，她有個奇特的名字，叫安娜蓓兒。對不對？』

『對。』

『妳也看出了相似之處？』

『安娜蓓兒離開懷特卡農莊後，我才去的，所以我並不太熟悉她。但家裏到處都有她的照片，我每天都要拭擦那些照片，因此我對她各種表情都很熟悉。柯納說得一點也不錯，妳和她太神似了！這太不可能了，相信我。』

『聽妳這麼說，我也只有相信妳了。』我深深吸了一口煙。『你們說住在懷特卡農莊的老頭，是魏士洛先生的父親嗎？』

『是他的伯公，他也是安娜蓓兒的祖父。』

我一直站在桌邊，這時才坐了下來。沒去看她，只自顧自看著煙頭，然後我突然不耐煩地說：『狄莫特小姐，這又怎樣？』

『什麼?』

『妳直說吧，這些對我到底有什麼意義？魏士洛先生已經對我說了許多，要我再重複說一遍嗎?』

『妳得承認——』她似乎在考慮該怎麼說才好——『我們雙方對這事都很有興趣，非常有興趣。』

『我看，妳來不只說這些而已吧!』我率直地說。

『我不懂妳的意思。』

『不懂?我想妳懂。坦白告訴我吧，妳弟弟仍然堅持我是眞正的安娜蓓兒·魏士洛嗎?』

『不，不。』

『妳得承認，你們不止是興趣和好奇。狄莫特小姐，他可能要妳來看看我，一個和安娜蓓兒酷似的女人。他不止一回地要求妳——，結果妳甚至跟到我家。妳的興趣是否太過份了?』我頓了一下，把煙灰彈到字紙簍裏，又加了一句。『換句話說，我認爲妳來此另有緣故。』

她聲音鎮定一如往昔。『自然，妳會充滿敵意，這早在我意料之中。』她臉上隱約有著笑意，或許那算不上是笑。『我並不認爲柯納是完全對的……，他令妳生氣，是不是?』

『他把我嚇壞了，』我坦白地說，從桌邊站了起來，走到窗旁。天黑了，下面的街道，亮起一盞盞的街燈，我轉過身。

『狄莫特小姐，妳來找我一定有事，再說我也不想和妳一直耗著。妳也看得出，我很忙。只因爲我長得像安娜蓓兒·魏士洛，因此妳弟弟對我發生了興趣。沒錯，他也對我談起了妳，這很自然。但我並沒告訴他我工作的地方，可是妳卻找了上門，顯然，星期天那天，他跟踪我，或到處打聽，然後回去告訴妳。第二天妳就來看我……。是的，我承認昨天以前我就看過妳，爲什麼妳要盯著我看?今天又跟到我家，是妳弟弟要妳這麼做?』

『多少是的。』

『狄莫特小姐，我告訴過妳我是很直率的人，不喜歡這樣，也不喜歡妳弟弟星期天跟我談判的方式，也不喜歡被釘著不放，又跟到我家。』

她鎮定地點了點頭，『當然妳不喜歡，但請妳對我有一點耐心，我會解釋，相信妳會有興趣。』

她仍盯著我，使我很不自在。我別過臉，不想接觸她的視線。柯納·魏士洛也是這麼盯著人看，但經過他的解釋，我倒也能釋然。

最後，她總算把視線移開我，四下看看這間亂糟糟的房間，但屋裏並沒有懸掛任何照片。接著，她的目光又回到我的臉上，我眞想說：『滿意了吧?』但忍住了。我開口對她說：『眞不要抽煙?』說著我爲自己點起另一支煙。

『好的，』她接過香煙，笨拙的點了一支。

我再度坐了下來。『有什麼話，說吧!』

她猶豫了一下，第一回顯露出不安的神情，但頑強的表情也未因此有多大的改變。一霎間，卻又流露出些許興奮之色，立刻又消失了。她很快地吐了一口煙圈，低頭看著那支煙，好像怕那支煙不在那兒了。

『沒錯，我們對妳的興趣，已經不止於好奇，而且我這次確實是有目的而來的。』

她頓了一下，似乎等著我發表評論。

我不安地移動了一下。『妳對我有所要求是嗎？我倒想聽聽。』

她小心地把香煙架在煙灰缸上，把手放下，微微朝我傾身說：『我們所想要的，』她說：『就是希望安娜蓓兒能回懷特卡，這很重要，我無法讓妳明白這有多重要，她一定得回來。』

她聲音沒有一絲戲劇性口吻，聽來很荒唐，但她神色十分認眞，我不語。

那雙褐色的眼睛又盯著我看，我由不得想生氣，他們家的事情，何以一定要把我扯進去，我忍不住說：『可是安娜蓓兒已經死了。』

那女人眼中，有某種東西閃耀著。『是的，她死了，不可能再回來。格雷小姐，她不可能回來……，可是爲了妳，……爲了我們……』

我把煙灰彈到字簍中，不想去看她。最後，我才毫無表情地說：『妳要我去懷特卡，扮演安娜蓓兒‧魏士洛？』

她靠回椅背。『對，』她說：『我們希望妳回懷特卡……安娜蓓兒。』

我大笑，忍不住想大笑。雖然我的反應很歇斯底里，她也沒有在意，一直非常安靜，定定看著我。她一直就是這樣看著我的樣子，我的聲音，我的動作，我的反應。顯然，這三天來，他們姊弟一直在討論我。

我緊張的神經漸漸放鬆，笑聲也漸歇。我說：『原諒我，這想法很浪漫，但是不可能——，狄莫特小姐，這主意太瘋狂了。知道妳是很誠心，但我很抱歉。』

她鎮定地說：『我們勢在必行。』

『這可能發生在小說，舞臺，或是戲劇中的事，我很難相信有這樣的巧合，除非是雙胞胎……或是一個人扮演兩角。』

『現在，我們覓得最適合的人選，』狄莫特小姐說：『比雙胞胎還要酷似，這計畫是勢在必行。』

『我懷疑這只能當做是個故事，但一定會有很多地方露出破綻。』

『不，我相信世上一定會發生這種巧事，絕不可能只有故事裏才有。』

和她爭辯眞累，就像拍打羽毛枕頭。妳拍累了，可是枕頭還是好端端的。

『還有律師那邊，總不能瞞過律師吧。』

『這確是個關鍵問題，但用不著妳操心。妳只要自稱安娜蓓兒，唯一能認出安娜蓓兒就是茱莉，她很喜愛安娜蓓兒，一定很高興見到妳。』

『茱莉?』

『她是安娜蓓兒的小堂妹，但現在不住在懷特卡農莊，只有夏天才囘來，妳用不著擔心她。當安娜蓓兒離去時，她只有十、十一歲，也許記不清太多，她未必會懷疑妳。此外，她爲什麼要懷疑妳?我告訴妳，這不會冒什麼風險，柯納和我也不敢冒險。在懷特卡農莊，妳大半時間都跟我和柯納在一起，我們都會盡我們所能幫助妳。』

『我還是不懂，茱莉既然不在，你們爲了誰要把我——?』

『問題就是老傢伙嘛，他不相信安娜蓓兒死了，他怎麼也不能接受這個事實。他絕不會問妳什麼，相信我，妳只要去懷特卡農莊，我可以打包票，絕不會有問題的。』

我瞪視著她，正欲抽口煙，夾煙的手卻在半途中停住。『老傢伙?是誰?』

『老魏士洛先生，安娜蓓兒的祖父。以前我提過他，他的世界，想的全是安娜蓓兒，走廊上掛著半打她的照片——』

『我敢說——他快死了。』

她驚異地抬起眼看我。『妳那來的這想法?不，他還活得好好地。』突然，她的嘴扭曲變形，不甚愉快的微笑，很像柯納。『妳爲什麼有這想法。』

『我並沒有想，不知怎地有這個印象。也許是星期天那天，妳弟說了些什麼吧!我忘了……呃，對了，他說他想擁有農場。』

她笑笑，我第一回看到她臉上流露出溫暖的感覺，看起來挺樂地。『是的，他是這麼想，可憐的柯納。』她沒有再說什麼，只是加了一句：『不，他並沒有擁有懷特卡農莊，他只是老魏士洛的經理人……他甚至不是他的繼承人。』

『我懂了，我現在明白了。』

我突然站了起來，又踱到窗邊。對面一棟高樓，有人走進臥室捻亮了燈，然後拉上了窗簾，打開收音機。不知那家的孩子正在嚎哭，就在下面街上，一個女人正叫著孩子的名字。

『妳怎麼想?』

我緩緩說：『沒什麼，我明白只是魏士洛——柯納——他想要懷特卡農莊，如果我囘去冒充安娜蓓兒，他就能得手。否則，繼承人就是茱莉。所以，妳會那麼急切，希望我能幫助柯納，扮演安娜蓓兒……。喲，天啊!整件事情都是空想，難怪我聽了會不耐煩。』

『這不是空想，而是極度的巧合。』她聲調平淡，好像我們只是在談論編織的花樣。我沒轉過身，把前額貼在窗玻璃上往外注視，入夜街上車燈流麗，可是我什麼都沒去看。『妳難道不認爲，這太巧了……。如果妳有耐心再聽我說，妳會了解。』

我仍把頭靠著玻璃，讓她去說，聽著她平板的聲音從耳畔流過。我突然覺得好累好累，甚至懶得去阻止她。

她簡短地告訴我，最近家中的歷史。老頭子馬修·魏士洛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有個女兒安娜蓓

兒，但這大兒子在意外中被曳引機輾死，一年後，他妻子也得肺炎死了，留下失去雙親的安娜蓓兒。那時，馬修．魏士洛才六十出頭，可是因患關節炎行動不便，不好照顧農莊。小兒子死於戰爭，死時女兒才剛出生，就是茱莉。老馬修．魏士洛立刻要二媳婦同懷特卡居住，但她寧願留在倫敦，最後改嫁，帶著茱莉一塊搬到肯亞去了。一直到茱莉七歲，才回英國就學，冬天同非洲和繼父與母親團聚。春假與暑假，則跟祖父住在懷特卡，她把那兒當做在英國的家。

馬修．魏士洛的大兒子死了不久，他想到給侄孫柯納．魏士洛一份工作。柯納是魏士洛家唯一的年輕男性。他是馬修弟弟的孫子，這個幼弟，曾為佛瑞特先生工作，訓練他的馬匹。最後，他離開懷特卡農莊到愛爾蘭，那兒有一個很大訓練馬匹的地方。此後，他兒子和一個寡婦，狄莫特太太結婚，她有一個五歲女兒麗莎。一年之後，柯納出生，變成父母最寵愛的孩子，麗莎也疼他，一家人生活溫暖甜蜜。可惜好景不常，在柯納十三歲時，他的父親死於非命。過了十個月，這傷心的寡婦又三度結婚。

年輕的柯納，發現自己在母親心中地位大大貶低，母親和繼父不久又生了一對雙胞胎和一個女兒。柯納父親沒留下錢，他繼父和母親也不準備給他任何物質上的援助。麗莎則負責在家中料理家務，和照顧幼小的弟妹。

因此，當馬修．魏士洛竟破天荒要求柯納去料理農場，柯納就像箭離弦般，飛也似地去了，那年他十九歲。

柯納抵達懷特卡農莊之後，就下定決心要把這地方變成他自己的，而他很快發現，懷特卡農莊，將來是屬於安娜蓓兒的。

柯納努力工作，每件事都處理得井井有條，因此也贏得他人尊重，也證實有些人們原先對他的偏見是錯誤的。

『馬修雖未明言，但開始的確也對他存疑。老人個性專斷頑固，他是懷特卡農莊的主宰。』麗莎痛苦地說，『他可以把黑的說成白的，而且深信他是絕不會犯錯。他深信安娜蓓兒未死，而且她還會回來，他一直堅持這想法，深信不疑。他若死了，一切都要留給安娜蓓兒，茱莉只有些零星好處，為何如此安排，我也不明白。老人一個字也不說，顯然這很不公平。』

她頓了一會兒，我半轉過身子，靠著百葉窗，但仍不正眼瞧她，或對她的故事有任何評論。我感到她的目光在我臉上盯了好一陣子，然後她又繼續說。

所說的無異是柯納下一步，他想要安娜蓓兒，娶了安娜蓓兒，也就擁有了懷特卡農莊，兩者是合而為一的。麗莎告訴我，他的確是愛著安娜蓓兒。老人也會樂於見到他們兩人結合，這是皆大歡喜的結合。

『不過，』麗莎猶豫一下，想著自己該怎麼說：『事情並不如想像，細節我不知情，柯納說得也不多，總之，他倆之間發生了很激烈的爭吵。她常這麼做，惹他嫉妒。柯納脾氣原本不好，很容易被激怒。一晚，兩人爭吵得十分激烈，我不知道是怎麼發生的，可能柯納說了什麼威嚇她的話，她說只

要他在懷特卡，她在此就待不下去，然後她就跑去找她祖父。柯納不知道她跟老人怎麼說，如果他知道，他也不會告訴我，想不到，安娜蓓兒竟在那晚離家出走了。只留了一張字條給祖父，卻未給柯納留半個字。她只說她不回來，但老人卻頑固的非要找到她不可，要勸她回心轉意，並交代柯納去辦這件事，柯納也儘可能辦了，可是她杳無踪影，到那去找呢？一個月後，她祖父接到她從紐約寄來的明信片，只報平安，她找到一份工作，不會再回英國了。此後三年，就毫無音訊。後來，一位友人從洛杉磯報紙剪下剪報，報導一輛火車撞上巴士，許多人當場死亡，死亡名單上有安娜·魏士洛小姐的名字，但沒有地址。我們展開調查，卻毫無結果。死者有可能是安娜蓓兒，因此我們心中有準備，她可能死了，眞的不可能回來。』她頓了一下說：『這就是全部的故事了。』

我轉過頭：『而妳呢？妳是怎麼到懷特卡農莊的？』

『在她離家之後，』麗莎·狄莫特說：『柯納想起了我。』她的陳述很簡單，沒有自憐也沒有一絲抱怨，語氣平淡。我垂眼看她，她直挺挺地坐在老籐椅上，輕柔地說：『柯納獲得老魏士洛的同意，找我去幫忙。家裏總得有人收拾。』

我心中頓時湧起憐憫之情，心中浮起他們姊弟二人，在懷特卡農莊日日勤勉工作的景象。

『妳可以看出，我們姊弟在懷特卡付出那麼多，老先生卻一點也不願分給我們，這是很不公平的！』

『是的，我了解。可是我仍然不明白，我又能幫上你們什麼呢？你要我去懷特卡農莊，幫助柯納

繼承產業，這如何行得通？』

當我說話的時候，我離開了窗口，又朝桌子走了過去。當她抬頭看著我時，我再度看到她臉上的興奮之情，在褐色帽子下面一雙眼睛，閃閃生輝。

『現在妳有興趣了，可不是？我想只要妳多聽一會兒，一定會有興趣的。』

『妳錯了，我並沒有興趣做這件事。不過我承認，我對妳的故事有興趣，因爲我想，妳弟弟說我和魏士洛家族一定有血緣關係。但我從未承認會對妳的提議有興趣，那主意太瘋狂了，好像是十九世紀的羅曼史，陳腔老調！』我發現自己的口氣悻悻然，心中不由生愧，使我又朝她微笑。

突然，她瞥見桌旁打開的電話簿，還擱著一支鉛筆，淡淡鉛筆正勾勒其中一行字。『馬修·魏士洛……懷特卡農莊，比林罕二四八號。』

我控制自己聲音，漠然表示：『是的，我查過了，這事使我感到困惑，因爲妳弟弟說他擁有農莊，所以我找了本新電話簿查一查，我想他認爲老人不久會死了。』

她不答，合上電話簿，靠回椅背，抬起頭來，以鎮定、鼓勵的眼神看我，要我繼續說下去。

『好吧，也許我有興趣，或者是好奇吧，可是我也沒有理由繼續好奇下去。妳的提議，嚇壞了我。我知道妳是很認眞的，但我不想再聽了，妳想，我有什麼理由還要再聽下去？』

她空茫看著我。『我不懂妳的話！』

我不由自主又掏了一根煙，今天晚上，我抽煙抽得太兇了，雙目喉嚨都感到灼熱刺痛，頭腦昏

脹。『妳來這兒，跟我說了妳家裏的故事，也許很有趣，但對我而言，沒有什麼意義，對妳而言，這事意義重大。這事既與我無關，無論妳說有多容易，我又何需在意？幹嘛要置身其中？』

我嚥下心底話——『其實我不喜歡妳，也不信任他。』

她只是簡單地說：『有錢好辦事吧，爲了錢，妳會肯吧！』

『錢？』

她打量一下房間。『原諒我這麼說，我看妳這景況，顯然也需要錢。爲了這理由，我們才敢接近妳。』

『是嗎？』我諷刺地問。

『妳是位高尚仕女，』狄莫特小姐說。『而這房間，還有妳在咖啡館的差事……。妳從加拿大來這兒有多久了？』

『只有幾天。』

『妳能找到的工作和房間，就是這樣子了？』

『目前爲止是如此，妳用不著操煩我的事，狄莫特小姐，我不會在咖啡館工作一輩子。』

『既是這樣，妳該好好聽我說。我會給妳一份工作，一份好工作，就是回懷特卡，扮演安娜蓓兒，說服老頭子妳就是她。妳會有一個家，一切都很舒適。雖說這是欺騙，但並不是殘忍的事。老頭希望看到妳在那兒，妳回去會使他非常快樂。再說，茱莉到暑假，又會回來。』

『我明白了，因此你們才這麼急切，得趕在茱莉回來之前，把這事弄成定局。』

『當然，免得茱莉說服老頭，說安娜蓓兒已經死了……茱莉也想取代安娜蓓兒的位置。不管有什麼事要發生，很快就會發生了。我看，老頭子也拖不了多久了。』

我很快抬起眼問道：『他病了嗎？』

『三個多月前，他有一次小中風，因他總不肯小心。他一直強壯好動，最近醫生建議他不要動得那麼多，但他很不合作。醫生警告他，如果他還要幹傻事，不久中風再度發生，可能會要了他的命，所以我們才這麼急切。遇到妳，柯納認爲那是上天美意。細節我們都安排好，妳回懷特卡農莊，扮演安娜蓓兒·魏士洛，以她的名義，繼承產業。不用耗掉妳太多時間，老人會死的。這段時間，妳不會有太多風險，妳會被接受，不會有問題。等老頭死後，妳把懷特卡農莊移到柯納名下，安娜蓓兒母親留給她一筆錢，準備二十一歲轉到她名下，那筆錢就是妳的……。此後妳就自由，可以移居國外，或者，妳可重新計畫自己的將來。』

『至於那個小堂妹茱莉呢？』

『我告訴妳，妳用不著擔心她。她繼父很有錢，又沒孩子，她也許也不會想要馬修·魏士洛的遺產。她只回懷特卡農莊度假，畢業之後，她在倫敦找了一份工作，在英國廣播公司的戲劇部，偶爾只來這兒住兩個晚上。』

我想，這眞荒謬。『如果老人意識到自己病重，安娜蓓兒又沒回來，他會把懷特卡的產業給柯

納？還是給茉莉？若給了茉莉，茉莉會讓柯納繼續經營嗎？』

她抿抿嘴：『這很難說。親愛的，只有透過妳才是最好的方式，這是上天美意，柯納相信，只有此計，他才可能得到懷特卡農莊，只要妳點頭，我們三人利益均沾，對誰都沒有損失。而那頑固的老頭，還守在懷特卡農莊，癡等著安娜蓓兒回家。』

我情不自禁，又掏出根煙點起火，當她說話時，我沉默地站著聽。從煙霧繚繞中看著亂糟糟的床，紫色的壁紙，黃色的衣櫃和化粧臺，還有屋頂上的污點，像愛爾蘭的地圖。我想著柯納·魏士洛一雙碧藍眼睛，直勾勾盯著我，還有他身邊的牧羊犬，在一旁搖著尾巴。

我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全身神經隱隱感到興奮。這主意實在太瘋狂，不可能的。這個愚頑的女人，她還不了解這主意有多瘋狂……。

不！我想，別去碰這檔子事……。

『如何？』麗莎·狄莫特問道。

我走到窗邊，拉起簾子，屋子裏彌漫著好大一股煙味。

『如何？』我照著她的話問我自己。『好吧，我有興趣，既然妳說服我有成功的可能，我會去的……。妳繼續說吧，我現在真的在聽了。』

第四章

麗莎·狄莫特一再對我保證，不會有事的。她和柯納，知道懷特卡農莊一切，還有安娜蓓兒和我。

不過，麗莎最感憂心的就是我的筆跡，但她帶了些安娜蓓兒舊日的信給我看，在準備期三週內，我小心地練習安娜蓓兒的筆跡。她最後承認，我練過後，連她也分辨不出了。

『總之，麗莎，我不能寫太多，寫太多就會露出馬腳了。我只能簽字，現在簽安娜蓓兒的名字，我練得很熟練。過了八年，安娜蓓兒的簽名，多少也會改變，若有一點不同，也不會有太大的關係。』

從那同會晤麗莎的第二天，我就搬家了，以魏士洛之名，租了一間熱鬧街角的房間，比原先房間

要寬敞。

麗莎說：『我怕有認識安娜蓓兒，又認識我的人見到我倆在一起。因此在妳還未前往懷特卡之前，就敗露了事跡。』

『好吧，希望妳對我非常坦誠。如果祖父獲知安娜蓓兒回來的消息，若他有一絲懷疑，或是認爲需要調查的話，妳得告訴我。』

『會的，我們會盡力照顧妳，畢竟，這事與我們雙方都有關。』

『有一點我很奇怪，如果安娜蓓兒和柯納是一對戀人，爲什麼會發生那麼激烈的爭執，甚至使她逃離自己唯一的家？』

在她回答之前，她沉思了一會兒，然後慢慢說道：『我想等柯納和妳較熟悉之後，他會把詳細情形告訴妳，這事我並不十分清楚，但我相信他們曾經相處得十分好。』

『好吧，這事以後再問柯納。』我高高興興地說：『我會輕描淡寫告訴祖父，這幾年在外國飄蕩的事。』

我和麗莎演練了十幾回。

就這方面而言，她是非常好的教師，做任何事都秩序井然，並且極有耐性。而她實事求是的鎮靜，也開始影響我。麗莎鉅細靡遺教了我許許多多懷特卡農莊的事情。三個星期來，每天下午麗莎都前來。我發現自己不僅參與此事，而且還相當興奮。這件事是一項挑戰冒險。我對自己說，這事會萬

無一失的。至於茱莉……我不能讓自己想太多茱莉的事，在麗莎每天訓練下，我愈來愈有信心，能運用機智來克服困境。麗莎不斷和我日日演練，譬如她問：『描述客廳情景……還有廚房……妳的臥室……』

『妳祖父早上吃什麼？』

『妳母親教名是什麼？她髮色如何？她家住何處？』

『妳父親哪天過世？那時妳在哪裡？』

『描述前花園情景？妳種過哪些植物？妳最喜歡的花是什麼？食物？還有妳最喜歡的馬是什麼？狗？妳的老貓？……佛瑞特家管馬的人是誰？』

『描述佛瑞特太太……她的丈夫……』

有時，柯納趁他伯公午憩時，和麗莎一道到我這裏來。第一回，他來我這兒逗留了好幾小時，表情仍和那天一樣。我把麗莎教我，有關老佛瑞特家房子的事對麗莎再說一遍，我說得專心，沒聽到柯納悄然停了車，輕輕走上樓梯。麗莎傾聽的臉突然神色有異，我立刻敏感到誰站在門口。

我轉過頭，麗莎說：『請進！』當柯納走進屋內時，我不由得站了起來。

我見他髮上和呢外套上還灑落著雨珠，因此明白他一定把車停在遠處，走了一段路前來，難怪我們沒聽到他停車的聲音。

自從上回在羅馬牆邂逅之後，這回還是第一次見面，我有些像在做夢一般的感覺，但並不擔心。

他倒是很友善地跟我打招呼，我含糊地也和他招呼了，麗莎問：『柯納，下雨了嗎？』

『大概吧，我沒注意，對了，是下雨了。』

『爲什麼呢？你都淋濕了，我想你把車停到幾條街之外吧！柯納，親愛的，快到火邊來。』

我頗具興味看著麗莎，這時的麗莎和平日完全不同，她走到他身邊，拂去他身上水珠，把他牽到火邊，要他在屋內最好一張椅子上坐下來，那張椅子是她剛才坐過的，然後匆忙沏了一杯茶給他，柯納就像一個受母親呵護的孩子，乖順地聽著麗莎的話。這時的麗莎，在我眼中像是個新的麗莎，完全不同的一個人。而柯納，跟我心目中的印象，也有著很大的差異。

他和麗莎一樣，也是一位很好的老師。他拿了安娜蓓兒以前留在懷特卡的照片給我看。我等他敍說和安娜蓓兒最後一場爭吵，但他卻未提。我也未提問題，等熟悉一些再問。遲早我會弄明白，年輕的安娜蓓兒，何以拋下祖父和自己的家遠走他鄉。我愈來愈懷疑，他何以認爲那是一場愛的爭吵，甚至驅使一個女孩奔往千里之外，多年來音訊如石沉大海。

到了第三週的星期四，我打開門讓麗莎進來，感到她不再像往常鎮定，似乎有些心緒不寧。她脫了手套，在火爐旁坐下。

『我沒想到妳今天會來，』我說：『發生什麼事了？』

她抬眼略看了看我，我看得出她眼神中的不安甚至是憤怒。『茱莉下週就要來了，就是這事。』

我在桌沿坐下，伸手掏出一支煙。『喔？』

她說：『妳倒是挺鎮定。』

『妳說過，她夏天有假期會來。』

『現在比我意料中提早了，我看是老傢伙要求她來，她原定計畫八月才來。……妳看這有何意義？』

我好整以暇點了煙。

好一陣子，我沒有回答。我在想著柯納。

她說：『茱莉這次來，老傢伙會把他全數財產，全給了她。』

『柯納說，老傢伙一定接受了他健康狀況實在不行，也就更緊張了。茱莉寄了一、兩封信來，他也回了信，我相信他一定在信中邀她早點回來，因此她下週就要來了。』麗莎痛苦地說。

我溫和地說：『妳用不著先給嚇著了，也許老先生只是想見見茱莉，只是如此單純。』

麗莎抿緊的嘴綻開了微笑，想想又像顧慮到什麼。『好吧，我們不去冒險，柯納說妳要走也可以走，我們真不知道魏士洛老先生心裏打算著什麼——』

『麗莎——』

『妳是對的，可不是嗎？』

『我說的不是這事。依我看，茱莉不論在不在懷特卡農莊，都不會是個危險人物。』

『這我知道，』麗莎說，臉上微微有些光彩。『老頭子的身體，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天知道他

腦子裏在轉著什麼念頭，或許他已打算把遺囑受益人轉爲茱莉……』

『我懂了，如果老祖父最後放棄對安娜蓓兒的寄望，一切留給茱莉，那麼柯納的利益呢？妳說茱莉只有假期回懷特卡，平日都住在倫敦，她可能怎麼做——？』

『問題就在這裏。茱莉偶爾回來，對柯納的工作從無褒獎。』

『她今年多大，十八歲？』

『是的，柯納的處境在剃刀邊緣，老頭旦夕都會撒手西去。如果妳在那兒，還比較安全。』

『柯納想和安娜蓓兒結婚，爲什麼沒有想要和茱莉結婚呢？』

麗莎說：『即使茱莉長大了，柯納也沒這想頭，在柯納眼中，一直覺得她是個女學生。』

『也許妳會發現，事實其實沒什麼好憂心的。』我愉快地說。

『如此就好，一旦妳去了懷特卡農莊，柯納就安全了，茱莉也不會變成最大的顧忌。』

我看了她一陣子。『好吧，我去。什麼時候呢？』

『這個週末，我們安排好，星期天妳就前來撳鈴。老頭常在休息，我會來應門。』

『在我去之前，希望再見柯納一次。』

她猶豫一會兒。『好，今天他想親自來見妳，可是一時走不開。也許，妳心中還有一、兩件事……』她頓住，想著該如何措詞。『……妳會發現，這事辦起來挺容易的，所以我——我們——』

她的話打住了。

我沒幫她接下去，只等著，安靜地抽著煙。只見她艱困地說：『我想，妳想知道的，就是安娜蓓兒離家的眞正理由。』

『是的，我愈來愈懷疑妳知道。』

『我不很清楚。』

『但我必須詳細瞭解。』

『好吧，我也許該對妳坦誠，以前我們都想瞞著妳，因爲冒不起這個險，也許妳知道之後，就不幹了。說起來，實在讓我有些困窘。』

『有些困窘？麗莎，我想或許和謀殺有關，所以你們一直小心翼翼不願告訴我。坦白說我非常急切想知道，求求妳告訴我吧！別擔心，我未必會不幹的。至少，我還會看懷特卡農莊一眼才會走，畢竟也準備了這麼久了。此外，我若不明就裏，就這麼走了，這豈不是傻子嗎？』

她輕歎了一口氣。『到目前爲止，我仍認爲妳是個率直勇敢的女人，妳不會讓我們失望的，我也這麼告訴柯納。』

我揚起眉毛。『妳快告訴我那段難以啓口的內情吧，到底是哪兒出了差錯？』

她嘴邊綻放淺淺微笑。『安娜蓓兒，』她開始說。

我拿煙的手正欲送往唇邊，半空中停住了，雙眼盯著她的臉。

『我不得不說，這女孩太不注重貞節，她太傻，使自己有了身孕。』

『什麼?』

『是的。』

我不由自主站了起來，她的話震撼了我。『喔，天啊，』我說：『這……這……』我突然轉過身，走到窗邊，背對著她。好一會兒，我控制住自己情緒，才開口說道：『我現在明白，爲什麼妳早先不肯告訴我，』

『我想妳會很震驚。』

她的聲音仍像以前一樣平靜，但我過一陣轉過身來，卻發現她盯著我的眼神有警戒之色，甚至非常銳利，使我難以瞭解。『妳很震驚?』

『當然，我很震驚!其實，我該料想到，我已經聽了這麼多事。不過，妳不用擔心，我還是好好的。』我背倚著窗戶，窗外是落日餘暉。過了一陣子，我平靜地開口。『請繼續說吧，他們查出，安娜蓓兒是跟哪個男人有染?』

她十分驚異。『當然是柯納!』

『柯納?』

『當然是!』她十分驚愕困惑的看著我，然後垂下眼睛，有一陣子，臉上陰晴不定地問：『不然可能是誰?』她聲音慘然問道。

『麗莎——』我停住口，長長地吸了一口氣。『柯納。』我輕輕重複。『我的天，柯納!』

我沉默好長一段時間，麗莎也無意打破，她目光炯炯注視著我，臉上卻一無表情。我仍靠著窗，窗外是西沉落日，雙手緊緊抓著窗台的木頭，抓得手都痛了才鬆手，兀自搓揉。

麗莎最後說：『妳是不是非常生氣?爲什麼妳不說話?』

『我什麼都說不出，只有沉默了。』

『安娜蓓兒——』

『妳是不是認爲我會感到有些困窘?我自己也不知爲什麼。』

她忍不住急切地問：『那麼妳不會在乎了，是不是?』

『在乎?只爲這點小事?親愛的麗莎，妳把我看成怎麼大驚小怪的人了?』

她突然說：『妳在笑!』

『不!喔!不，麗莎。我——我只是試著控制自己的情緒。難怪柯納很難親口告訴我。』

她開口，口氣倒顯得悔恨。『我沒想到妳竟然認爲這很可笑。』

『事實上並沒有。』最後我離開了窗口，走到桌邊，拉開一把椅子坐下來。『別以爲我認爲八年前的事很可笑，我覺得好笑的是妳對我的想法。』

她鬆了一口氣。『這麼說，妳不會有什麼改變，妳仍會做下去?』

『我說過我會的，雖然面對柯納會有些難堪。』

『柯納不會在意的。』

『老祖父呢?他知不知情?』

『知道,柯納告訴了他。』

『柯納告訴了他?』

『是的,她跑了之後,柯納總得對老魏士洛先生解釋,老人知道一晚安娜蓓兒跟柯納在一起,她告訴祖父那晚和柯納大吵一架,後來吵得更兇。老人問她爲何爭吵,她只說她不想再和柯納住在同一棟屋子裏,並求她祖父遣他走。老人當然要知道理由,他也知道柯納很想娶安娜蓓兒,但她卻不肯進一步說明緣由,第二天,就發現安娜蓓兒失踪了,當然柯納亦加以解釋,他一直說那是一場愛人的爭吵。一如妳所說,這理由是不够的,最後,柯納想最好是承認實情。』

『最後?』

『自然,柯納很怕老人一生氣,就把他給解雇了。』

『老人要柯納等她回來,和她結婚嗎?』

『老魏士洛先生,一直知道柯納希望和安娜蓓兒結婚,問題倒不在這兒。』

『我知道,癥結在懷特卡農莊的產業。』

她迅速抬眼,驚異地說:『對啦!就是這樣。』

『因此,當柯納對老魏士洛先生坦白,安娜蓓兒腹中的孩子是他的時,卻沒對老魏士洛先生說明他想得到懷特卡農莊?』

『後來安娜蓓兒從紐約寫信回來,眞正表明了她所說的話全是眞心話,她不想回家。柯納非常憤怒,這使她看起來像個傻子。』

『對,』我乾澀地說:『我可以了解妳的意思。柯納告訴老先生,安娜蓓兒的孩子是他的?』

『對,』她不安地在椅子上挪了挪身子。『他只得這麼說了,可不是?當然,老人對柯納非常火大,柯納在老人面前一再發誓,只要她肯回來,他一定會跟她結婚。最後,老先生算是接受了,大家一直等著安娜蓓兒回來,可是這事一直沒有發生。後來她只寄了一張短箋,說她在朋友處找到工作,從此就音訊全無。』

『也沒提到孩子的事?』

『沒有。』

『離家之前,她也沒告訴祖父懷孕之事?』

『沒有。』

『那麼這事從未從安娜蓓兒口中提及?』

『她只告訴柯納。』

『是囉,』我說:『她只告訴柯納,但妳最好告訴我,那晚他們在爭吵什麼?』

『我不清楚,』麗莎說:『柯納也沒說,但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告訴妳。柯納說,她發現有了身孕,因那天下午,才去新堡看了醫生,證明她懷孕了。她回來遲了,天又黑,她走過田野回懷特卡農

莊，那兒有一條小路，從花園下面走上來，正好遇到柯納，他站在河邊樹下。她知道懷孕，一定非常震驚，見到柯納，非常憤怒，柯納一直希望她好好聽他說話，她卻不依，說要告訴祖父，瘋狂地對柯納叫嚷狂言。柯納堅持他們該結婚，這才是解決這事的正途。』

『就我所知道，我很難了解，安娜蓓兒既然做得這麼決絕，她怎麼可能和柯納……』

她很快瞥了我一眼。『怎麼不可能？柯納相貌英俊，而安娜蓓兒，據我所知——』她頓了一下。『畢竟，她還非常年輕。表面上，她好像對他不在乎，但人們都猜得出。一旦這事發生了，她責怪柯納，並揚言她絕不嫁給他，甚至不願和他同住在一個屋簷下面……。柯納的確有缺點，他的脾氣十分暴烈，就像所有魏士洛家的人。最後，她還是離他遠去。』

『事實上，安娜蓓兒並沒告訴祖父每一件事。』

『她在老祖父面前只是哭，什麼都講不出來，只把一腔怨氣發洩在柯納身上。由於老先生要她和柯納結婚，她卻口口聲聲要遣走柯納。老祖父勸她別傻，和柯納結婚是最理想的。我所知道的，就是柯納一直是她的情人。』她的手輕輕地摩挲著膝蓋，好像想把什麼東西抹去。『我所知道的就是這些了，這還不夠嗎？』

『夠了。』我垂眼看著前面的桌子。『也許有些事妳沒說，或是柯納沒告訴妳。我想在那個晚上，漆黑的夜，小河深水邊緣……』我回想著柯納的臉，想到第一回他對我說：用不著等到半夜，我倆走到懸崖邊，下面是深水，記得嗎？我回想他那時說話的眼神，我嚇得全身血液都冰寒，懷疑柯納告訴他姊姊和老魏士洛的話並非實情。

看著麗莎，她正注視著自己的手。對麗莎而言，她已經說得夠多了。不管柯納怎麼說，她就怎麼聽，也未去深究。即使安娜蓓兒去了紐約，還寄了信來，表示她離開懷特卡農莊之後，並未從這世界消失掉，她仍活著，可是麗莎沒去深一層想。

沉默了許久，我注視火爐中火燄漸漸熄了。

『就是這些了？』我最後終於說道。

『是的，當時人們議論紛紛，但現在也多淡忘了，沒有誰眞了解實情，柯納到現在也沒有源源本本告訴我。』

『我明白了。』我站了起來，簡短地說：『好，就這樣了。好，麗莎，我會扮演我的角色，但我有我的條件。』

『是什麼？』

『很顯然，我接受了每一個條件，除了最後一項。』

『妳不能這樣做呀！』

『好吧，妳告訴我，那個嬰兒到哪兒去了？』

『隨妳捏造啊，死了，被人領養——』

『不，』也許因爲我的聲調，我看到她眼裏閃了閃。『我無法捏造這一點，因我沒這經驗，再說

這太困難，我不準備接受，妳能了解嗎?即使安娜蓓兒回家，柯納只是她以前的情人，妳知道嗎?』

『但這事該如何解釋——?』

『最簡單的方式，就說是誤會。』

『其他的事?妳能接受嗎?』

『曾有一個愛人?我會接受的。我會把柯納當成以前的情人，但需強調是「以前的」。』

她又垂下眼。無論如何，我心須和麗莎談清楚，不願讓他們認爲我爲了錢，就可以無條件接受一切，我看得出麗莎頗爲不安。也很沮喪，她無法了解，爲什麼這麼多女人，都拒絕他英俊、迷人的弟弟柯納・魏士洛。

柯納怎麼想呢?我敢說，柯納的感受一定和麗莎一樣。

不論如何，安娜蓓兒回家之後，將引起一場大亂。

第五章

踏著以山楂樹爲籬的碎石路，走向懷特卡農莊。只見通往主要大路右邊豎立一個破損的牌子，寫著『通往佛瑞特宅邸私人道路』。左邊豎著一個新牌子，漆著亮麗油漆，上面寫著『**懷特卡農莊**』。我來得很早，沒遇到任何人在那兒等巴士。我手裏提著兩項行李，暫時放在採石場旁蜿蜒小徑上。

還有八哩才到懷特卡農莊。有條河流，往山谷流去，河水圍繞，中間的一塊地，形成佛瑞特森林。這兒只有一條路通往宅邸。在懷特卡農莊東方是佛瑞特大宅，前有林道和花園，濃密森林，高大園牆和流經河流把兩旁房舍相隔。沿著河邊，用木板鋪了一條步道，我還可以遠眺遠處馬廄，那兒的房舍稱爲『西小屋』，河上架小橋，經過一片石楠荒野，穿過農地，就可到達懷特卡農莊。

我靠著城牆，牆外的壕溝裏長滿了牧草，舊城斑駁，無人修補。牆洞中有隻黑鳥在那兒築巢。到大宅邸入口道路另有一條道路，可以通往西邊小屋 。從這兒 ，隱約可見懷特卡農莊高聳的屋頂和樹木。

我看到佛瑞特家有棵巨大的橡樹，原本生長在牆內，多年來生長枝葉蓊鬱，最後竟破牆伸展到外面。古牆上爬滿了常春藤，常春藤又爬上了大橡樹，連樹葉樹枝上全纏繞著常春藤的葉子。只有橡樹頂端長著嫩綠樹葉，該是初夏時發的。大樹在常春藤纏繞下，有些部分幾乎枯死。較低一根樹枝橫側伸出，有一個很深的樹洞，足以給貓頭鷹做巢。

我張望了好久，然後才從樹蔭下走向灑滿陽光的道路，朝懷特卡農莊走去。一路上四野靜寂，我走過樹林，眼前是一片寬敞的農田和谷地，陽光下，看到懷特卡農莊白漆的大門，這時我感到嘴唇發乾，喉嚨發痛。嚥了好幾口口水，深深吸了幾口氣，慢慢鎮定自己。現在，我就是安娜蓓兒，我要回家了，我不再是別人。瑪麗．格雷不再出現，過去一切都該忘了。在我的思想深處，也當把自己當安娜蓓兒．魏士洛，我走在歸途上。

我輕輕推開白色大門，輕巧走了進去。大門甚至悄然未發出聲音，想來鉸鏈塗了很多油。

走出佛瑞特家的森林，一步步踏著陽光朝上坡走，再前面就是懷特卡農莊了。

陽光明媚的下午，農莊看來像玩具般整潔有致。站在高處，一覽無遺。就像麗莎精心為我繪製的

地圖一般，我曾在腦海裏想像過千百回。

農莊兩層樓的建築很長，老厚的牆上卻開著造型新潮的大窗。不像其他建築，外牆一律粉刷，這老屋是以灰石砌成，隨歲月自然形金綠色。

面對帶狀花園，種著綠草和花壇以及紫丁香樹，沿河築著矮牆，有一處搭建木橋，可以走到河的對岸。河面很寬，看來河水也相當深。

我仔細看最近的房舍，無論大門或每扇門都新漆著油漆，旁邊有穀倉、馬廄和小屋。看得入神，沒注意一個男人已朝我走近，約在三十碼外，正凝神看我。

他身軀龐大，是個中年男人，穿着粗陋的農夫裝。他一邊走近我，一邊極有興趣盯著我瞧。

我已無暇思考，隻身探入魏士洛家是否合宜，至少，現在已不可能轉身回走。只見農夫紅潤的臉頰綻開了笑容，聽得他以一口鄉音說：『眞想不到，是安娜蓓兒小姐！』

一張紅潤的臉，藍眼睛，粗大手臂有個疤，那疤是被牛傷到，我看了就知道他是懷特卡農莊養牛人。柯納曾告訴我，妳一見此人，一眼就能認出他。但我還是不敢冒險叫他的名字。三週來的惡補，大大小小的事，像一羣蜜蜂嗡嗡地在我腦海中響著。我心想慢慢來，別操之過急。

此時是我要跨過第一道欄，得憑機智隨機應變。因此我佯裝喜孜孜地說：『太好了，你竟認得我，這讓我感到自己眞的回到家了！』

我伸出雙手，他緊緊握住，一切都表現得很自然，他幾乎要把我一把抱起，身邊的牧羊犬繞著我

們腳邊打轉，並不住地嗅著我的氣味。

『我怎麼會不認識妳？』他興奮地說：『妳剛從上面走下來，我一眼就認出妳來！即使狄莫特小姐事先沒有告訴我們，我也會認得出來。我們都太高興妳回來了。』

『回來眞太好了，你好嗎？你看來挺好的，一點都不顯老！一如八年前一樣。』

『我很好，妳知道我和貝絲結婚了，也許他們告訴妳了？……啊，貝絲聽說妳要回來，她花了一個上午都在忙著弄東西，狄莫特小姐也一直幫忙她，回來嚐嚐家裏的茶點做得多好。貝絲還準備爲妳沏錫蘭茶。』

『她實在太好了，眞想再見她。比斯先生，爺爺可好？』

『以他那年齡來說，算是不錯了，他一向都很健朗的。天氣乾燥就好，天氣潮濕時，他的關節炎就會犯，這妳也知道。現在，他們說還有一些其他的毛病，昨天妳打電話回來，他們可曾告訴妳了？』

『呃，是的，我不知該怎麼辦是好。起初我想寫信，後來我想還是打電話給柯納比較容易，結果是狄莫特小姐接的電話，其他人都不在。呃，我們在電話中談了很久，我一直不知道爺爺得了中風。狄莫特小姐在電話中告訴我許多消息，我很高興爺爺現在還好。』

『唉，他是很好。』他很快地垂下眼。『不過，他的確變了很多。』

『畢竟過了好多年了。』

『是啊，安娜蓓兒小姐。自從妳離開之後，那段日子還眞不好過。』

『我知道，』我說：『也別太責怪我了。』

『我不是在怪妳，小姐。』他溫和地笑一笑。『我太了解妳爺爺，和他相識已經三十年。但妳太像妳爹，有什麼話都放在心裏不說出來，魏士洛家的人都是這樣。也許，妳當時年紀大一些就好了，我知道妳有妳的麻煩。』

我聽了屏住呼吸，頓了一會兒。『麻煩——我的麻煩？』

他看來有些困窘。『也許我不應該這麼說，但很多人都知道妳和柯納的事，才十九歲就得處理這樣的事很不容易。』

我微笑道：『現在事情都過去了，讓我們都忘了，好嗎？你們也無需責怪柯納和爺爺，好嗎？我曾經年輕也很傻。現在我回來了，也想遺忘過去的事。』

我別過臉，朝農場望去。看到稻草堆旁有幾隻白母鷄啄食，屋頂上有好幾隻鴿子。煙囱裏冒著煙，飄入清新的空氣裏。我說：『一切看來還是老樣子，只覺更好了些。』

『對，這房舍都照顧得很好，一切一如妳爺爺經手時一樣。』

我瞪視著他。『聽你這麼說，好像那時代已經過去了。』

他的杖戳了戳地上。『安娜蓓兒小姐，妳難道看不出來嗎？時代改變了。』

我沒再追問下去，他突然改變話題。『她沒有告訴妳有關佛瑞特家的事。』

『有。』我隨著他的視線，往來路望去。看到佛瑞特牆裏那棵巨大橡樹頂端，像一座巨大又古舊

的高塔，背襯著初夏嫩綠的樹林。『是的，狄莫特小姐告訴我了，這事發生在四年前，是嗎？』

『唉，一場火災啊，把那棟大宅邸給燒毀了。我們都懷念以前那棟大房子，現在都成過去。西小屋那邊的馬廐還在，老花園也還在。還記得強尼．魯斯嗎？以前替佛瑞特先生工作，現在他還在，也許佛瑞特先生現在已經把房產賣了，他無法忍受這殘破的景象。強尼一直鬱鬱寡歡，現在妳回來了，可以陪陪他了，妳不是喜歡到那兒去騎馬嗎？』

『我，不。——我是說，這麼多日子過去了。』

『怎麼？』

故事麗莎和我早就編造好了。『我在美國的時候，有次跌跤跌得很慘，傷了背部，現在我都不敢再騎馬了。』

『可惜！強尼聽說妳回來了，流露出難得的愉悅。他現在也不照料馬匹，都是柯納先生接手照料。唉，一如我們常說，時代變啦，令人感慨。每一回我走這條路，都會想到以前的樣子，看了老房子傾頹，我心裏好難過，人去樓空！』

『是啊！』我看著被常春藤纏繞的老橡樹樹頂，我可以看到煙囪，房屋的屋頂已殘破了。

突然，站在我旁邊的比斯說：『妳變了！也許我錯了，我可以看出，妳和以前不一樣了。』

『你看到了什麼？』

『我不知道，並不是妳顯老，安娜蓓兒，只覺得妳很不相同，不要生氣。』那雙仁慈的藍眼睛打

量著我：『也許妳離家之後，有一段艱苦的時間。』

我微笑道：『是的。』

『妳沒結婚？』

『沒有，大部分時間忙著餬口。』

『哎，不論走到那兒，還是在家好。』

我笑道：『現在我回家了，以後只想定居在此。』

『該這麼做的。』他盯著我看了一陣子。『我不能把妳攔在這兒聊天，大家都等著妳回去。安娜蓓兒小姐，好好陪陪妳爺爺——別再撒下我們走了。』

他點點頭，吹口哨叫牧羊犬，頭也不回就邁步向前走了。

我朝懷特卡農莊走去。

當我走近大門時，看到二十步遠外有個男人斜倚在門口，一動也不動注意我走近。那人是柯納。他見了我，懶懶伸直身子，對我粲然一笑，倒看不出有什麼困窘之處。

『安娜蓓兒，歡迎回家！』他推開門，做了一個歡迎的姿勢。

我向他招呼，四下看看倒不見人影，但我不敢冒險，仍繼續對他作戲。『回來眞好。』

『妳比我預計來得早，我本要開車去接妳，妳行李在那兒？』

『我放在採石場那兒，待會兒有人會去拿嗎？』

『我自己去。妳該讓我到新堡去接妳。』

『不——我喜歡一個人來，謝謝你的好意！』我覺得自己這時像個女學生。心想，該死的麗莎，不該這麼快就安排我和柯納單獨相處。

我倆走進大門，他隨手掩上門，我不願接觸他的目光。突然我抬起頭，看到他眼中充滿愉悅，我還來不及說話，他伸出雙手握緊我的手，快樂微笑，低頭看著我，他聲音非常溫暖地對我說：『太好了……過了這麼久，又能在此見到妳。我們不再……』有一陣子，他似乎和自己的感情掙扎，接著又加了一句。『我親愛的，這眞是美麗的一刻。』我大不以爲然，嘴上卻不敢說，他輕易從我眼神中讀出我的心情，卻給我目眩的微笑，一把擁抱住我，吻了下去。他一定感覺到我直覺的抵抗，在我耳畔低聲說：『瑪麗，我親愛的，有人正從窗裏往外看。妳想，在這種情況下，我是不是該吻妳？當然該很親暱，是不是？』

我仍緊握著我的手，恨恨地從齒縫中迸出話。『親愛的柯納堂兄，難道你不認爲，她也有可能重重摑你一掌？』

他大笑握握我的手，然後鬆了手。『如果有人在看呢？他們會不會聽到我們說話？』

『我沒看到什麼人？』

『噓，別說得這麼大聲，妳不會知道的。』他背對著房子，低頭看著我。『妳非常生我的氣？』

『當然！』

『我也不怪妳，麗莎告訴我妳能接受很不容易了，我不敢親口告訴妳，但我不會把這些事放在心上。』

我想了想說：『麗莎是對的，她告訴我你不在乎。』

他揚起一陣笑聲。『我幹嘛在意？那個男人在乎曾經交過女朋友。』

我倆沉默好一陣子，只見一隻美麗的鴿子朝我們飛了過來。

『你怎麼沉默了。』我最後終於開口說話。

他臉色一亮，又恢復了方才歡愉的神色。『妳是對的，我的態度偶爾很糟，偶爾我的腦子裏也有慈善的念頭，請妳原諒我。』

『好吧！』我突然覺得心頭一鬆，倚著大門，彼此了解一笑。站在我前面的柯納，有些遲疑，仔細看他眼眸深處，甚至有些受傷。

他突然問：『妳眞非常在意？』

『當你前任女友？剛才你希望我扮演的角色嗎？不，也不完全是。雖然我並不情願，但我畢竟是來了，是不是？柯納·魏士洛？』

他笑了。『看得出來，我問得太多了。』

『在你吻我之前，就該想到。』我靠著大門，冷冷加了一句：『難道你眞會在爺爺脅迫下和我結婚。』

他沉默了，我想，這句話一定觸到他的心事。我抬起頭，朝他微笑。『你和麗莎沒想到這一層

嗎？也許爺爺想這時還不遲。』

他仍沉默，而且沉默良久。

『妳這小魔鬼，竟說出這話。』這還是我倆面晤後第一回，他流露出感情。『誰會想到——』他話頓住，嘴巴彎出一個笑容：『親愛的女孩，妳實在心直口快，也許我們小小遊戲會有一個圓滿的結果。畢竟，過去我眞的沒想到！』他對我揚聲大笑。

『柯納，別在我面前要聰明，否則我會再度和你爭吵，可不是？這一回，離開懷特卡農莊可能是你而不是我，爺爺會炒你魷魚的！』

『好吧！』柯納輕鬆說道：『我們兩人就有話直說吧！』他長長睫毛下目光閃耀。顯然，無論這遊戲怎麼玩，柯納都一副愉悅自在。八年前的悲劇，在這場遊戲中風去無痕。『我們就照妳的方式，玩這場遊戲吧，』他說：『我會約束自己，不會再激怒妳。』

『我們不過是假鳳虛凰而已。』

『好吧，我懂了。但我對妳仍很歉疚，我知道最後一樁事，麗莎和我應該早點告訴妳，但我一直沒有勇氣把眞相告訴妳。如果妳一怒之下轉身就走，我也不怪妳，但我沒看錯妳，妳還是來了。』

『是的，我是來了。』

他仍背對著房子窗戶，臉上仍洋溢著難以言喻的興奮之情。『瑪麗．格雷，妳就把我當做合夥人吧！妳是個了不起的女孩，妳知道嗎？妳我之間有許多共同之處。』

我有些乾澀地回答：『謝謝你誇讚。』

他像沒聽到我的話，或許沒去注意。『我告訴妳，妳是一個了不起的合夥人，我會照妳的願望扮演我的角色，我們得同心合作。我們從接吻開始，我知道妳像我一般喜歡，別裝著妳不喜歡吧！』

『我——我不知道。我實在有些緊張，誰不是呢？我們談得够久了，該去看爺爺了。』

『別急，等他休息過後，他要在樓上臥室見妳。在妳見他之前，讓我帶妳到處看，好嗎？』

『不，我想先見見人，再去看看地方。你最好帶我進去，介紹我和麗莎見面，還有比斯太太。』

『比斯太太？』

『我剛才在路上遇到比斯先生。』

『啊，我忘了，剛才我看到他出去，本來全然沒想到妳會這麼早到。妳記得他的名字嗎？』

『看到他手臂的疤，我知道他是誰了。』我說：『我們該進去了吧！』

『好，麗莎和比斯太太都在廚房忙著。』

『我站在這兒就聞到香味了。她爲我準備了錫蘭茶嗎？』

我自然脫口而出，想不到柯納臉色一怔，掩不住滿臉驚愕。他直勾勾盯著我，好像他以前從未看過我一樣。

他張著嘴，張目結舌問著：『妳怎麼——我從未——妳怎麼——？』

他頓住說不下，我又看到他臉上流露出我初見他的神情。

我揚揚肩對他說：『我親愛的柯納，過了這麼久，你又要開始懷疑我了，是不是？』

他臉上的驚疑慢慢消散。吶吶地說：『只是……只是妳說得這麼自然……就像她的口氣，好像是昨天的事。』他深深吸了一口氣，猝然甩甩頭，就像隻狗從水中出來一樣。『我很抱歉，是我笨。正如妳說，我是該好好學習，是我太笨。』

『是比斯先生告訴我，他太太為我準備了茶。』

『噢，還有可口的蛋糕。』他大笑，又恢復了神采。『妳的確是很好的事業夥伴，我能這麼稱呼妳嗎？天啊！瑪麗．格雷，這是最後一次我這麼稱呼妳。我真想再吻妳！不！不！沒事，別用這種眼神看我，我說過我會規矩的，一定會的。』

『很高興聽你這麼說。我們在這兒夠久了，該進去了吧？』

『好的，安娜蓓兒！來！』他攙著我的手臂，和柯納．魏士洛身體的接觸，似乎和呼吸一般自然。『不，不是走這條路。妳該知道，他們絕不從前門到農場。』

『抱歉！』我很快瞥了空蕩蕩庭院一眼。

『妳不怕嗎？』

『不，我不怕。』

他的手臂緊緊握著我的手臂。『這才是我的好女孩。』

我抽出手。

他低頭看著我，若有所思，神態迷人，依然戲謔愉快。

『我一直以為我不會到這兒來，但我們已經協議了，可不是嗎？只是在爺爺面前，面對你令人困窘。我們獨處時，你最好不要用戲謔揶揄的態度對待我。』

『我只是——好吧！』柯納大笑。『好吧，安娜蓓兒，我親愛的，我們吵了上千次啦！現在咱們到獅子洞穴去吧！』

第六章

柯納帶著我走到廚房，麗莎正從烤箱取出麵包，新出爐麵包的香味彌漫著廚房。

廚房很寬敞，氣氛令人愉悅。屋頂相當高，新爐子是奶油色。寬長的窗台上放著一盆盆可愛的植物。六月微風，輕輕吹起窗帘。屋角還養了一羣剛孵出來的小鷄，搖椅上躺了一隻黑白花貓，安詳睡在絨布上。整個廚房散發出可愛溫馨的感覺，那是家的氣氛。我將在這個家，和柯納玩著這場遊戲。這是家，這地方的氣息，就像我自己生命的氣息，曾有好幾代的人，都在此地生活。我忘了新堡，住過陳舊寂寞的房間，也忘了毫無展望加拿大的生活。接下這份工作時，原以爲很困難；但到了這裏，在懷特卡農莊，感到世界再也沒有比這兒更美好的地方了，樸實又愉悅；陽光從花色窗帘透射過來，屋子飄著剛出爐麵包的香味，還有火爐邊小鷄啾啾聲。麗莎，這個從愛爾蘭來的女人，一雙柔軟的

手，正放下麵包盤，走過來招呼我。這時的麗莎，看來是這麼眞實。凹陷的臉頰染著紅暈，也許是因爲在火爐前工作的關係。她略猶疑趨前，好像一時有些語塞。

柯納倒是一派悠然，對麗莎說。『麗莎，她來了，來早了些，我在門口遇到她，想告訴她全家上下有多歡迎她，或許妳做的比我更好。她這趟囘來，走了不少路！』他掛著迷人的笑靨，低頭看著我，像個哥哥般挽著我的手臂。『安娜蓓兒，這是我同母異父的姊姊，麗莎。狄莫特，她一直在照顧我們。』

『我們在電話中已經談了很久，』我說：『妳好嗎？狄莫特小姐，我很高興見到妳，囘來實在太好了。』

她握住我的手，臉上雖掛著微笑，但眼中卻流露著憂慮，她柔軟的手在發抖。

不過，她說起話的口氣卻很自然。『我們的確很歡迎妳，魏士洛小姐！過去，大家都以爲妳死了——昨天我也告訴過妳——我們一直以爲妳死了，沒想到妳活著囘來了。』

『狄莫特小姐，妳眞是太好了。』

『我希望，』她的口氣輕鬆了些：『妳叫我麗莎。』

『當然，妳也別客套叫我魏士洛小姐，說來我們也是親戚，是不是？』我朝她微笑，意識到半開的門後不知道有沒有人。這時，我也想不出還有什麼話說，心裏有個聲音告訴自己：畢竟，我在這兒是個陌生人……。

我指指爐子說：『這個爐子是新的，太好了，妳什麼時候買的？』

『五年以前，』麗莎簡短地說，幾乎有些抑制。柯納一直注視著我，眼中有些戲謔的尊敬。

我走到火爐邊叫道：『噢，天啊，這老搖椅……仍會吱吱價價地搖……』我輕搖兩下，那隻貓睜著綠眼睛，骨碌碌看著我，然後又閉上眼。我忍俊不住笑起來，抱起牠撫摸。『牠像老僧入定，一動也不動了。提比呢？』

『老死了。』柯納說：『我把牠葬在妳種的那棵紫丁香樹下。』

麗莎忙著手邊工作，也不看柯納和我，嘴裏說著：『那是貓塚，貓知道埋在那兒不錯。』

『你們沒想把提比埋在外面？』

『提比是妳最寵的一隻貓，只有牠才被允許進入妳的臥室。放心，麗莎一直把它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我微笑摸著貓耳朵。『弗拉呢？』

『弗拉？』麗莎說，很驚愕。像突然發現我沒按腳本說話。

柯納朝她一笑。『那是伊麗莎白．巴瑞特的狗，只喜歡安娜蓓兒。』

『這隻貓，』我說：『牠爲什麼有權坐在廚房最好的一張椅子上？』

『托米？這又肥又懶的傢伙？』麗莎說：『天知道我不知把牠扔出去了多少囘，但牠仍照來不誤。今天我無暇攆牠出去。』

柯納懶洋洋地說：『親愛的麗莎，牠的個性比妳還倔強。』他嚐了一口糕點。『嗯，眞不錯，麗莎，是比斯太太做的吧？』

他姊姊正欲禁止，突然又寵愛地笑了起來。只有對柯納，才會流露出那種疼惜的笑容。

『柯納，還有些更好吃的呢，等喝茶時間再一起吃吧！爲什麼你總是長不大呢？』

『比斯太太怎麼不在這兒？』

『她在洗物槽那邊，妳——』

話還沒說完，門就推開了。一個圓胖女人出現在門口，一雙像釦子般的小眼睛，骨碌碌地盯著我打量。

麗莎很快地說：『喔，比斯太太，這是安娜蓓兒小姐。』

『我知道，我不是瞎子，也不是聾子。』比斯太太說，她抿著嘴，小眼睛仍上上下下打量著我。『這些年妳都去了那裏？又在幹些什麼？妳看來眞糟，瘦成這樣子，好像這幾年過得很不好，算來妳也快三十了，回到自己家來，是不是很好呢？』

她一邊說話，一邊點著頭，看起來像個中國玩偶，每點一次頭，就像爲我定了一次罪。我看到柯納眼中有種了解的神色，看看我，又看看他姊姊，但他並不擔心。麗莎以前簡短介紹過比斯太太：她很寵愛安娜蓓兒，但也常斥責她，把她貶得不像話，偏沒人敢跟她頂嘴。她說起話，像開礮般。雖然，柯納姊弟對他們夫婦都沒好感，但仍得留著他們夫婦。因爲比斯先生是最好的養牛人，而比斯太

太更是勤勞的女人……。

『現在妳總算回來了，』比斯太太叨唸著：『有幾件事我要說給妳聽，我一向是直話直說，妳怎麼在半夜跑了，連一個字也沒留下——』

我對她大笑。『不是半夜，妳知道的。』我走過去，摟住她的肩膀，彎下身子吻著她圓圓的臉頰，並對她說：『比斯太太，歡迎我回來嘛，別一個勁數落我。如果我曾使你們痛苦，我道歉。年輕的時候，也曾很不快樂，現在不去想了，好嗎？』

我飛快地又吻了她另一邊頰，伸直身體。比斯太太黑黑小小的眼珠，目光烱烱盯著我看，嘴巴仍在翕動。我微笑了，輕快地說：『在那場激烈的爭吵之後，我在針墊上留了字條，說明一切。』

『針墊？妳什麼時候拿過針用過針墊？妳整天在馬場漫步，跟狗和曳引機在一起，要不然也待在花園裏，難得待在屋子裏，更別說做些女紅的活兒了。針墊！』她鄙夷地哼了一聲。『妳又是從那兒找到的？』她又點點頭，朝廚房四下看看。『那晚我聽到妳在爺爺房間說話，後來又聽到妳回到自己房間。我沒料到還有機會告訴妳，知道也好。安娜蓓兒，我一直在妳門外聽著妳門內動靜。』她又點點頭，這回點得更起勁。『我這麼做，倒不羞慚。當時妳氣成那個樣子，妳爺爺又舉棋不定。我想，像妳那年紀的女孩，需要有個婦人跟妳談談，即使像我這樣的老貝絲也好。也許我會爲妳拿揑個主意，我沒想到——』

我意識到柯納走到我身旁。我迅速說：『貝絲，親愛的——』我看到柯納情不自禁動了動，當下

忍不住想：他不願意我打斷她的話，他認爲我會從她的言論中學到一些。

他無需擔心，比斯太太話匣子一打開，就絮絮不休一直講下去。

『可是妳房間裏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哭聲，好像連走路都躡手躡腳的，還是怎麼上床。我想，也許吵一架，早上爺爺又會跟妳和解，安娜蓓兒小姐也會對他老人家說，她再也不吵嚷了。也許，第二天她又會去佛瑞特家騎馬，或在外面待久了些才回來，老人家可不喜歡小姐這樣，他是很老派的。總之，我告訴自己，到早上就沒事了，以前都是這樣。因此，我敲敲妳的房門說：安娜蓓兒小姐，現在我要去睡覺了。這時妳走到門邊，開了門，手上抱著妳許多衣物。妳說：「晚安，親愛的貝絲，謝謝妳。」妳還吻了我，可是妳的樣子眞可怕，慘白又憔悴，我說：「安娜蓓兒小姐，別把事情放在心上，過後就沒事了。」妳笑笑，我就回房上床，再也沒聽到聲音。最近，妳爺爺叫茱莉回來——』

『麗莎告訴我了，我好想見她！』我又握握她的手。『過去的事別去想，也別再生氣，好不好？我——我已經回來了，再也不走了。不要對我以前所做的事太生氣。』

麗莎走過來說：『妳爺爺現在已經醒了，最好上去吧，他現在急著要見妳。』她說著解開圍裙。『我先洗洗手，然後帶妳上去。』

我看看比斯太太很不悅，因而連忙說：『不麻煩，麗莎，我自己去吧，我想妳會了解的。』

麗莎正要走到水槽洗手，半途停了下來，一時大驚愕，下不了決心。

比斯太太又點點頭，嘴角掛著滿意勝利的笑容。柯納附聲說：『好，別把安娜蓓兒當外人。親愛的麗莎，別擔心。爺爺一定很高興見到妳，不會再去追究過去的事了。』

他又抬抬眉，轉身走了。

麗莎鬆了一口氣，收拾心神。『抱歉。』她又恢復冷淡無表情的聲音。『我忘了，當然妳該單獨走。我親愛的，妳現在就去吧。半小時後我會把茶沏好……。比斯太太，妳是否可以幫我做蛋糕，妳做得比我好得多了。』

『我們北方人生來都會做麵包，沒有個外地人能像我們把茶點做得這麼道地。』這胖女人鋒利地說，但卻快速走到桌邊操作。

麗莎站在烤箱旁，她的背影對著我們，我對比斯太太說：『貝絲，妳爲我沏的錫蘭茶最香了。』

麗莎突然把東西弄到地上。我聽到她說：『抱歉我笨手笨腳，好在沒有碰灑什麼。』

『快去爺爺那兒吧！』比斯太太說，輕輕點點頭：『走吧，別怕，不會有事的！』

我打開廚房門走了出去。

顯然，比斯夫婦都沒對我存疑，但我眞正的問題還在後面呢，第一天，我的一舉一動都是很重要的。

當我打開門時，意識到麗莎和比斯太太的目光都在我身後看著我，我很熟悉知道該怎麼走。

『這屋子格局很簡單，』麗莎對我說過：『呈「L」字形，只是側翼的房子較短。側翼是廚房和洗

物室，通常在白天才使用。整個房子並不是農舍，可以看做是個小小莊園，建於一百五十年以前，曾把老房子拆除，新的建築物和以前全然不同，樸實、堅固，而且優美……。大廳正正方方，有寬濶樓梯通往樓上，客廳旁是飯廳，再後面是書房，以前當做辦公室……妳祖父臥室是很大一間房間……』

通往客廳的門閉著，我倚著門靠了一會兒，讓自己休息一下。此時離遇到比斯先生怕有三刻鐘，但我卻覺得自己好累，只想有一、兩分鐘獨處的時間，在上樓以前，振作精神……。

我四下看看，這房子絕不像典型的農舍，地板是橡木拼花地板，牆上是彫刻的木板牆，掛著古舊的壁氈，很美。地上鋪著蜜色羊毛毯子，頗有富麗氣象。漆著象牙白油漆的牆上，掛著一幅畫，畫著金盞菊，還有一幅達利名畫複製品，一幅舊的彩色地圖，我一看就看出是懷特卡農莊及附近一帶的地圖。

地圖下面的木櫃上，放置著一個藍鐵礦的甕，和一個古銅的鍋，表面非常平滑，閃亮著像絲一般的色澤。

我可以看得出，麗莎花了很多心力維持這個家，或許麗莎對比斯太太的想法錯了，她不會不喜歡她，任何人像麗莎這麼努力工作，幾乎都會贏得比斯太太的効忠。

我慢慢走上橡木樓梯，苔綠色的地毯好厚好軟，我走在上面一點聲音都沒有。我轉了個彎，有條走廊，盡頭有一扇窗戶，可以俯視下面的花園。窗子灑進一地陽光，一千個夏日午後都是這情景，帶著一股懶洋洋的睡意……。

白駒過隙的時光似乎沒留下什麼踪跡，時間止住，在倒流……。

有人稱這奇怪的時刻爲回憶？可以看到從前，或夢到以前？對著那扇門，我面對的是另外一段生命。我的手指放在彫花門上，我心裏相當清楚，一如我知道手上皮膚是我的一般……。我輕敲著那扇門。

馬修・魏士洛全醒了，一直注視著門。他並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躺在近窗一張老式沙發上。那張大床，靠著牆，被子平平整整鋪著。

這間房間很大，擺了許多光潔晶亮的桃花木家具，已經流傳了好幾代。地上鋪著厚厚的印度地毯。幾扇窗很美，是長形的格子窗。全敞開著，迎著陽光，並傳來花園下面流水的聲音。一朵早開的玫瑰從窗外伸進頭來，蜜蜂嗡嗡飛舞。陽光灑滿一室，飄著花香，室內空氣清新。

床邊有張小桌，桌上放了三幀照片。一張是柯納，如玉樹臨風，神采俊逸。另一張我猜是茱莉。年輕熱情的臉上，有一雙活潑的眼神，秀髮如雲。我站的角度，看不清第三張照片。

這只是一瞥之間的印象，最吸引我目光，自然是坐在舊沙發上的老人，背靠椅墊，膝上鋪著一塊格子毯子。

馬修・魏士洛是個高大瘦削的老人，有一頭濃密的白髮。想他年輕的風采，一定很吸引人的。如今，兩道眉毛下的雙目，深深陷入，有一雙灰綠的眼眸；而我也有和他全然相同的眼色。現在虹彩邊緣的顏色也淡了，但眼神依然炯炯有神。他的嘴抿成薄薄一線，流露堅毅神情，他給人第一眼的印

象，是個非常強硬的人。

我走進他的房間，隨手掩上門。彼此沉默一陣，室內只聽到玫瑰花上蜜蜂嗡嗡之聲，那聲音響在我的耳畔，大得像架飛機的聲音。

我痛苦遲疑一陣，開口說：『爺爺?』

當他開口時，聲音沙啞，幾乎說不出話。我看他舔了兩次唇。『安娜蓓兒?』

我很快走過去，跪在他的沙發旁，雙手放在他的膝上格子毯上，他伸出細瘦、滿是青筋的手，握住我的手。我沒想到，他的手竟然那麼強勁溫暖。

在這種情形下，我知道自己該說什麼。『對不起，爺爺，我回來了，你能原諒嗎?』

他鬆開了手，兩手緊緊抱住我，清了兩次喉嚨才說得出話來：『我們一直以爲妳死了。』

『抱歉。』

他另一隻手抬起我的下巴，對著窗外的亮光，端詳著我的臉。我咬咬唇等著他說話，不敢迎視他的目光。有很長一陣子，他什麼也沒說，最後他沙啞的嗓音說：『妳這一陣子，都過得很不快樂，是嗎?』

我點點頭，把臉埋在他的毯子裏，他說：『我們都一樣。』接著又是一陣沉默，他輕拍著我的手。

我用眼角餘光看著柯納照片，他嘴角漾著笑，那是充滿挑戰的笑。對，那臉流露著興奮，可是也

讓人感到危險，他的眼睛像在注視著我們。我心裏想：你愛的柯納背叛了你，他付我錢要我來這兒，假裝是你的孫女兒，因爲他想你很快就要死了。他想得到你的錢，和你的地位。我心深處，響起一個我從未聽到的聲音：爺爺，我實不願……。

我一句話也沒說。

老人也未言語。蜜蜂飛走了，有一隻小鳥飛到玫瑰枝頭上拍翅。

我抬起頭，朝他微笑。他移開了手，端詳著我。

『拿把椅子來，』他突然說：『坐下來我可以好好看看。』

我依他的話，拿了一把椅子，正襟危坐的坐在他面前，就像一個小女孩，在背誦天主教教義問答。

我看到他眼中欣賞的眼光。『如何?』他說，雖然沒動，感覺他整個人像挺直了些。『孩子，我想妳有很多話要跟我說。』

第七章

『如何?』麗莎輕聲地說，聲音像囘音般。

她一直等在樓梯口，背對著陽光，我看不出她臉部的表情。在廚房裏，她聲音虛怯顫抖地問：『事情怎麼了?』

我走下樓梯，發現她守在那兒，不由得頓了一下，緩緩拾階而下說：『還好，比我料想的好。』

她吁了一口氣，緊抿的嘴綻開了微笑。『我告訴妳沒什麼好怕的嘛!』

『我知道，可是仍免不了心虛。』

『他，一點——也沒有懷疑妳?』

『沒有。』我有些虛弱地說：『他沒有理由這麼想，這念頭閃都沒有閃進他腦子。』

她滿足地嘟著嘴。『很好，還發生了些什麼事？』

我想到方才在樓上的情景。好，他們不可能買通每一件事。

我慢慢說：『我告訴他離開此地後我去了那兒。以前我們編撰的話，其實也不無可能。』

『他有沒問起……妳爲啥離去？』

『如果是懷孕的事，是我主動提起，他一直沒問。我告訴他，我弄錯了。一直到國外才發現這錯誤。當然，我沒寫信告訴他，因爲我不知道柯納是怎麼告訴他的。就是這樣，他聽了鬆了一口氣……喔，撇開這些不談，我想我們以後不要再顧慮這一部分，他不會再問了。』

『我了解——』她停住。『我想妳是對的。沒別的事？關於——將來？』

『沒了。』

『好，看來此時妳也不便說太多。等晚一點柯納回來，妳再詳細說給我們聽。』

『要我報告？不。』我溫和地說。

我的話使她大爲驚駭，她張大了嘴巴。『妳這是什麼意思？妳不該認爲妳能——』

『我是什麼意思，妳不難了解。我正在扮演一個吃重的角色，唯一的要訣就是要全然像我扮演的這個角色，全然把自己融入安娜蓓兒的軀殼中。換句話說，我最好忘了我是在扮演安娜蓓兒，而認定自己就是安娜蓓兒。你們不能只在幾場戲要我扮演，然後又把我打斷。麗莎，如果遇到了緊要關頭的時候，我一定會請求你們的幫助。現在，你倆能給我最大的幫助，就是忘了過去三星期，發生的所有

事情。如果你們能够，就把我當成是眞正的安娜蓓兒，漂泊多年後，回到自己家裏。如果你們一再向我問東問西，又把我拉回瑪麗．格雷的角色……。麗莎，有一天我一定會變得很混亂，最後出事了。我很容易就會出岔，眞的。』

我頓住，然後又輕輕加了一句。『好，讓我們忘了瑪麗．格雷，忘了她的存在……』

她懷疑地說：『可是……』

我大笑。『麗莎，別再盯著我看，我說的合情合理。如果你們願意，稱爲「遙控」也無妨。』

『好，原諒我，我不是眞的懷疑妳。妳說得有道理，是我太神經緊張了。』

『對，我們最好不要互相存疑。』

她垂下眼睛。『好，妳說得對，我儘量照妳說的做。我親愛的，看來妳並不需要太多幫助——』

『別忘了，我還是需要的。妳不是說過要去沏茶嗎？』

『我正要弄。』

『需要幫忙嗎？』

『妳第一天才回來，不用了。』

『那麼我回樓上老房間休息一會兒。』

『昨晚茱莉打過電話來，說她週三將來這兒，魏士洛老先生告訴她妳要回來了，這是我所知道的了。』

『星期三……』我剛踏上幾級樓梯，心中沉吟。『那麼，我們至多還有兩天。喔，麗莎，我忘了我的行李——』

『柯納拿回來了，就會搬上去。』

『呃？他太好了，這麼快就去拿了。喝茶時間見，妳一向在那兒喝茶？』

『我一個人常在廚房裏喝茶，但今天我想妳爺爺會下來到客廳喝茶。他怎麼跟妳說的？』

『是的，他喝完茶要帶我到各處走走。』

那雙棕色眼睛，又在我臉上凝視了好一陣子。

『當然，』麗莎終於移開目光。『自然，他會這麼做。——待會兒見。』

我轉身上樓，眼角餘光仍能看到她在我背後盯著我。

我依照以前麗莎告訴我的話——『妳的房間在第二扇門』……那是個很不錯的房間，像爺爺房間一樣，有寬敞的格子窗，下面有寬濶的窗台，窗外也種著玫瑰。窗簾與床罩都是同樣花色的印花布，有著波斯圖樣小鳥和花的圖案，只是顏色有些褪了。壁上漆著乳白色的漆，家具全是白色，地板上鋪著毯子。

柯納把我的行李放在床腳旁，同時將皮包也放在床上，我想我一定把皮包丟在廚房裏。

我還不打算打開行李，只拿起皮包，坐在窗台上。打開皮包，掏出香煙。我把鑰匙插在鎖孔上，此時我需要有段私人時間，好好想想這場遊戲。

把煙叼在嘴裏，伸手到皮包中找火柴，遍找不到。從新堡搭巴士來時，還在車上抽了一根煙。我把皮包開得大些，看到了。還有一本小紅本子，是記錄要買的東西等等。

我慢慢點了香煙，發現皮包裏口紅蓋子鬆了些，裏面放在不同夾層的東西也亂了秩序，像是有人在匆忙間，翻過我的皮包。

是柯納？還是麗莎？我翻了翻，裏面還有我在加拿大的汽車駕駛執照，上面寫著瑪麗•格雷的名字，我想柯納和麗莎一定覺得我太不謹慎了，他們在警告我，但是也用不著搜我的東西啊！

聽到麗莎在叫柯納的聲音，然後聽到他越過庭院朝屋子走來，兩人低語幾句，然後他走進了屋子。

我站了起來，整理出皮包中許多票根，商店發票，小字條等，劃了一根火柴，在壁爐中把那些紙燒掉。然後回到灑滿陽光的窗前，拾起抽了的半截煙，休息好一陣，讓自己放鬆下來。

從窗子望下去，由低矮的石牆圍成一個方形前院，有一扇白色小門。院外有條河，前門外是條碎石路，有條路可通向河堤，河上橫著小橋。小路兩旁種著薰衣草的樹籬，下面匍伏著三色紫羅蘭和金盞草。

野生的羽扇豆蔓生滋長，開著純藍色花朵。還有著晚櫻花，到處都是常春藤，旋花植物，野玫瑰，柳草。一瞥之下，粉紅駭絲，像個美不勝收的花園。由白門出去，走過木橋，便是懷特卡農莊通往城鎮之路的捷徑。

兩隻黑鳥飛向紫丁香樹，互相爭執聒噪，我不禁莞爾。按熄了煙蒂，該下去了，心中倒希望柯納不要在那兒。

柯納不在，這倒使我輕鬆些。隔了一會兒，爺爺下樓了。他和我談了許多我離去後鄰居的變化。喝完茶，他領我到外面，朝農民房子走去，他毫不費力的抬頭挺胸，走得好快。夕陽西下，陰影漸濃，夕陽金光，把爺爺一頭白髮染成金髮，彷彿是以往滿頭金髮的光景，我可以看出他爲懷特卡農莊付出一生心力的辛勞。

爺爺在庭園大門口停了下來。『變了很多，是不是？』

『農場嗎？——我說不上來。』

他兩道白眉下目光朝我掃一眼。『妳這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離開這麼久，一直生活在懷特卡的回憶中，眞回來了，又感到很奇異，腦海中的圖像竟變成眞實的。』我笑了笑。『我一直記得這兒的陽光，那些可愛的日子……大部分是孩提時代的記憶。現在我回來了，我注視到過去沒看過的地方。』

『嗯，』他定定地盯著我，突然他說：『柯納是個好孩子。』

我一定有些驚駭。『是的，當然。』

他誤會了我警戒的態度，聲音又變得沙啞，猝然又說：『別擔心，我不是跟妳重提八年前的舊

事，但至少他一直努力要做個好男人。』

我無語，他瞟了我一眼，然後又說：『好，好，我們已經談過，現在不談。我們且忘了。但我還是要提，這八年來，柯納就像是我兒子一樣，他是個好孩子。』

『是的。』

他聽了高興，立刻又看我一眼。『自從妳離開我，他對我澄清許多事。這幾年來，多虧了他，否則我不知該怎麼辦，尤其是這一、兩年，我更是離不了他，他把什麼事都處理得井井有條。』

『是的，我知道。』

我朝他微笑。『爺爺，你希望我怎麼說呢？我離家太傻，以後再也不離開你，可是你也不要老誇柯納。』

沉默了一會兒，他忍不住爆笑起來。『妳沒有變，』他說：『妳回來之後，又要跟我拌嘴了，是不是？』

『爺爺，才不是吶！』我說：『因爲你老是偏心柯納，想把他跟我配成一對。八年前我不肯，現在也是一樣，我要說清楚，那是絕不可能的。』

『女人心，海底針，最難叫人摸得清楚，她們由愛轉恨，由恨轉愛，經常反覆不已。』

『我並不恨柯納，如果我眞那麼恨柯納，就不會回來了，他仍在這兒啊，不是嗎？的確，我是有些尷尬，很不願意碰到他……』我笑了笑。『好吧，爺爺，讓這些都過去了。』

『好吧，就這樣。妳知道，等我死後，我將把懷特卡農莊給妳，是不是？原該傳給妳父親，再由妳父親傳給妳。』

『是的，我知道。』

『在妳離家這段時間，我本有其他安排。』

『當然。』

『現在妳又回來了。』

我頓時別過臉對著他，靠著大門，就像早上和柯納談話的樣子。『親愛的爺爺，直接說吧！』

那雙年老的眼睛，愉快、逗趣又促狹地看著我，不知怎的，儘管外型不像，但卻使我聯想到柯納。『好，我說。我知道活在世上日子有限，因此得做個打算。多年來，妳音訊全無，我們以為妳死了。好，現在妳算是回來了。』他頓了一下，似乎等著回答。

我說：『你的意思是，我回來了，在想我能得到什麼嗎？』

他笑了起來。『別傻了，孩子。』他愉快地點點頭。『我直截了當說吧，八年前妳走了，柯納卻一直在這兒，他和麗莎為懷特卡農莊辛苦了八年，我不留給他產業，公平嗎？如果我是那樣的人，我就很該死。』突然他湊近我。『妳怎麼笑得那麼大聲？』

『沒什麼，實在沒什麼。你試著想告訴我你打算把懷特卡農莊給柯納和麗莎？』

『我沒這麼說，妳也別讓他們這麼想，至少我現在還沒死。』他的目光在兩道白眉下注視著我，

我這才明白為什麼他給我的感覺像柯納，為的是那種眼神，而不是別的。馬修．魏士洛也和柯納一樣，喜歡用這種眼神看人。『我要知道妳為什麼覺得這麼好笑。』

『抱歉，我只是想到柯納。』

『柯納怎麼啦？』

『你可曾告訴他，你的遺囑會使他受惠？』

『我沒說，也不准妳說。我只想坦白告訴妳，或許該等妳回來久一點再告訴妳。妳知道茱莉快回來了嗎？』

『是的，麗莎告訴我了。』

『我寫信要她儘早回來，這孩子也願意，等她回來，我要把這事弄定。還有艾沙克——妳記得艾沙克？』

『不——不大記得了。』

『艾律師，是我的好朋友，相信妳見過他。』

『喔，是的，當然，我現在想起來了。』

『他二十二號會來。』

『二十二號，那天是你生日，可不是？』

『太好了，虧妳記得。』他顯得非常快活。

『麗莎計畫開一個宴會，她告訴我。屆時茱莉也同來了，大家都在一起。』

『對，全家團圓了。』他淘氣的咯咯笑。

我抬起頭看他，剛才戲謔的神情消失了。『爺爺？』

『嗯？』

『你打算在那天宣佈？』

『妳以為我那麼喜歡談我死後的事嗎？』

我朝他笑。『這話是你先提起，你要告訴我原先的想法。但是爺爺——』我盡力不使自己聲音變得太急促——『如果你有這個意思，何不讓柯納成為你的繼承人……你會告訴他嗎？』

『那我成了什麼樣的人了？』

『這——對我而言，會覺得好過些。』

『妳會好過些？妳這是什麼意思？』

『只是他——他多少有點恨我，這你也不能責怪柯納。你該知道，他心中有這份期盼。』

『如果他這麼想，』爺爺乾澀地說：『那麼他也太樂觀了。』他注視著我的表情，接著又大笑：『安娜蓓兒，我自會處理自己的財產。如果我要作弄他人，他人不會好過，我的意思妳清楚嗎？』

『非常清楚。』

『好，這事妳就不要再過問。』

『是的，你的決定總是對的。』

頓了一下，他似乎要斟酌怎麼說，可是一開口，似乎欲言又止：『妳知道，我一直希望妳能嫁給柯納。』

『是的，我知道，我很抱歉，爺爺。』

『對我而言，這是最好的答案。』

『站在懷特卡農莊的立場是的，可是站在我的立場卻不是。爺爺，說實在，這是行不通的。』

『好，我們不談這個。』

我微笑著說：『八年前，我猜你並沒有要我嫁給柯納的念頭。』

那雙年老的眼睛突然變得精悍銳利。『當時我甚至沒想到懷特卡農莊的未來要傳給誰。』他眼睛發亮問道：『如果我給柯納呢？』

『是威脅還是賄賂？』

『都不是，如果是這樣，我得想想妳的未來。如果這地方是柯納的，妳會留在這兒嗎？』

『我如何住得下去。』

『這就是最讓我難過的地方。』

『天啊，你用不著擔心我。我有媽媽留給我的錢。』

『而懷特卡農莊呢？』

我沉默了。

『妳不在意。』

『我——不知道。隔了八年再回來，我很難去期盼。』

『好吧，我很高興妳能面對。妳知道，我生活在懷特卡的日子也不多了。』

『我知道，只要爺爺在，我就在懷特卡一天。』

『孩子，妳回來了眞好。妳不知道，我覺得有多好。』

『我無需告訴你，回家有多溫暖。』

『我們往下走，到河邊的草原吧，那兒有一匹幼駒妳一定喜歡看。』

我們走入小徑，嗅著一路草香。小徑的盡頭，有一扇打開的門，門內野地開滿了金鳳花和杜鵑花。一匹灰色母馬朝我們走來，牠身邊有匹幼駒，眼神溫柔機警，像一匹小鹿。

『小馬眞美。』

『可不是嗎?』老人聲音裏有著滿足和愛。『這匹母馬是極優秀的，叫白朗黛，三年前我從佛瑞特家買來，佛瑞特家的馬都是血統優良，經常在比賽得勝。』他拍了拍母馬的脖子。

『小馬叫什麼名字?』

『現在還沒取名字，等以後飼主再給牠取名。』

『以後會把牠賣了嗎?』

『是的。以後妳恐怕在這兒找不到馬騎了，下個月，所有的馬將出售。』他大笑。『如果妳去跟佛瑞特先生提出要求，借他的馬騎騎，或許他會答應。』

母馬走來靠近我，小馬也走來了。母馬用頭摩挲著我。

『佛瑞特先生?』

『怎麼啦?安娜蓓兒?』爺爺好奇地看著我。『妳的臉蒼白得像張白紙一般!妳怕母馬嗎?』

我有意笑了笑。『怕牠?多荒謬!來，白朗黛……』我伸出微顫的手摸摸牠的頭，母馬輕舔著我的皮帶。小馬也走了過來，站著瞪視著我，慢慢挨近我，我心裏怕得哆嗦。

我別過頭，不去看爺爺困惑、好奇的目光，很快說道：『我以爲佛瑞特先生在義大利。』

『強尼‧魯斯告訴我，這星期他會回來，我想他會把義大利那邊的房子處理掉。』

我推開母馬的頭，像推開一隻大象那麼困難。我不安地說：『我——我聽說，大宅邸燒毀了——而且所有的——』

『不，他現在計畫重建西小屋，佛瑞特先生告訴我，魯斯會爲他照管，他從去年和強尼一起整理花園，我相信他一定開始實施他的計畫了。』

『是的，柯納他說過。』

柯納的聲音從小徑後傳了過來，喊道：『馬修伯公?安娜蓓兒?』

『在這。』爺爺喊道。

那匹母馬咬著我的裙角，我用勁拉扯。爺爺皺了皺眉毛。『安娜蓓兒——』

柯納適時走來。『我想你一定帶她到這兒來了，我要來這兒修個小馬欄。』

我看到他眼中閃過有趣的神情，伸手把那匹母馬從我身邊拉走。『走開！』我這才鬆了口氣。小馬跟著母馬，慢慢踱到林子裏去，爺爺的目光，一直目送小馬消失到林子裏。『很美的小馬，是不是？』

『的確是的。』柯納同意地說：『才一歲……』

爺爺這時說：『剛才我才告訴安娜蓓兒，如果她想騎馬，該去看看佛瑞特先生。』

『佛瑞特？呃？他回來了？』

『還沒有，會在這週回來。強尼・魯斯告訴我，他把義大利那邊的別墅賣了，現在要搬回西小屋住。』

柯納站在我身邊，靠著大門，他瞟我一眼，隱隱含著笑意。『安娜蓓兒，妳眞幸運，他會讓妳騎那匹叫「大山」的小雄馬。』

我仍在發抖，卻不願讓柯納再取笑我，我立刻裝著興致勃勃地說：『他眞的肯嗎？那太好了！』

柯納睜大了眼睛，爺爺馬上接口。『當然他會，現在就過去看看好嗎？』

『我好喜歡。』

『不能等等嗎？』柯納說：『妳看來累了。』

我看看他，有些驚訝。『我好好的啊！』

柯納好整以暇站直了身子，他動作自然得像呼吸一樣。

爺爺說：『來吧，我親愛的。柯納，也要一起來嗎？』

柯納搖搖頭。『不，我有很多事要做。』

『那麼妳呢？』老人看看我。『還是改天妳自個兒去，妳知道那地方，就在樹林後面。』

『對，』我說：『我知道，我現在一個人去。』

我只想趕快跑，能一個人靜靜，甚至不想回到屋子碰到其他的人。我一邊說一邊轉身走開，一瞥之間，看到柯納的臉上，流露出憂慮的神情。突然意識到，他是有意過來看看，也好在有他解危。否則，和爺爺談太久，難免會露出馬腳，因此他下來讓我離開，或要魏士洛老先生先走……。

但只要他來，就免不了想戲謔我。我想了想，又改變了主意。『算了，我還是回屋去。』

爺爺困惑地看著我。『孩子，什麼事激怒了妳，怎麼了？』

突然我嚷了起來。『沒什麼，眞的沒什麼。柯納是對的，我累了！回來眞好，每個人都對我好……太好了。但是，我也累了，許多事情都來得太快了。』

我們走回小徑，柯納在我們身後關上門，然後他攙著我們的手。

『我們可以了解，妳該累了。晚飯前好好休息。』

柯納溫和地說，爺爺迅速地看看他又看看我，再看看柯納。我知道，爺爺心裏一定誤會，於是我

抽出被柯納攙著的手，轉臉對老人說：『我們來玩遊戲板如何？』

他臉色一亮，笑了起來。『當然好，妳還記得怎麼玩？』

『我怎麼會忘？』（麗莎爲我惡補：安娜蓓兒常和祖父玩遊戲板，那是一種老式的遊戲，妳知道嗎？很好……。）我加了一句：『爺爺，我還記得你欠了我好大一筆錢呢。』

『胡說，我一直贏的。』

『好吧，』我高興地說：『過了八年，我玩技大進，說不定贏了你的房子和土地，你可得小心！』

爺爺咯咯笑著，我感到身邊的柯納變得有些僵硬，他突然說：『妳今天也累了，今晚就不要再談了。』

爺爺問起柯納一些事，兩個男人隔著我互相交談，我們三人慢慢走回庭院。柯納在伯公面前，神情充滿魅力，既輕鬆、自然，又熟稔，顯然對老人很巴結。

爺爺說：『你要修單馬拉的橇，我幫你一起做。』

柯納粲然一笑：『別再做這些事啦，盡逞強，惹得大家都擔心！』

『你們太呵護我啦，我也沒那麼老嘛，我可不要你們把我當個女孩子那般嬌養。』

柯納笑道：『那可不，現在的女孩子也強悍得很呢！安娜蓓兒，妳還會開曳引機嗎？』

『當然囉。』

我們走到前面庭院的大門口，有輛福特汽車停在那兒。

『想一個人開車兜兜風嗎？』他溫和地說。

我端詳他一陣子，然後微笑了，他的話正合我的心意。

第八章

晚餐與爺爺和麗莎共餐。爺爺精神極好，經常和我談些往事，麗莎非常憂慮看著我們，但我卻能應付得宜。柯納一直不在，近些日了，他在外面工作得很晚。

晚飯後，爺爺回書房寫信，我幫著麗莎洗碗盤，比斯太太五點就下班，在廚房幫忙打雜的女孩擠完牛奶之後也回去了。麗莎和我沉默地在廚房內工作，我很疲乏，心神不定，她一定意識到我不想說話，還不到九點，我就上樓回到自己房間。

我坐在敞開的窗子旁，窗外的玫瑰散發著香味，我心中一遍遍想著今天發生的事，置身在屋中，就像關在籠中的小動物一樣。

夕陽下山，天光暗了下來，天黑之後，氣候愈來愈冷，可是天空仍然清朗，不久，一輪明月東

升。

萬籟俱寂，我聽到屋頂上有鴿子走動的聲音，下面的花園，傳來紫丁香的芬芳。一隻蛾的翅膀拍打我的面頰，一隻蝙蝠凌空飛過。下面花園草地蹲著一隻黑白花貓。我不耐煩地用手背撫了撫面頰，摸索著香煙。在這寧靜的晚上，聽到下面院子裏響起男人的脚步聲，還有開門和關門的聲音，然後沉靜了好一陣子，柯納可能用過晚餐，然後走了出去。

我迅速披了一件薄衫，抓了一包煙，塞到口袋裏，然後走到樓下去。

麗莎正在清洗柯納用過的碗盤，我很快地說：『我準備出去散步一會兒。』

她難免有些好奇，但點了點頭，我走了出去。

在往河邊草地的斜坡小徑，我找到了他，他帶了一捲鐵絲，還有槌子和鉗子。聽到我匆忙的脚步聲，他回過頭等著我，朝我打招呼，臉上掛著微笑。當他看到我臉上的表情時，他的微笑消失了。

我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柯納，我得見你。』

『好。』他聲音帶著警戒。『怎麼？有麻煩。』

『不——至少不像你想的。可是，有件事我必須說，今晚得和你直說。』

現在，我和他很接近了，清楚看到他眼上沾著厚厚的塵土，臉上變得僵硬，甚至帶有敵意，他武裝起自己，準備迎戰即將發生的一切。我想，只要妳和他站在同一陣線上，和他合作是很好的，可是他懷疑起妳搞鬼時……。

『怎麼？』他說。

我本打算條理分明跟他把話說清楚，可是見著他，我又驚惶了，一開始就提出結論。

『你該明白，不能再下去了。』

他紋風不動站著。『妳這是什麼意思？』

『我要說的，就是這場遊戲該停止了！我們都瘋了！』

他沒有反應，只是沉默。

『我們——我們得想其他的法子——告訴爺爺——我相信我可以想辦法！甚至我可以走——』

我聽到他呼吸急促，猝然說道：『妳想這樣就走了嗎？妳想爺爺會喜歡妳就這麼一走了之嗎？』

『不，不，不！』我聽著自己聲音提高，我們所站之處，離下午那扇門不遠，我往後退，一隻手放在大門上，緊緊抓住，好像這樣才能穩住自己，聲音震抖地說：『柯納……我很抱歉……』

他聲音好冷。『妳歇斯底里！』

無疑這也是眞的，我無話可說，他放下鐵絲和工具。不快的聲音，就像我曾聽過的。『我親愛的，妳很遲疑不決，是不是？』

他的聲調陰冷可怕。我瞪視著他。『你想威脅我是嗎？柯納．魏士洛？如果我不想幹，又怎麼樣？』

這時天色完全黑了，他的肩膀靠著門，神態似乎十分悠閒，只憑感覺，甚至不用眼睛看，就知道

他仍盯著我，那種眼光，充滿警戒，甚至充滿仇恨，可是他口氣卻輕淡地說：『親愛的，妳怎麼說我威脅妳？我們一塊住在這兒，也一塊工作。我不能讓妳忘了我們的……協議……，而且是這麼快就忘了。到目前爲止，妳做得相當好，甚至比我預期的還好，妳就這麼做下去，直到我——當然，還有妳，都得到了我們想要的爲止。這樣公平了嗎？』

『喔，非常公平。』

月亮這時必定在密密森林後面升了起來，我瞥了一眼河面就知道了。那匹母馬，離此三十碼遠處，正抬著頭，注視著我們。小馬立在牠身旁，也在注視著。

『我想……』我開口。

『怎麼？』

我慢慢說道：『我不知道你要我做到什麼地步？才能滿足你所要的？』

『有時我自己也這麼想。』他笑著說：『妳能做到什麼程度，也許連妳自己都會感到驚訝。妳能分辨，什麼事是妳能做的，或是妳不能做的，是不是？』

『我們都很清楚目前的處境，是不是？』我從口袋掏出香煙。『抽煙嗎？』

『謝了。倒是妳抽得太多了，是不是？』

『我想是的。』

『妳開始難免驚慌，做了些妳不想做的事。總之，發生什麼困難了？我這兒有火柴。』

點火的一瞬間，我看清楚了他的臉，那張臉只凝神於工作，卻沒有任何一絲人類表情的臉，不知想著什麼詭計，甚至讓人感到危險。

火柴的火焰熄了，他開口說話時，聲調並不溫和，我想我不會弄錯。『妳該清楚告訴我，什麼事使妳這麼困擾？總有什麼事吧，是不是？還是下午關於馬的事？我來的時候，看到妳對馬怕得要命！』

『是嗎？』

『妳若不想去佛瑞特家騎馬，根本不用去。』

『我不知道，好吧，但不是這個。』我站在他身邊，也倚著大門，深深吸一口煙。『我很抱歉，一開始就覺得情緒不對，並不是要讓你失望。這一天——我過得很糟，現在我想解釋，很理性來談。』

『親愛的，繼續往下說吧，我在聽。』

『柯納，我要談的是這事一定得改變。』

『改變？怎麼改變？妳從什麼時候這麼想的？』

『自從和爺爺在這兒談過之後，就有這想法。』

『我想，那時妳只是被馬驚嚇過度了。』我聽他吁了一口氣。

『不。』

『呃？』

『柯納，問題是，你用我這著棋並無意義。因爲，他有意把懷特卡農莊留給你。』

『什麼？』

『他是這麼說的。』

『他這麼說？』

『差不多如此。他律師週五就會來這兒，你知道嗎？』

『不，我不知道。』他有些昏眩，聲音顯得相當混亂。

『呃，茱莉週三來，艾律師週五來。我想，爺爺想在他生日那天全家團聚，他還說要把這事弄定，不知會不會宣佈遺囑。』

他動了動，大門發出吱嘎聲。『這也只是臆測，他還說了些什麼？有關懷特卡農莊安排的事？』

『不多——，可是柯納，這樣也够了。他現在考慮把懷特卡農莊留給我，但他也獎勵你。』

『他怎麼說？』

『他說你一直像他的兒子一樣，這些年來，他不能沒有你。如果全把懷特卡農莊留給我，這樣太不公平。』

『那麼茱莉呢？』他呼吸急促地問。

『他沒說。我想進一步問他，但他沒有清楚回答我，我也不便催逼，他寧可讓我們去猜，是不

是？』

『是，他就是這麼可惡！』他突然憎恨地開口，我手正要把煙送到嘴邊，突然停在半空中。想想今早他跟老人談話是多麼和顏悅色，神情充滿魅力，和現在的憤懣相比，叫人不可思議。

我溫和地說：『柯納，你難道看不出，他老了嗎？也許，他的思想不像以前那麼敏銳了，我相信，他一定會公平處理，只是還沒有妥善想好該怎麼辦，但現在他快要下定決心了，所以他把艾律師找來。』

我看得出柯納內心掙扎得很痛苦。『如果他下了決心，或許正是妳到這兒來……，他知道妳回來，所以才決定把艾律師找來。』他抬起頭。『這麼一搞，是弄巧成拙了，把原要給我的給了妳？』

『你要相信，他不會做這麼不公平的事。他一直問我，如果在我離家八年之後，他仍把一切都留給我，這麼做公平嗎？他認爲你對懷特卡農莊付出了太多心血。』

『他眞這麼說？』他長吁了一口氣，然後笑了起來，笑得非常狂蕩。『後來妳又怎麼說呢？』

『我說不想繼承懷特卡農莊，但爺爺很驚異。』

『他當然會驚異，安娜蓓兒是不會分一分錢給我的。』

『呃，』我說：『這八年來，安娜蓓兒也該學了很多，可不是嗎？』

『妳知道嗎？』柯納慢慢說道：『妳比安娜蓓兒善良得多了。』

『因爲我鼓勵爺爺把那可憐女人的財產給你嗎？』

『不。我由衷相信妳要把懷特卡農莊給我。』

『也許你不相信，我是非常唯利是圖的。』我愉快地說。

他不理會。『妳說，安娜蓓兒在這八年之間，也學了不少。妳怎麼會這麼想的？』

我知道他沒有看我的臉，我望向別處，簡短回答：『答案很簡單，因為我是個女人。』

一陣沉默，我聽到馬走近的聲音，牧場盡頭河上，不知漂流著什麼，這兒安靜得有些鬼氣森森。

那匹小馬，現在也隨著母馬往上走，愈走愈近。

『真沒提到茉莉？』

『沒有。』我扔了煙蒂。『他一直要我在你面前什麼都不要提，可是我希望你能改變我們的……計畫。』

他沉吟著說：『我還是不大懂，如果妳說的屬實，這太諷刺了，把妳弄到懷特卡農莊倒是絕大麻煩和冒險，妳不安的情緒，隨時會爆發出我的野心。可是，我還是弄不懂。』

『我想我懂。由我來說吧！這幾年來，他心中雖相信安娜蓓兒很可能死了，但還維繫著一線希望。你一直堅稱安娜蓓兒死了，他知道你心裏想要懷特卡農莊，所以頑固地不願相信，但內心已相信了……。』我頓了一下。『好，現在我回來了，他發現一向的堅持是對的。如今，他認為自己是該下決心的時候了。』

『也許妳是對的。』

『還有，』我說：『還有一事我能確定。』

『是什麼？』

『我想他曾計畫你成為他的繼承人，或者和茉莉一起繼承，可是，安娜蓓兒回來，卻動搖了他的決心，他意識到該把這事定一定了。』

『妳說得對。我的天，妳說得對！』

『我很確定。』

『不知他怎麼安排茉莉。』

『他寫信邀茉莉回來，你知道嗎？』

『不知道。』我聽到他的聲音有些扭曲。『妳來到此地——不到十二小時，而他告訴妳的比跟我說十二個月還多。』

『柯納，求求你，別這麼說。』

我脫口而出，想不到他大笑起來，聲音很輕快。『好，親愛的，我們且走且看。妳是對的，不管如何，諷刺與否，我仍要說妳是我的幸運之星！』

『我不知道。如果我沒來這兒，你倒更幸運些，你本已得到你所要的。』我半側著臉向他，喉嚨有些發緊。『柯納……我要說的還沒啓口。』

『還有什麼？妳仍在生氣？還是擔心我會剔除妳？放心，寶貝，我仍守協定，絕不要怕，妳仍會

得到原先協議的那部分。』我聽到他聲音中的笑意。『至於其他方面，甜心，我無法信任妳，妳會對我造成很大的傷害。』

『不，我不是擔心這個，我也不會傷害你。我告訴你，我只是想走。』

『走?』

『是的。我要離開，現在就走。』

他茫然說：『妳——瘋啦!』

『我沒瘋，顯然你已經不需要我了，所以——』

『妳聽我說——』

『不，柯納，請你聽我說下去!這是眞的，如果我沒回來，你可能得到這兒的一切，換句話說，我回來了，反而使爺爺另做決定。不管他怎麼決定，這遊戲已不值得玩，而且也無此需要，我也沒有任何必要留在這兒，實在該走了。不，求求你，別生氣。你知道，如果你仍有需要，我並不會拒絕你。但現在情況不是。我——我走，我不能接受這協議，連今晚都撐不下去，難道你無法接受這事實嗎——?』

『我什麼都沒接受!』他說。我們又回到過去劍拔弩張的局面。『如果只爲了良心不安，那用不著，妳回來對大家都有好處!』他頓了頓，又開心地加了一句。『現在，求妳行行好，放輕鬆點，我們誰也沒受到傷害。妳回來之後，老頭子像長了兩條尾巴的狗一樣，歡喜得不得了。』

『我知道，可是——』

『妳現在怎麼能走呢?叫人們——更別說魏士洛先生怎麼想了?妳又能編出什麼樣的藉口?』

『這很簡單。今晚我告訴爺爺，回來只是想見見他，繼之一想，又覺得回來很傻……因爲你，見到你很尷尬。他可以接受這理由!他會想，我知道他打算把懷特卡農莊留給你，心中很彆扭。』

我等了一會兒，他沒說話，我又說：『柯納，這樣最好，會成功的。我們好好想想跟爺爺怎麼說，到了明天，我們就可以走了，星期三我去新堡，也許爺爺生日還會回來，然後可能到倫敦。如果老人家病了或有什麼事，我還會回來。』好幾回，我快控制不住自己，不得不頓住，喉嚨哽咽，穩定一下呼吸，但我的聲音像在哭泣。『柯納，你——你不需要我再留在這兒。我走，對你只有好處，難道你看不出來嗎?如果我走了，他就不會留什麼給我，全是你和茱莉的。』

在黑暗中，他很快動了一下。『別再說了!』他猝然說道：『妳情緒很不穩定，今晚妳是怎麼啦?妳很清楚這些全是胡扯，妳這一走，要我們如何解釋?妳現在又能找出什麼好藉口?妳該像個明理成熟的人，不要總像情緒不成熟的小女孩。』

『我告訴你——』

『噢，別傻了。』他聲音中有著怒氣。『當妳回到這兒——妳，安娜蓓兒，必然會料到，來此必定會面對我。現在妳來來又要走了，魏士洛老先生將會怎麼想呢?——他不是傻子，他會懷疑我。這一回他絕不會原諒我。不會的!』

『呃，我了解。那麼我們再想想其他法子——』

『我告訴妳——不行！其一，我們還不知道遺囑內容，或許又另有一份新的遺囑。就算妳說得對，明天妳若走了，老先生還會如以前一般對我？妳以爲，我會喜歡他把財產分成三份而不是兩份？如果妳留下來，我們依照約定，妳那份也是我的，我得三分之二。若妳走了，算我幸運，最多得一半，和茱莉對分。……現在我談的是錢，我需要錢來經營這地方，這理由很簡單。』他的手握住我的手。『所以，親愛的，妳留下來，繼續扮演可愛的安娜蓓兒，也會得到她母親留給她那份錢。這樣說夠清楚了嗎？』

『不！』

『親愛的，別老孩子氣的鬧了，我已經說得更清楚了，無論如何，妳只管照我的話去做。』

『不。』

沉默。

我顫抖著說：『我不是不懂，而是不願。』

有一陣子，我認爲他的靜止是一場暴風雨即將爆發的前兆，他雙眼凝視著我，好像要穿透黑暗，讀出我臉上的表情。

他慢慢的說：『妳仍然未告訴我全部的理由。一定有什麼事嚇著妳了，是不是？……不……原因不是馬，一定有什麼很重要的……』

聲音中的怒氣消失了，轉變成機警和好奇。不，不止於此，那聲音還摻著某種沉吟。

但我仍怕他動怒的神情，慌忙說：『並不是什麼事嚇壞了我，只是……，我告訴過你，我這一天過得很糟……。很抱歉，別再問我什麼問題了，求求你！今天我爲你做得已經够多了，求你體恤我點吧！』

突然，我一抬眼看到澄空高掛一輪皓月，樹影森森對著我們。我可以清楚看到他臉上的表情，儘管他貌似愉快，但那層表面下卻隱藏著黑暗，黑暗中裏著許多陰謀，我立刻深刻地意識到他心思中令人寒毛倒豎的恐怖感。這時，他那明亮的黑眸在注視著我。

然後他以異常溫和的語調說：『妳這話當眞？眞的要放棄，離開？』

『是的。』

『很好，我親愛的，就照妳的想法吧！』

我幾乎驚跳起來，他微笑，我十分疑惑地說：『你的意思是，眞願意成全我？讓我走？放棄這計畫？』

『如果妳要如此。』他頓了一下，又十分好心加了一句：『現在就做，妳去跟祖父說，妳根本不是安娜蓓兒，我們告訴他妳叫瑪麗•格雷，只爲了想過安適的鄉間生活，才做這份工作。我們三人共同設下這陰謀。麗莎和我，本是他最信任的人，卻在暗中反抗他，而且整日在背後嘲笑他。我不知道，下午妳在他臥室中發生了什麼事，但我想像他相當敏感，是不是？』

兩匹馬又走近了，穿過森森樹影，浴在銀色月光下。

最後我說：『是的，我們不該開始的。』

『甜心，但是妳已做了。』

『如果我們這時告訴他，他會受不了這麼沉重打擊，是不是？』

『差不多，再一次沉重打擊，都會使他發生中風致命的……。我們並不願意他死亡——是不是？』

『柯納！』

他大笑。『別擔心，甜心，我們的計畫可不包括這點，我只是要妳清醒清醒，看清事實。』

『你威脅我。』

『隨妳怎麼想吧，如果我渴望要什麼，我一定會得到，絕不改變。』

我不假思索猝然說道：『事實上，你以前幾乎要謀殺了安娜蓓兒。』

接下來好長一陣沉默，他伸直身子。『呃，二加二妳就等於五了？可不是嗎？』他一手抬起我的下巴，在月光下看著我的臉，嘴角仍漾著微笑。他英俊的臉龐，正是每個女學生的夢裏情人。

我別過臉，他繼續說道：『別和我作對了，甜心，好不好？我們正在推動計畫，別讓我失望好不好？不愉快的過去忘了吧，可以嗎？到早上妳就會覺得好好的了。』他的手撫摸著我的臉頰，淺淺笑著。『瞧瞧，我選擇的是多好的女孩兒。讓我吻妳？』

『不，今天下午——』

『好不好？答應我。』

『柯納，這一天我做戲做夠了，我好累，讓我走吧！』

他不依，反把我摟得更緊。『爲什麼我們要浪費時間爭吵？妳知道我爲妳瘋狂，瘋狂啊！』

『但你卻用自己的方式表現，』我乾澀地說：『像一個統治者。』

他輕笑一陣，好像我說了什麼好笑的笑話，卻又把我摟得更緊些，他的聲音在我左耳畔像耳語般。『妳的髮絲在月光下好美，我——』

『噢，柯納，不要！』我有些絕望地說：『柯納，我好累——』

那匹灰色的母馬，這時一步步朝我們這邊走來，突然把牠美麗的頭，橫亙在我們之間，一邊嚼著青草，有根草莖掉在柯納白襯衫的前面。

他鬆開了手。

那匹母馬以馬頭摩擦著我，我的手輕抵牠口鼻部。我說：『別生氣！牠——一定很嫉妒。』

他沒回答，退身拾起工具和鐵絲。

我很快說：『柯納，請你不要生氣，很抱歉今晚我很傻，因爲我很生氣。』

他站直身子，轉過身來，看來並未生氣，但臉上無表情，他看著我和母馬。

『顯然妳怕馬。』

我把母馬的頭推到一側，走離大門。『告訴過你不是的，牠一直那般溫柔，是不是？』

他站在那兒，注視著我。過了一陣子，他乾澀地說：『好吧，妳自己拿捏住分寸。』

『我知道。』我疲憊地說：『我自有分寸。』

我轉身離去，他仍定定站在小徑，手裏還拿著鐵絲圈。

通往佛瑞特故宅的小徑，看來似有百年無人跡。

我也不是有意前來，只是想避開柯納，也不想和麗莎在一塊。我不由自主，快步走出屋子，來到這兒，沿著河邊小路，就走向佛瑞特老宅。

腳下青苔寂然，左邊河水粼粼閃光引領我往前走。小徑旁大樹蓊鬱，沿河堤濃蔭深垂，在月光下枝葉交錯，腳下踩著沙沙落葉。沿著小徑往上爬，聞到紫丁香、野蒜和花香味。

推開一扇門，就是佛瑞特家的土地，這一帶林蔭更濃更暗，空氣像是靜止，廣大的樹林竟沒有一點聲音，只有潺潺流水聲。

如果你不知道這兒有棟房子，很可能沒注意到。那房子隱在小徑後的林中。一隻貓頭鷹低空飛過，像一片飛動的黑雲。這時我看到屋頂一角的月亮，有著一排石階鋪陳而下。我轉彎離開小徑，踏上淺淺階梯，不時撥開杜鵑。我看到那棟小巧的夏屋，呈十八世紀的建築風格，佛瑞特家的品味是非常浪漫，是個方形樓閣，前有細緻愛奧尼亞式柱子，地是大理石，三面環以寬廣的座位，中央放置一

張桌子，我用指尖摸了摸，桌上佈滿了厚厚的灰塵。我想在盛暑艷陽高照的時節，坐在這兒，滿眼綠蔭照人，遠眺小河潺潺，景致一定很美。如今這房子荒蕪已久，鬼氣森森，鴿子做巢，或者有一、兩隻黑鳥或貓頭鷹宿在屋頂上。我轉身離去，步下淺淺階石，又走回小徑。

我遲疑半晌，幾乎想往回走。但這一天來積鬱的情緒仍壓在心頭，森林卻寧靜清新。雖然這兒不盡舒適，卻很幽僻。

我再往前走，月色愈來愈明亮，小徑彎離了河旁，此時我可以清楚看到前面的路了。林木漸稀，小徑旁以杜鵑爲籬，西洋杉高聳入夜空，在月光下投下深長的黑影，在一排杉樹後面，就是佛瑞特大宅了。

我看清自己站在前面花園中。杜鵑樹叢怒長，形成人造藩籬，裏面仍可見昔日栽種的植物，我聞到玫瑰花香甜氣息，踏著夜露濕潤的青草。

大樹掩映，使月光無法勾勒出這棟老屋斷垣殘壁的陰影。在屋子一端，屋頂和煙囪倒還完好。

我走過濕濕的草地，一階階走上臺階。聽到某處貓頭鷹驚呼聲，當時我隱隱看到廢墟的黑洞洞的窗子。我猶疑了一會兒，慢慢爬上階梯。或許，再走幾步我就會遇到鬼……。

但什麼都沒有。我從長長窗子往裏瞧，依稀可以想見昔日情況……。客廳部分，還殘留著可愛的火爐。書房的兩面牆上，一排排書架猶存……。我轉身而返，昔日繁華煙消雲散，腳下踩過的野草窸窣作響。頓了一陣，我走到階梯旁，猶回顧一眼這老屋殘骸，使我想到柯納描述和介紹，曾是發了東

方財商人精美大宅邸，百年風華，可惜付之一炬。

突然，我聽到灌木叢邊枯葉沙沙響了起來，好像有個沉重的身軀走過滿地落葉。我嚇壞了，朝聲響處望去，心怦然劇跳，我的手突然僵住了……。

原來是隻肥胖的母羊，在杜鵑叢中鑽出一條路來，牠看到我停住脚，抬起頭，露水滴在牠剪過的羊毛上，濕漉漉一片。母羊身旁還帶了一隻小羔羊，小羊咩咩叫了起來，叫聲在樹林中回響，霎時消失在灌木叢中，像幽靈一現。

我發現自己全身都在發抖，連忙快快走下階梯，穿過森林中的空地，然後匆忙走過黑暗小徑，經過杉木黑影下，再折到河邊小徑，沒入一片森林暗影裏，這時我眞想回家了。

我往旁轉向主要車道，兩旁以杜鵑花爲籬，最後我看到寫著『懷特卡農莊』三個字的標誌，路旁已有矮牆圍繞，這才定了心。

第九章

在昏沉午後喝茶時間之前，茱莉到了。沿著壕溝，到處都可以聞到乾草的香味，還有遠處曳引機的操作聲，那聲音一如蜜蜂在玫瑰花上嗡嗡作響。曳引機的聲音喧鬧著，以致使得汽車駛來我都沒有注意，一直到麗莎來說：『車剛停在門口，一定是茱莉。』她咬咬下唇。『不知誰帶她來的？也許在火車上遇到了比爾・范韋克。』

我想了想說：『我不會擔心，這沒什麼。』

『我也不擔心。』她長長看了我一眼，然後點點頭，緊抿的嘴綻開微笑。我來懷特卡農莊這兩天，麗莎很少來打擾我，似乎把我對她說的話銘刻在心，也許她眞想相信我就是安娜蓓兒。無論如何，她把我當成天才。

『我出去見她，』她說：『妳要來嗎？』

『請吧，妳先見她較好。』

我跟她走出去，我站在廊蔭處，她則走到陽光裏。

茱莉坐在一輛敞篷車的駕駛座旁，她叫道：『麗莎！回來太好啦，爺爺好嗎？她來了嗎？別介意唐納，這是他的車，他不放心我開車，他說我是世界上最可怕的駕駛。我請他來我家住，相信妳不介意吧？她來了嗎？』

茱莉穿了一件白襯衫藍裙子，纖腰上紮了一條栗色粗皮帶。衣著款式雖簡單，但價格均不便宜。她的髮絲在陽光下像絲一般亮，並有一雙澄清如翦水灰綠色眼眸，皮膚曬成小麥色，裸露出的手臂很長，皮膚也像是琥珀般的顏色，一條金手鍊掛在她纖細的手腕上。

她緊握著麗莎的手，揚聲大笑，但我注意她並沒有吻她。茱莉狂熱的歡迎並非針對麗莎，而是她自己個性的一部分，她熱情率直，坦然無隱，接近她的人幾乎被她熱情之火融化。

她放開麗莎的手，一旋身，轉向一個男人，這時我才注意到 。茱莉叫道：『唐納 ，過來見見麗莎！』

這個叫唐納．希頓的男人，後來我知道他二十七歲，看來卻不止這個年齡。他像個蘇格蘭人，有一張長臉，顴骨很高 ，並有一雙優柔寡斷的褐色的眼睛 。那雙眼睛，隨著心情，有時明亮，有時黯淡，顯然唐納心情變化萬端。他臉色突然改變，就像一扇門驟然打開，迎進一屋光燦燦陽光，嘴角掛

著迷人的笑靨。他有一頭美好褐色直髮，在陽光下變成紅褐色。他看來溫和、聰明。

茱莉愉快地說：『茱莉，這是唐納．希頓。親愛的，這是麗莎．狄莫特。我告訴過你，她也算是我親戚，是個棒極了的廚子，你一定想不到！麗莎，他可以留下來，是不是？』

『當然，』麗莎說。『你一路開車，把茱莉從倫敦帶來嗎？你一定很累，不過正好趕上喝茶時間。』

『我在電話告訴爺爺唐納會帶我來。唐納對羅馬遺跡十分有興趣，他曾在西伍德朋那兒看羅馬人的——』

『碉堡。』唐納說。

有一陣子，麗莎沒有什麼表情的臉孔流露出一點感情，我看到她對茱莉和唐納笑了笑。

『歡迎你，唐納。』麗莎溫暖地說：『不麻煩的。』

『妳太好了，但我實不想給妳添麻煩。』唐納說。

『喝茶嗎？』

『謝謝妳。』

『我好高興安娜蓓兒回來了。唐納，你就在這兒住定了。我這人太糊塗，忘了事先告訴麗莎一聲，爺爺就說我是個漿糊腦袋。麗莎，我等不及想見見安娜蓓兒，她在那兒？』

我還不及從陰影處走出來，茱莉就轉過身來，唐納回過頭，看到我站在那兒。我本想裝出驚訝，

甚至震驚的樣子，但在這個時候，卻接觸到唐納的眼光，我不知唐納做何想，我感到喉嚨好乾澀。

茉莉看到我，我看到她睜大了眼睛，我走到陽光下，茉莉驚呼：『安娜蓓兒！』她奔過來展開雙手一把抱住我，並且吻著我，一邊熱情地對我說：『安娜蓓兒，妳這個魔鬼，妳走了，我們都不快樂，我眞恨死妳了。好在妳沒死，眞想不到妳終於回來，我一直不敢相信。噢，這太棒了，妳回來了！』她輕輕搖著我。『說些什麼吧，親愛的，否則我會以爲妳是個鬼魂呢！』

我看看茉莉，突然感到很無助，畢竟，我該說什麼好呢？

我清清喉嚨，擠出一絲微笑，腦子裏只有一個念頭。『妳——妳長大了。』

『我想是的。』茉莉坦然說道。

然後我們大笑，也許笑聲太尖銳了，我看到麗莎瞧著我，微張著嘴，她是個差勁的心理學家，想想我此時的處境，能說些什麼呢？她希望我做什麼？

『分別多年，要說的話太多了，反倒不知怎麼說是好，是不是？』茉莉說。

『是的，千言萬語，反倒說不出話了。』我朝她微笑，並對站在一旁的唐納說：『我們進去喝茶嗎？你好，唐納！』

『抱歉，忘了爲你們介紹。』茉莉說，並爲我們互相介紹。茉莉看來非常可愛快活，她摟著我問：『爺爺呢？這麼熱的天，他不該到田裏去吧？』

『他每個下午都在午睡。』

麗莎和唐納進屋，我和茉莉則走在後面。我說：『爺爺得小心，免得再次發生中風，他不能太激動或生氣。茉莉，妳必須對他非常溫柔。我想我回來使他情緒激動了些，但他現在情況相當不錯。』

『柯納呢？』

『待會兒妳就會看到他了。』我心想，當年十一歲的茉莉，可弄得清楚柯納和安娜蓓兒之間的事。『我想他和工人們在田野間喝茶。』

『這些年妳在做什麼啊？妳看來好瘦，以前妳沒有這麼瘦的。』

『茉莉，妳十一歲時，沒有這麼多的話啊。或者妳就是這樣，是我忘了？妳是從那兒學來的啊？』

茉莉大笑。『唐納！』

『我不相信。』

『他呀，難開金口，只有必要時，才開口說幾句話，結果都是我在說話。』

『現在我懂了。』

『而妳呢？』

『我？』

『妳以前最多話了，現在卻變得這麼安靜。妳以前跟我編的故事，我至今仍記得，很有趣是不是？』我們走進屋子，她抓著我的手臂：『妳看著我的時候，我的心都碎了。』

『爲什麼?』

『因爲妳看來很不快樂。妳微笑，卻不是發自內心的微笑，這不像妳……。我的意思是，妳以前不是這樣的。』

『妳無需擔心我的感受。』

『我不需擔心?』

『爲什麼妳要在意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現在我囘來了，卻像個行屍走肉的人，妳何需在意我?』

那雙灰綠色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像孩子般天眞。『我當然關心妳，因爲我愛妳。』茱莉簡短地說。

就某方面來說，茱莉囘來使我很興奮。

比斯太太在廚房裏說：『茱莉，見到妳眞好。妳看起來好極了，我確信妳一定生活得很好。不過，妳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使妳不能常常囘來看妳可憐的爺爺。小鳥羽毛豐滿，自然離巢飛去。待會兒，我就用推車爲你們送茶點……』

接著是柯納，他方從乾草堆過來，假意歡迎著茱莉，但我知道，他對送茱莉來的那位男士非常好奇。

他和唐納見面的鏡頭，使我感到很有趣。比斯太太正推著推車出來。柯納淨了手，身上穿著工作服——一件舊短褲，敞開領子的短袖白襯衫，身上還散發著陽光和乾草的味道，他看起來棒極了!我知道他對唐納充滿好奇，可是他和唐納打招呼時，卻不流露一絲。我看到茱莉注視著這兩個男人，眼睛裏流露著好奇神情。

麗莎看著柯納，他的身高比唐納還要高三英寸左右。一霎時，她眼中流露著驕傲的神色，就像一隻母鷄孵出了天鵝。客廳中唯一沒察覺柯納混亂心理的人就是唐納，他和每人打過招呼之後，又繼續和我談話。

爺爺拄著枴杖下來了。

『爺爺，見到你太好了!』茱莉起身招呼他，見他神色日益憔悴，憂心地問：『你還好嗎?』

『別爲我擔心。妳多久沒到這兒來了?一年有了嗎?』

『才十個月，』茱莉說：『爺爺，這位是唐納·希頓。他是我在倫敦的朋友，這次駕車送我囘來。這個夏天他在西伍德朋工作，正好住在我們這兒。』

『你好?很高興你來。你在西伍德朋工作，做那一種工作?』

唐納是一名學者，帶學生做古蹟研究工作。當他囘答時，柯納雖佯裝和茱莉談話，但我卻注意到他細心聽著唐納的話。站在麗莎身邊的比斯太太，一雙骨碌碌的眼睛一直未離開唐納。

『謝謝妳，比斯太太，』麗莎說，一邊倒茶。『安娜蓓兒，煩妳幫個忙!』

『我來。』唐納很快地說，並站了起來。柯納懶懶地看著他，動也不動。

比斯太太沒意思離開，一雙黑眼珠忙著打量著唐納。柯納一直佯裝著和茉莉談笑，不時爆出笑聲。

比斯太太一直以為唐納是南方人，我很快地說：『親愛的比斯太太，希頓先生不是南方人，他是從蘇格蘭來的。』

『呃？我從未去過蘇格蘭，但你一直住在倫敦嗎？』

『是的，只是夏天常到英國各處，今年夏天則去西伍德朋。』

『茉莉，這次回來打算住多久？』比斯太太問。

『我想可能住三個星期。』茉莉笑答。

『比斯太太，』麗莎說：『電話響了，能不能麻煩妳？……希頓先生，很抱歉。比斯太太在我們家住得很久了，已成為我們家的一份子，她看著茉莉長大……』

我們吃著三明治和蛋糕，美味極了。爺爺提起唐納到西伍德朋研究羅馬……。

『研究那兒的羅馬古堡。』唐納說。

『是賀比堡？』

『是的。』唐納又拿起另一份三明治，他很有興趣望著爺爺。

這時比斯太太很快又回到客廳，像宣佈什麼大消息說道：『茉莉才到家五分鐘，就有男孩子打電話來了，他正在等著。』她把空盤子放回推車，並望著茉莉。

茉莉頓了一會，漸漸雙頰發紅。『我——我的電話？』

『是啊，』比斯太說：『是比爾．范韋克打來的。』

『是小范韋克？』爺爺說。『他怎麼了？』

『我不知道。』茉莉說著，放下杯子。『他說找我？』

『是啊，除了妳他從不找別人。』

茉莉快步走出客廳。比斯太太不住點頭，一邊說道：『他是個好孩子……』

比斯太太又打開了話匣子，麗莎忍不住打斷她。

『比斯太太，妳不必——』

『比斯太太，妳下去吧。』爺爺也開口。

『我要走了，你們好好喝茶吧！你們在倫敦，喝不到這麼好的茶的。』說著又朝唐納點點頭。『你在蘇格蘭也喝不到。現在，我要找找貓是不是跑進來了。』

『貓？』麗莎說：『是托米嗎？不，不會的，從來不准牠進來的。』

『剛剛開門，好像看到牠跑了過來。』

『胡說，都是妳自己想的，我根本沒看到這裏面有什麼貓，別再找藉口了。點心做得很好，妳準備熱水，等茉莉打完電話，她好洗個澡。』爺爺說道。

『好吧！』比斯太太無可奈何。走到門口，她又回頭說：『佛瑞特先生已經要動身回來了，或許不久就會接到他的電話。』她咯咯笑了笑，消失了身影。

大家沉默了一陣。

柯納懶懶伸出手。『圓餅做得很好吃。』

『是啊，比斯太太做點心非常拿手。希頓先生，剛才我們說到那兒了？』

『賀比堡。』唐納說道。『剛開始挖掘。』

『呃，是啊，你們找到些什麼？告訴我。或許在這一帶，也有值得挖掘的東西。最好在懷特卡農莊也能挖出有價值的東西。』

我突然注意唐納臉上閃過驚訝的神色，繼之頗為困窘。爺爺喝著茶，並沒有注意，但柯納注意到了。我看到他瞇著眼睛，不知腦子裏在想什麼。我發現唐納坐著的沙發下露出一隻黑白的貓腳。

『目前我們尙未找到什麼，但也不表示就什麼也沒有。如果你們用犁整地時，發現這兒有羅馬錢幣，請通知我們。』

當他說話時，我看到托米從椅子下面鑽了出來。

爺爺又問：『你準備在這兒住多久？』

『這項工作很特別，可能住到八月。』

我們在談笑時，茱莉走了進來，頓時一屋的人都將目光投注在她身上，每個人都想知比道・爾范

韋克說些什麼。

『茱莉，』爺爺開口說：『那孩子打電話來幹嘛？』

『沒什麼事，』茱莉輕快地說：『只是問問我這次回來住多久。』

『嗯，孩子，現在讓我好好看看妳……』爺爺對茱莉說。

談話又繼續著，柯納和麗莎津津有味聽著茱莉談著她第一年在英國國家廣播電臺的經驗。

『妳沒吃什麼，』麗莎對我說：『還要吃塊三明治嗎？還剩一塊。』

話剛說完，托米迅速把那塊三明治盜了去。

第十章

晚上，茱莉和我一塊出去，麗莎的目光一直跟著我們，但她什麼也沒說。喝完茶，唐納就驅車去西伍德朋。我看得出爺爺很累，因此早早上了床。柯納沒再見到他，他可能又很晚才會回來吃晚飯。自然，我和茱莉去看那匹母馬，那條小徑我已走了好幾回了。我們沿著小河，朝西小屋走，沿途花香撲鼻。

我和茱莉談著自己近況，彌補八年的鴻溝。我談著在加拿大的生活，她則談在英國廣播公司戲劇部的事。

我望著她說：『唐納是個非常好的人。』

『是的，我知道。』她倒是淡然說道。

『這兒已到了懷特卡農莊的邊界，我們還要繼續往下走嗎？』

『不走了，找個地方坐下來吧！』

我倆找了一處乾爽的地方坐下，背對著屋子。這又是一個安靜的晚上，暮色中看到草地邊的樹籬。小徑在我的左邊，小河在右邊。水邊楊柳迎風擺動。

談起唐納，茱莉眼神卻沒有亮光。

『怎麼了？』我問。

『我不知道。』

我等著她說下去。

『說實在，我一直想嫁給他，可是突然……』她頓了一下。『說實在的，他一直沒開口向我求婚。』

我笑了。『現在妳有三星期的機會。』

『是啊，』她歎了一口氣。『噢，安娜蓓兒，也不容易。』

『別太擔憂了，妳還有的是時間。畢竟，妳只有十九歲。』

『我知道。』茱莉又嘆了一口氣，然後是一陣沉默。

『有我能幫得上的忙嗎？』我由衷地說。

『這次看到妳回來，我知道妳受到相當大的痛苦。如果可能，人們應該避免痛苦，就像避免生病

一般。同時，也該對別人仁慈些。』

『是的，仁慈關懷是最好的，妳說得很對。』

茱莉玩弄著手上的花莖。

『茱莉。』我幾乎有些緊張地說道。

『嗯。』她似乎專心玩著手上的花莖。

『茱莉，可不可以不談我的事。我願意聽聽妳談妳和唐納之間的事。』

旋轉的花莖突然停止了，她轉過頭來，雙眼驚奇的睜得好大。『為什麼呢？』

『我很抱歉，很難解釋。如果唐納跟妳求婚，妳眞下定決心了嗎？爺爺一定很高興能看到妳終身有靠，我相信爺爺喜歡他。因此，妳要穩住船，別搖晃得太厲害。』

『船？多好玩的比喻！』她突然大笑。『安娜蓓兒，這妳用不著擔心。我會用自己的方式好好處理，包括——包括唐納！』她一手握住我的手。『答應我，妳絕不要再走了！』

我無語，她溫柔緊握住我的手，然後才放下，又愉快地說道：『好吧，我不會搖晃任何船隻，不管我戀愛生活遇到任何暴風雨，都會好好處理。瞧，那是佛瑞特先生的馬！』那匹馬走過那兒，像一個黑影，看來好安靜，突然牠抬起頭朝我們這邊看，我聽到牠鼻子噴氣，像是打招呼，眼神有些不敢確定，不知是否該前來，想想又低下頭吃草。

茱莉屏息說道：『我想牠會過來，牠們一向如此，是不是？妳可幫忙訓練牠？這匹馬很烈，一向

不讓他人接近牠的馬廐。牠很美，是不是。白天裏看，牠是一身紅棕色的。妳要和牠說話嗎？』

『不了。這一晚不想和這匹紅棕種馬耗著。』

『可惜目前很多馬都要賣了。世事滄桑多變化。』

『是啊。』

沉默一陣，她開口說，眼睛仍看著馬。『妳知道嗎，妳不必跟我裝了，我全知道。』

暮色中馬匹和樹影，頓時全變得模糊了。我沒有開口。

『我想，妳也有意讓我知道。』茱莉說：『我一直都知道，……妳跟他說話了嗎？』

我十分困惑。『他是誰？』

『當然是佛瑞特先生。』

我又沉默，不知該怎麼接口。她看著我，像個好孩子懺悔領受責罰。『抱歉，但我要告訴妳，我一直都知道。我知道妳和佛瑞特先生是一對情人。』

我說：『天啊！』

『抱歉，』她又說了一次。『或許我不該告訴妳我知道，但我是站在妳這邊，我一直是的。』

『茱莉——』

『我並沒有鬼鬼祟祟跟著妳，妳不要這麼想。但有時人們不會注意到一個十一歲的小女孩，而我

又常在人們脚邊轉，多少聽到些。那年春天和夏天，我知道妳常到常春藤樹。……』

『茱莉，妳……』

『我知道那並沒什麼。……』

她一路往下說，我想讓她把她所看見的事都說出來。亞當．佛瑞特，柯納。這兩個名字，在我腦海裏燃燒……。

『我也知道妳過了很糟的一段日子。』茱莉說：『當妳愛上一個已婚的男人，的確很痛苦，也許只能一走了之。』茱莉說：『看來也只有這樣了，我知道妳爲何離去。妳知道嗎？我經常難過得哭泣。』

我乾澀地說：『妳不要這樣子。』

她笑了笑。『我那個年齡，還不大了解這是怎樣的悲劇，只覺得是很淒美的愛情故事，就像許多童話故事一樣，我常躺在床上，想編一個圓滿的結局，但怎麼也編不出來。如今他太太死了，好可怕！』

『是的。』

『妳不介意我對妳說這些嗎？』茱莉說：『如果妳不想再提，我不會再提起了。』

『沒關係，事情都過去了。』

她看來十分震驚。『都過去了？』

『茉莉，我們不能再撕裂生命的傷口。』

『可是我想——』

『妳以爲我仍爲了想見他才回來的嗎？』

『難道妳不知道？』茉莉問。

『當然不，我以爲他不在，否則我是不會回來的，或者只是爲了回來看看爺爺。但我不會在此留下……不。』

『可是……』她的聲音像孩子般，變得好失望……。『但現在情況不一樣了，可不是嗎？現在妳回來了，他又在這兒，而且……』她頓著說不下去。

『妳說他太太死了嗎？』我淡然說道。

我感到她微怔了一會。『呃……是。』

我大笑。『可憐的茉莉，這就是妳圓滿的結局嗎？我抱歉。』

『安娜蓓兒——』

『原諒我，親愛的，我該把這些事忘了，我也不願柯納他們知道此事。對我的離去，柯納有他自己的——理論。』

她的聲音突然變得很成熟，又帶著好奇。『妳不喜歡柯納，爲什麼？』

『天知道，也許不是不喜歡，而是不信任。茉莉……』

『嗯。』

『妳知道我和亞當的事？』

『我知道的都告訴妳了。我知道妳常寫些條子，放在常春藤的樹洞裏。我想我能了解，那種愛情讓人感到毫無希望。但妳不該走的。』

『不。』

她幾乎是失望地歎了口氣：『我希望能有圓滿的結局。每個人都知道，佛瑞特先生和太太，是一對不快樂的夫婦，而佛瑞特太太一直在裝，是不是？他們夫婦經常在公共場合露面，其實非常痛苦，是不是？雖然那時我還是個孩子，但我也注意到了，是不是？』

『是的。』

『儘管每個人說他們該離婚，可是他們仍然住在一起，因爲他不想跟她分開，因而也得跟她的財富分開。當然，我看得出來他愛上了妳，任何人都看得出來。』

『茉莉，我們在衆人面前一直很小心的啊！』

她大笑。『我仍忍不住想和妳談這事，又怕妳不快樂。但我一直不解，不管到底是不是爲了錢，他何以不離開他太太呢？安娜蓓兒，難道癥結還是錢的問題。這是爲什麼？爲什麼貌合神離，仍住在一塊？』

『我怎麼知道？他——他從未和我討論。也許婚姻是他的責任，他如何能拋下妻子？』

『妳知道嗎？』她說，『妳現在講他的神情，好像他是很遙遠的一個人，好像講的是別人的故事。』

『我現在的感覺正是這樣，』我說：『我們回去吧，妳已經在打呵欠。這一天妳旅途勞頓，一定也累了，以後還有很多時間聊天呢！唐納明天就回來了嗎？』

『我想是的。』

『我和佛瑞特先生的事，以後大家都忘了，好嗎？』

『如果妳要這樣，就依妳吧！』

『我正是這個意思。』

『好吧！』她又打了一個呵欠，『我眞想睡了。安娜蓓兒，妳回來了眞好！』

『是的，茱莉，好好睡吧！』

走到花園門口，我和茱莉道晚安。

『妳不進來嗎？』她問。

『目前還不，這是個可愛的晚上，我還不累。』

『那麼晚安了。』茱莉說道。

第十一章

如果你爬上常春藤樹低矮的樹幹，你的手可以伸進樹洞裏。我站在矮牆上，一手抓緊著樹幹，另一手伸到樹洞裏，心裏好緊張，也許正有一隻貓頭鷹在樹洞裏。此時，我好像在偷翻某個私人的抽屜。這是棵情人樹，裏面有著他們『愛的秘密』。不過，不管那是什麼樣的秘密，一切都過去了。現在，這只是棵樹，空空的洞是個信箱。

我的手伸進去，觸到樹洞裏有著腐爛的稻草和枯枝，也許這兒曾經是個鳥巢。常春藤摩挲著我的面頰，沒摸到什麼，我爬了下來。在月光下，可以看到牌子上整整齊齊寫著『懷特卡農莊』那幾個字。

我掏出手帕擦擦手，走過沉寂的車道，朝屋子走去。

今晚月亮更圓，映出房子的黑影。嗅著玫瑰的花香，慢慢拾階而上。這個夏日晚上，像夢一般。我索性坐在石階上，浴在月光裏。此時，我聽到十碼之外，響起了沙沙的脚步聲，我告訴自己，他來了。一如我所猜想，他會來的。

我的手按在乾硬石階上，我可以感到自己胸膛心跳的聲音和體內血液的奔流。那人站定了，我慢慢站了起來。

他站在樹林邊緣，正立在樹木的陰影下，他一定是從夏屋那條小徑過來的。

月光照在我的肩頭，我站在那兒一動也沒動，背對著日晷，一手支在日晷上。奇怪的是，我見著他覺得心下一鬆，感到最壞的事已經發生了，我一點心理準備也沒有。這事原該過去的，然而他來了，無論如何，我不能說錯話。

他站在那兒，似乎站了好久好久，然後他才往前走，走到月光下。即使距離遙遠，我仍看到他注視著我，像看到了鬼一樣。

他黑色雙眼深陷，薄薄嘴唇翕動，像在囈語：『安娜蓓兒？』

『亞當！』我說時，好像從來沒說過這兩個字，說得好艱難。

『我知道消息之後，儘快來了。』

『你怎麼知道我會在這兒？』

『我不知道。我想……總之，妳在。』

『是的，』我說：『我必須見你。』

他聲音雖平淡，但仍流露出興味。『妳何以回家了？』

『爺爺病了。他──他可能活不長了，我得再見見他。』

『我懂，』又頓了一下，然後他的語調變得單調空洞。『妳從沒告訴我妳要回來。』

愛人應有自己的語言，而我們卻沒有，我倆只像兩名陌生人。亞當．佛瑞特的愛人已經死了，剩下來就沒什麼話好說。

我總得想法子應他的話。『我不知道你仍在這兒，只是前晚偶然聽到爺爺說。一向，只知道你住在義大利，當我回到英國，還不知道你──』我停住，好半天才艱難說道：『還不知道佛瑞特大宅邸已經毀了。』

『妳不知我太太可瑞絲特已經死了嗎？』

『我──』

『妳不知道？』

『是的，我──我沒聽說，我很抱歉。』

他聽到這時，微微動了動頭，也不再追究。他站著離我有六呎遠處，月光灑落在我倆之間，他臉在暗處，我看不清他的表情變化。他緊緊盯著我看，我卻無法清楚看著他。他一動也不動盯著我，我被他灼灼目光盯得渾身不舒服。

他慢慢說道：『難道妳的意思是——若知道我死了妻子，又回到老宅，妳是不會回來的。』

我的身後，是日晷的邊緣。我想，這局面比我想像的容易，看來他對那段感情也不是很在意，他幹嘛還要在意呢？八年是很長一段時間，我說，幾乎吁了一口氣。『是的，就是這樣。』

『我懂了！』他垂下眼，不再盯著我。『但妳今晚何以到這兒來會我？』

『我要告訴你一聲，我回來了。自從昨晚得知你從義大利回來，仍然定居於此，所以我想該見你一面。我不想耗著，然後在公共場合遇見你。』

『妳可眞好。』平淡的口氣卻不帶諷刺。

我移開目光，黑魆魆花園後面是矗立的房子，兩邊的廂房都殘破了。『你的家……我很遺憾變成這樣的景象，你一定過得很不快樂。』

第一回，他的表情變了，我看到他臉上一抹詭異的微笑。『這可是妳說的？』

我內心翻騰著。容易？我希望能婉轉處理此事，設想過他會問什麼話，也許非常憤怒。……我什麼情景都預想過，卻沒想到他是這麼鎭定。冰冷的聲音與凝視，好像他唯一目光的焦點就是我。

我往前走了幾步，搓搓雙手。

『我得走了，』我匆忙說道，緊張地垂睫看著自己的雙手。『太晚了。我——我想你沒別的好說了。我——』

『爲什麼妳要走？』

這句話問得如此突然，口氣卻是輕柔的。我抬頭看他，他的目光仍然定定地看著我。『妳可知道，』他說：『妳不可能這麼簡單就走了出去。我想我們有很長的話要好好談談。我願意從頭開始。當初妳何以一走了之？』

『你知道我何以要走！』我聽到自己的聲音在發抖，洩漏出我心中的緊張，但我卻控制不住自己。『求求你，別再談過去的事了！我——我不能忍受！那些都過去了，全是八年前的舊事。而且——最好忘了，最好把每件事都忘了……』我嚥了一口口水。『我已經忘了，眞的忘了，好像那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對我而言，沒有任何意義。你知道，人會改變的，你也會改變……我們難道不能，把往事都拋開，好嗎？亞當，我知道，你的想法也和我一樣，今晚我來——我想我們可以——』

『親愛的，要我同意，把往事都忘了？』他的聲音非常溫柔。爲什麼我還要緊咬著嘴唇，忍著眼淚，不讓淚水流出來呢？畢竟，那段戀情與我無涉？

『妳用不著擔心，』他說：『我不會折磨妳。我想，妳心中有了意中人，是不是？』

『不！』我本能叫了起來。我看到他驚異的揚眉。

『一直沒有？』

我搖搖頭。

『八年都沒有？』

我垂下眼，看著手指。

『不，不是爲了這個。只是——』

『我了解，人會變的。安娜蓓兒，妳也變了。』

我抬起頭來。『是嗎？』

他的嘴掀動了些。『這次回來，是否有在懷特卡定居的打算？』

我幾乎呼吸不過來，話說得好快。『我還沒下定決心定下計畫，我只是回來看爺爺。沒想到他身體已經這麼孱弱了。你知道他中風了嗎？回來之前，我就知道了。但我不敢確定，他是否要我回懷特卡，但是他若願意我回來，我會回來。我不知道這兒的情況，但爺爺對我太好了。』我遲疑了一陣。『大家都對我很好，我很高興我回來了。我打算住在這兒，一直到……只要爺爺在這兒，我就在這兒。但以後……』我停住了。

『以後？』

『以後我想不會再留下來了。』

頓了一會兒，他問：『那地方？懷特卡農莊怎麼辦呢？』

『懷特卡農莊是柯納的。』

我手上玩弄著一朵黃玫瑰，這時禁不住刺破了手。我沒注意他走過來，後來才發現地上黑影前行，他走過草地，站在我的旁邊。

『妳要把懷特卡農莊給柯納．魏士洛？』

我微笑。『我會那麼做。』

『如果懷特卡是妳的，妳會留下來嗎？』

『不。』

『這決定和我有關嗎？』

我嚥了一口口水。『你是知道的。』

突然，他的聲音有了生氣。他說：『妳想我走了，所以才回來。結果發現我在這裏，妳又決定離去。安娜蓓兒，這很明白了。』

我開口，儘量穩住自己。『抱歉，我是想這麼做。』

頓了一陣，他才說：『妳知道，那天晚上說的每一件事我都非常後悔。我一直懷疑，是否能原諒自己……。畢竟，妳太年輕，而我除了傷妳的心，什麼也沒做。』

『別再說了，求求你，無需——』

『我不是找藉口，要妳原諒最後那一晚，我所說的話。』他吸了一口氣。『最後，我失去理性，求妳——和我一塊遠走高飛，離開這兒的一切，包括我的妻子，而妳拒絕了。』

『無需再提過去的事，我告訴你最好忘了，我甚至不會再提。』

『那晚，妳甚至也是這麼說，可不是嗎？』他笑了笑，只像掀掀唇角。『後來我告訴妳，如果妳不照著我要求去做，我再也不願見妳。我不記得說了些什麼狂野殘酷的話，我只是不想留在此地，留在我妻子身邊……』他吸了一口氣。『可是天知道，安娜蓓兒，我再也沒想到妳會走。』

『這樣最好，你一定也看出這樣最好。』

『妳當時太年輕，而我對妳的態度又太壞，嚇壞了妳也傷害了妳，以致把妳逼走了。安娜蓓兒，現在妳年紀也大些了，妳也該了解當時我和可瑞絲特過的是什麼日子。』

『不管以前說了什麼，或者做了什麼，都過去了，也沒什麼事需要原諒……。如今，就當什麼也沒發生過吧，往事隨風而逝。亞當，從現在起，最好不要再說什麼了。晚安！』

我很快地離開他，卻見他的黑影也橫過草地。他的手一把抓住我，我還沒意識到什麼時，他一把拉我轉過，把臉對著他。

『等等，妳仔細聽著。我不能讓妳就這樣走了。妳得聽我說下去，這樣才公平。』

『我不認爲——』

『如果妳執意要走，我會讓妳走，但妳得讓我能再見到妳。』

我幾乎呼吸不過來，試著掙脫開他。『不！』

『那妳要我怎麼辦？』

『亞當，我已經解釋過了。』

『我的天，』他說：『我到底做了什麼，讓妳如此恨我。』

『我並沒有，並沒有恨你！我告訴過你了！』

『那再留一分鐘，並且聽著，安娜蓓兒，別哭泣。好吧，等我說一分鐘，讓我告訴妳，……妳所說的，就是意味著妳不再愛我了，好，我接受這一點。這一點我都接受了，還有什麼我不能接受的呢？但我不會住在這兒，就什麼也不做了。』

『不做什麼？』

『不試著再和妳見面。』他兩手輕輕握住我的手。『妳知道，』他說：『我還有一事要說。』

我感到自己全身僵硬，他繼續往下說。『我接受妳要把過去所有的事都忘了，可是我們仍有將來。我親愛的，妳想我能忍受就什麼也不行動？現在，妳人都回來了。』他突然微笑，第一次我聽到他聲音的溫暖，甚至輕快。『此時，我該向妳求愛的，可不是嗎？我的愛，我們不再需要偷偷摸摸戀愛，不再寫條子塞在老常春藤樹，也無需在寒冷月夜，到夏屋私會，身上還沾著濕漉漉的石楠葉子。』他輕輕搖搖頭，臉上漾開了更深的笑意。『這回，我要光明正大向妳求婚，我正想打電話給妳爺爺——』

『不！』

這回，他一定感到非常震駭驚慌，把我的手握得更緊，這一點我完全沒有想到。只想到今晚一定

要見他，這想法很含混，也不知該怎麼說才好。爲何柯納沒有告訴我八年前的這段戀情。雖然八年是一段很長的時光，但亞當的熱情仍不減當年，愛情的火花仍然熊熊燃起——太危險了！我該做的其實很簡單，只要把眞相告訴亞當就行了。過去的都隨風而逝。

可是，我又捨不下，希望從亞當口中知道更多的事。我想，或許柯納對安娜蓓兒跟亞當的戀情毫不知情，霎時我眼前又浮起柯納的臉。還有麗莎褐色的眼神，緊緊盯人的神情。

『求求你，』我全身打抖。『你不能這麼做。你不能到懷特卡農莊。答應我你絕不會到懷特卡農莊！』

『我親愛的，只好答應妳了！』當他說話時，鬆開了握住我的雙手，眼睛凝視著我，臉上的笑容消失了，雙眉深鎖。『妳想的，我都答應妳，只要妳讓我再見到妳，要我怎麼做都可以。我知道妳在懷特卡農莊就行了，但妳要來看我。我——』他笑了笑。『只希望能常常看到妳。別擔心，我想我了解妳的感受，我會尊重妳的意願……。現在我們都自由了，妳得給我機會才行。』

『自由？』我眼神又浮現著柯納、麗莎、爺爺、茱莉……。我痛苦地說：『自由？』

『親愛的——』

我忍不住衝口說出：『現在你自由了，可是八年來，你根本把我忘了。現在我回來了，你卻要把我當成情婦。不！現在你太太死了，希望我在你身邊。但這對我並不適合。所以，千拜託萬拜託，求求你讓我走，一個人好好清靜清靜。』

雖然光線很暗，我卻看到他變了臉色頓住。我心中害怕，這兒危險，但還是冒個險，如今能逃得過所有的事嗎？恨不得能在一時之間，把天地化爲零。

有一陣子，我感到無法可想。我沉默地站著，瞪視著他。

他慢慢說：『好像有什麼黑色的魔法改變了妳……我得說妳不可能是安娜蓓兒。雖然過了八年，但我不認爲妳會變了那麼多！』

我倒抽一口氣，差一點窒息，然後很快說道，或許說的聲音太大聲了些。『這眞傻！那我會是誰？』

『這個，』他說，口氣變得更緩慢：『我也在想。』

我心虛得無力招架，只是站在這兒，瞪視著亞當．佛瑞特，心中浮現出好奇的意念。月光下黑影幢幢，像無數黑暗神祇。我不想說話，只是凝視著他。

他很快走近，我仍然不動。他慢慢說道：『我一定快瘋了，這不可能的。』他溫柔的摟著我，我垂下眼，緊抿著顫抖的雙唇。我們沉默了好長一陣。

突然，他又垂下手，扭頭走開，走了離我幾步遠，我想他是要離開我。心裏著慌，不知他要走到那兒去，他突然又停下了。隔了幾秒鐘，他又回身轉向我。

『是眞的嗎？』

我痛苦地猶豫著，一瞬卻像有一年般長久。遲疑一陣，我點點頭，沒有說話。

『妳不是安娜蓓兒・魏士洛？』

我清清喉嚨想說話，穩住自己後，才吁了一口氣說：『不，我不是安娜蓓兒・魏士洛！』

『妳……不是……安娜蓓兒。』他又說一遍。突然，他變得非常困惑。

這回我什麼也沒說，只想掉頭就逃。月華如水，月色中的景物一動也不動靜止著。斷垣殘壁，古木參天，像一幅畫。我倆站在這兒，像站在一個幻想世界，靠著自身的熱情活著，如此才能談愛與死和痛苦。

他走得更靠近，像在仔細端詳我的臉。『妳看起來很像她，動作也像她，但妳的聲音有些不同……好像還有些什麼地方……別問我那是什麼。可是，這沒有道理。』

我溫和地說：『這是眞的。』

他笑笑。『妳今晚告訴我很多眞實的事，只有這一點最容易接受。』他想轉身走開，又回過頭來問：『妳到底是誰？』

『有關係嗎？』

『或許沒有，但妳爲什麼要來這兒，做這——不管做什麼，妳該多告訴我一點，畢竟我有權知道。』

『是嗎？』

『當然，妳一定知道我的事，否則今晚妳不會在這兒遇到我。誰告訴妳的？安娜蓓兒？』

『安娜蓓兒？』我茫然說道。

『不然還會有誰？』他聲音變得十分急切。『請妳告訴我，妳在什麼地方遇到她？發生了什麼事？她告訴妳什麼？妳又知道她些什麼？』

『事情不是這樣的！』我叫道。『並不像你所想的，我從來沒有見過安娜蓓兒，是茱莉告訴我的。』

『茱莉？』

『別擔心，她知道的不多，但她看到你和安娜蓓兒在樹林裏閒談，而且她還知道常春藤樹洞的秘密信箱。有一天，她看到安娜蓓兒把信塞在裏面。她想那是很自然又很浪漫的，從未告訴任何人。』

『我知道了，她還告訴妳些什麼？』

『只是約會和常春藤樹的事，她告訴我她知道，她甚至想像我想再見你。』

『嗯，這麼說妳很幸運，可不是嗎？好在她知道，告訴了妳。不過，開始的時候，我看得出妳很驚嚇。』他很仔細地問：『妳眞確定只是茱莉告訴妳的嗎？那時她畢竟是個孩子，能知道多少？』

『說實在的，除了她告訴我的之外，我一無所知。』

『妳把妳的角色，扮演得非常好。我很難相信妳知道得很少。或許，柯納・魏士洛知道些什麼。』

『不!』我立刻叫了出來，他瞥了我一眼，眼神中流露出驚異的神色。『至少，他什麼也沒告訴我這方面的事，甚至很少提到你。』我又輕輕加了一句。『我是一個非常好的演員，你將會猜得出來。畢竟，在這場遊戲中，這就是他們對我的期許。如果你回想一下，就會發現，剛才會面的時候，我只是在回你的話。』

我看他神情一鬆，聲音中帶著笑意。『噢，妳倒是很聰明，但未免顯得太聰明了。突然冒出一個老情人，一定很令人驚愕，我倒很嘉許妳的勇氣，妳做得很好……。現在，請妳回答我的問題。妳是誰?妳剛說的這場遊戲，是什麼意思?』

『好。』我說:『我不要你亂猜，索性把眞相告訴你，我並不想傷害任何人，你可見我傷害了任何人了?但這是懷特卡農莊的事，與你有什麼大關連?』

『妳回到這兒，扮演安娜蓓兒，這事當然與我有關。』

『你和安娜蓓兒的私情，除了茱莉知道之外，沒有人曉得。剛才我告訴茱莉，我們並不是——』

『重點不在這裏。』他打斷我的話。『別閃爍其詞了，妳到底叫什麼名字?』

『瑪麗．格雷。』

『妳長得跟她像極了，妳當然知道這一點。』他長長地看了我一眼。『瑪麗．格雷，我的天，簡直無此可能，這種事只有小說裏才會有。眞要我相信，妳只是來懷特卡農莊，扮演安娜蓓兒嗎?』

『是的。』

『爲什麼?』

我大笑。『不然你怎麼想?』

沉默了一陣，他不怎麼開心地說:『好笑，妳不像用金錢可以賄賂的人。』

『對我來說，賺錢不容易。』我說:『如果你身上沒半毛錢，又沒什麼指望時，就很難說了。』

『這倒是眞的。』

『是的，我忘了，你現在手頭也很拮据，我聽他們說的。如果能弄幾個錢，又不費什麼力氣，也不會傷害他人，何樂不爲?』

『我曾這麼做了，他們一定也告訴妳了，結果造成的傷害是難以估計的，誰會相信你?』

這個問題這麼尖銳，我跳了起來。『什麼?』

『妳不該這麼做，茱莉會破壞柯納的機會。』

我大笑。『不容易，除了柯納，還有他的姊姊。』

他不敢置信瞪視著我。『柯納?還有麗莎?妳很難讓我相信。』

『這是眞的。』

『柯納．魏士洛把「安娜蓓兒」弄了回來，豈不會奪去他所期望要的?別愚弄我，他很快會自取敗亡。』

『我不會奪走柯納的好處。』

『不，那麼茉莉呢？』他的聲音變得冷硬。

『連安娜蓓兒自己也沒份。』

『安娜蓓兒死了。』他說，好像聽到有人在他耳畔這麼說。他轉過頭，像在傾聽樹林傳來的回聲。

『佛瑞特先生，我很抱歉，……如果我早知道——』

『繼續說吧，』他的聲音像方才那般冷硬。『妳說吧，柯納基於什麼理由，要找妳來李代桃僵，扮演安娜蓓兒？』

『這很簡單，爺爺拒絕相信安娜蓓兒死了，也拒絕改變遺囑，仍把一切都給她。如今，他仍決心把懷特卡農莊給安娜蓓兒，第二繼承人才是茉莉，我想他最後這樣安排是很顯然的。爺爺說過，如果他承認安娜蓓兒的確死了，他會把財產傳給柯納。事實上，我也認爲他會這麼做。他現在病了，眞的病了。你也知道，他對自己將對遺產如何安排，仍然秘而不宣，這眞折磨人。柯納對懷特卡農莊勢在必得的，我相當確定，茉莉並沒有什麼興趣。』

『我……懂了。』

『我知道你會了解。』

『因此妳來到這兒。』

『暫時我有了一個家，對我而言是件新的感覺，我喜歡。我對這工作勝任愉快！』

『勝任愉快！』他爆發性叫了出口。『妳爲什麼要像個小賊般住在這兒，只爲了一筆小小的財富？』

我微笑了。剛見到他時，一切都讓我覺得那麼不眞實，鬼魂和夢幻的熱情縈繞在我倆之間，但現在那種不眞實的感覺消失了。他和我站在這兒，我雙手深深揷在褲袋裏。抬眼看著亞當·佛瑞特，和他談著錢的事。

『佛瑞特先生，你得實際點，是不是？難道你看到我口袋裏塞滿了安娜蓓兒的鈔票嗎？』

『當然，我很笨。』他說話的口氣，好像談論的只是天氣。『妳聽他指使，而且還勝任愉快。跟那兩個賊人在一起，妳還能活得乾淨爽利，日子過得很有榮譽感似的……。妳是在那裏遇見柯納·魏士洛？』

我搪塞著說：『我那時在新堡工作，有個星期天到這鄉間來，遇到了他。他見了我，像你一樣，一眼認定我是安娜蓓兒。他跟踪我，查出我的底細，並跟我談話。』我認爲無需告訴他細節，尤其是那三個星期的計畫和訓練。

『這就是你們三個人的秘密計畫？』他聲音中帶著嘲諷和侮辱。『到目前爲止，我想你們是全然成功……爲什麼不呢？原先一個抽象的想法，由妳賦予了血肉……再加上運氣。』

『好了，』我鎮定地說：『顯然，我現在的運氣是不好了，可不是嗎？』

『確實是的，』他的聲音變得溫和，像在計算著什麼。他注視著我時，眼神幾乎是憎恨的，但我

可以原諒。他緩緩說道：『是的，妳一直很聰明。我不知道妳在懷特卡農莊，是如何輕而易舉就欺騙了那些人們。但在茱莉告訴妳安娜蓓兒和我的事後，妳意識到瞞過我不容易。聽到妳至愛的人同來之後，必然要度過一段艱難時刻了。』

『相當艱難的時刻。』我穩定地說。

『我很高興聽到妳這麼說。妳很冷靜沉著，格雷小姐。妳冒險來此地跟我見面，並告訴我這些。這也是由於妳不願第一回就在公衆場合見到我，所以妳找機會前來。爲什麼妳不到夏屋呢？』

『夏屋？你是說沿著另一條路盡頭的亭榭，在那一叢叢杜鵑花裏面？要不是你告訴我，我沒有意識到那是你們約會的地方。』

『我們很少在這兒。』他乾澀地說，又瞥了瞥一扇黑魆魆的窗。

『我只想到這兒，這兒顯然是個等待的地方。我——我想，如果你眞會來，一定會循著這個地方看。』

『是的，瑪麗．格雷，妳想的沒錯，我是來了。現在，妳出奇鎮定，可不是？妳料得到，我不會壞了妳整個計畫？』

我再次將雙手深深插進褲袋裏，冷冷說道：『我那會知道你會怎麼做，很可能你明天就到懷特卡農莊，告訴爺爺你今晚知道的一切。你會告訴他安娜蓓兒畢竟死了，這幾年柯納雖在照顧他，可是心懷忿恨，並計畫奪得懷特卡農莊……只等爺爺一死。也許，你會籌劃娶茱莉，當了她丈夫，懷特卡農

莊就是你的。』

沉默了一陣。亞當．佛瑞特面無表情說道：『妳這隻母狗。』

『我想你會同意我的做法。』（說這話時，我想到柯納告訴我這陰謀時，他的聲音溫柔如耳語，像情人的語絲。對，柯納敎會我這一套。）『可不是，這樣做對誰都好。』我溫和地說完。

『事情是對是錯，並不在於多少人受到傷害。這麼做是錯的。』

我突然狂怒。『亞當．佛瑞特先生，你有什麼資格論斷我？』

他驚得一跳，我看到他突然瞇著眼睛看著我，然後一鬆。奇特地輕歎一聲。『對茱莉怎麼說？我看不出你們這麼做對她有什麼好？你們這圈套也許適合許多人，包括魏士洛老先生。妳讓他生活在幻覺的樂園裏，直到他死。可是茱莉呢？』

『茱莉她自己有錢。這事除非你對爺爺抖出眞相——』

他又瞇著眼瞪視著我。『我會的，妳知道。事實上，我必須這麼做。』

『你會發現，很難說服爺爺。柯納和麗莎隻手遮天，把這事弄得天衣無縫，我也配合得很好，只有茱莉會訕笑你。』

又一陣沉默，但我感覺他心情不再激動。等他再度開口說話時，他的聲音恢復了正常，幾乎變得很友善。

『妳說話的口氣像個美國人。』

『更正確地說，我是加拿大人。這也是我有利條件之一，安娜蓓兒到美國去了，依照我的故事，她去了加拿大。』

『從加拿大回來。』

『從加拿大回來，總需要有張護照吧，格雷小姐。』他突然大笑，那聲音可不友善。『對，來這一招妳就沒轍了，沒有其他人想到嗎？』

我啞著嗓子說：『他們幹嘛這麼想？他們全然接受了我，除非還有懷疑，否則用不著看我的證件。』

『這一切，』他愉快地說，『我不該壞了你們的好事。』

我將兩手從口袋中抽出，穩定住發抖的手。

『佛瑞特先生——』

『嗯？』

『你打算怎麼辦？』

『妳想呢？』

『我不認爲你十分了解，爺爺——』

『我非常了解。妳和柯納欺他又老又病，這很顯然。我現在可以不說，否則，魏士洛老先生只會提早氣死。只是茱莉——』

我惡著臉忿忿說：『你有多笨？如果你把老人的安娜蓓兒又送回墳墓，他還沒重寫遺囑，你可知道茱莉會發生什麼事？』

這一回，他像觸電般沉默了，夜晚像靜止一樣，我聽到自己的心跳，我想他一定聽到了。十哩遠外，一列火車轟轟開過。

那像是一個信號，使我倆都甦醒了。他說：『別荒謬了！』但他的聲音變得很遲鈍不確定。

『我想我對柯納．魏士洛會比你更清楚些。』

『也許吧！』他說時口氣有些乾澀。『如果這——幻想——實現了，那時妳還會好好地住在懷特卡農莊嗎？』

『到時候再看。』

『妳認爲他會和妳結婚嗎？你們也玩這個？』

『你——！』我開始火了，隨即咬住嘴唇。『我不會。』我斬釘截鐵地說。

『抱歉，』沒想到他說得這麼快，又恢復了他原來的口氣。『妳不認爲這會傷害茱莉嗎？』

『請相信我，我不想傷害任何人。我希望你相信我，爲什麼你不相信我？這事與你無關，我只希望你不要插手……』

他開口，首次流露出疲乏的神情。『我眞不懂妳。』

『我告訴你全是眞話。顯然，我玩這遊戲是爲了自己的利益。我發現這是個機會，可以使我脫離

貧窮和那些低三下四的工作。他們說，生活在這兒，有如生活在陽光下，我接受了。我承認，這麼做不對。但我不是個壞人，絕不會使任何人因我受苦。相信我，任何人得的都會比我多，而他們都會沒事。』

他忿忿說：『這旣不道德又荒謬。』

『我知道。』我大笑。『但沒什麼人會受到傷害，就隨它去吧，好不好？畢竟這不干你的事。』

『如果讓我知道妳玩弄的事，我就會相信妳。』

『別擔心我的未來，和你無干的。』

他吁了一口氣。『不，好吧！我先放手不管。但我會盯著妳每一步……安娜蓓兒。』當我屏住呼吸，他又粗暴地加了一句：『如果要我也跟著妳一塊玩這遊戲，我實在叫不出魏士洛小姐。』

『你……你也會跟我玩這遊戲嗎？』我屏息問道。

『我想是的，天知道我爲什麼會這麼做。或許我先置身事外，好好想想，並觀察一陣子。但我告訴妳，如果我要揭穿這騙局，我會先警告妳。』

我乾啞地說：『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要對我這麼做。』

他疲憊地說：『妳要……特別小心。』

『我會的。很抱歉，告訴你這些事。』

『什麼事？』

『關於安娜蓓兒的事，又觸動了你的愁腸，這很殘忍。但我不得不把一切告訴你……這樣你才能讓我走。』

『是的，我明白了。』

我遲疑了一下。『再見……亞當。』

他沒有回答，我轉身離開了他。

在他逐漸隱入黑暗的杜鵑叢時，我聽到他說：『晚安。』

第十二章

天氣溫暖，萬里無雲的日子，一天過了又一天。野玫瑰開遍了山野。那隻叫托米的黑白胖貓，生了七隻小貓。

亞當・佛瑞特沒有任何行動。

我把護照放在銀行保險箱裏，這使我感覺稍好些。我又向西小屋那邊走去，也沒見著亞當。我開始想，或許這一切都過去了，他決定為了爺爺，信守諾言。不動聲色，靜待事情發展。

茱莉也要我到那邊去看馬，我也去了一、兩次，並沒見過他。不管亞當・佛瑞特意欲如何，我儘可能表現正常，茱莉希望我對小馬有興趣。

茱莉沒有再跟我說她和唐納・希頓之間的事。總之，她已經把心定下來，我相信她很希望能和唐

納・希頓訂婚。我第一眼看到唐納・希頓，就認定他倆會互相愛慕尊敬。他來過懷特卡農莊兩、三次，每一回來，我都對他好感俱增。

唐納來此晚餐，茱莉講起一對情人把情書放在樹洞裏，樹洞裏面很小，幾乎只能用一只湯匙把信挖出來，信上都是泥塵。

談到唐納的考古工作，我笑著問他：『沒有挖到金幣，也沒挖到雕像嗎？』

『我想挖到了羅馬人的靴帶。』唐納眨眨眼睛。『這是我們的大日子，妳一定沒想到我們有多興奮。』

茱莉張開嘴，又閉上嘴，勉強撐著笑。『我看你是在挖土而已！』

『我們一直沿著羅馬牆挖掘，一直挖到碉堡處。我們挖了一層土又一層土。』他朝茱莉笑了笑。『茱莉說得對，弄了半天，我們什麼都沒找到，只是在掘土。不過，就像大部分工作一樣，有很多例行公事。可是一旦掘到古物，那就太興奮了。』

『呃？』茱莉突然大笑了起來。『如果眞有此事，一定要叫我們去看。至少——我要去看。』

『親愛的，星期三我想請妳去新堡皇家戲院。』

『去看戲，太好了。可是，親愛的，星期三，……是爺爺生日，難道你忘了嗎？大家聚在這兒，要好好慶祝。』

唐納說原本打算週六去戲院，可是已經沒有位子了。這場是約翰・吉葛的新戲，他從不願錯過，

他還是希望週三吃完中飯去，回頭還趕得及參加爺爺的生日宴。

『我知道麗莎一定準備了豐富的晚宴，但她不願告訴我們是什麼。』唐納說。

麗莎笑了，但有些心神不定。我知道她在擔心，最後她離開餐廳到廚房去，她去那兒要開始準備柯納的晚餐。他工作得很晚回來，廚房裏都有東西吃。柯納吃晚飯，姊弟兩人獨處，是麗莎一天的高潮。

『週三既然是你們家庭聚會，我想我最好——』

『別這麼說。』爺爺說：『我們很高興你也和我們在一起，你在這兒，並不會使我們有任何不便。』

唐納大笑。『好，如果你眞是這麼說……』

『我是誠心誠意的。』老人目光炯炯，往餐桌四下看看，目光在柯納空位子上停了一下。『我今天說太多話了。』

『噢，您是說了很多話。』唐納說。

『那麼，我們週三還會看到你囉。』我對唐納說。『茱莉，那是什麼戲？』

這時麗莎走來說咖啡準備好了，放在客廳。

『哦，』爺爺說：『各位自便吧！』他推開椅子站了起來。

接下來的兩、三天，茱莉和柯納在田裏駕著曳引機。我想，或許柯納會改變主意，決定娶茱莉也說不定。

不過，在這個時候，柯納心中橫著一件更重要的事，那就是艾律師。老人週五已和他談過，對這次兩人會晤談些什麼，爺爺一字不說，只要艾律師幾天內再打電話來。最近幾天，柯納心情之緊張可以想見，他比平時更加沉默了。他有時和大家一起吃飯，但什麼話也不說，大部分時間都去田裏工作，他工作的時候，有著旺盛的精力和體力。我想，他天生熱愛去做艱鉅的工作。他的心情愈緊張，工作也變得更賣力。

麗莎依然鎮定如恒，她盡一切努力，要幫助柯納成功。有時我想，麗莎簡直像個母親一般照顧著柯納，她心中也擔心，但卻不流露出來。天氣愈來愈燠熱，她卻一點也不怕熱，忙碌地工作，理家烹飪，一絲不苟。

柯納有一陣子全然不關心我，只有麗莎完全接受我。雖然她也會對我流露出嫉妒，但後來轉到茱莉身上。我有種感覺，她事事以柯納為主，又有層堅硬的外殼，但她心中仍很慶幸我來到懷特卡農莊。

悶熱天氣有時也打響幾聲悶雷，樹木也熱得無力下垂，好像被熱得疲乏了，雲層壓得低低的，柯納常看天色，在下雨前有很多農事要做……。此外，他也常注視著爺爺。

星期二到了，倒沒有再打雷了。天氣轉好些，吹拂著些微風，白雲朵朵。有種無形壓力似乎除去了。

中午以前，艾律師來了，走入爺爺書房。隔了十分鐘，我倒了雪莉酒。

當我穿過走廊，茱莉走下樓梯，一邊拉著手套。

我頓住。『咦，妳現在要出去？妳看起來太美了。』

這是真的，她穿了一件冰檸檬色活潑棉質衣裙，戴著白手套。一頭如緞秀髮梳得平平整整，迷人極了，手上挽著一件同色外套。

我說：『太——太好了。可是為什麼這麼早就走，我想唐納吃過中飯才會來。』

她拉上第二個手套，再把金手環拉高一點。

『唐納，』她輕快地說：『他不來了。』

『為什麼？』

『一個小時之前，他打電話說不能來了。』

『不，茱莉。為什麼呢？』

她目光冰冷。『因為他不認為我對那戲有興趣。』

我回頭看看書房的門。『跟我到餐廳，我剛跟爺爺和艾律師倒了杯雪莉酒……』走到餐廳，我

說：『說出來吧，爲什麼他不來了？發生什麼事？』

『有個人出現在倫敦，唐納說必須和他在一起。他說些什麼，哦，我也沒聽進去，反正都一樣。』

『茱莉，他一定有事，如果能來，他一定來了。』

『我知道，也不是這個。只是，很多事情。』茱莉大叫。『他該鎮定點也該理智點，他老認爲我該冷靜些！』

『妳也該公平想想，唐納有他的工作，他有事在身——』

『我知道，我不會傻到連這點事都不懂，但他的口氣好像不想和我一塊出去。』

『我敢說，他很在乎妳的。』

『那他爲什麼不說呢？』茱莉爆發了。

『今晚他會來這兒吃晚飯嗎？』

『他說盡量來。我說悉聽尊便。』

『噢，茱莉！』

『我當時是氣極了。』茱莉說。『安娜蓓兒，妳對我眞好。但我得走了，車子來了。』

『車子？』

『告訴妳我仍要去看戲，比爾·范韋克來接我。』

『我明白了。』我說：『但這戲很快會在倫敦上演，妳到那兒仍可以看啊！』

『重點不在這兒。』茱莉說。

『因爲唐納不帶妳去，所以妳打電話給比爾，要他帶妳去，是不是？』

『是的。』

『他放下一切，立刻就來了。』

『是的。』她看著我。『這有什麼不對？』

『沒什麼，』我愉快地說：『寶貝，快快樂樂去玩吧，我們晚餐見。可是茱莉——』

『怎麼？』

『如果唐納來了，別太冷淡他，好嗎？……現在無暇多談，回來後告訴我好嗎？我有事要告訴妳。』

『當然。』茱莉說。

她關上前門，我發現書房的門打開，爺爺不在裏面，正在尋找之際，見爺爺走到餐廳。

『你是在找我嗎？』我問。

『我正找比斯太太和柯納做我簽名的證人。』他的聲音變得乾啞。

『喔，』我等著。他兩道白眉下的目光正盯著我看。

『孩子——』他似乎不知道要說什麼。

『嗯?』

『我有話要跟妳說。』

『我很高興聽著。』

『我相信妳會的。』

『爺爺，你說你會公平的，最好對每個人都公平——柯納，我，還有懷特卡農莊，和你內心的平靜。』

『還有茱莉，不是嗎?』

『是的，還有茱莉。』我沉穩說道：『茱莉也喜歡這地方。』

爺爺大笑起來。『我看年輕的范韋克可不吧!』

我忙接口。『她屬意的還是唐納·希頓，他不做田園調查時，一直住在倫敦。』

『嗯，那個年輕人很正派，我想，他是個紳士。不過，看來好像沒什麼錢。』

我大笑。『你是看他的穿著和車子嗎?他出外掘土自然簡便。他在倫敦一定很正式。他一年賺二千五百英鎊，還有家裏也有錢。』

『妳這鬼靈精怎麼知道的?』

『茱莉告訴我的。』

『好!好!這孩子很精!』他輕歎一聲，然後又笑了。『我常想，要是妳父親現在在世，或是茱莉父親還在，我的心情和做法也就不同了。』

『是的。』我溫和地說。

老人的眼睛望著我。『過去的事不提，妳和柯納應該配成一對的。』

『我說過，不可能的。』

『我一直認爲，這是最理想的匹配。對妳，對柯納，對懷特卡農莊都能成全。妳是個女人，該有個丈夫。孩子，過來，別站在那兒跟我微笑。』

我走過去站在他面前，他一手撫著我的面頰，他的手好乾冷，像一片葉子。『妳回來了，使我非常快樂。待會兒，別說我不疼妳。』

『我一直說，爺爺這一輩子都是最公平的。』

『我留給妳一筆錢，』他粗嗄地說：『也給茱莉留下一筆錢，我要妳知道。』

『爺爺，我——』

『都安排妥了。妳們既不用稱謝，也不用爭辯。我已盡力公平，這也是妳曾對我說的。我把懷特卡農莊給了柯納，還包括股票、債券等等。以前我想給妳，妳卻不接受。』

『不。』

他笑笑。『我該對妳有個賠償才對。』

『我？賠償？我做了什麼？尤其還逃跑過？』

『賠償妳失去了懷特卡農莊。那原本該屬於妳的，妳卻拱手讓給了柯納。』爺爺一手支在桌上，濃濃白眉下，目光炯炯看著我：『我分成三份，三分之一給茱莉，當她的嫁奩。另外三分之二留爲基金，支付妳終生的生活費。』

『基金？』

『我認爲放在艾律師那兒最妥當，我希望妳一生都能衣食無缺。妳說過，等我過去之後，妳不願再住在這兒，記得嗎？所以我留給妳信託基金，供妳終生之用。等妳過世，這筆錢再歸於柯納或他子嗣名下。換句話說，如果柯納死在妳前面，那麼懷特卡農莊就是妳的，妳要照管這個地方……好女孩，等著，我還沒說完，還有一件事。如果妳嫁給柯納——』

『爺爺——』

『如果妳嫁給柯納，住在懷特卡，這筆錢就是你們兩人的，這樣很清楚了吧？』

『是——是的。可是，給我三分之二，而茱莉只有三分之一？那麼柯納——』我止住口，堅持也沒有用。

『我留給柯納和麗莎一點。』

『可是，爺爺。』

『我的好女孩，——』他突然生氣了——『每個人都認爲柯納得了妳的份！妳瘋了嗎？他不該希

望得的更多了！』

他頓住，呼吸困難，掏出手帕，摀著嘴。『柯納是個好青年，聰明又肯吃苦，這兒費了他不少心神，我想很公平。』

『爺爺，你的確做得很公平，太公平了！現在別再想這些了，讓我們忘了吧。』我朝他笑著。

他拍拍我的臉頰。『乖孩子，』他說著，走了出去。

我不知柯納在忙什麼，中飯時沒見他一起來。沒多久，律師走了，爺爺也回房休息了。我答應麗莎下午一起去買東西，她一直忙著準備晚餐，拒絕我幫忙。

她說：『我最喜歡遇到特別的日子。我忙得過來，妳回座吧！』

我大笑。『好，我不和妳爭。』

我得出去買東西，四點多就搭車回來。我還記得初來懷特卡農莊走上這條山路，曾把行李放在採石場。我發現一輛車停在那兒，在陽光下，呈現老舊的黃鉛色，那是唐納的車子。

我走過去，唐納在那兒，嘴裏啣著煙斗，雙手深深插在褲袋裏，正注視著採石場後面高高的牆，是沙石砌成，經歲月變成暗色，有些地方因含鐵而成紅色。懸崖上面林木叢生，因此石牆上面一片綠意，石牆邊榆樹新抽出嫩綠的葉子。

唐納聽到我的腳步聲，回轉過身來，拿下嘴裏叼的煙斗，對我微笑。

『嗨！』

『嗨。』我笨拙地打著招呼，拎著籃子又抱著一大堆東西。『我看到你的車，正要去懷特卡，可不是嗎？』

『是的。』

我看他穿了西服，非常正式。『來吃晚飯是嗎？』

他似乎有些遲疑，我連忙說：『茱莉說你不知道抽不抽得出身，但你還是來了，我們也希望你能來。』

『我想今晚的佳餚一定十分美味。』

『你撥空參加，茱莉一定很高興。她現在到新堡去了，但她會在晚餐之前趕回來的。』

『她有興趣看戲？我很高興。是柯納帶她去的嗎？』

『柯納？不。是比爾·范韋克，你知道他嗎？』

『她提過。妳願意把東西放進車裏嗎？』他打開車門，把我手上的東西接了過去。

『非常謝謝。』我大為輕鬆，吁了一口氣。

『今天我正要去看佛瑞特先生，先帶妳去懷特卡農莊。』

他眼睛仍盯著採石場，我忍不住好奇。『這兒有什麼令你好奇？是地質學方面？還是考古學方面？』

『哦，這兒有一些很有趣的事。這是本地砂石，這一帶屋舍圍牆都是用這一類砂石。這個老採石場，據說一九一〇年就停工了，我很想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不知那個年代文獻中有記錄。』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不過這只是個傳說。可能在懷特卡農莊建立之時，採石場就開始了，或許是在佛瑞特大宅建造之時，因為那棟老房子，比懷特卡更加古老，那時候採出石塊比較白。』

『色彩比較淡。是的，我也聽過這傳說。』

『是的，佛瑞特大宅主要部分建於一七六〇年。』

『可能比這個時間更久遠，』他微笑著說。『在懷特卡農莊還沒建立之前，採石場就有了。原來，採石場的名字叫做「懷特斯卡」（白疤），在「懷特卡農莊」建造之前，採石場之名是這兒很好的路標，「懷特卡農莊」之名，也是由採石場之名脫衍而來。』

『有此可能。』我環目四顧，看看四周的大石頭。

『我能告訴妳。』我突然看見，深深琥珀色眼眸中，閃過興奮的神采。『過來告訴我，是否妳見到我所見到的。過來，看妳腳下，這兒還有一塊古老鐵塊。這可能是採石場最老的盡端。我先領妳過去，如何？』

我們分開指頂花，看見石塊上有鐵銹的痕跡，一隻兎子飛竄過去。

『一隻胖傢伙。』唐納說。

『你在想吃兎肉嗎？麗莎是很拿手的。』

『不是，我在想黏液瘤病。』

我笑了。『你喜歡住在南方嗎？』

『非常喜歡。我在倫敦有住處，並因工作常常到各處去。』

『你願意在倫敦永久定居嗎？』

他停了下來，手裏仍拿著煙斗，但火已熄了。他仔細看著煙斗，卻神不守舍，好像他不確定那是什麼，然後把煙斗放進口袋裏。

『妳是說如果我和茱莉結婚的話？』

我沒想到他如此直接問起。

『是的，是的，我是這意思。或許我不該——』

『如果我和茱莉結婚，可能會住在西伍德朋，那是我工作的地方。』他看看我。『妳是要告訴我，她會住在這兒。』

『不。』我說：『你可曾對茱莉說了些什麼？』

他十分簡潔地說：『沒有，太快了。我們認識才兩個月。而且，我不知道她，她又是這麼年輕……才十九歲。』

『是嗎？』我遲疑了一下，想起十九歲的安娜蓓兒。

『我想，她的心還沒定下來。』

『比爾・范韋克嗎？他是個好孩子，但你用不著擔心他。』

『我想的並不是比爾・范韋克。』

『那是誰？』

『柯納。』

『柯納？』我瞪了他好一會，才淡淡說道：『如果你問我，我可以告訴你，茱莉甚至不喜歡他。』

他又掏出煙斗，塞入菸草。我想，他心中一定有什麼紛擾，才使他想抽煙。他注視著我。『我一直認為，女人都會迷戀上他的。』

『噢，上帝。他是很有吸引力，』我不耐煩地說：『也許你會說他是女人的災害。但茱莉從未對他流露任何興趣。她的確有很多機會。不過，別忘了，她從小在這兒長大，可能一直把他當兄長看待……』

『這我不大清楚。妳也是這麼想嗎？似乎也……言之成理。』

『茱莉的確有很多時間和柯納在一起，但感情並不一樣……』

『我知道。但在這兒，每個人對別人做些什麼，似乎都很敏感。』

他的話讓我非常吃驚。

『你感覺到了？這次我回來，因為爺爺中風，而且他擬了一份新的遺囑……喔，很多事，都還沒

有塵埃落定，我知道茱莉也感覺到。如果沒有這些事，回來我會很快樂，但是現在……』我拖長聲音，開口艱難。

『不管妳怎麼說，我認爲妳是在抱怨？』唐納說道。

我瞥他一眼，他揶揄著說，神態輕鬆自信，鎮定。一邊把菸草塞到煙斗裏。

我吁了一口氣，淘氣地笑了笑。

『是我太多話了，其實沒什麼。』

他眨眨眼。

『我們別談柯納了，』我說：『別問我爲什麼。』

他笑了笑。『我遵命。現在我們小心走下斜坡，這兒土質有點鬆，握緊我的手。』

我脚涉進水裏。『這兒水還挺深的。』

『是啊，這一帶都是這樣。我們走在邊緣岩石上會很安全的。』

清澈碧水的兩邊，岩石峭立。我們站在邊緣石地平扁，只有光禿禿的石塊，平滑如水泥，下面的水，約有四英尺深。

陽光照著綠色的水好美，水中有著水草，才會把水染得如許碧綠，深處更成了綠金和綠玉色。

我說：『大自然中的美景，有時被人遺忘。像火山冰崖，以及沙漠。有的地方曾經一度繁華，又煙消雲散了。』

他大笑。『倒是人煙散盡之後，別有一種荒涼之美，令人低廻。妳看那邊的那塊岩石！』

他指著水池另一邊的岩石。

『那塊長方形的岩石，看起來方方正正的，形狀非常整齊，好像被鋸掉了一般。』

『是被鋸過的。』他的聲音，使我回過眼看他。『妳再仔細看看，是否看出痕跡？』

我仔細看了一陣。『我想是的，但我不大能確定。看來有著粗糙的痕跡，在石上刻了一條對角線，這是人工刻成的嗎？』

『我想是的。那是用鑿子刻的。這塊大石頭可能在水中淹沒了很長一段時間。』

我抬頭看著他。『很長一段時間？』

『我不知道隔了多久，因爲我不知道這採石場是什麼時候洪水氾濫。但這些石塊在這兒有兩千年以上。』

『兩千——』我止住了口。茫然問道：『你的意思是羅馬人？』

『這是我的猜測。兩千年以前，羅馬人在這兒開闢了採石場。此後，可能較遲，採石場再被開發，而爲「懷特斯卡」（白疤）。或許，羅馬人在這兒工作之前，此地已經遭到洪水氾濫，看著這些石塊，想著以前發生的事。』

『原諒我，我想，這有什麼重要呢？但你是不是在想，羅馬城牆的石頭，是不是採自這兒的石頭。』

『做城牆只是其中之一。』

『還有西伍德朋的古堡?』

『是的，都是這兒的石頭。羅馬人盡量利用此地的石塊，這樣可以節省搬運。』

『噢，唐納，這麼說羅馬人只是就地取材。』

『正是，』唐納說。

我呆呆看著他好一會兒。『我想……你認爲這兒可能會找出什麼?』

他把煙斗塞到口袋裏，從水邊轉過身子。『我現在還沒主意，』他說：『但我卻忍不住要注視這兒。好，我帶妳去懷特卡農莊吧，然後我去見見佛瑞特先生，希望他答應我在他那兒四下勘察一下。』

第十三章

麗莎那雙褐色眼睛，正怒狠狠瞪著叫托米的黑白胖貓。

『牠要是再到擠奶場去，我要扭斷牠的脖子。』她氣沖沖說道。

我溫和說道：『別忘了，牠要哺育八隻小貓啊!』

她氣忿地說：『是七隻!要是那七隻小貓被我找到了，我一定要把那些小貓都摔掉。今天我忙著妳爺爺生日晚宴，這隻貓還給我找麻煩。』

『是誰在跟妳找麻煩?』唐納聞聲走了進來。

『討厭的托米。』

『那隻黑白胖貓嗎?』唐納很愛貓，他和貓都成了好朋友。

『現在那隻貓和牠的小貓，每天偷喝掉一品脫的牛奶。』

我無助地看著唐納。唐納說：『雖然如此，牠也不算犯法。』

我想到可憐的托米，牠是無辜的。至少，我們對牠是太不仁慈了。牠有小貓，有七隻之多。

『安娜蓓兒看到牠把小貓藏在閣樓上，她一直到第二天才告訴我。等我找了去，托米已經把小貓叼走了。』麗莎說著，重重把籃子摔在廚房桌上。

『妳不會把小貓全扔掉吧？』唐納小心翼翼問道。『牠們太虛弱，很快就會死的。』

『我還眞想這麼做，如果托米還去偷牛奶吃，連牠我也一併扔了。』

『托米恐怕改不掉牠的習慣。』我歉然說道。

『牠要是改不掉，』麗莎說：『我就把牠扔到遠遠的，讓牠藏的那一窩小貓，去活活餓死。要是那窩小貓被我發現了，準把牠們淹死不可。』

『我想，托米可能把牠的小貓，叼到西小屋那邊去了。』

『西小屋？』麗莎說：『安娜蓓兒，妳行個好，走過花園到西小屋那邊取草莓來。魯斯說他幫我預備好了，妳快去快回。』

也許我臉上的表情顯示了什麼，她這時才定神注意看，她一定忘了，我從未走過花園。

我見她目光閃了閃，心下有了結論。她轉身向唐納，唐納倒先開口，他一定由我的反應看出什麼了，但他爲我找了托辭。

『瞧，安娜蓓兒累了，由我去一趟吧！』

我說：『唐納，謝謝你，我不累，你還要去見佛瑞特先生，時間也不多了。我現在跟你抄小路去，我也想看看強尼•魯斯。』我轉頭問麗莎。『他在花園工作嗎？』

『是的，』她的眼睛注視著我。『妳回來之後，一直沒去看他，可不是嗎？他沒變多少，只是頭髮慢慢白了。他是到目前仍在這兒工作的人，此外還有兩個小伙子，下午五點就走了。這時佛瑞特先生應該在花園裏。』

『噢，我可告訴過妳？』我說。『前幾天我還見過他。』

『眞的？』我的話像刺到她心窩。『你們說過話？』

『說了一會兒，也忘了在說什麼，但我想他變了很多。』我拾起籃子。『我會儘快回來。』我說。

走了好一段路，從馬廏那邊穿過去，就是西小屋，亞當•佛瑞特現在就住在這兒。穿過一道拱門，迎面是鐘樓，小徑兩邊大樹合抱，溪流淙淙在濃蔭深處流過。路上印滿了車痕，還長滿了雜草和野花。後院拱門下鋪著碎石，從拱門望過去，西小屋正在陽光下，炊煙裊裊。

在馬廏後院，有一道十二英尺高的牆圍著，門口有扇鐵門。

『就是這裏？』

『是的。』

唐納停下車子，我鑽了出去。

『現在不用擔心我了，我可以穿過田間小徑過去。』

『妳知道怎麼走?』

『知道的，謝謝你讓我搭你的便車，我們晚上見。』

車子開動走遠了，我推開門。

小徑一直隱入林木深處。但我穿過門，一下子白嘩嘩陽光灑了下來，亮麗刺眼。我瞇起眼睛頓住了。這花園灑滿陽光，四面高牆，可能是十八世紀砌成的。

這兒種滿了花和果樹，果實小而綠，在陽光下閃著光。在花園中央，草坪鋪地，修剪得平平整整，兩邊花開繁盛，畫出英國六月豐富的色彩。有鬱金香、飛燕草、牡丹、罌粟花、鳶尾花，一片姹紫嫣紅。從步道直望過去，有一個噴泉，還有菜圃，種著豆子、番茄、蕪菁。院子一角還有個鴿籠。

其他地方都整理得井井有條，沒有雜草。我想是亞當•佛瑞特和強尼•魯斯帶著那兩個男孩做的。

我無暇多顧，很快走過草地，朝『夏屋』走去。我看到一個男人的背影，正在草莓園工作，穿著件藍衣服，和褪了色的褐色楞條花布褲子，肩上搭著一件褐色外套，黑色的頭髮已經逐漸花白了。

他並沒有聽到我走近的脚步聲，我在他附近站定。

『強尼?』

他伸直身子回過頭，欲言又止。

『你?』

我簡直難以相信，竟是亞當•佛瑞特。幾天之前的晚上，我曾遇見他並和他說話。相較之下，他和我那晚印象中有極大的出入。那晚的感覺，像夢中相會，就像看一部老片子。他的樣子，看來比現在年輕十歲，不!年輕十五歲以上。在那個不眞實的夜晚，月光下看到他的皮膚平滑而年輕，月影下顯出他高挺的身材，行動敏捷，口氣自信。此時，他在陽光下站直身子，面向我。他髮色雖黑，卻顯出幾莖肥亮白髮。一身陳舊衣服，也襯不出高挺身材。月光下，我沒看到他臉上的皺紋，此時卻清晰可見。他沒意識到一身塵土，我想，當然!做粗活得穿差一點的衣服，手上還戴著工作手套。

強烈的陽光使他瞇起眼睛，他朝我微笑，一雙灰藍的眼睛注視著我。他隨和地和我招呼，好像我們中間沒發生什麼事。

『嗨，要找強尼•魯斯?只怕他走了。』

『今天是爺爺生日，我來要草莓。麗莎打了電話給強尼，強尼說他留了些。』

『我大概知道，跟我來。』

我們一塊在小徑上走著，他注視著我，流露著好奇。無疑地，他想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我的樣子。

我說：『你可曾遇到茱莉的男朋友？唐納・希頓？』

『沒有。怎麼？』

『他剛送我來，然後準備去見你，和你談事情。』

『哦，他要談什麼，妳可知道？』

『知道，但我想他親口告訴你比較好。』我注意他很快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哦，別擔心，不是私人的事。』

我們走到門口，那是一間工作室。他停下來，手放在門柄上，轉過門柄。我再次發現他的眼神看來很疲憊，好像沒睡好。

『不會找我有什麼麻煩？』

『不會的。何以你再也沒到「懷特卡農莊」，你什麼也沒做，爲什麼？』

『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他略微猶豫，像想說什麼又沒說，只是轉過身推開門，讓我先進去。『從這邊走。希頓先生來看我，茱莉和他一塊嗎？』

『不，茱莉跟比爾・范韋克到新堡去了。』

『那希頓呢？』

『希頓和茱莉都住在倫敦，他有半年時間都在外面挖掘考古羅馬人在此地留下的遺跡。』

『他幹這行很瘋狂，我對很多事也很瘋狂。現在我面對妳，卻不敢確定妳到底是誰，又在幹些什麼。我放手讓妳去做，心裏也知道妳這麼做是錯的。』

『我告訴過你我是誰，也告訴過你我在做什麼。』

『是的，妳是這麼做了，妳很誠實。只要茱莉不受傷害，我也不在乎柯納和妳搞什麼鬼。』

『你用不著擔心，你可以信任我，我會對茱莉好的。』

他吁了一口氣。『怪的是，我相信妳。來吧，我看看強尼是不是把草莓留在這兒。』

這間小屋很大也很清冷，有股潮濕的味道，裏面整整齊齊放著甜豆。架子上放著些罐子、盒子，上面貼著標籤，依照字母排列，還有兩、三雙乾淨的棉質手套，掛在窗旁的鈎子上。

亞當・佛瑞特從窗邊架子上拿下草莓。『妳想，這樣夠嗎？』

『我想夠了。』

『可能過熟了些，草莓園就在鴿籠附近，如果妳有時間等等，我就去摘。』

『不，不用麻煩，我想這足夠了，我答應麗莎快點回去。瞧，我還帶了籃子來，可以把草莓全裝在籃子裏。』

麗莎沒給我錢，這時我不禁感到窘困，囁嚅說道：『我——我只怕現在不能付你錢。』

『我再跟他們算，』亞當拿了帳本，記在上面，突然對我一笑，那一笑，又像是夜晚月光下的亞

當。我屏住呼吸。他合上帳本，規規矩矩放回原處。

他想說什麼，又嚥了下去。突然回頭看著門。『我想是希頓先生！』

『喔……哈囉，唐納。佛瑞特先生一直在這兒。……』

兩個男人互相寒暄。唐納說：『妳拿到草莓了？』

『是啊，你的晚餐沒問題了。我告訴佛瑞特先生你要見他，但我沒有說明理由。』

他轉向亞當。『我沒想到安娜蓓兒告訴你，我是一名考古學家，是皇家歷史古跡委員會的一份子，目前我負責西伍德朋工作的一部分。』

『我聽說你的工作打算從從這兒開始。』亞當說。『你打算怎麼做？』

『我們的工作目標是研究羅馬古跡，繪製地圖和照相等等。本工作小組，負責這一帶，目前才開始著手。我帶著一些學生勘察……』

我把草莓放入籃中，又興致勃勃聽著唐納的話，他描繪在採石場看『羅馬人的石塊』，顯然瞧出了亞當眼中的興趣。

『你認爲最早開發採石場是羅馬人，那麼這附近可有羅馬人的建築？』

『最顯然的就是石塊，已經開採過的石塊，這些砂石都是本地的石塊。羅馬人在這兒開闢採石場，最單純的理由就是方便。換句話說，他們用在本地建設。』

『我懂了。』亞當說：『但這附近並沒有羅馬人的建築，就是紀錄也沒有啊？我對本地歷史很有

興趣，但從未讀到這一類的記載。』

『採石場在這兒開發，河流邊緣的石頭都是屬於同類的石頭，採石場的石頭，很可能用在本地。』

『在佛瑞特公園裏？』

『是的，我要求你允許，是否可以讓我去看看。』

『好極了，沒問題的，你愛到那兒看就去那兒看吧！』

『好，但我想你是否能幫助我，你可知道，這兒是否有些人工河堤之類的？』

『一時想不起來，但讓我想想——』

他雙眉深鎖，費力尋思，我略感興奮，注視著他的表情，唐納比我更專注。

『在冰屋那邊，有一個坑，掘得很深，都到樹根下面了。等等，我想有那麼一個地方，那時我還是個孩子……。我想，曾經在佛瑞特什麼地方，看到……一塊石頭，是羅馬人留下的，我發誓！』他又想了好久，搖搖頭。『不，我記不清是否眞的看到了？也許是在採石場看到的。』

『如果沒有特別的理由，你不可能注意到的，除非那塊石頭露在地表。安娜蓓兒，妳說是不是？』

『對，沒有人會想到那是羅馬人留下的石頭，對我而言，那些石頭看起來都很普通，對一個小孩而言，更沒有什麼意義。』

『這倒是眞的。先生，你再也想不起什麼了嗎？是什麼使你想到羅馬人的石塊？爲什麼會使你想到冰屋？』

『當做冰庫用的房子，通常建在地下，年代久遠，是十八世紀的建築物。』亞當說：『那是個很大正方形的坑，在森林茂密處，挖掘得非常深，因爲那兒很涼爽。冰屋屋頂有著雕刻，在坑口一端有門，人們常把池上的冰割下來貯藏在冰屋裏。冰屋再過去一點，有個池子。冬天把冰貯在冰屋裏，上面覆蓋稻草。』

『你可以確定，看過這個冰屋？也有可能用了羅馬人的石頭，那些大石塊都切割得相當整齊。十八世紀的建築商有可能——』

『還有地窖！』亞當說：『對啦，不止冰屋，那時不准我們去，因爲不安全，那兒的門總是鎖著。我幾乎忘了，直到現在才想起來。對，地窖。孩提時代，曾去那兒探險，石壁森森，上上下下都是。對了，你不是說石塊有刻痕，像某種字母？現在我想起來，有些石塊雕刻好像……像動物。』

『倒不是雕刻，而是用鑿子刻上去的，』唐納說道。『如果你說得沒錯，或許你看到了一些銘文……，我看到的只是工具刻在石頭上的記號，好像……』他伸手到口袋掏了掏，拿出皮夾，皮夾塞了許多信，和駕駛執照，地圖，小册子。唐納瞧瞧，找了一個舊信封，我看郵戳日期是兩年以前，看來他放在口袋也够久了。

亞當遞給他一支鉛筆。

『謝了。』唐納說道，在那縐兮兮信封上畫著。『這是我看到的石塊。』

他把紙遞給亞當，亞當仔細研究。『哦，我看不出什麼，我從來不知道羅馬……。不止是現在，更不要說多年以前。哦，這實在很令人興奮。說不定佛瑞特家因此又大發一筆財。』

『是啊，』唐納謹慎地說：『你可能因此上電視……老宅已經傾頹了，可不是？但仍有可能到地窖去。』

『我想你如果找到仍能下去，但你自己要小心，我不敢保證下面的情況。只要你高興就可以去。瞧，我爲你做個計畫。』

他就近在架子上拿了紙——看來像張發票之類的東西，攤在板凳上，唐納交還鉛筆，我走到亞當身邊看，他畫了幾條線，然後脫下棉質手套，丟在他身邊的凳子上，再度拿起鉛筆。

這時我才發現，他的雙手好可怕，像是被火燒傷的，死白的皮膚上有著紫色的疤痕。那雙手，曾經應是很優美的，現在卻毀成這個樣子，讓人看了怵目驚心。我以前一直未目睹，在浪漫的月光下，我絕對想不到的，一切都隱藏了。

也許我呼吸聲弄了些小小的聲音，亞當抬眼看我。

我想大多數人看了他那雙手，都會像我一樣，覺得噁心、驚愕。過了一會，他移開了目光，沒說什麼，好像什麼都沒看見。

我說：『亞當，你的手，你那雙可憐的手，是怎麼了……？』

『燒傷了。』

佛瑞特家那場大火，還有他的妻子。我想起柯納曾告訴我起火的情景——那時佛瑞特太太臥室已經著火了，他拖著床單想把她拉出火焰，抱她到樓下……。

他拿起手套，把那雙可怕的手伸入手套，但一雙目光卻沒有離開我的臉，溫和說道：『抱歉，我再套上手套吧，我忘了妳不知道。第一回看到，總是會嚇壞。』

『沒——沒什麼，別爲我……我——我得走了。』茫然將手伸向籃子，只感到熱淚已滾到面頰上，再也忍不住了。我幾乎把唐納忘了，直到他說：『這兒。』並把籃子交到我手裏。我顫抖地說：『我得趕快回去了，再見。』頭也不回，只低著頭看籃子，轉身幾乎跑著奔了出去。

我意識到亞當和唐納都沉默不語，亞當手中仍握著鉛筆，一直在我身後凝視著我。

第十四章

結果，對晚餐而言，草莓是太多了，而茱莉一直沒有回來。

晚餐非常美味，可是氣氛卻隱隱令人緊張。

柯納很早就來了，變得更沉默，一雙眼睛總像在注視著什麼。爺爺下午休息過後，晚上精神矍爍。雙目明亮，迴顧全桌，似乎帶著一種淘氣的神情，晚餐彌漫著等待的氣氛。他知道，這時他是有些權勢的。

茱莉缺席，也造成氣氛的緊張。起初，大家認爲她只是遲到了，結果晚餐進行很久了，她仍然沒回來。爺爺也逐漸變得憤懣浮躁。

柯納沉默進餐，我儘可能找些話題聊聊，讓老人能注意到我。我一、兩次看到柯納的視線冷冷地

盯著我。

唐納也像我一樣，盡量製造活潑熱絡的氣氛，但他的目光，也一樣離不開鐘面。麗莎端來一道道佳肴，也沉默而憂心忡忡地吃著，這頓飯吃得魂不守舍。

一頓飯結束，咖啡送來了，仍不見茱莉的影子。大夥兒都離開了餐室，柯納突然推開椅子說：『我打電話去范韋克家找茱莉。』

『這是幹什麼？』爺爺說：『如果這女孩子忘了，就隨她去吧！』

『她不會忘的，只怕出了意外。』我說。

『那你打電話給警局有什麼用呢？如果警方眞知道什麼，自然會打電話來。這女孩忘了啦，別浪費你的時間了。』

『我去打電話。』柯納離開房間，爺爺一雙明亮的眸子一直望著他。

我很快說，『就算她忘了，她也會跟比爾·范韋克一起回來吃晚飯。』

麗莎爲大家斟咖啡，她全神貫注看著杯子。爺爺捧著杯子，一言不發，忘了喝咖啡。唐納仍目不轉睛盯著鐘看。

『要是這孩子發生了什麼事——』爺爺最後終於開口說道。

『不會出事的，』我說：『你們好像認爲她發生了意外……她會打電話，或是找人代打。別擔心，不會有事的，她很快就會出現了。』

『或許車子拋錨了——』唐納也安慰著說：『也可能使他們延遲了。』

『遲到現在？都九點了。』

『嗯。』唐納說。

我憂慮地看著祖父，他看來好衰老。放下一口都沒碰的咖啡，他的手在發抖。

柯納回到房間。

『范韋克太太知道茱莉要趕回家晚餐，比爾說七點送她回去。』

『我說過無需打電話。』爺爺立刻說。

麗莎攪了攪咖啡交給柯納。

『我希望你不要擔心。』他溫和地說。

『柯納，你太多事了，可不是嗎？有什麼好擔心，因爲你要全家團圓？』

柯納被刮得很不自在，尤其是在唐納面前。他沉靜的一言不發的樣子，讓大家都感到壓力。

他變得好蒼白，放下喝了一半的咖啡，他甚至沒看看地方，就放下杯子，若不是麗莎接手得快，差點放在半空中。有一陣子，他和爺爺彼此互相對視，我怕得要命的等著。不知該如何是好。

柯納說：『我只想回田裏去。』說著轉身就要走。『晚安，希頓。』他聲音仍然沉靜，就像逃到自由、純淨的空氣裏。

想不到，爺爺竟咯咯笑了起來。『晚安，小伙子。』那聲音有著強而有力的讚許，然後又朝著唐

納詭異一笑，氣氛因此一變。爺爺和唐納兩人聊了一陣，茱莉仍然沒有消息，電話也沒有。我一定流露出擔心的神色，爺爺在談話間愈來愈頻繁提起：『這孩子搞什麼去了？』要不然就說：『怪了，怎麼連電話也不來一通？』最後唐納起身告辭，說他得走了。

沒人企圖阻止他，麗莎也像舒了口氣，讓他自個把咖啡杯送到廚房。

我對麗莎說：『麗莎，一會兒我就囘來，這些杯盤我來洗。』

唐納把車停在穀倉那邊。我走過去，沒看到他，感到很迷惑。站在車邊，朝隱影處窺視。

後來我聽到輕輕的脚步聲，旋過身子，唐納從馬廐那端走了過來，看到我站在他的車旁，他突然停住脚步。他見著我，失去了平日的鎮定，我注視著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看來就像一個行止曖昧的人，突然被抓到了。

頓了一陣，他微笑了。『我並沒有把銀子藏在穀倉後面，只是拜訪一些朋友們。』

『朋友們？』我說，一時如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他大笑。『過來看。』

我跟他走到後院，他推開空蕩蕩馬廐半掩的門，裏面有股乾甜的味道。門對面有個大紙盒，馬已不在廐裏。唐納開了燈，走到那紙盒旁，紙盒很深，裏面鋪著乾淨的稻草，我以爲有幾隻母鷄在那兒孵蛋。

『這兒，』唐納溫和地說：『見見這一家。』

我彎下身，稻草裏不是鷄蛋，而是七隻小貓，有幾天大了，睡得好熟，蜷在一塊，毛茸茸，黑白帶薑色。唐納溫柔地撫摸著，托米快樂地看著牠的好朋友。

『你怎麼發現牠們？的』我低語。

『我從西小屋囘來時，托米帶我來這兒。』

『哦？我會把守秘密，馬不在裏面，沒有人會來這兒……你眞的要這麼早走？』

『我想最好早點走。』

『嗯，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們悄然離開黑暗的馬廐，走囘車旁。猶豫一陣，我很快轉身對他說：『唐納，別擔心。』

『妳擔心嗎？』

『呃，怎麼能不擔心呢？只是想他們不會有事，也許在外面吃了晚餐。』

『似乎不可能如此。』

『或許車子壞了。』

『嗯。』唐納說。

『爲什麼你不再等等呢？也許他們不久就囘來了。』

『不了，謝謝，我不等了。代我謝謝麗莎準備的晚餐。』

『我來爲你開門……』

『謝謝妳……』他欲語還休，一隻手放在車門上，他似乎想說什麼，最後他說：『佛瑞特是個好人。』

『是的。』

『他似乎對採石場很有興趣，他說明天自己要去一趟，並和我一起去地下室看石塊。』

『我希望你能發現，聽你的口氣好像很有可能性。』

『的確很可能，因爲佛瑞特先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說其中有一、兩個拉丁字，他和他姊姊認得的，那時他倆不過是九歲、十歲的孩子。』他笑著說：『希望他說得沒錯。』

『那不是太令人興奮了嗎？』

『令人興奮之至，』唐納愉快地說。『或許拉丁文的意思只是「少工作，多付錢。」』

我大笑。『無論如何，祝你好運。』

『明天下午妳願意一起來嗎？』

『不，謝了。我不。我——我還有事得做。』

『嗯。』唐納說，他又猶豫，突然我想起，不知茱莉是否告訴了他亞當和安娜蓓兒的事。

我抬眼看他，『我很抱歉下午對佛瑞特先生不禮貌，他——可在意？』

『沒有。』唐納很快接口說，我才意識到這正是他想說的話，也令我心安。『他什麼也沒說，我相信他了解，妳不該擔心。』

『不會的，』我說：『晚安，唐納。』

『晚安。』

車子引擎發動，老爺車向前行，唐納伸出手向我揮別，小黃車揚塵而去了。

洗好杯盤，我們回到客廳。麗莎爲柯納縫補衣服，我和爺爺心不在焉玩著牌，終於我們聽到車子駛入後院。車子剛一停好，就聽到車門砰地一聲，然後聽到人聲，車子很快駛離，高跟鞋的聲音穿過後院，打開廚房門，我聽到茱莉走過廚房，旋開門鈕，匆忙步履聲走過走廊。

爺爺放下牌，叫道：『茱莉。』

飛快的脚步聲頓住了。

『茱莉。』

她慢慢走來，走到客廳門口，這時我聽到車聲逐漸遠去。

客廳門開了，茱莉在門口站了好一會兒才走了進來，她很快打量客廳一遍，最後目光停在爺爺身上。坐敞篷車，吹亂她的頭髮，雙目明亮，看來好可愛，像方才離開愛人的擁抱，突然見到強光和一雙雙注視的目光，變得很困惑。

有一陣子，我一顆心往下沉。難道我料錯了，她對比爾·范韋克才有興趣。——無論如何，我無法完全確定。此外，茱莉和我是如此相像。

我看到麗莎胖胖的手放下縫補的東西，她注視著茱莉，像在沉思。

『茱莉，』爺爺聲音惱怒。『妳上那兒去了?我們整晚都在等妳，擔心妳會不會發生什麼事。妳根本沒把爺爺生日放在心上，但我想——』

『抱歉，爺爺。』她聲音雖然鎮定，但我看到她放在門柄上的手非常慘白。『我——我們本來要回來，我沒有忘——可是發生車禍。』

『車禍?』老人的手放在桌上牌中，我看到爺爺雙手一震。

我很快抬起頭。『沒有人受傷吧?』

她搖搖頭。『沒有，但這不能怪比爾，我們並沒有開得很快——那一帶限制時速的，比爾確實開得不快。有人從車庫倒車出來，撞上我們了。』

『比爾的車撞壞了嗎?』

『是的，門都陷下去了，前輪撞壞了，後來警察來了——』她噓了一口氣。『你知道的，我們把車吊到修車廠，讓警方看看車子受損的情形。』

我說：『親愛的，妳吃了晚餐沒?』

爺爺猝然插口說：『妳該打通電話回來的!』我注意到他說這話時，喘得很厲害。瘦骨嶙峋的手指，捲曲在散落的牌中。

『抱歉，』茱莉又說了一次。外面，後院的門砰然關上，我看到她驚得跳了一下。『我知道該打電話，但在回家途中才想起。你——也知道，事情紛雜，比爾車壞了，又議論出事責任，對方一直想

抵賴，對警方說了不少謊言，可是警方還是相信比爾和我的話……』她的聲音顫抖頓住了。

爺爺張開口正想說話，但我卻搶先說了。

『爺爺，遇上這類小車禍，茱莉的心情自然會很激動，好像會把整個人撕成片片。幸運的是，總算平安回來了。』然後我對茱莉說：『我們知道妳一定會回來晚餐的，來!顯然妳嚇著了，我看妳該直接上樓休息，我弄些東西給妳吃，還剩了很多……可惜妳錯過相當美味的晚餐，托米也吃了蛋糕。』

『麗莎，』茱莉不安地說：『我很抱歉，可是——』

麗莎說：『唐納‧希頓晚上在這兒。』她口氣鎮定而平淡，輕描淡寫把話說了出來。

茱莉咬著唇，看來像要哭出來。『來這兒?我——我沒想到他會來。』

我溫和地說：『我出去買東西回來時，就在路上遇見他，他倫敦同事提早走了，所以他能抽出空來。我告訴他我們正等著他，他顯然也希望來。』我微笑地說：『他還穿了一套非常正式的西裝。』

『沒多久以前他才走。』麗莎說：『我想他一直在等妳回來，最後他說得走了。』

茱莉看著她，眼神渙散，好像並不是真正在看她。我盡量故作輕鬆。『我真希望妳能看到唐納。』

『噢，是的，這太好了。』

『現在我想妳該休息，』我輕快地說：『親愛的，我想——』

門突然打開，又砰地關上。柯納快步走過走廊，並停在客廳門口，站在茱莉身後。

他去田裏以前，換了一身工作服，穿著工作褲和敞開領子的襯衫，看來冷硬卻分外英俊迷人。

茱莉轉頭回望他，他冷冷站在她身後使她不安。柯納提高嗓音對麗莎說：『唐納可說了什麼？』

『說了什麼？』麗莎說。

『沒什麼，茱莉。』我說。

『在扯些什麼？』爺爺生氣地說：『這些跟唐納‧希頓有什麼關係？』

『沒什麼，』茱莉說：『一點關係也沒有！』她薄弱的聲音提得好高。『也跟柯納無關！』

『柯納？』爺爺目光看看柯納又看看茱莉。『柯納？』他又重複一遍。『柯納跟這又有什麼關連？』

『正是！』茱莉說，我心中捏一把冷汗，她忿然說：『根本與他無關，他似乎認為他就是這兒的主人，我必須回答他的問題，你能想像——』她及時控制住自己。『比爾送我回來時，遇見柯納，他問我們到什麼地方去了，為什麼這麼遲才回來，然後他開始挖苦比爾，好像都是比爾的錯，事實上這些事跟他有什麼關係！』她轉向柯納。『一見面就怒氣洶洶，天知道，究竟什麼事使你脾氣變得這麼壞！對比爾說話態度惡劣之至……。如果他那惡著臉的樣子給你們看到，你們一定非常驚訝！我不怪他，他非常憤怒。』

『我知道，柯納。』爺爺溫和地說：『你不該這麼做，茱莉會跟我們解釋的，這事不能怪范韋

克！』

『問題不在這兒！』茱莉叫道：『難道你們看不出來嗎？即使是比爾和我的錯，也不關柯納的事！就算我整夜都在外面。那只是我自己的事。』

『也是我的事！』爺爺突然笑了。

『好吧！』茱莉說：『但絕和柯納無關，他管得太多了，一向都是如此，這麼多年來，沒人去在意，但現在我是忍無可忍！他在比爾面前，對他毫不尊重，還對他說——』她學著柯納聲音：『伯公等了一個晚上，現在已經火冒三丈了！』她甩過頭看著柯納。『如何？我會跟爺爺解釋，這跟你何干？你現在還不是這兒的主子呢！以目前的情形看，我想你不可能！』

『茱莉！』我猝然喝道：『妳說得夠了！』

沒有人管我在說什麼，爺爺皺著眉，目光炯炯注視著茱莉。『妳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只是，』茱莉說：『這還是我家，柯納說來只是外人，可是他讓我感到，我在這兒已經沒有存在的空間了，好像我只是回到這兒——』

爺爺把牌刷地擲在他面前桌上。『現在，或許妳該讓我來說話。你們全都忘了，這是我的房子……到目前還是。噢，我知道你們認為我老了，病了，任何一刻我都可能走；我不是傻子，但這是眞的，你們已經急著我早點死！不！安靜點，妳說得夠多了，還在發抖呢。你們誰也不要多說，讓我把話說清楚，這是我的房子，當我活著，我要你們和睦相處。好，現在我要上床休息了。』他顫抖的

雙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

茱莉啜泣著說：『我對不起你，爺爺——我實在不想惹你生氣的，我也不吃什麼東西了，安娜蓓兒，我要上樓了。』

她從柯納身邊經過，好像根本沒他那個人，就衝出去了。

柯納一動也不動，我們都注視著他，這時我們才意識到，打從他走進客廳起，一句話也沒說。他的臉氣得煞白，甚至茫然了，眼神渙散。

『哦?』爺爺沙啞地說：『你還在等什麼啊?』

柯納一言不發轉身走向走廊，並隨手掩上門。

我對爺爺說。『親愛的，別生氣了，茱莉今晚有些失常，她抖得好厲害，連她自己都沒察覺出……，至於柯納，我想他工作得太累，你知道他一向努力，我猜他累了。我希望明天早晨，他倆的誤會就會冰釋了。』

他抬頭看我，眼神模糊，好像剛才說的那番話，已經費去了他最後的精力。他看來好衰老，好疲憊，他幾乎不認得我是誰。他囁嚅自語，不像在對我說話。『反正都一樣，都是一樣，歷史又重演。』他注視著我，黯淡的眼神有了神采。『安娜蓓兒，我所希望的就是妳嫁給柯納，這是我心中最好的解決辦法，這樣就定下來了，定下來了。我要同房睡覺。』

我彎身扶他站起，但他卻說：『我能自己來，可以的。不，別跟著我，我不要女人幫我。麗莎，

妳看我是不是能自己上床?』

他慢慢走向門，我想，他實在很老了……突然顯現的精力也只是欺騙我們的。我心中感到孤寂和恐懼……。

他出去了，麗莎和我互望著。

這一切來得太快，太令我震驚，我幾乎忘了她在這兒……。她全聽到了，她聽到爺爺說柯納和我……。

她鎮定地把手上東西放在一邊，然後起身朝門走去。

我悄然說：『妳知道，他這麼說了。我不願意說什麼惹他生氣。』

『我不想談論這些。晚安，我要睡覺了。』她說。

麗莎此舉我不以爲怪，她逕自上樓，我該去找柯納。

他正坐在廚房搖椅上，穿上他的靴子，臉色空洞蒼白，一眼看去簡直不像平日的他。他抬眼看了我一眼，又垂下眼去。

我說：『柯納，別在意。茱莉生氣因爲她跟唐納鬧彆扭，今晚又錯過了見他的機會。她不知自己在說些什麼，那也不是她眞心要說的，我敢確定。』

『根據我的經驗，』柯納木然說道，一邊把脚伸到靴子裏去。『當人生氣的時候，說的話才是眞話。她已經說得够清楚了，可不是嗎?』

我腦子很清楚。『別讓那些話傷了你。』

『傷了我?』他抬起頭來，那雙藍色的眼睛有一種奇怪的表情，有些困惑，或許有些閃光我並不喜歡，然後他微笑了，那充滿魅力的微笑使我脊椎發冷。『妳不知道有多好笑，安娜蓓兒，我的甜心!』

『好，我親愛的。』我鎮定地說。『不管好不好笑，希望你不要心存芥蒂就好。不知有沒有人告訴你，茱莉和范韋克今晚出了小車禍，才使她遲回來，心情也很壞。比爾——他車子撞壞了，他心情當然也不好。』

『妳跟我解釋這些幹什麼?』他站了起來，伸手拿著掛在門背後的外套。『這不關我的事，我不屬於這兒，麗莎和我只是雇來幫忙的。』

『你要去那兒?別出去了，你累了，這一天你也忙壞了。』

『我出去走走，我想這兒由茱莉來經營，她會滿足的。』

『柯納，別這樣——』

『親愛的女孩，妳眞甜蜜，過來檢視我的傷口，我相信這傷口不會太深的。』

『眞的嗎?』我問，他的手這時已經放在門把上。『聽著，也許我不該說，但我還是告訴你一聲，你無需再擔心。』

他停止了，然後轉過身問。『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屬於這兒的，這兒是你的地方……是你雙手建立，——這裏的一切，都是屬於你的。你該懂我的話，我只能言盡於此。』

一陣沉默，但他臉上的陰影消失了，我很難猜出他在想些什麼，但我該知道，最後他說：『是他告訴妳的。』

我點點頭。

『呃?』

『我不知道我是否該說出來。』

『別傻了，他本打算今晚告訴大家的，都怪那該死的女孩把事情弄砸了。』

『我仍認爲自己不該說的。』

我想，也好長一段日子了，該讓大家都心平氣和才好。

最後，他壓低了嗓音，躁怒地說：『老天，妳常讓我搞不懂，妳到底站在那一邊?妳似乎跟茱莉和老頭靠得很緊，想中飽私囊?——妳怎麼認爲我會信任妳?妳有什麼權利這樣做?』

『好，你想要的得手了，事實上你對我下的資本很少，我並沒有使你損失多少。』

『怎麼說?』

『他給我和茱莉只是一筆不大的款項，他沒說多少。而這兒將在你名下，他想這樣很公平。』

我繼續對他說爺爺告訴我的話。『這筆錢分成三份，給我三分之二。』

他似乎沒在聽。『茱莉，她一定爲了遺囑的事在吵，一定的。』

『我確信她不會，她根本不要這個地方。』

『不，她希望我離開此地。而她那男友並不怕辛苦工作，他最好滾遠點！』

『柯納，等等——』

『晚安。』

他走了，我還在原地站了好一陣子。突然，我也惱了，我幹嘛對柯納表示歉意？爲什麼總是這樣……柯納，你自己去面對吧……。

我慢慢上了樓，好一陣子，我就待在樓梯的轉角平階上，想著是否現在就去見茱莉，還是等到明天早上。

該怎麼告訴她，我目前處境的眞相呢？我知道，多少該告訴她一些實情，只是現在還沒決定告訴她多少。

我徘徊在她房門和我自己的房門口，來來回回走了好一陣子。如果她愛的是唐納，那麼她該樂於把『懷特卡農莊』交給柯納。

我走到她房間門口，輕輕敲敲門。沒有回答，裏面也沒動靜。

她一定還沒睡著。我又敲敲門，輕聲說：『茱莉，是我，安娜蓓兒。』

沒有回答，我站了會兒，聽到輕輕的腳步聲從走廊那邊走過來。麗莎鎭定的聲音在我耳畔響起。

『她走了。』

我茫然看著她。『什麼？』

她微笑著。『歷史重演了，他這麼說的，可不是嗎？她跑了。』

『別胡說！』我非常震驚，也很憤怒。她只聳了聳肩。

『我發現她房間空的，妳看。』

我推開門，亮了燈，心中頗不自安，像闖入別人私地。然後我看清了，床上沒有人，茱莉根本沒打算入寢，甚至窗簾都沒拉，更顯出人去樓空的寂寥。

『妳看，』麗莎又說，我隨她指處望去，一雙高跟涼鞋扔在地板上。『看到了吧，她換了一雙平底鞋。』

『或許她沒出去。』

『不，她出去了。當我上樓時，她門開得大大的。我從我房間窗口看到她走過橋。』

『走過橋？』我快步走到窗邊，月色很暗，隱隱看到花園門口的小橋。『爲什麼呢？』我旋過身。『麗莎，妳不是在開玩笑？是不是？她不可能就這樣——噢，不！』我一把拉開衣櫃的門。『她的東西還在這兒。』

『別擔心，她走不遠的，沒這麼幸運。』

我關上櫃門。『她會到那裏去？如果在這月色下由小橋走到河邊草地，她可能走到佛瑞特老宅那

邊去了?』

『天知道，擔心那個傻女孩幹什麼?也許哭著跑出去，投向年輕戀人的懷抱!』

『這不可能!』

她又聳聳肩。『十九歲的女孩總是很傻。總之，我看到她走了。』

『她若去找唐納，到西伍德朋，還有好幾英里。』

第一次看到她眼中一驚。『唐納?我想她去找比爾·范韋克。』

『妳跟她提到唐納今晚來了，對她很刺激，她愛的是唐納，我想妳了解。』

『我不知道。』她的聲音仍然非常鎮定，但卻不帶興趣。

我內心驚懼又盛滿了怒氣。『不管她去了那兒，在這時走在月夜裏，我那能不擔心。她把車子開走了嗎?』

『車子的鑰匙在柯納的口袋裏。』

『噢!不，如果她能等等，那時我——』

『妳在廚房裏和柯納說話。』麗莎說。

我瞪視著她好一陣子，腦海一片混亂，全然想不通，過了一會兒我才開口。『老天，茱莉不可能這麼笨!她想我和柯納同氣連枝，和她作對?她太年輕太傻了。』

我自己也不懂，那時怎麼跟著柯納走到廚房。麗莎大笑，突然我瞪視她一陣子，腦海一下子空掉

了。最後我才緩緩說道：『是的，我可以看出這很可笑。』

『妳和柯納說些什麼?』

『沒什麼，我希望他跟茱莉道歉，但他很匆忙。』

『匆忙?』

『他正要出去。』

那雙褐色的眼睛注視了我一陣子。『呃?』麗莎說：『我不該再等了，晚安。』

留下我一人，我走到窗邊，無論花園裏或小河邊都看不到什麼動靜。只有遠處光亮處，我知道柯納在那兒工作，還有機器轉動的聲音。窗下的花園則是一片寂靜。

我得清醒些，想想面對的問題——茱莉和唐納，麗莎和柯納——可是爲了某種理由，我一直站在窗邊，注視著黑暗，我發現自己想的竟是亞當·佛瑞特的那雙手。

原本在玫瑰花旁總有些蜜蜂嗡嗡哼個不停，可是夜色四合的晚上，變得非常寂靜。我想到麗莎說的話，歷史又重演了。

腦海閃過一個念頭使我心悸，這念頭使我害怕。茱莉跑回來換鞋子，穿外套，悄然下了樓，走了出去……柯納在廚房裏，聽到門聲，看她從窗口走出去……然後那個女孩子沿著河奔到黑暗中，爬上陡峻小徑，過去有個深水塘……，腳底一滑就會沉下去。

『他立刻趕出去。』我對自己說。『那麼，我不該再等了。』

牛棚那邊，機器的聲音仍在繼續著，燈光仍亮著。

我來不及抓件外套，就衝出房間，迅速奔了出去。

第十五章

我沒時間去看看柯納是否在牛棚工作，我的直覺告訴我，他不在那裏，我也沒有時間再到那兒去看看。走過院子，往下走是窄窄的河邊小徑，再下去就是橋了。

不過是幾分鐘以前，茱莉離開了這房子，柯納也急著追上去。我在廚房看到他時，他一副很匆忙的樣子。我加快腳程，拚命奔跑。

小徑往上爬坡，樹根如梯子，我踩著交盤纏錯的樹根往上爬。土又乾又硬。一樹黑影蔽天，枝葉一動也不動。黑得看不清前路，我幾度絆倒。不得不放慢腳步，在暗中摸索可攀爬的樹幹。茱莉一定也跑不快的，她一定走不了太遠……。

我幾乎聽到前面有些動靜，我突然意識到我害怕的是什麼，以前都沒想到。此地不可能這麼寂靜

的。如果柯納在這，他會知道我來的。

我尖叫道：『茱莉！茱莉！柯納！』

不久，前面不遠處，我聽到茱莉喊叫，氣喘不過來的叫喊聲，幾乎啞了聲音，好像她的喉嚨被勒住。

我又呼喚她的名字，聽到自己喊叫的回聲，令我又驚又怕。我撥開赤楊和榛樹的樹枝，看到池塘附近有一塊空曠的地方。

茱莉躺在地上。仰臥著，頭就在池塘邊緣。我看到她的頭髮鬆鬆垂下，在月光下臉色慘白。柯納在她身邊，一膝跪著，正彎身抱起她。

我大叫：『茱莉！不要。』並從樹林中奔出去，才跑了幾步，柯納正要回頭。突然一個人冒了出來，伸手揪住柯納的背，不准他挨近茱莉的身子。柯納恍然驚駭，掙扎了幾下，嘩然摔到榛樹叢中。

我嚇得全身麻痺，然後筆直朝茱莉奔去。她閉著雙目，呼吸倒正常。我在暗中盡力檢視她是否受傷，倒沒發現。她跌下的土地堅硬，但密密的草似像墊子一般。她的頭枕在櫻草花的落葉上。我把她髮絲撩向一邊，用顫抖的手指，摸著她的頭顱。

救她的人蹲在我身邊。我說：『她沒事的，亞當。我想她只是昏倒了。』

他喘著說，聽到喊叫聲，就趕著跑來。但我弄出的聲音，使柯納不知他走近。『怎麼啦？』他問。『這不是妳的堂妹茱莉嗎？那個男人是誰？』

『柯納。』我簡單地說。

『呃？』他聲音變了。『他要對她做什麼？』

『目前還不知道——』

茱莉動了動，微喘了一會兒。睫毛扇了扇，眼睛完全睜開來了，幽黑又充滿生命力，但她的臉仍然空茫，轉臉望著我。『安娜蓓兒？喔，安娜蓓兒……』

『沒事了，我在這裏。』

我後面的榛木林沙沙作響。茱莉說：『柯納——』

『沒事，茱莉，不會再有事了。佛瑞特先生跟我們在此地，妳安靜躺著吧！』

她低語著，像一個孩子。『柯納要殺了我。』

我聽到亞當抽了一口氣，然後聽到柯納的聲音在我們後面響起。『佛瑞特？你跑到這兒幹嘛？』他踉蹌站著，用肩膀靠著樹木，手背搗著嘴巴。『你們在這裏做什麼啊？你們都瘋了嗎？』

亞當沉靜說道：『你聽到她說的話嗎？』

『我聽到了，你們爲什麼要聽她的鬼話——』

『我聽到喊叫聲，這你做何解釋？』亞當質問他。

柯納放下手，我看他垂眼下視，狂暴地說：『別傻了，杜撰什麼故事？我要殺她？你瘋了？還是喝醉了？』

亞當注視著他好一陣子。『那麼你告訴我們，她是怎麼昏倒的？』

『我那會知道？她可能以爲我是鬼魂，我還沒跟她說一個字呢！』

我問茱莉：『這是眞的嗎？』

有一陣子，她似乎想表示什麼，但她又閉上眼睛，把臉轉向我。

柯納忿忿說道：『茱莉，爲什麼妳不告訴他們眞話。』他轉向沉默的亞當說：『事實很簡單，茱莉和我今晚發生口角，爭吵原因不用說了，後來我才知道她發生了車禍，心裏很抱歉方才責怪她太嚴厲了。我看到她飛奔出屋子，她早早上樓，我就知道她生我的氣……安娜蓓兒，妳告訴她這是眞的！』

亞當瞥我一眼。我說：『這事我還沒有弄清楚。』

柯納說：『我只想告訴她我很抱歉，但她一看到我跑到小徑，就嚇得尖聲大叫，然後就昏倒了。我正想跪下來看個究竟，接下來的事，就是你扯開我，把我推到榛木林裏。別擔心，我會接受你的道歉，但是你——，你勸勸茱莉以後別再做這種傻事。茱莉！我很抱歉嚇著妳，害妳昏倒，我會幫忙安娜蓓兒送妳回家。』

當他朝我走來時，茱莉顫聲說：『離我遠點！』

柯納停住了，亞當站在他和茱莉中間。雖然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我相信他頗有失落感，這樣相持不下的情況僵了一陣子，然後柯納激怒大叫：『老天！』他轉過頭離開了，我們聽到他慢慢往下走

向小橋。

他走後，我們三人沉默好一陣，最後亞當才開口說話。我本想問茱莉一個問題，但又嚥了下去，對亞當說：『我看我們最好把茱莉帶回屋裏，柯納告訴你的是實情，她今晚驚駭過，我們該早點帶她回去休息。親愛的，妳能起來嗎？』

『我沒事，可以的。』

我和亞當把她攙扶起來，她似乎仍然昏眩，有一點發抖，我把她外套緊了緊。『來，親愛的，妳能走嗎？我們得帶妳回去。今晚妳原想去那兒？』

『當然，要去找唐納。』

聽她回答的口氣，好像我這問題問得很蠢。

『好，明天妳就會見到他了。別擔心，妳跟亞當和我在一起，一切都會沒事的。』

我緊緊扶著她，往前走向空曠之處。亞當的手，也猶豫遲緩助我支撐她。

『看來由我來背妳比較快。』他說。

『我太重了。』茱莉微弱顫抖的聲音說道，簡直不像是她自己的聲音。

『胡說！』他背起她，讓她的手繞著他的頸子，我走在前面，讓亞當抓住樹枝，我們走到橋，從後門而入，廚房一片漆黑，房子靜寂。最後我亮了燈，沒見到柯納。

亞當在門裏站了一會兒，喘著氣說：『我看直接背她上樓吧！』

茱莉抬起頭，燈光照著她有些睜不開眼。『我沒事，放我下來，我很好。』

他輕輕讓她雙腳落地，但仍扶著她。她臉色仍然蒼白，勉強笑著對亞當說：『非常謝謝你……，我很抱歉。安娜蓓兒，我會去上床睡覺，但我先在這兒坐一會兒，讓身子溫暖些。』

我說：『帶她坐到火爐邊搖椅上。我去拿白蘭地，亞當，你要喝一杯嗎？』

『謝謝，如果有威士忌更好。』

當我端著酒來，茱莉疲憊已極坐在搖椅上，但卻有了恢復的樣子。亞當站在桌邊，注視著我，看到他的表情，我的心往下沉。

『亞當，這杯給你。』我說。

『我最討厭白蘭地。』茱莉說，她的反抗倒讓我覺得她健康多了。

『妳喝了會喜歡的。』我說，爐上熱水燒開了，我倒入熱水瓶中。『我把熱水瓶放在妳的床旁邊，我儘快爲妳弄點熱湯吃。』我望望亞當。『無疑她是昏倒了，這個傻孩子。先是發生了車禍，接著又和柯納吵嘴。茱莉，這兒還有一些今晚剩下的湯，味道不錯，喝點吧！等妳把白蘭地喝完，我就來熱湯，然後送妳上床睡覺。』

當我忙著熱湯時，亞當對茱莉說：『妳看來好些了，覺得如何？』

『沒什麼不好，只是餓了。』

『妳昏倒的時候，有沒有撞到什麼東西？』

『我——我想沒有，沒感覺有什麼！』她摸摸頭，朝亞當笑笑。『看來我還活著。』

他臉上並無笑意。『現在，妳能告訴我們，』他問道：『爲什麼妳說妳堂兄要殺妳？』

我把湯鍋哐地一聲放在爐子上。『我不認爲茱莉此時適合談這問題。』

『我也知道，但是我聽到她那時是這麼說的。』越過茱莉的頭，他的目光凝視著我，像石板一般堅硬，聲音顯得頗不友善。茱莉迅速來回看著我倆。

『妳似乎不關心，』他說：『阻止她說下去。』

『你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我嚴肅地說：『此時沒什麼好討論的，如果說得太久了，也許會打擾爺爺，這個晚上，太多事令他生氣了。我深知柯納告訴你的是實情，茱莉一見他，突然嚇了一大跳，於是昏倒了。我確信，事情就是這樣的。』

『我也確信妳是這麼想。』亞當說，茱莉聽了他的聲音，轉頭望向他。

『老天！你一直相信這是謀殺未遂嗎？』我說。

我聽到茱莉輕聲說：『安娜蓓兒——』

『好，親愛的，我知道妳說了，可是妳並不知道妳在說什麼。他在林子裏的樣子，一定把妳嚇壞了。現在，如果妳準備——』

『請妳讓茱莉說話好嗎？』亞當說。

我看了她一陣。『如何？茱莉？』

茱莉抬起頭，遲疑地看看他。『這是眞的。』她的聲音有些遲疑困惑。『我知道我說過他試著要殺死我，而我——有一陣子我眞這麼想。爲什麼這麼想，還不能告訴你。』她深鎖雙眉。『我沒有說謊，佛瑞特先生，我眞的沒有。他——他沒有碰我，我知道這麼說有些傻。今晚又是車禍，又沒吃東西，在黑暗中，突然看到他，我才昏了過去……』她顫抖地笑了笑——『而且，讓我們面對事實，我覺得他來者不善，因爲我對他說了一些很不好的事，……這些我全記得。』

我說：『妳要佛瑞特先生打電話給警方，並記錄下發生的事？』

『警方？』她睜大了眼睛。『幹什麼？』

『因爲柯納意圖殺害妳。』

『安娜蓓兒，妳不認爲——？』

『我想佛瑞特心裏這麼想，當時他把柯納推到叢林去。』

『妳這麼想嗎？』茱莉聲音聽來很驚愕、感歎，然後又吃吃笑了起來。『親愛的，非常謝謝妳——可憐的柯納，下一回他可能眞的會謀殺我了，但我不怪他！』

我不敢看亞當，忙著問茱莉：『親愛的，妳也該上樓休息了。亞當——我不知該怎麼謝你！』

『別說這些！』他表情木然。『我最好走了。』他轉而對茱莉說：『晚安，希望妳一覺睡到天明。』然後也跟我再見。

他輕輕掩上門走了。

『涼屋』很乾淨，到處都一塵不染而且空蕩蕩的。地面用水刷洗過，現在還沒乾。在電燈泡照亮下，地上反著水光。鋁製品冷冷地亮著光，機器聲音仍嗡嗡響著。沒看到有人，只感到這兒更空蕩蕩。

我伸頭到牛棚探探。

『柯納？』

我走過濕濕的地面，拔掉挿頭，機器聲音停止了。倏然沉靜令我害怕。我走到牛棚門後，伸手摸電燈開關。我的脚步聲愈來愈大聲，開了開關，燈卻不亮，我又回到涼屋。

亞當很快走進來，並且站在那兒。我停止了，心開始猛跳，我一定臉色蒼白，心裏發虛，我什麼也沒說。

過了一會他說。

『妳在隱藏什麼？』

『什麼？』

『妳知道我的意思，妳和柯納是共犯。』

『好，』我盡量控制自己。『我知道你怎麼想，不管你相不相信，我告訴你都是眞的！老天，別想到別處去了！』

『過了今晚，妳眞認爲我會離開這兒？』

『今晚並沒有發生什麼事。』

『不，那是因爲我在，也因爲妳在的關係。』

『你——你不該這麼想，你也聽到茱莉告訴你的話。』

『那是妳說服她這麼說的，我聽到她親口說柯納要殺她。』

『她承認並沒發生什麼事。她怕他，突然也嚇了她一跳。』

『她信任妳，這點很重要。她是個傻子，跟妳一樣。但至少她年輕，又不想反抗妳。』

我看著他，更茫然了。

他微微一笑。『我的意思是，茱莉沒有理由不相信妳。』

『但我告訴過你——』

『妳是大聲而清楚地告訴過我了。但今晚柯納到河那邊做什麼？』

『他解釋過了，他要去——』

『呃，是了，他要去跟她道歉，可不是嗎？好，先不說這些。那麼爲什麼他到河那邊去，還讓機器在這兒開動著，我聽到了，一直響個不停，燈也亮著，妳說怪不怪？他是個謹慎的人，我認爲他去那兒是準備行兇的。』

『這——這沒什麼，或許還有別人在這兒。』

『還有誰？這麼晚了，現在這兒一個人也沒有。我們略去不說吧。我問妳，爲什麼妳要追茱莉？』

『很顯然，她一個人晚上出去我不放心，而且滿懷怒氣。』

『妳知道柯納去了？』

『當然不知道！涼屋的燈一直亮著，我想他在這兒工作。』

『那麼爲什麼？』亞當說。『妳奔過樹林時，喊叫的聲音那麼害怕？』

『我——我聽到她尖叫，我當然害怕。』

『在她發出聲音以前，妳喊叫過。』

『有嗎？我一定要她停下來等我。』

『但妳叫的是——「茱莉！茱莉！柯納！」』

我無語了。

『所以妳想他會在那兒？』

『我想可能是的。』

『而妳害怕了。』

『是的，』我說：『是的，是的，是的！不要問我爲什麼，因爲我告訴過你，柯納會做出狂野的事。』

『我以前就知道，那時妳說妳會照顧茱莉，我還相信妳，怪我太笨了。』

『聽著，亞當。』

『我一直都在聽妳說，妳說服我不要去管這事。結果今晚出事了，好在我及時趕到，才沒有發生人命。但妳得承認柯納是個危險人物，他蓄意行兇。』

『這點我承認。』

『那就好。從此我再也不信任妳了。……我沒有理由要再相信妳。』

我頓了一下說：『呃？我不能阻止你，那麼你準備怎麼做？打電話給警察，告訴他們柯納幾乎把茉莉嚇死？茉莉會告柯納嗎？她不會的，你能證明什麼？什麼都不能證明。把這醜聞掀出來，除了讓爺爺氣壞，什麼好處都沒有。』

『我要讓警方注意妳的事。』

『我？』好一陣子，我茫然看著他。『呃，那個。』

我一時轉不過來，不知他說的是什麼，他一字一句地說：『我警告妳，現在我鄭重地警告妳。從現在起，給妳二十四小時，我要妳跟柯納一刀兩斷，離開。我不在乎妳怎麼說辭，只要妳離開此地，不再蹚這趟渾水。此後柯納姊弟如何，得不得到遺產，那就不是我關心的事了。』

沉默中，我心中一陣激動，我盡力控制自己，我說話的聲音幾乎顯得蠢笨。亞當的臉僵硬得像石頭一樣，好像一個陌生人。

『亞當——我，我現在不妨告訴你，如果我還不能面對，我會讓你繼續認爲……』我停下來，吸

了一口氣，我眞需要空氣。『那個晚上，我站在日晷旁邊，所說的話，都是騙你的！』

『眞的？』他一揚雙眉，殘忍地流露諷刺的神色。

『喔，並不如你所想的！我得說謊，把眞相隱藏，因爲我再也不能忍受眞相。讓你相信我是個說謊者和騙子，比較容易，我也較能面對你。你看，』我把話說完：『我其實就是安娜蓓兒·魏士洛。』

『呃？』

『你……你仍然不相信我。』

『但我是安娜蓓兒！我是！』

『跟著妳玩這奇異的遊戲，我發現挺有趣。不過，今晚我沒這心情。』

『妳有很多機會證明。』

我逐漸失去了控制，聲音開始發抖。『如果你強迫我說，難道你不會尷尬嗎？』

他大笑。『好，妳想威脅我。』

『不，喔不，我只是說，有幾個問題，只有我——和你能回答。』我突然靠著牆慟哭起來。『爲什麼我要開始這該死的笨事。好，如果你不相信我，繼續叫我騙子吧！你想問我什麼問題？』

他在那兒好久好久，眼神幾乎空茫茫，像是受到極大的驚愕，流露出痛苦的神色。然後，一句話不說，他掉頭走了出去。

我虛弱地靠著牆，顫抖停止了，但我覺得好冷，冒著虛汗，像嘔吐過那麼虛脫。頭腦昏沉，什麼都想不出來，只想上床，好好睡一覺。

『天啊！』柯納說，他不知何時走了進來。

我慢慢轉過身子，茫然愚癡問道：『你剛才在什麼地方？』我緊張問道：『你聽到多少？』

他揚聲大笑，一副滿足的樣子，太滿足了。眼神閃亮，表情自信，目光烱烱，神態瀟灑，充滿了魅力。

他走近我，站在那兒，雙手插在褲袋裏，晃著身子說：『噢，我可站得遠遠地，我想佛瑞特先生和我沒多少話好說，好女孩，我想由妳來處理他最好，看來我是對的。我的寶貝，是妳把機器的引擎關掉了嗎？』

『是的，當你不在場證明，這主意倒不壞，柯納？』

他瞇起眼睛。『在談謀殺的事？』

『沒錯，你開著機器，開著燈，那麼他們在屋子裏可以聽到這兒機器聲和燈光，而你卻跑到小河那邊，在曠地找到茱莉。』

『是又如何？』他明亮的眼睛瞇了起來，流露危險的感覺。他已經停止搖晃。突然我意識到他喝醉了，在他走近之前就該察覺到。我聞到他一身酒氣。『是又如何？』他溫和地說。

『柯納，亞當是對的，你是有意要殺了她。』

沉默了一會，他眼神都沒搖動，輕柔又說：『是又如何？』

我沉住氣說：『如果你認為我能忍受這樣的事，你不是太笨就是白癡，否則你到底怎麼想呢？你認為我會眼睜睜看你殺了茱莉？』

他再度揚聲大笑。『親愛的，妳心裏一定有數，我可不是個傻子。如果她可憐屍體沉在水裏，誰又能證明什麼？妳只會緊握著爺爺的手，一個字也不說，是不是？』

『老天！』我說：『今晚我對你感到很抱歉，因為你很孤寂。』

『哦，』柯納快活說道：『又沒怎樣，只是佛瑞特那老小子絆了我的手腳。』他摸摸臉頰。『妳在想辦法讓那老小子閉上嘴是嗎？』

『我不知道。』

他又開始搖晃，那雙明亮眼睛裏帶著戲謔的神情，不知思索著什麼，使我像皮膚上有什麼在爬，好不自在。

『親愛的女孩，妳現在不稱他佛瑞特先生，直呼「亞當」了，是嗎？』

我心一抽，他的口氣令我噁心。當我開口時，聽到自己口氣仍很正常，舒了一口氣，但非常疲乏。

『那天麗莎要我去拿草莓，他叫我「安娜蓓兒」，我也改口稱他「亞當」。今晚我太累了，不想

再跟你談，你心情也不好，這一天事够多。算你幸運，沒有什麼事發生。我甚至猜不出亞當・佛瑞特會怎麼做，但我並不在乎。』

『這才是我的好女孩。』他說得很輕，我還沒意識到，他的手已經從口袋裏伸了出來，放在我雙肩上。美麗睫毛中藍綠色的眼睛分外閃爍，他大笑，噴出好濃的酒味。我僵住了。

『柯納，你醉了，你情緒不穩——』但他的手更緊，臉上仍掛著微笑，我說：『如果你試圖要吻我，我會一巴掌打在你臉上，現在我先警告你。』

他手鬆了，垂了下去，臉上稍稍泛紅，但仍掛著微笑。

『柯納，你該去睡覺，禱告上帝讓亞當・佛瑞特不把這事說出去。這事交給我辦，這是我爲你做的最後一件事。晚安。』

我走到門口，回頭看他，他仍然戲謔又充滿感情看著我。他看來英俊又正常，像是十分清醒。他充滿魅力笑著。『晚安，安娜蓓兒。』

我簡短地說：『別忘了把燈關掉。』然後很快地走過庭院。

第十六章

這晚躺在床上，難以入睡。過了好幾個鐘頭，看到窗外曙色漸明。內心疲累至極，才沉沉睡去。

我打了一會兒盹，不記得何時殘月西沉，天光漸明。一隻黑鳥在清冷黎明中唱著歌，然後又是一片死沉，過一會，衆鳥紛紛叫了起來，有的吹著口哨，有的唱歌，有的還發出相當嘹喨的聲音。雖然我又累，心中又恐懼，但我發現自己在微笑。過去，我從未聽過黎明小鳥的歌聲。

很快的，我睡意深濃，心中卻是愉快的。看看窗外，小鳥們在紫丁香上唱著歌，這才全然醒了過來。我起床，走到窗邊，身體像在飄浮。

現在一定很早，露還很重，外面一片灰霧朦朧，空氣清冷，像擦亮的銀器。再往遠看，就是西小屋，可以看到遠處的栗樹，還有佛瑞特的小馬正在吃著草。

有時，我想自己的衝動不是來自過去，而是來自未來。我換了件淺黃的襯衫和灰色長褲，用冷水洗了臉，匆匆梳了頭髮，就走出了房間，像一道黑色的影子，悄然下樓。屋子仍在沉睡中，沒驚擾任何人。我躡手躡腳走出廚房，十分鐘後，我已經穿過草原的大門。

我回頭看看懷特卡農莊是否有人起來，但並未看到動靜。我很快走到灌木叢，朝馬匹那兒走去。當我一出現，那匹駿馬立刻抬起頭，緊盯著我看，兩隻耳朵往前豎，這時早上的陽光已經照在我的肩上。

那匹叫洛文的馬走了過來，牠的步子緩慢，有一種沉靜之美，像從詩中走了出來。整個世界方從六月的早晨悠悠轉醒，洛文一雙大眼又黑又大，帶著好奇神色，鼻孔噴張，朝我嗅著空氣中的味道。馬蹄下踏著長長青草，草上掛著晶瑩的露珠。

離我一碼遠，牠停住了。

我說：『嗨，洛文！』

牠伸長脖子，走了過來，但我依然沒動。牠的耳朵轉到後面，又轉到前面，鼻孔張開，在我腿間噴著氣，又聞聞我的腰，我的脖子。咬著我的袖口，扯了扯。

我把手放在牠的脖子上，感到牠肌肉在抖動。我抬手摸牠的耳朵，牠低下頭來。我抱住牠的脖子，牠沒有意思要離開。牠低著頭，用勁地摩擦著我的身體，把我擠到欄杆旁邊。

我對牠大笑，溫和地說：『我的寶貝……』我對牠說了好多話。

『現在跟我來，過來。』

我為牠套上繮繩，摸摸牠的耳朵和兩眼之間。

我熟練爬上牠，好像我們每天都如此。牠順暢奔馳起來，在長長草原上急奔，輕巧跳過柵欄，陽光炫目。我感到牠背上的溫暖和肌肉抽動，我也立刻興奮起來，揚聲大笑。

『好，照你的方式來。』我讓牠帶領我，牠帶我在河邊平坦的草地上奔馳。

我摸摸牠，對牠說：『洛文，該回去了！』

牠聽了我的聲音，耳朵往後動。過了一、兩秒，我拉繮，牠不依，我心下有些疑惑是否能指揮得了牠，於是我向牠唱起曾經常唱的歌。『喔，美麗的你，美麗的你，可愛的你，現在我們回去了！』

我們幾乎走了一哩，現在沿著小河往西小屋走。及時把馬掉轉回頭，看到小屋那邊已經升起了黑煙。馬已跑了一身汗，我摸摸洛文的脖子，對牠喁喁私語。我慢慢策馬而行，漫步回頭。當我們走到柵欄的地方，牠停了下來。

我說：『好，甜心，今天我倆跑得夠了！』說完滑下馬背，洛文仍用頭摩挲著我。

我說：『洛文，你怎麼了？』頓時抬頭，看到亞當．佛瑞特在一碼之遠的柵欄旁注視著我。

他一直躲在灌木叢中看我，當然，他聽到了洛文的馬蹄聲，看著我倆一路奔馳而去。他常在暗中看我，我感到自己臉色一下刷白了，驚愕僵直站著。

亞當走了過來，從我手中接過了洛文的繮繩。在他開口之前，像是過了好長好長一段時間，我不

知道自己希望他說什麼。我知道得有時間讓我去想他的反應，想像他的憎恨，羞恥，憤怒，混亂。

但他卻說：『爲什麼妳要這麼說。』

亞當和我一向都能了解對方的想法。我溫和地說：『我這麼想很顯然，如果我知道你在這兒，我不會回來，以免還要面對你，我害怕。我想，你什麼也不必對我說，我會比較輕鬆。』

亞當只是定定地看著我。我又接著說：『我告訴你大部分的事都是眞的。我要回來見爺爺。這個念頭想了好久，但我以爲他不會接受我，爲了我的驕傲，一直不肯回來。我知道，他一直在玩弄金錢權勢——他經常意識到他的產業，就像他那一代許多人一樣——我回來並不是想要我那份財產，或是要母親留給我的錢。』我微微一笑。『事實上，他見我第一件事，就是談這些，而且口氣還很驕傲。』

我頓了一下。『在外國飄泊好一陣子，我對事情看法不同了，我渴望想回英國……我再也忍不住和家人分開思念之苦。我沒寫信，不要問我爲什麼。我不敢回來，因爲不知道回來是否被歡迎。最後，我認爲自己一定得回來，我想你能了解。如果遇到你，我會告訴你只是回來看看，並在別處找到一份工作。』

洛文動了動牠的頭，亞當似乎沒意識到，我又繼續往下說：『我存了一些錢。當格雷太太——我最後一任雇主死了之後，留給我一些錢。』我笑了笑，想到那金質打火機，還有柯納和麗莎認爲該小心藏妥的駕駛執照。『她是個跛子，我跟她在一起好長一段時間，我是她管家兼司機。我非常喜歡

她。她每月付我三百美金，我一直在存錢，最後湊足一筆旅費，在英國找了一份暫時的工作，租了間房子。等了一、兩天，我想回去看看。當然，我想爺爺一定過世了……』

一邊說著，我彎下身子拔了一莖草餵馬吃。亞當凝神靜聽，一動也不動。我幾乎沒去看他，怪的是，身體內一部分的我已經死了，但仍會感到傷害。

『我以格雷小姐的名義租了房子，也不知該從何處著手。我打算找律師，要母親留給我那一份錢，但要冒著被柯納發現的危險。所以我等了一、兩天，想著該怎麼辦……』

『等等！』亞當說：『妳想回家，爲什麼妳不敢讓柯納知道妳回來了。』

我撫摸著洛文的頸子，簡短地說：『有一晚，他試圖要殺了我。就在河邊，昨晚我們發現茱莉的地方。』

他動了動。『他什麼？』

『他要跟我結婚，爺爺也要我嫁給他，你也知道——他想，這是他能得到產業另一條途徑——他急得逼我，我卻把話說絕了。他大發脾氣，對我大發脾氣。這也是爲什麼，我昨晚會去追茱莉。』

『妳爲什麼一直都不告訴我。』

『沒有機會。那晚我和你在夏屋約會，離開之後，你也知道有多晚了。我一向踩著河中石頭回去，然後再由小徑走過小橋，所以沒有人知道我到佛瑞特家去了。可是那晚，我卻遇到柯納。』

『噢，天啊！』

『這也是我會逃跑的另一個理由。爺爺一再強使我嫁給柯納，但我看都不想看，他也氣我氣了好幾個月。他又發現我常在外面逗留，搞得很晚才回家，他常因此對我大發脾氣，他說如果我惹出麻煩，就不要回來。爺爺不了解青春期女孩的心理，他嘴硬心軟，但我卻把他說的話都當眞。逃走那晚，我回家告訴爺爺柯納對我做的事，我幾乎歇斯底里，但爺爺卻不相信我。他知道我常外出，懷疑我在外面遇到什麼人。他只是一再問我：「跑到那兒去了？」因爲天晚了，他才差柯納出來找我。我猜他心中認爲，柯納只是失去控制而欲吻我，而我卻歇斯底里說成他要謀害我。但我逃跑另一原因，就是你我之間的事，我怕被人發現，遭人物議。如果被你妻子發現，那……』我頓了一下。『你該了解，爲什麼我這麼害怕回懷特卡農莊，如果柯納已是懷特卡農莊的主子，我實不敢回去。但我發現爺爺還活著，仍在柯納，我，和茱莉之間玩弄權力政治遊戲，茱莉可能陷入我當初的危險……。現在我回來了，以另一個角色回來，只要爺爺在世，我就住在這兒。所以，那天我回來了，再沿著羅馬城牆走過來。我——我想再看一次。』我沉穩地往下說：『柯納看到我，他跟踪我，認出我。他走到我面前時，我嚇得僵住了。然後我告訴他他認錯人了，我告訴他我的假名……』我告訴他隨後發生的事。

『柯納告訴我，爺爺有幾次心臟病發作，他也告訴我你家的事。』

他打斷我的話。『妳什麼時候發現我仍在這兒？』

『爺爺無意間提起，就是我回家第一個晚上，他在火爐旁講述。柯納只對自己有興趣，我不敢從他口中知道太多。我聽爺爺提到你打算在此定居，我吃了一驚。那晚我告訴柯納，我不想幹了。他——

威脅我，他說爺爺受此打擊一定會送命。我還是留下來了，想到和你相會將是件可怕的事。早在你來前一天晚上，我去了佛瑞特大宅。』

『尋找鬼魂。』

『也許吧。第二晚……我知道你回來了。』

他沒有看我，解開馬的繮繩，那匹馬自由了，快步跑開。亞當低頭看看自己手上握著的繮繩，好像不能確定那是什麼，或是他怎麼會握到這捆繮繩。

『我回來時，妳想告訴我安娜蓓兒死了，這樣比較容易些。』

『可不是嗎？』我說。

他轉過頭，第一次我倆互相望著對方。『爲什麼妳會這麼想？妳曾出走，一走走了這麼許多年，該有很多時間去想……妳一定知道我……』他拖長了聲音，低頭看著自己的腳。

我感到某種東西觸碰到我，幾乎刺穿我。八年來我一直學著要武裝自己，我得小心。

我說：『亞當，八年前我們爭吵過，因爲我們都不快樂。我們愛情沒有前途，我倆都無此權利。我告訴過你了，你該記得當時我是怎麼說的。』

他粗聲說：『老天，我記得。從那次爭吵後，我每一秒鐘都記得，記得妳說的每一個字，我知道妳爲什麼要走，妳有足夠的理由！但是我不懂，爲什麼妳不寄片紙隻字給我，甚至罵我一頓都好！』

沉默拉得好長好長，此時太陽已經很強烈。洛文轉眼看看我們，又走遠了。

我開口時，聲音沉痛。『可是你該有我的信。』

他還沒開口，我就知道答案了。事實寫在他的臉上。

『信？什麼信？』

『我從倫敦寄給你的。』我說。

『我沒有收到任何信。』

八年來，我一直在想，到這一刻，我不知該怎麼說。但我卻溫和說道：『我在信中說，希望給你小小的幸福，願作你的情婦，隨你去任何地方。』

他臉上橫過痛苦的神情，好像我揍了他一拳。他伸手遮眼，在陽光下，我清楚看到那隻手是多麼醜陋。

他簡單回答：『親愛的，我從未看到那封信。』他說這話時，好像疲憊已極。

『當我接不到回信時，我想你從未做過這麼殘忍的事。』

『我妻子可瑞絲特的事，想來妳也知道的。』

『我很難過。亞當，別這麼看我，一切都過去了。那時我在倫敦等了幾天；當時，我——我只是想去倫敦等你，並沒想到要去國外。後來，我打電話——她可告訴你我打電話給你？』看他的表情，我微微一笑。『是的，我也打了電話給你。』

『天啊，是可瑞絲特接的？』

『對，我假裝打錯了，沒想到她認出我的聲音。第二天我又打去，你管家太太接的電話，告訴我你夫妻兩人出國。因此，我決定立刻走。我把事情安排好，不再等你。我——我不能再在倫敦耗著了。』

『不！』他受傷地說。

我舔舔唇，沙啞地說：『我想那封信到底怎麼了？會是——她拿了嗎？』

『可瑞絲特？怎麼可能？別這麼看著我，安娜蓓兒。不，親愛的，她絕不知道，我發誓她絕不知道。』

『亞當，你不可能這麼肯定！如果她——』

『我告訴妳她不知道！她一點也沒察覺到！我可以發誓。』

『那麼她爲什麼要厭世——』

『妳走了一年後，發生火災之後，我帶她去義大利，她有精神病，我帶她去維也納，那一陣子，她都沒提到妳。』

『但是，亞當，你不知道——』

『我知道得很清楚，不要再說了，安娜蓓兒——』

『亞當，沒有人告訴我——可瑞絲特是怎麼死的？』

他粗嗄地說：『與我們的事無關，妳記得這一點就好。』

我說：『她是自殺死的?』

他似乎僵硬虛弱，終於鼓起勇氣穩住自己說：『是的。』

我倆沉默著。我想：這就是最後一章了，再也沒什麼話可說，最好道別去吃早飯。以後，見了面談談天氣就好。

同樣的想法，這時也呈現在亞當的臉上。

我說：『我最好走了，免得讓柯納看到了。』

『安娜蓓兒——』

『亞當，別讓我再告訴你，我們已經結束了。』

『不！告訴我，爲什麼妳看了我的雙手，妳哭了?』

『亞當，不！不要逼問我！』

『妳仍會心疼，是不是?』

『我……我不知道。不！』

他一直知道我在想什麼，他猝然說：『妳要這麼決絕，爲的是可瑞絲特?』

『不管我們做什麼，她總在我倆之間。』

他痛苦地說：『我可以忍受，相信我。親愛的，妳以後有什麼打算?』

『我會走。你知道，爺爺身體衰弱極了，也不會拖太久了。此後……我總會走。亞當，我倆也無需再見面了。』

『我們都不需要了。』

我猝然轉身走開。『現在我得走了。』

『把馬韁帶回去吧！』

『什麼！呃，謝了。』

『洛文會喜歡妳騎牠。』他對我微笑。『不要再不告而別了。』

『亞當，』我絕望地說：『恐怕不得不如此，你該知道。』

他倒沒有悲傷，只是像平日結束談話時說道：『好吧，這樣也容易結束，再見。』

他往柵欄那邊走去，走過田野，再也沒有回頭。

第十七章

我走到農場，工人們才開始上工。牛羣擠在牛棚裏，我忙溜到馬廄中掛好韁繩，好在沒人看見，我又走到廚房去。

比斯太太在廚房裏，等著水壺的水燒滾，她驚訝地看我一眼。

『咦，安娜蓓兒小姐！怎麼這麼早就起來了？出去騎馬了？』

『不，只是睡不著。』

她明亮的黑眼睛注視著我的臉。『妳怎麼了？看來好蒼白？』

『沒什麼，只是昨天睡不好，我想喝杯茶。』

『嗯。』那雙要看穿我的小眼珠，仍在審視我。『這倒怪，妳從來不會這麼早起來。妳自己要保

重。』

『胡說，我沒事的。』

『那天妳同來時，樣子和以前的妳全然不像了。』水壺的水開了，她把滾熱的水倒進茶壺裏。『要不是妳告訴我妳是安娜蓓兒小姐，我幾乎認不出妳來了，這是眞話！那天晚上，我對我先生說，安娜蓓兒小姐在美國一定過得很不好。』

『是加拿大，不是美國。』我溫和地說。

『哦，反正都是一樣，是不是？』她把茶壺放在桌上，一邊準備早飯。『現在妳比以前胖了些，看起來也好得多，並不只我一個人注意到這一點。比斯和我都發現，安娜蓓兒小姐微笑時，幾乎又恢復了她的美麗。』

我大笑，我也希望如此。

『這是妳的茶。』她推過一個正在冒著熱氣的杯子給我。『喔——柯納先生。』

柯納，我注意到他全然清醒，看來更有魅力。他看了我一眼，從比斯太太手中接過茶杯。『老天，妳怎麼這麼早起來了？』

『她說，起來散步。』比斯太太說著，把糖放進他的杯子裏。『我想她去騎馬了，但她說沒有。』

他看著我穿長褲和黃襯衫。『難道不是嗎？我想妳一直想去騎佛瑞特家的馬。』

我啜著茶，沒有回答。

『妳適合騎馬！』柯納讚歎地說，我看到比斯太太若有所思看著柯納。她遞給他一盤小麵包：『吃個看看。』

他拿了一個，仍然望著我，那雙藍眼睛裏有著溫和的好奇。

比斯太太又爲他的空杯斟滿了茶。『安娜蓓兒小姐昨晚沒睡好，我相信她一定在擔心爺爺的身體。』

『天色變暗，我看不久就要打雷了。我儘快吃過早餐趕去幹活。』

『我有話要跟你談。』我對柯納說。

『或許晚上吧！』

『在這之前，我去田裏找你也行。』

『喔，一言爲定。』柯納說，無意識放下杯子。『我見妳。』

我上樓換衣服。我想，他已經聞到我身上的馬騷味。我又換了件襯衫和裙子，感覺好多了。

柯納匆匆吃過早餐走了，爺爺還沒起床，比斯太太又忙著別的事，麗莎吃早餐時一言不發，茱莉在房間裏吃早餐，這是我堅持的。看來，昨晚的餘悸已經消失，但她說暫時不想看到柯納。

八點半前，唐納打了通電話來，問了昨晚發生了什麼事。我告訴他比爾．范韋克的車子撞壞了，茱莉沒有受傷。

『嗯，』唐納說：『我半小時內來。』

『唐納！等等！她還沒起床哩！』

『我馬上來！』唐納說完掛了電話。

我告訴茱莉，茱莉忙著找衣服。半小時後，唐納果眞到了，我看到他的車就停在後院，卻不見人影。我四下看望，都沒瞧見。突然有了靈感，我推開馬廐半掩的門，他果然蹲在那兒，溫柔地撫摸著盒子裏的小貓，托米恣意躺在裏面。

唐納聽到我走進時，站了起來。

『茱莉好嗎？』

『非常好。再過一、兩分鐘她就會來了。』

我告訴他車禍的事，卻沒提後來和柯納發生的事。如果茱莉要告訴他，那是她的事，但我希望她最好不要說。我要好好來處理柯納的事，不希望再節外生枝。此外，我也希望能平靜無事。

六分鐘後，茱莉下來了。平靜的臉上，全然看不出昨晚發生在她身上的事。她穿著白襯衫藍裙子，看來沉靜純淨。看不出三十六分鐘以前，才匆忙開始準備。

她矜持沉穩的和唐納打了一個招呼，當我正欲離去時，她握住我的手，懇求的眼神注視著我，使我感覺到某一種預感。唐納沉默著，他往口袋去掏他的煙斗。

我很快說：『你在馬廐裏不能抽煙。唐納，如果你們想現在出去——』

『噢，』茱莉說：『這不是托米的小貓嗎？牠們好可愛啊！』

她俯身撫摸著毛茸茸的小貓，細細端詳了好長一段時間。『瞧瞧牠們的小爪子！兩隻小黑貓，』她歡喜地大叫：『三隻黑白小貓，還有兩隻薑色小貓……奇妙不？』

我猝然接口：『事實上，薑色小貓像西屋的公貓，那隻公貓是薑色的。』

茱莉抱起一隻薑色小貓貼在她的下巴，對著那隻小貓喁喁私語。『牠們有多大了？喔，我好想養一隻，可是還這麼小呢！可不是嗎？才六個星期大。安娜蓓兒，妳那隻薑色小貓是公的嗎？』

『兩隻都是。』唐納說。

『你怎麼——我是說，這麼小怎麼看得出來。確定嗎？』

『我想，九成錯不了。』唐納小心地說，眼神注視著茱莉，她仍緊緊摟著小貓。唐納說：『以遺傳學來看，薑色小貓很可能是公的。』

『你認爲不可能是母的嗎？』

『呃？』有一陣子，唐納也不敢確定。他聳立如石，說話沉緩，風釆迷人。

『這太奇妙了。』茱莉說：『安娜蓓兒，妳知道嗎？我想養這隻小貓。喔，這小傢伙爪子眞刺人，牠要爬到我的頸子上去，唐納，你看看這隻是不是最可愛的？』

『可愛極了！將來會是一隻漂亮的貓，非常漂亮的貓。』唐納說道。

『眞的？』茱莉和我都感訝異，這麼說豈不太誇張了嗎？她懷疑地說著：『哦，牠們的確是窩甜蜜的小可愛，粉紅鼻子上還有一個點，眞逗。當然——』

『粉紅鼻子?』唐納說：『我沒說過以後還會是粉紅鼻子。』

他是沒說。

『可是，唐納，如果小貓將來長成粉紅鼻子，那就更可愛了。』

唐納把煙斗放進口袋，我乘機告退。

我說：『晚上見。』便走出馬廐。

當我走出去時，唐納輕輕地把趴在茱莉肩膀的小貓放了下來，抱回盒子裏。

『我們不該再打擾這羣小傢伙，是不是?』

『是——是的。』茱莉說。

走出馬廐之後，我就想找些瑣事做做，也好爲這個家，盡我一份力。我要把園藝的工具找出來，八年前，我一直放在穀倉的角落裏。當然，我得佯裝不知，先去問問麗莎。那些工具放置的樣子，看來和八年前完全一樣，好像這麼多年來，從來都沒有人動過。當我拿著鏟子把柄，木質光滑的感覺，十分奇異，熟悉的感覺又回來了。我拿著工具，想到荒廢的花園看看，能做些什麼。

我一個早上，都在園子裏工作，除去野草。每年春天，濕潤的土壤充滿了生氣。到了五月，大門旁的丁香花盛開，霪霪春雨更滋養草木。六月知更鳥在林中飛來飛去，我常背對屋子栽種植物，夢想著亞當，和我們下一次的約會。

今天，又是六月，土壤被曬得很乾，天氣也很悶熱。彈指八年飛逝，紫丁香仍然盛開。

如今，亞當和我都自由了，可是一切也都過去了。

我挖到番紅花的花球，秋天就會盛開了。肥肥的花球，包裹著像洋葱皮般的外層。我跪在地上，小心地用雙手托起。

突然我想起了，八年前我在『懷特卡農莊』最後一天，番紅花正盛開著，火紅一般。在那可怕的一晚，我悄然溜出去會亞當。第二天清早，細雨霏霏，天空射出第一道曙光時，我悄然經過小徑離家，走過橋，朝公路走去。

發現自己跌坐在地上，淚下縱橫。滑落到我雙手緊握的乾球莖上。

快中午時，比斯太太從屋裏呼喚我，她的聲音很焦急，我站起來回過頭，我看到她正急切地朝我揮著手。

『噢，安娜蓓兒小姐！噢，安娜蓓兒小姐！快來，快！』

急切焦慮的聲音，似乎意味有什麼事。我丟下工具跑了過去。

『爺爺出事了嗎?』

『唉，是啊，』她的手在圍裙上搓了搓，臉色比平時更蒼白，黑眼珠流露著沉重不安。她站在門口的身影像木彫，談話的口氣比平時更快更急切。

『……當我端早餐去他臥室時，他還好好的，就像往常般抱怨我：「告訴妳好幾遍了，土司不要烤得太老，我又不是鳥有砂囊。」他說：「妳該把這烤老的土司扔了，再做幾份來。」……』

我看到她的肩膀上下喘著氣。我急著問：『比斯太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難道他死了嗎？』

『別胡說，不！但又像上回那樣中風了。這次又中風，情況相當危急。安娜蓓兒小姐，我親愛的……』

她跟著我往樓上走，仍然絮絮叨叨說個不停，比斯太太說當她和麗莎一起在廚房裏準備中飯，爺爺的叫人鈴響了起來。那是種老式的拉鈴，一直通到廚房，鈴響得很急，好像拉鈴的人非常憤怒，或是突然發生了緊急情況。比斯太太匆忙跑到樓上，發現老人倒在近火爐的白椅子上。他正在穿衣服，突然感到不適，快倒下之際，忙伸手去拉鈴。比斯太太和麗莎，忙把他抱上床，然後去叫我來。

我聽到輕輕腳步聲響起，麗莎來了，她壓根不像比斯太太那般焦急，卻在她眼角看到興奮的神情。

她猝然說：『妳來了。我剛才把他抬回床上，蓋好被子。他正穿衣服時，突然倒了下去，我怕這回嚴重了。安娜蓓兒，請妳打電話給醫生好嗎？電話號碼記在本子上。比斯太太，廚房的水快滾了，裝兩瓶熱水來，儘快！我得去他那兒。安娜蓓兒，妳跟威爾遜醫生打過電話之後，去把柯納找來。』

『麗莎，我一定要見他。妳去打電話——』

『妳不知道該怎麼做，』她說：『我來，這種情況以前也發生過。我來，現在很匆忙。』

她很快轉身走了，好像再沒別的話可說。我只好衝到書房打電話。

醫生號碼斗大的字，寫在本子上。幸運的是，醫生正好在家。

『我馬上就來。現在如何處置？狄莫特小姐和比斯太太都在他身邊嗎？』

『是的。』

『很好，不要擔心，我一會就到。』

他隨即把電話掛斷了。

當我回到大廳，麗莎從樓梯口探出一個頭來。

『醫生在家？』

『是的，他馬上就來。』

『好。現在妳願意去——？』

『我要先去看他。』說著我奔上樓梯。

『這兒沒有妳能做的事。』她不再說什麼，擋在我的面前。

我猝然說：『他有意識嗎？』

『沒有。』

她斷然回絕了我，我焦慮地抬頭看她，看到她眼神中的驚異。我一時竟忘了我在麗莎眼中扮演的角色，天知道她在我臉上眼底讀出了什麼，我立刻警覺到。

『妳去看也沒用，快去把柯納找來。』

『我知道。』

說著奔上樓梯，直接到爺爺臥室去。

窗簾半拉，遮住大半陽光，老人躺在床上，艱難地喘著氣，我走到他身邊，我們都只有等待了。

麗莎跟著我進來，但我沒有理睬她。我站著注視爺爺，試著鎮定我內心的焦灼。

事情發生時，麗莎和比斯太太正在廚房，比斯太太跑來應鈴，麗莎只是從容不迫，做她該做的事。

我轉過頭，和麗莎的目光相遇，她臉上顯然太興奮了，反正爺爺遺囑已經寫好了，她無需在我面前隱藏她的興奮。但她回視我時，眼神中卻有著驚訝和困惑。

我聽著比斯太太拿著熱水瓶上樓的聲音。麗莎喃喃在我耳邊說：『這很幸運，是不是?』

『噓!我是說，好在這情況沒發生在昨天，發生在艾律師來之前。』

『是。』我乾澀地說道，心裏想，麗莎心思只記掛遺產，她只需時間等待。她是有效率又無辜的麗莎。無疑地，等醫生來了之後，她會盡一切可能幫助他。

我突然說：『我出去找柯納。』

我去田裏找柯納，太陽又毒又辣，麥田呈一片金綠色，帶著香甜的氣味，乾草堆得好厚，被太陽

照得熱烘烘的。紫丁香到處盛開，沿著田畦，開滿了野豌豆。

遠處田野盡頭，有部曳引機正在開著。駕駛人正是柯納，他正背向我，曳引機的鐮刀，把稻草一排排砍倒，柯納並沒有看到我，倒是旁邊工人看到提醒他，他對我舉舉手，我停止，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直喘個不停。

曳引機開過來，他知道我來找他一定有事。太陽照在他黑色頭髮，褐色肌膚，看來好英俊，但顯得冷淡、陰鬱，卻又流露著某種快樂。

當曳引機開到我附近時，我提高嗓音大叫，希望蓋過曳引機隆隆的機器聲。『柯納，你最好同家裏來，爺爺出事了!』

曳引機突然停下來，搖晃一下，後面收割刀吱吱嘎嘎響著。柯納關掉引擎，頓時安靜了。

『什麼!』

我叫嚷著說：『爺爺又中風了!』

我看到他臉上陰晴變化了一陣，但卻不再顯得冷漠了，好像他內心在屏息以待什麼，鼻翼翕張，那是一張獵人的臉。

他抽了口氣，對身邊小伙子說：『吉姆，我有事要同家去。泰德!』農場工頭走了過來，但一點也不匆忙，他好奇的眼光卻打量著我。『泰德，魏士洛老先生病了，我現在就要同去，令天可能不到田裏來了。』他迅速指示。『找個小伙子把大門打開，醫生的車子就要開來了。吉姆，等會兒把曳引

機開回去。泰德，他的情況如何，我會叫吉姆儘快通知你。』

吉姆拉我一把，讓我坐上曳引機的後座。工人們都好奇地看著我，柯納卻不理睬。換了吉姆駕駛，柯納坐在我身邊。他竟在輕吹口哨，我想，此時我比任何時候都憎恨柯納，甚於他強迫我要嫁給他，以及他捏造我懷了他的孩子，以及他試圖要殺害茱莉。

一直到曳引機在後院停下，我們下來之後，他才說：

『順便問妳，妳不是說有話要告訴我？是什麼事？』

『暫且不提。』我說。

爺爺一直沒有醒過來。醫生來過，停了一陣又走了。

爺爺頭靠在枕頭上，呼吸困難濃濁。有時長長吸一口氣，又重重吁一口氣，偶爾呼吸像停止，讓我心一抽，然後他呼吸又開始……。

我拉了一把椅子坐在他床邊，一直沒有離開他。柯納整個下午坐在另一邊，沉靜得像一尊石像，眼睛看著老人，像隻貓般窺伺。最後我再也忍不住，請他出去，否則別再這副樣子。他十分驚愕投眼看著我，然後他起身走了。

過了一小時左右，他又折了回來，坐在老人床另一邊，等著，又是那種眼神。有時，一雙藍眼睛又回眸看我，我並不在意，但我好疲憊，對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柯納冷血到那麼興奮。我不知道，

寫在自己臉上的是什麼表情，我已不想在柯納面前掩飾，今天，我實在無法……。

這一天就這麼過去了。麗莎仍像往常一樣沉默而有效率，時常來來去去，幫忙我做些該做的事。比斯太太在一天工作完之後，仍多留了一陣子。

醫生走了之後，茱莉仍然沒有回來。柯納差人去西伍德朋找茱莉和唐納，可是那人第二天早上回來說找不到人。第二天中午之前，又差了幾個人去，四處都找過了，連唐納的車子都不見踪影，沒有人想得出他們去那兒了。難不成到新堡——

『佛瑞特家！』我說：『他們很可能在那兒。柯納，我很抱歉，差點忘了。』我很快把那天亞當描述的羅馬刻石講了一遍。

但差去的人回來之後，卻說全沒看到人。對，可能人都到地窖去了，對！一定是這樣，所以才沒看到人影。可是，外面並沒有看到車子。

『打電話吧！』柯納說。

可是打電話也沒有用，家僕說，佛瑞特先生出去了，沒說到那裏去，也沒交代什麼時候會回來。茱莉、唐納這幾天並沒有去……。

我說：『或許他們在佛瑞特家發現了什麼，然後到新堡去了。現在再過一小時就要吃晚飯了，他們會回來嗎？茱莉不該再不告而別。』

『妳知道嗎？妳口氣好像十分擔心。』柯納說。

我說：『天啊！你怎麼想？』我抬起眼，目光越過爺爺的病床，盯著柯納那雙藍眼睛。那雙眼睛好亮。

我簡短地說：『我在想茱莉，她該想到回家。』

『我一直說妳是個好女孩。』

我沒回答。

醫生在七點以前又來，待了一會又走了。這一天又快結束，天色變得陰沉，雷聲隆隆，下起豆大的雨來。

茱莉仍然沒有回來，爺爺躺在那兒，呼吸似乎更微弱了。

醫生走了不久，柯納也離去了。比斯太太來到爺爺房間，我乘機去樓下一會兒。麗莎給我弄了湯，和一些吃的東西。

我回去之後，又坐在原來的位子等著，注視著老人的臉，試著什麼都不想。

一小時內，柯納回來了，坐在床另一邊，注視著我。

比斯太太八點走了，很快下起傾盆大雨，這是眞正的大雷雨。一綑綑的雨注，敲打著窗子。突然，閃電照亮了房間，接著近處響起轟隆雷聲。夏季暴風雨，來勢汹汹，但不會太久。

我走到窗邊關上窗子，並在那兒停留了一會，從百葉窗間縫往外看，外面大雨如注。

仍然沒看到茱莉的影子。這會兒，她是不會回來，或許他倆會找一處避雨，過了這陣雨才會回來。

走回床畔，我捻亮了床邊的燈，小心不讓燈光照到老人臉上。我看到柯納正注視著爺爺。他皺起雙眉，低聲說道：『或許他會醒來。』

爺爺動了動，吁了口氣，發出些鼻息聲，然後睜開了眼睛。經過好長一段時間，他似乎集中了焦距。聲音雖含混，但我已經能聽得很清楚了。

『安娜蓓兒？』

『我在這兒，爺爺。』

頓了會兒。

『安娜蓓兒？』

我伸手握住他的手。

『是的，爺爺，我在這兒。我是安娜蓓兒。』

他的手沒有動，爺爺臉上也沒有特別的表情。但是我想，他一定放心些。他的手好瘦好衰弱，乾得像竹子般，再也沒生命力了。

我想到在童年時，眼中爺爺是個強壯有力，像個暴君一般的人物。現在，卻緩慢而痛苦的結束生命。昨天早晨，我還騎馬奔馳，內心想著自己的祕密。然後遇見亞當……如今……。

風雨一陣緊一陣，閃電一秒就閃一次，像戲劇性的聚光燈，一再地打在窗簾上。爺爺睜眼看到了。

『這是夏天的暴風雨，但並不是最後一個。』我說。

『這聲音是雨聲？』

雷聲停了，但傾盆大雨仍在下著。『是的。』

我看到他眉毛蹙了蹙。含糊地說：『田裏的雨水，恐怕積了不少了。』

他的話引起我的羞慚。畢竟，柯納才是魏士洛家的人，或許他的反應，比我更眞實。我悲傷逝去的，並不是老人，而是我的世界，那個我不要，被我遺棄的世界。

『柯納剛才也是這麼說。』

『柯納？』

我朝他點點頭。『他在這兒。』

老人眼睛動了動。

『柯納。』

『是。』

『我——病了。』

『是的。』柯納說。

『快死了？』

『是的。』柯納說。

我震驚地張開雙唇，正想說什麼，卻被爺爺的微笑阻止了。那不再像他以前詭異的笑，只不過是嘴角肌肉牽動；但我知道柯納是對的。

不論馬修．魏士洛有多少錯，他絕不能失去他的尊嚴。他也絕不是那種男人，在女人的哄騙中溘逝。

我握著他的手，從我的掌心透露我的抗議。他回眼看我，我想他要說：『不要說謊。』

我沒去看柯納。『好，爺爺，我不說謊。』

『茱莉？』

『她不久會回來，也許被暴風雨躭擱了。她和唐納出去一整天，不知你病了。』

我想他眼神中有疑問。

『你記得唐納嗎？親愛的，那個蘇格蘭人。唐納．希頓，他是個考古學家，在西伍德朋挖掘。昨晚在這兒——』我的聲音顫抖，但我還控制得住——『在你生日宴。』

我看得出他很專心，又很困惑，但我得穩住自己，將身子前傾，緩慢而清楚地說：

『你看到唐納，你也喜歡他，他準備和茱莉結婚，兩人住在倫敦，茱莉和他在一起非常快樂，她愛他，你無需擔心——』

突然，一個轟然大物倒了下來。驚天動地一聲巨響。

爺爺說：『怎麼啦?』他的聲音，幾乎回復到正常。

柯納走到窗邊，打開簾子，他的動作充滿了壓抑的緊張和興奮，顯得比平時的優雅。又帶一份雄健的氣勢。等他走回床邊，俯下身說：

『是遠處的一棵樹倒了下來。我可以確定，是佛瑞特家的樹。』

他小心地說：『用不著擔心，我待會兒會出去看看，那樹離我們這兒還遠，這兒沒有損害。』

爺爺開口，清清楚楚地說：『你是一個好孩子，柯納。可惜，安娜蓓兒一直沒回來。你們兩個是很配的。』

我說：『爺爺——』然後止住了口。

當我把臉貼在被單上，想躲開他的視線時。我看到柯納一再抬起頭凝視著我，瞇著眼睛，像在評估著什麼。

房間裏，只剩下我和柯納了。

第十八章

柯納說話之前清清喉嚨，似乎過了好長好長一段時間。

我一直沒抬起頭，不想讓他看到我滿臉的淚痕。我知道是很笨也很危險。我想，昨天我就該告訴他真情。現在，就想說也不可能。

我聽到樓下門砰然摔上，然後是急促奔跑的聲音。也許某處發生了什麼事，麗莎知道了，但她會這麼匆忙嗎?我從來沒看到麗莎匆忙過。似乎是另外一個人，她關心爺爺……。

茱莉!當然，一定是茱莉。我拭去淚痕，儘可能穩住自己。茱莉跑回來了，只是太遲了，我抬起了臉……。

腳步聲穿過大廳，然後奔上樓，隔著厚厚的木門，我可以聽到她啜泣的哭泣聲。

猝然抬起頭，臉上仍掛著淚，但現在我顧不了，一定出了什麼事，柯納的視線移開我，注視著門口。

門推開了，茱莉奔了進來。

她一定在黑暗中奔跑得太快，眼睛還不能適應室內的亮光。她走到床尾，喘著氣。但她並不是爲了爺爺驚慌，茱莉甚至沒看病床上一眼。她目光狂亂，幾乎昏眩，抓住一把椅背，否則她幾乎撐不住了。

她的頭髮、外套全濕透了。腳上涼鞋、雙手、手腕滿是泥濘。她慌亂地看著我和柯納，喘得太厲害幾乎講不出話來，她眼神中流露著極大的痛苦。

『安娜蓓兒……柯納……柯納……』

病房的氣氛，或是麗莎告訴了她什麼，似乎都湮沒在她深深的痛苦中。她甚至呼喚柯納，一定出了大事了。

『茱莉，』我動了動身子，走了過去。『親愛的，發生什麼事了?』

這時，她的目光才落在床上，頓時怔住了。她微微晃了晃，咬住唇。像個孩子做了壞事，準備領受斥責。『我不知道，安娜蓓兒，我不知道。』

我伸出手摟住她。『親愛的，我也很難過，幾分鐘前，爺爺才嚥了氣。非常突然，但他走得很安詳，以後再告訴妳。……好，妳出了什麼事，妳現在能告訴我們，到底是什麼事?』

她在我手臂中顫抖著，試著想說話，卻只發出耳語般低的聲音：『求求妳和柯納——』

顯然她快要失去意識了。我提高聲音，以面對現實的口氣說：『柯納，你最好下樓告訴麗莎，然後打電話給威爾遜醫生，然後再拿白蘭地來。茱莉，不要待在這兒，我們到妳房間——』

『電話不通了。』茱莉說。

『不通?』

『麗莎說，剛才電話線斷了，她一直都在試。常春藤樹倒了下來，樹倒下來的時候——』

『常春藤樹?』這回柯納開口了。

我說：『是佛瑞特家那棵老樹嗎?我聽到倒下來的聲音。別在意，茱莉——』

『聲音聽起來好近，眞是那棵樹?』

『那樹裂開成兩半。』茱莉聲音好空洞。『一半倒在小屋上，壓壞了屋頂和牆，還有——』

『那附近並沒有電線，』柯納說：『這也算不了多大的損失。』

我說：『閉嘴，一定有事。茱莉，妳繼續往下說。』我搖了搖她。『茱莉!柯納!天啊，快把白蘭地拿來，這女孩就快昏倒了。』

『這兒有白蘭地。』他在床邊桌子斟了酒，並把酒杯交到我手裏。

『來，喝下去。』我拿著爺爺的杯子，倒進她的齒縫裏。

柯納在我身後，把被單拉上，遮住了老人的臉。我猝然說：『茱莉，振作起來，到底發生什麼事

啦？和常春藤樹有什麼關係？難道樹倒下時，妳正經過——。天啊，柯納，當我們聽到轟然巨響時，她正從樹下經過……茱莉，唐納呢？』

她點頭，不停地點頭，像一個洋娃娃。『唐納，壓在下面。樹裂成兩半，倒了下來——』

『他死了嗎？』柯納問道。

我聽了一驚，茱莉也睜圓了眼睛，看著他她倒清楚了：『不，我想不會，但他受傷了，他出不來……我們得去……去小屋那邊……那牆都倒了下來，他受傷了，壓在下面，他出不來。我——我們得去。』她看來就像個孩子般無助。

我很快說：『茱莉，不會有事。我們趕去，柯納，車在那兒？』

柯納說：『在門口。電話眞壞了？』

『是的。麗莎一再試過。』

『那麼我們得快。』我說。

外面已是落雨的夜晚。我抓住茱莉的手：『我們一分鐘之內，就會到那兒。』

柯納站在我身後說：『別擔心，我們會把他拖出來。』他對我說：『安娜蓓兒，快去拿手電筒和白蘭地，妳知道放在那裏。』

我們奔到樓下問麗莎：『附近還有工人在嗎？』

『沒有。比斯夫婦今天放假，吉姆做完擠奶的工作也走了。妳最好也去，可不是嗎？我會到樓上

去。』

『麗莎——』我剛開口，她必然猜出我要說什麼。我望進她的眼睛，點了點頭。『是的，幾分鐘之前過去了……妳要上去嗎？』

她什麼也沒說，以那種不具熱情、奇異的目光望著我的臉，又看看茱莉。然後她只是點點頭，走過客廳，朝樓上走去。

此時，我深自慶幸自己還是同來了。如果我此時不在這兒，他逝世的一天，沒有人會在『懷特卡農莊』哀悼他。

我推開門。『我得快快去拿東西。茱莉，妳不要擔心，柯納一定會照顧他的。』

大福特汽車停在後院，我們全擠在前座，他還拖了些木柴和斧子鏟子等工具，放在車後，然後坐上了駕駛座，發動引擎，車子吼了起來，繞過半圈，便向門駛去。雨夜中，車子亮起了兩行燈光。我意識到暴風雨已經逐漸減弱，雷聲漸漸停了。

柯納開得很快，他突然開口說：『茱莉，到底發生什麼事，妳說明白點：他是怎麼受傷的？』

『我們去廢墟的地窖。那是佛瑞特先生告訴唐納的。』

『佛瑞特先生也在？』

我想我的口氣很正常，甚至有些平淡。但我卻看到柯納轉過頭來看著我，然後又別過頭去。

『是的。』茱莉說：『他們先到地窖——』

『去找羅馬石?』我接口說。

『對，對啦!那棵常春藤樹倒了下來，倒在煙囱和牆上，我——我正站在外面等，而且——』

『他受傷了嗎?』

『我告訴你，他壓在——』

『亞當．佛瑞特，他受傷了嗎?』

『我不知道。當樹倒下的時候，他們兩個都在裏面。我一直想把擋在地窖門口的樹幹移開，但佛瑞特先生——他在裏面，大叫我快去求救，因爲唐納受傷了，他不知傷勢如何，因爲他還沒有找到手電筒。柯納，那門被關上了。』

柯納的車子開得飛快，在雨夜的路上狂奔。最後，我們看到大樹樹枝倒在小屋廢墟上，那沉重的樹枝，幾乎有十幾枝之多。在車前燈燈光照著之下，枝葉上的雨水閃著點點晶瑩的水光。我們從車上衝了出去，匆忙間我只拿了手電筒，車前燈照在陰影更深處。茱莉一馬當先跑了過去，她大聲叫著：

『唐納!唐納!你還好嗎?』

回答她的是亞當的聲音，聽來有些含糊，像是由下面某處傳了來。

『他很好，有人來幫忙嗎?』

『柯納和安娜蓓兒。柯納，他們就在下面。』

柯納彎下身，把擋在入口處最大一根樹枝移走。我跟著他，猜想地窖的門在那裏。這時我看到一塊搖晃的破石塊，移開勉強可容一個男人下去，但下面黑幽幽的。

柯納亮著手電筒，燈光照亮了通往下面的階梯。

十二級階梯走來很陡，但每一級都很堅實，手電筒的光照出飛動的灰塵，牆倒了，碎石散得到處都是。亞當躺在樑下，臉往下，腿朝著我們。我認出他那條褪色的褲子，上面覆著厚厚一層灰塵。看來，他可能想爬到唐納身邊，不幸被落下的樑打到。

『佛瑞特?』柯納輕輕叫道：『你還好嗎?』

『還好。』亞當喘著說，好像盡了最大的力氣。他撐著樑，卻移不開。『唐納在裏面，我到不了他那邊。多久醫生才會來?』

『電話不通了，我們沒叫醫生。』

『該死，茱莉不是說——。唉，你們該儘快找醫生來。安娜蓓兒?』

『是?』

『車在外面嗎?』

『在。』

『妳去好嗎?如果不能找到威爾遜醫生——』

茱莉說：『樹木橫在路上，我們無法開車，有四英里遠。』

我說：『西小屋有電話，亞當，和懷特卡農莊是同一條電話線嗎？』

『恐怕是的。』

我站了起來。『我走去，沒關係。茱莉，那條路我曾走過，還搭了便車。』

『在這樣風雨的晚上，不會有車子的。』茱莉絕望地說。

『不浪費時間，我這就走，說不定我會一路奔跑。』

柯納說：『不止四英里，幾乎有六英里。』

『對啦，我去尼雪絲，那兒電話或許會通。』

茱莉邊哭邊說：『呃，天啊，那也有兩英里，也得花一小時，而且全是山路，全是上坡路，妳會累死，太遲了。』突然，她靈機一動：『對啦！騎馬！』

『什麼？』

『騎馬！那樣就快得多了。』

柯納說：『這是個主意！』我看到他睨視我一眼。『但那匹母馬沒上馬蹄，妳就騎佛瑞特家的小公馬。』

我懂了，這件痛苦的災難，對柯納而言只是件令他興奮的工作。發生了這麼多事，他倒是沉著穩健，是的，他會把亞當救出來。

我簡短地說：『沒時間了，我這就去。』

亞當的聲音，再度從樑木下傳了過來，那聲音像一個男人儘可能控制住自己：『安娜蓓兒，等等，聽著，我親愛的……這是個好主意。那匹小公馬，在西小屋那邊的馬廐裏，妳駕車去那兒。只需幾分鐘就到尼雪絲……牠會帶妳去的……我想……』

我和柯納面面相覷，我倆不再微笑。

我仍看著柯納，對亞當說：『好，我會辦得到的。』

『在馬廐第二扇門內，妳可以看到馬繮。』

『是的，我知道。』

亞當說：『小心，我親愛的，牠怕雷聲。』

『不會有事的。』我說，眼睛仍盯著柯納。『我控制得住牠，別擔心我。』

『妳騎那匹馬？』茱莉驚叫。

『是的。忍住點，亞當，我親愛的。』

當我走時，我看到柯納怔在那兒。一雙眼睛，一直在我身後盯著我。

第十九章

此時，我最好不要去想剛才的景狀。柯納腦海裏不知轉些什麼，顯然他無意幫什麼忙。如果情況對他有利，他會辛苦工作，有如長船上的奴隸一般，而且效果驚人。如果跟他無關，天知道他會怎麼做。

我不去想這些，只是迅速奔向外面的車子。我的手抖得好厲害，但我還是儘量穩住自己，雙手抓緊方向盤。茱莉跑出來替我打開大門，經過她時，我對她大叫：『注意看醫生的車子，他可能從這條路來看爺爺。』

我見她點頭，臉色蒼白如紙，她大叫：『快！』

我儘快駛著車子，想到八年前我也曾駕車走在這條路上，大雨打在車頂，車子一路爬上蜿蜒狹長

的山路。我幾乎忘了上山坡有多陡，轉彎多麼危險，車子爬上了最高處，我一面踩煞車，一面讓車子往下滑，一閃神，車子狂野衝向河邊，千鈞一髮之下，車子在離河堤四英尺處煞住了。引擎聲音熄了，湍急的河水聲大得像打雷一般。

我嚇得魂飛魄散，手還抓著方向盤，傻傻地注視著前方。不知什麼時候雨停了，我竟然沒注意。我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或許只有幾秒鐘，沒有受傷，但嚇壞了，此時也無暇細想。走出車子，馬廄只在五十碼外。丟下車子，我朝馬廄奔過去。

走到馬廄時，下意識打開了電燈開關，拿了韁繩，怔了一、兩秒鐘，調勻呼吸，讓眼睛適應光線，也讓馬習慣看到我。

幾分鐘後，我的心跳才逐漸正常了，但拿韁繩的手仍然抖個不停。

我靠在馬廄的牆上，看著佛瑞特的小馬。

牠在遠處角落，背對著我。但牠回轉過頭瞪著看我，耳朵也豎了起來。

我開始對牠說話，儘量讓自己聲音穩定，我打開牠的欄門，走了進去。

牠沒有動，只是歪著頭，一雙黑眼睛看著我。我溫和地撫摸牠的頸子和耳朵。牠低下頭，在我襯衫胸口嗅著。

我說：『洛文，現在你要幫我忙。』

七秒之後，我替牠套上韁繩。十秒鐘之後，我牽著牠走出馬廄，走入夜色中。我沒爲牠上鞍就一躍而上，牠像驢子般安靜地站著。

我策馬朝河邊走，自己沉靜坐在馬背上。在黑暗的夜中，不匆忙奔騎，一路跟牠說著話，與其說安慰馬，不如說安慰我自己。這條路一直通往牧場，洛文是很熟悉的。

但我不知是否能策馬過河。河水原本很淺，但在風雨之後，水流湍急，水勢洶湧，即使是白天越過河水都相當困難，何況在黑夜中涉急湍河水而過。

河畔青木發散著雨後芬芳的氣味，策馬走到河邊，洛文猶豫不肯過去，但我仍然堅持要牠過去。牠仍猶豫，最後伸出一隻前蹄，探了探，又止住了。我感到牠的疑懼、恐慌。但我仍堅持，突然牠向前走入水中。

在湍急的河流中，我唱著幾乎忘了的情歌。水愈來愈深，淹至牠的膝蓋，牠蹣跚了一下，然後穩住腳步，終於我們涉過河，到達對岸。

今晚，就像在夢境中，洛文一路飛奔，沒一會兒，尼雪絲的燈火就在眼前了。

事後，我也注意到了，在尼雪絲也有被暴風雨肆虐過後的痕跡。范韋克家兩個兒子，正出去巡視災情。當我騎馬到達他們庭院時，他們都跑了出來，也許已經聽到馬蹄疾奔的聲音。因此范韋克老先生，和他兩個兒子，都站在門口等著我。

我聽到有人說：『那是佛瑞特家的馬，魏士洛家的女孩。』然後范韋克先生很快說：『小姐，出了什麼事？』

我發現自己幾乎說不出話來，上氣不接下氣，牙齒打顫，像冷得發抖，也許是猶有餘悸，整個身體都抖得厲害，差點撐不住，從馬背上掉下來。

我好不容易才說：『出了意外，一棵樹倒在小屋上，有人受傷了，佛瑞特先生也困在那兒，電話線也斷了，無法外出求援。這兒電話通嗎？』

范韋克先生說：『還不知道，珊蒂，去試試看。要找醫生嗎？』

『是的，我這就去。』

『比爾，去把需要工具全準備好。』

我滑下馬背。『你們可有任何支撐物，能撐起樹幹，使下面的人能出來。』

『天啊！』這農夫說。

車子從庫房中開了出來，停在院子門口，比爾又忙著去拿東西。珊蒂說醫生的電話在講話中，一時打不進去。

『電話通嗎？』

『是的。』

『哦，天啊！』我倚在洛文熱氣騰騰的脖子上。

『親愛的，』珊蒂說：『別擔心。需要我幫忙，我可以和他們一起去。』

我想起范韋克太太以前是護士，她和丈夫在醫院認識，那時范韋克先生正在醫院療傷，他在戰爭中傷了腿。我想，如果醫生遲遲不來……。

我叫道：『范韋克太太，但願妳能來。茱莉男友受傷，亞當·佛瑞特要去救助他，卻被塌落屋頂樑木壓到，現在只有柯納和茱莉在那兒。』

她說：『別急，孩子。我去拿些醫藥用品，妳要進來嗎？』

『不了。』

她沒說什麼，回到屋子裏。我聽到她在叫：『貝蒂，準備一壺茶，白蘭地，還有毯子。快點！』

車子引擎發動，范韋克先生揹著一捆繩子，從我身邊走過。

『我帶妳去西小屋？』

『主要道路有很多樹橫在路上，所以我才騎馬。』

『河水很深嗎？』

『淹過橋了，最好不要走那條路。』

『好，我們繞遠一點，走另一條路，但那是條好路。』珊蒂拿了好幾條毯子，放在工具上面，貝蒂拿了一壺熱茶和酒，還有醫藥箱。

每個人都入座了。范韋克先生轉過頭對我說：『妳也上來，馬就先住在我們穀倉裏，我們會照料牠。』

我只猶豫了一下子。『不，我帶馬回去。總該有人回懷特卡告訴麗莎一聲。別擔心我，謝謝。』

引擎發動了，我沒聽清他的回答。車子駛遠了，我只見兩行車燈照在黑暗的夜路上。

我這才想起，忘記告訴他們爺爺過世的事。

一個女孩羞澀地站在我身邊問道：『妳願意進來嗎？魏士洛小姐？茶沏好了，坐一會兒！』

『不，謝謝妳，我得走了。請妳待會把大門關上。』

『當然。』

我爬上馬背，再度回到黑暗的夜色中。

終於找到援手，這才感到全身虛弱得像個孩子一般。我鬆軟地坐在馬背上，現在又是我倆孤伶相依。牠輕柔走過草地，像隻貓一樣。我們就這樣漫步而行，一直走到河邊。我下馬，牽馬涉水而過，洛文跟得很順，一會兒就過了河，我們朝著懷特卡農莊前進。

歸途上，洛文的馬蹄聲有規律地踏在草地上。我這麼做是對的，總得有個人回懷特卡農莊，告訴麗莎該準備的事項。西小屋那邊，我沒有插手的餘地，唯一能替亞當做的，就是替他照料洛文……。

但是，這麼一來，我卻無法得知救援工作做到什麼地步。馬的腳步放慢了，我看到懷特卡農莊的燈光。

沒多久，洛文就走進院子，靜靜站著。我從馬背上滑了下來，麗莎匆匆迎了出來。

『我剛聽到馬蹄聲！安娜蓓兒！發生什麼事了？』

我一五一十告訴她，並請她為唐納準備房間。『我先把馬放回馬廐，立刻回來幫忙。』

這時我才注意到她看看我，又看看洛文，又看看我。

『對，』我說：『我騎了牠，我一直對騎馬很在行。』

我離開她，任她一個人站在那兒。領馬轉過穀倉時，看到她匆匆走進屋裏。

馬廐是空的，我捻亮了燈，牽洛文進入。

牠走入這陌生的馬廐，甚至沒有緊張地四下張望，泰然踱了進去。托米遇到亮光，眨眨眼，從窩裏抬起頭。洛文走入柵欄，聞了聞稻草的味道。我跟著把柵欄關好，掛上繮繩。這時，我也跟牠一般累了。

我用左手摸摸牠的脖子，牠低下頭舒適地吃草。突然，我感到手下摸著馬的肌肉突然一緊，也不吃草了。洛文抬起頭，緊張地搖搖尾巴。眼角餘光瞥到窗戶人影一閃，托米連忙護住牠的小貓。

我回頭，看到柯納一個人出現在馬廐門口，悄然走了進來，隨手關上半掩的門。

第二十章

走到門內，他站住，伸手拉上窗戶的百葉窗。

我站了起來，猝然說：『怎麼啦？』

『他們把他拖出來了，我走之前，醫生也來了。』他用勁拉上門閂，但生銹了，卡著動不了。他一邊說：『我看妳騎馬從尼雪絲回來了，恭喜妳。』

『柯納，』我不敢置信他只是閒閒幾句。『到底怎麼了？他們都好嗎？老天保佑！』

他放棄去弄門閂，轉過身來，卻沒走近，仍站在原地，注視著我。洛文僵硬站在我身邊，也不吃東西了。只是緊張地搖著尾巴，一動不動。我伸手摸摸牠的頸子，牠開始冒汗。

柯納平淡地說：『我告訴妳，他們已經把唐納救出來了。雖然大動脈出血，但仍不大嚴重，止血

器救了他，醫生說他不久就能恢復。』

我明白了，柯納有意賣關子，此時他全然不像他，好像心飄出去，不知自己在說什麼。不，他是故意不提亞當，好讓我乾著急。我的手撫摸著洛文的頸子，嘶啞地說：『你幹嘛這個樣子，你要告訴我什麼？』

他臉轉向一邊。認識他以來，這是第一次，我望著他，他卻不肯望著我。門旁正吊著一個馬蹄，他拿下馬蹄，手指閒閒地玩弄了一會兒，俯頭檢視著，好像那是什麼稀世之珍。他開口了，卻沒有抬頭。『很抱歉，樑倒下來了。』

我靠著馬背，因突然全身發冷，隔著薄薄的衣衫，從馬身上取得一些溫暖。我笨拙地重複他的話，連我自己都認不出自己的聲音：『樑……』突然我問：『亞當？柯納，你說謊！不可能的！你說謊！』

他很快看了我一眼，然後又垂下頭看著手中的馬蹄鐵。『樑移開了，我們已經做了我們能做的……』他頓了一下。『事情發生了，救援的人還沒趕來……』

我抱住馬的脖子，撐住自己，我狂野大吼著：『你竟然眼睜睜不管？』柯納又看看我。我繼續大叫：『柯納．魏士洛，是你故意這麼做，你要他死！』

他慢慢說：『妳瘋了嗎？為什麼我要這樣？』

『天知道為什麼？你知道理由嗎？我不願去想你的心思。但我知道你巴望他死掉，對唐納也一

樣。你希望除了你，沒有別人存在。你認為你是上帝……。唐納活了，而亞當──』我停住口，一字一句說：『你讓他死，當時我又不在。』

我注意到我倆之間沉默了二十秒鐘，只有洛文馬蹄動一動的聲音，我又注視著柯納。

他直挺挺站著，手裏一動也不動握著馬蹄鐵。『呃，呃，呃……這可是真的了，是不是？在妳祖父的臥室裏，我想了很多，但是我還不敢完全相信……直到聰明的安娜蓓兒騎上馬！』他敲了敲馬蹄鐵。『最後總算真相大白。』他微笑。『安娜蓓兒，我親愛的，妳大大愚弄了我？』

我沒有回答。柯納的聲音彷彿從好遠好遠傳來。

柯納往前跨了一步，馬抬了抬頭。『原來是亞當．佛瑞特？天啊，誰想得到。可不是嗎？我們都被愚弄了。他那張臉又不英俊，既瘦且醜。妳聽到他太太死了，所以回來了，妳這個小娼婦，還耍了我一遭。天哪，還跟我串通！』

『這不是真的！』我叫道。

『所以，妳向來正眼也不瞧我，我知道一定有某個人。為什麼不是我呢？我為妳賣命工作！』

我從未猜想過，他因嫉妒而生怒氣。柯納曾想要我，但我從不想要他。我把他推到一邊，看都不看一眼。但柯納卻捏造我懷了他孩子的謠言，這全出自他的虛榮心。當我離家後，他把自己說成是我的秘密情人，爺爺的怒氣更增加了他的滿足感。

他又向前走了一步。『我想妳以為他會娶妳，所以妳回來了。他曾經為了錢娶了一個有錢女人，

現在妳也有一樣的身價，是不是？安娜蓓兒，但妳為什麼要跟我玩這遊戲？我要跟妳玩眞的。』

他已經走到柵欄旁，洛文這時反而安靜了。牠低頭垂尾，耳朵動著聽著我們的聲音。

『可是柯納……柯納……』今天我本想把實情告訴柯納，我同來只想拿母親的錢。我很高興他得到懷特卡農莊，因為亞當和我……。

我轉過頭，看著馬的脖子。『不，柯納……不要。不要。請你走！離開我。』

他卻走得更近，這就是他的回答。他的手放在柵欄上，另一隻手，仍握著那塊馬蹄鐵。

『這一回，妳愚弄了我。』他的聲音充滿了惡意。『就妳對我的了解，妳認為我現在還能信任妳嗎？我怎麼知道妳到底在搞什麼鬼？還是遺囑不知是怎麼寫的？』

我疲憊地說：『我說的全是眞話。我要你擁有懷特卡農莊，你得到了。』

『我怎麼知道這是眞的？』他嚴酷地問。『妳告訴過我，但是為什麼我要相信妳說的話？』

『上帝，你不久就知道了，用不著我再告訴你。走吧，難道你看不出……？』

『難道妳看不出嗎？』柯納問道，他語調聽來頗不尋常。我抬起頭，朦朧地看著他。『對，』他說：『我到這裏來，冒了很大的險。機會來時，我從不放過。麗莎會給我所需不在場證明。』他說話時，拿起了柵欄。『現在妳了解了嗎？』

我閃在洛文身後，挨在馬槽旁。在我身後，我聽到小小的聲音在稻草裏，好像小貓摸索著找母貓。

柯納已經走進柵欄了。我想動，卻一動也無法動，也無法逃跑，看來我是一籌莫展了。馬廐昏暗又空蕩，可是像有著什麼一點一點在走近。

柯納慢慢朝我走來，手中仍握著馬蹄鐵，眼神詭異。我想，他冷血得想把我殺死吧，甚至不會有一絲猶豫。

他抓著我的手，我知道他會阻止我尖叫、逃跑、掙扎，這些都會使他危險不安。但這時，我只聽到腦海一再重複著一句話，打從一早就一而再，再而三在我腦海中旋轉，就像一張損壞的唱片一般。『死了倒容易些……』

也許我大聲說了出來。我看到那雙藍眼睛睜大，湊近了我，然後抓緊了我的手腕。『妳這個小傻瓜。』柯納說：『他沒有死，我只希望妳因此離開。』

我尖叫了起來，掙扎著要掙脫。我一低身子躲在馬腹下，他正要撲來，只聽馬大聲怪叫，揚蹄一踢……然後我看到鮮紅的血。

後來他們告訴我，正在歸途中，聽到馬的嘶叫聲。

亞當沒和他們一起。他，和柯納一樣，先溜了過來。當馬嘶叫時，他已經到了院子門口。十二秒後，他衝進馬廐，找到柯納，正躺在血泊裏，三碼外，掉了一塊馬蹄鐵在地上。洛文在柵欄裏，牠很安靜，但全身冒著汗，用鼻子嗅著我的頭髮。

『亞當！』

他把我抱出來，放在乾草上。我的頭靠著他的肩膀。

『沒事！都過去了！』

『亞當，你沒死？』

『沒有。親愛的，妳好好躺著，唐納也沒事，醫生也跟著他們來了。』

『柯納死了，是不是？』

『是的。』

『他——他要來殺我。』

『他差點得手。還好洛文救了妳，我來遲一步。』

『你知道？』

『猜的。』

『怎麼猜的？』

『心靈感應。范韋克一家來到，忙把樑扶起，我爬了出來。小巧的范韋克太太，忙著去救治唐納，一直到醫生來時，還看到柯納。後來有人說他回去，要告訴麗莎準備唐納房間。這時，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唐納身上。我注意到柯納不在了，立刻想到他是否會對妳不利。我有很強的預感，認為必須立刻趕到那兒。』我在他臂彎中顫抖著。他說：『我想我聽到妳的尖叫聲，但我來遲了。』

他低下頭吻我，稻草又髒又臭，柯納的屍體還躺在不遠的血泊中，但在這一刻，我們兩人又讓自己重新開始……。

當范韋克家車子駛到院子，亞當抬起頭大叫。人們進來驚恐大叫，亞當仍然緊抱著我。醫生走去檢視亞當，我們不提謀殺的事，只當成一樁意外。

『這兒怎麼有塊馬蹄鐵？』范韋克先生拾起來檢視。『他扔這個。』

這是柯納選擇的武器。若是亞當早一點發現，他一定會事先移去。他只是淡淡說：『可能以前的馬掉了蹄子。』

范韋克先生把馬蹄鐵放在手中翻看，還是乾淨簇新的。他嗯了一聲，就把那東西放在窗台上。

第二天傍晚，茱莉和我越過田野，到老舊的小屋去散步。

暴風雨後空氣清新，草木含青，路邊開滿了野花。我倆走出了『懷特卡農莊』的大門，看著那棟老舊坍塌的小屋和那棵常春藤樹。老橡樹新葉在夕陽中抹上一層金黃，粉紅玫瑰花依著石牆恣意開著，昨晚的悲劇在此地已不復可見。

茱莉和我沉靜地看著。

『可憐的麗莎！』我最後說。

『她該怎麼辦呢？』她問。

『我要求她留下，但她說她準備同去了，我想這樣最好。該怎麼做就怎麼做，我們只能把這一切都忘了。』

『是的。』她猶豫地說。我已經告訴她，柯納和麗莎陰謀的故事，還有昨晚馬廐中發生的眞相。

茱莉說：『我還是想不懂。』

『柯納聽我說，爺爺把懷特卡農莊留給他。但他發現我就是眞正的安娜蓓兒時，他無法想像我會放棄繼承權，他明白我的情人是亞當，他想像我和亞當結婚將定居在此，在他看來，這一切都對他不利。』

『我懂了。可是昨晚，爲什麼柯納不放手讓亞當和唐納全死了呢？』

『不，他要唐納活著，他可以把妳帶走……此外，妳還在一邊注視著他，要下手不易，他不能冒可能失敗的危險。他目標是要結束我，這個機會太好，他不能錯過。』

『那晚在河邊，他本想謀害我？』

『我想是的。』

我倆沉默了一陣子。茱莉說：

『這一切的事端，全因柯納而起，現在都結束了。瞧瞧這棵老樹？』

『常春藤樹？』我走過去，有一半樹身傾倒。『可憐的老樹。』我微笑著，或許也有些悲傷。』

這具有象徵意義，妳想是不是？這兒倒著的是過去——所有的謊言和秘密，還有妳所謂的「羅曼史」

……現在，一切水落石出，而且逐漸遺忘煙滅，什麼都不再留下了。』我輕輕撫摸著枝葉。『可憐的老樹。』

『我希望——』茱莉停下來，吁了一口氣。『我希望爺爺能知道妳和亞當在懷特卡農莊。』

我們沉默了，緬懷這頑強又迷人的老人。這家庭發生的許多事，他看不到了。

這時，茱莉突然驚呼，她看著前面。

我說：『怎麼啦？』

她沒有回答，爬上老牆，穩住自己，抓著常春藤樹的枝椏，那兒有個樹洞，是一對癡傻戀人長久以來的信箱。我注意著茱莉，心中漾起了奇異的感覺，十九歲的我，正像她這時一樣，我看她抽出一樣像紙的東西。

我好奇地說：『那是什麼？』

『一——一封信。』

『茱莉，不可能的——』

她爬下來，把那信拿給我。我不敢置信地看著，字跡飛快潦草，顯然匆促寫成，收信人是——

亞當．佛瑞特親啓。

聽著茱莉的話，我心中才漸漸明白了泰半。

『……我在路上遇到送郵件的女人，妳還記得老安妮嗎？今年退休了，她把信給我，然後我拿

回來。她不該這麼敷衍塞責，可以省掉跑一段路……。呃，我看妳和亞當常把紙條塞在樹洞裏，當時還是孩子的我，也如法炮製，自然就這樣做了……』她聲音顫抖，我才意識到自己一直瞪視著她。『我現在記起來，果然找到。』

我說：『我走了之後，亞當自然就沒再到樹洞探信。』

『當然沒有。安娜蓓兒——』

『嗯？』

『妳想，這是不是很重要的信？』

我看著手裏那封信，在樹洞裏躺了八年。如果亞當接到信，事情將會如何？他會拋下病妻前來？忍受良心折磨？想來，這樣反而正好？我們失去的，並不是我們自己的時間。這棵帶有象徵意義的樹，爲我們保守了這封信，直到屬於我們自己的時間來到，這很顯然。

茱莉憂鬱地望著我。『我想這可能很重要？』

『也許。』

『我——我最好告訴他。』

我微笑。『今晚我會遇到他，我會自己交給他。』

『噢，是嗎？』茱莉想了想說：『告訴他我非常抱歉，希望不要造成事端。』

『即使有，』我說：『現在也不存在了。』

傍晚，雲淡風清，我一個人坐在牧草地的斜坡上，青草經過昨夜大雨洗滌，益加芬芳。在夕陽餘暉中，染成一片金黃。

我靠著羅馬城牆石塊，猶有太陽餘溫，就像那天回來，我坐在這兒的情景。此時，也有兩隻黑面羊躺在這兒，似乎和八年前沒什麼不同，一切才開始……。

我閉目坐著，在藍空綠草沉默中回憶，像是創造萬物之前的沉寂，我可能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女人，坐在這兒夢想著亞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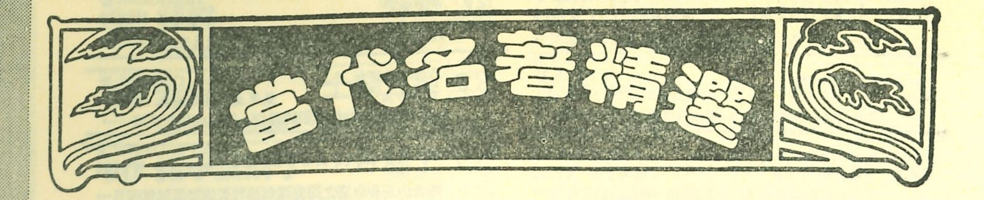
『安娜蓓兒。』

雖然我在等他，卻沒聽到他走來。也許，他一路踏著草地來的，站在我後面。兩隻羊慵倦的睡眼看看，甚至連頭都沒回。

他摟著我，臉貼著我的面頰。

我們的日子到了……。

——全書完——



1 嫵媚的面具 VICTORIA HOLT 著
陳旻華譯 NT120
扣人心弦的死亡悲劇和年輕貌美孤女的曲折遭遇……

2 別愛陌生人 HAROLD ROBBINS 著
林靜華譯 NT140
從孤兒院裏的混混・付出心血歷經無數波折終於……

3 那接棒的人 HAROLD ROBBINS 著
余國芳譯 NT160
財富、權勢、女色的貪婪橫奪，最後終於發現了……

4 風去無痕 B. PLAIN 著
陳旻華、林靜華譯 NT100
勇敢的醫生家族，從窮鄉僻壤走進繁華都市的路途…

5 嚮往 HOWARD FAST 著
張時譯 缺書
江紀東高大強壯・當他手執槍走進魂牽夢繫家鄉時…

6 白宮大血案 M. TRUMAN 著
張時譯 NT80
美國的國務卿在白宮裏被謀殺・總統的千金捲進這…

7 杜鵑休向耳邊啼 M. H. KINGSTON 著
張時譯 NT90
移民生涯中傳統與鄉愁的掙扎・中國男性生命中的…

8 哈安瑙小姐 D. DU. MAURIER 著
徐鍾珮譯 NT110
年輕勇敢的女郎・在戰爭、愛情，與生離死別的……

9 紡月的女神 MARY STEWART 著
張時譯 NT 90
美麗機智的英國女郎・不知不覺地踏進撲朔迷離的…

10 燃燒的凝視 STEPHEN KING 著
蔡及鈕譯 NT160
八歲的小女孩・她的眼神可點爆物體、人身，甚至…

11 諜夢尋謎 K. FOLLETT 著
陳旻華、林靜華譯 NT120
隆美爾能否突破防線就決定於這通密碼・但是當……

12 比翼之歌 PIERRE LA MURE 著
張時譯 NT120
音樂偉人孟德爾遜生來就是個天之驕子・周旋在……

13 古鏡雲烟 MARLYS MILLHISER 著
林瀅譯 缺書
美麗的女郎・婚禮前夕從古鏡中穿越了時空回到……

14 第二夫人 IRVING WALLACE 著
張時譯 NT110
兩個一模一樣的美國總統夫人・爲愛情與生命掙扎…

15 夏威夷 J. A. MICHENER 著
雲蒼、張時譯 NT.250
完整刻劃出這方樂土的慾望、奮鬥、衝突和多采……

16 我友我鄰 AVERY CORMAN 著
陳旻華譯 NT90
廣告界的佼佼者放棄了事業、家庭、財富而重歸……

17 我曾經愛過 I. BERGMAN 著
張時等譯 NT100
九篇當代最負盛譽名家的精華作品・愛情・懸疑……

18 豪門恩怨(上) S. HOWATCH 著
鄭光立譯(二册) NT200
在本書裏你將闖進一個豪富世界的核心・揭露了……

19 豪門恩怨(下) S. HOWATCH 著
鄭光立譯(二册) NT200
兩個富可敵國的豪門家族・因上一代的私密而………

20 礦工的女兒 LORETTA LYNN 著
向曉清譯 NT100
贏得一九八一年奧斯卡金像獎無數大獎的電影名著…

21 水都奇遇 D. DU. MAURIER 著
黃社、張時譯 NT110
威尼斯的水色如畫・古老的街巷充滿神秘迷人的……

22 不飲更何待 C. FREEMAN 著
林靜華、陳旻華譯 NT110
一個女人發現自我的動人歷程・美貌和努力使她……

23 好望角(神約第一部) J. MICHENER 著
施寄青譯(二册) NT280
背景是美得驚人的『南非』・筆者提供了完整的介紹

24 南極星(神約第二部) J. MICHENER 著
施寄青譯(二册) NT280
本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所著『本世紀最偉大小說』之一

25 隱藏的目標 H. MACINNES 著
孫衍倫、戴國光譯 缺書
兩名恐怖份子利用一位天真小女孩進行震撼全球的…

26 山林之神 K. HAMSUN 著
劉晞儀、鄭永孝譯 NT100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諾特・哈姆生深受年輕人喜愛的書

27 逸園狂歡 VICTORIA HOLT 著
林靜華譯 NT130
美麗的小新娘來到這浪漫、詭秘的古堡・卻屢遭到…

28 色誡 L. SANDERS 著
余國芳譯 NT120
高佑大——當他挾着那矮小的身形潛入驚心動魄……

29 金色的陰影 VICTORIA HOLT 著
施寄青譯 NT110
果斷勇敢而美麗的女郎・因爲黃金陷入不可自拔的…

30 頭腦失竊記 ROBIN COOK 著
陳旻華譯 NT100
一個失去頭腦的女人・使得菲力醫生和女助手陷入…

88 發燒 ROBIN COOK 著 陳旻華譯 NT160
相同的惡夢降臨到他的前妻和愛女，這位科學家……

89 北與南 JOHN JAKES 著 施寄青譯 NT190
一部美國的冒險故事，一對豪門出身的熱血青年……

90 兎子發財了 JOHN UPDIKE 著 林靜華譯 NT130
本屆普立茲小說獎鉅著，一個中年男人所面對的……

91 大地之歌 JAMES HERRIOT 著 林瀅譯 NT.180
哈利醫生的成名鉅著，溫暖感人而充滿幽默有趣……

92 馬可波羅行動 W. F. BUCKLEY Jr. 著 戴國光譯 NT90
掀開一九六〇年U-2偵察機墜毀蘇俄的驚人內幕……

93 死亡拼圖 ROBERT LUDLUM 著 湯新華譯 NT.180
莫斯科、華盛頓、和北平之間一場最緊張驚人的……

94 聖彼得堡夜客 KEN FOLLETT 著 施寄青譯 NT100
一位夜客，冰凍野蠻的心，緊張刺激的這項密約……

95 綠色誘惑 ANTON MYRER 著 鍾衍倫譯 NT130
美麗女郎陷身在這一對瘋狂追求利誘的兄弟之間……

96 四個女人 JUNE F. SINGER 著 李倩宜譯 NT140
她們像是童話中的公主，卻各有一段難言的過去……

97 連環計 DICK FRANCIS 著 姜思婷譯 NT90
三卷神秘的錄音帶，掀起腥風血雨的貪婪復仇行動··

98 兄弟之妻 A. M. GREELEY 著 張時譯 NT90
爲這個熱情的神父和他兄弟的妻子陷入了激烈無奈··

99 浪蕩女子 JEFFREY ARCHER 著 施寄青譯 缺書
聰明美麗富有的女郎，當她不可自禁的野心終於……

100 最後的十二月 SAUL BELLOW 著 吳安蘭譯 NT100
諾貝爾文學獎主於得獎後第一部作品，故事深刻感人

101 陌路緣 DANIELLE STEEL 著 謝瑤玲譯 NT100
美貌高貴的婦人，生命中再一次神秘的陌生之戀……

102 外星人 W. KOTZWINKLE 著 施寄青譯 NT90
外星人與小男孩的故事，電影史上最高的票房紀錄·

103 非常任務 JOHN GARDNER 著 張時譯 NT100
〇〇七號情報員龐德力拚陰險毒辣幽靈黨的最新故事

104 夢斷白莊 EVELYN WAUGH 著 李倩宜譯 NT110
追求理想的青年，冷酷現實的壓力，當他們終於……

105 我見猶憐 HEINZ KONSALIN 著 張雪梧譯 缺書
善良美麗的女醫生，瘋狂癡迷的奉獻與犧牲竟然……

106 棕色女郎 J. D. MacDONALD 著 李倩宜譯 NT100
健美性感膚色深棕的女郎陷進了緊張刺激的陰謀……

69 波蘭風雲 LEON URIS 著 張時譯 NT140
披露，震撼了全世界每個人的心靈，當前仆後繼的·

70 美國的末日 PAUL ERDMAN 著 鄭光立譯 缺書
當您掀開美國經濟政治結合的內幕和殘酷陰謀的…

71 最後一吻 VICTORIA HOLT 著 林靜華譯 NT120
維多利亞赫特最新傑作，一對遭遇波折感人心弦的·

72 此情可追憶 DANIELLE STEEL 著 陳旻華譯 NT100
這位美麗熱情的公主生命中充滿波瀾曲折的愛戀…

73 機緣 JACKIE COLLINS 著 施寄青譯 NT150
狂野貪婪的大財閥和他那美麗而任性的女兒之間…

74 第三死罪 L. SANDERS 著 余國芳譯 NT100
每當她寬衣解帶，每當她神魂顛倒，這把軍刀就…

75 魔胎 DAVID SHOBIN 著 鍾衍倫譯 NT90
年輕少婦和她的科學家情人，當神秘邪惡的電腦…

76 夜半陌生人 MARY H. CLARK 著 陳旻華譯 缺書
瘋狂陌生人，當他一再殘暴謀殺這些無辜的女郎…

77 唱斷雲和月 MARIE R. RENO 著 施寄青譯 NT110
新大陸戰爭期間這位少女成長經歷中的感人坎坷故事

78 魔鬼的獨奏 JACK HIGGINS 著 湯新華譯 NT110
舉世聞名的鋼琴家和風流倜儻的大情聖竟是殺手…

79 浪子吟 HAROLD ROBBINS 著 林靜華譯 NT110
生長在高貴之家的拳擊冠軍選手卻結束在泥坑中…

80 大地之戀 JAMES HERRIOT 著 戴國光譯 NT150
吉米又帶着神奇的魔術和愛心爲您展開一片大地…

81 火狐狸 CRAIG THOMAS 著 湯新華譯 NT110
誰能夠到莫斯科偷一架米格三十一回來誰就能夠……

82 燦爛宮 J. WAMBAUGH 著 荞及鈺譯 NT100
好萊塢花花世界，充滿暴行色情藥物毒品與變態……

83 現代神話 C. FREEMAN 著 陳旻華譯 NT100
一對意志堅強的夫妻，一段充滿酸甜苦辣羅曼史……

84 最後一擊 C. FITZSIMONS 著 魏仲莊譯 NT100
爲了愛情？爲了正義？千鈞一髮的大危機在最後……

85 天恨 W. BLANKENSHIP 著 林靜華譯 NT100
雙胞胎兄弟間這一段『天恨』的惡毒陰謀將令您……

86 黑寡婦 C. CRAWFORD 著 李倩宜譯 NT90
美艷如花的女郎，毒比蛇蠍的心腸，當她一次次……

87 閣樓裏的小花 V. C. ANDREWS 著 吳珊鳳譯 NT100
情竇初開的富家少女，不幸陷入意亂情迷的畸戀……

50 丁香島(上) M. M. KAYE 著 施寄青譯(二册) NT180
充滿正義和自信的美國女孩，勇敢堅定的來到販奴…

51 丁香島(下) M. M. KAYE 著 施寄青譯(二册) NT180
當她遭遇一連串奇異的…當她面對這個奴隸販子時…

52 魔鬼的抉擇 F. FORSYTH 著 湯新華譯 NT110
俄公安局和美中央情報局之間的一場極端爆炸性的…

53 夢幻商人 HAROLD ROBBINS 著 余國芳譯 NT120
由一部舊放映機開始，這孤兒終將好萊塢開拓成……

54 沙漠之戀 J. A. MICHENER 著 張時譯 NT100
米契納、伊力卡山、雷馬克三位文壇大師三篇精選集

55 被遺忘的女兒 JOHN SHERLOCK 著 陳旻華譯 NT120
蘆西倩擁有無比的美貌、財富和事業，卻得不到……

56 大地之愛 JAMES HERRIOT 著 鍾衍倫譯 NT130
大地之歌的第三部曲，幽默風趣，全家大小喜愛的書

57 孩子，你在那裏 BETH GUTCHEON 著 施寄青譯 NT100
七歲的小艾力迷失在這大城市中究竟遭遇到什麼……

58 夏日千愁 GARSON KANIN 著 彭歌譯 NT100
使女人心碎的男人的書，也是使男人心動的女人的書

59 高爾基公園 MARTIN C. SMITH 著 戴國光譯 NT120
三具屍體躺在莫斯科的市中心，調查過程曲折離奇…

60 夜渡關山 CLIVE CUSSLER 著 湯新華譯 NT120
美麗的女郎，她嘗盡痛苦與狂歡的滋味而身陷情慾…

61 殺手 HAROLD ROBBINS 著 陳欣譯 NT90
他是義大利貴族、世界聞名賽車手、美麗女郎的……

62 狂犬庫丘 STEPHEN KING 著 陳旻華譯 NT130
性情溫馴的聖伯納狗，只因野地上一次追逐居然…

63 孽障 C. McCULLOUGH 著 施寄青譯 NT90
一個堅強美麗的護士和她的野戰醫院精神病患間……

64 讀心人 C. T. CLINE, JR. 著 王瑪麗譯 缺書
沒有任何人能欺騙他，當他透視任何人心靈深處…

65 蓋世梟雄 JACK HIGGINS 著 湯新華譯 NT110
一個修女一個情報少校，和這場千萬聯軍繫命的…

66 薪傳 HOWARD FAST 著 張時譯 缺書
這美麗女郎曾繼承億萬的財富，曾遭遇殘酷的愛情·

67 新城舊夢 JOHN IRVING 著 林靜華譯 缺書
暢銷金榜冠軍名著，一個奇妙的家庭，一段坎坷的

68 飛鴿行動 IRVING WALLACE 著 湯新華譯 缺書
影壇性感女神、伯爵夫人等都陷進這一項神秘的…

31 裸殺 TREVANIAN 著 張時譯 NT110
最昂貴完美的殺手，憑恃『赤裸空無』去執行那……

32 第五騎士 L. COLLINS 著 戴國光、鍾衍倫譯 NT120
一顆威力極大的氫彈即將爆炸，美國總統無奈地……

33 千秋舌(華府春秋第一部) ALLEN S. DRURY 著 彭中原著 NT160
國會山莊和白宮之間充滿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而且…

34 大丈夫 IRVING WALLACE 著 張時譯 缺書
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黑人總統，面臨國內外的各種…

35 舊歡如夢(上) F. STEWART 著 施寄青譯(二册) NT200
一個貧無立錐之地園丁開始，要綁架美貌的王妃而…

36 舊歡如夢(下) F. STEWART 著 施寄青譯(二册) NT200
全書刻劃出一個移民美國義大利家族的百年恩怨愛恨

37 再見珍妮 H. ROBBINS 著 荞及鈺、張時譯 NT110
珍妮從小不懂得愛，她的母親捲進醜陋的謀殺案中…

38 高貴之家(上) J. CLAVELL 著 施寄青譯(三册) 缺書
他接收了家族的龐大產業，在風雲際會焦點上掀起…

39 高貴之家(中) J. CLAVELL 著 施寄青譯(三册) 缺書
這光怪陸離、人慾橫流的小島『香港』，百年來……

40 高貴之家(下) J. CLAVELL 著 施寄青譯(三册) 缺書
是一個偉大壯觀的故事，也是一部浪漫奇情的鉅著…

41 飛翔的愛 ERNEST K. GANN 著 鍾衍倫譯 NT90
一個飛行員，一個小女孩，因飛機失事使他們面臨…

42 大海盜 HAROLD ROBBINS 著 鄭光立譯 NT110
這位阿拉伯家族繼承人，無窮野心和慾望驅使他在…

43 有女爲伴 MARY GORDON 著 陳旻華譯 NT95
她在五個女人和一個神父的呵護下長大，卻爲自由…

44 火爆行動 W. SMITH 著 戴國光、施寄青譯 NT100
兩對瀟灑年輕男女帶着一對椰子登機却引發了一場…

45 大地之頌 JAMES HERRIOT 著 鍾衍倫譯 NT130
年輕熱情獸醫在英格蘭鄉間溫暖感人妙趣橫生的……

46 月光石 WILKIE COLLINS 著 張時譯 缺書
一顆巨大稀世鑽石，反映出的殘暴貪婪，更帶給……

47 剛果驚魂 M. CRICHTON 著 林靜華譯 NT110
兩男一女和一頭會手語交談的猩猩深入蠻荒險惡的…

48 格殺勿論 JOHN GARDNER 著 張時譯 NT100
〇〇七號情報員詹姆士．龐德的最新最精采過癮故事

49 紅色的墜落 J. D. MACDONALD 著 陳旻華譯 NT90
瀟灑迷人多情的偵探，牽涉到謀殺、性感演員的……

164 飛魚·情報·情 JACK HIGGINS 著
湯新華譯 NT100
『飛魚』射出了震撼而這兩男一女間又深陷情慾的··

165 扮演上帝的人 ROBIN COOK 著
吳安蘭譯 NT100
他有一流的醫術和外表·却自命爲上帝操縱着生死··

166 狩獵者之月 VICTORIA HOLT 著
謝瑤玲譯 NT150
追尋愛情的美麗女郎·在狩獵季節月圓的夜晚綻開··

167 群魔 WILLIAM PETER BLATTY 著
虞國光譯 NT120
『大法師』原著者的新作，驚心動魄的恐怖陰謀·····

168 誘惑 LAWRENCE SANDERS 著
朴衍倫譯 NT110
當他接受那個貴婦人的五十美金提供特別服務時·····

169 好萊塢妻妾 JACKIE COLLINS 著
謝瑤玲譯 缺書
追尋拔金戴銀的女人沉淪在紙醉金迷荒誕放蕩的·····

170 八月 JUDITH ROSSNER 著
施寄青譯 NT100
同時遭遇着人生困境的這兩位女醫生和女病人間·····

171 仲夏夢魘 TRAVANIAN 著
姜思娜譯 NT100
一對年輕男女的繾綣戀情·却爲那連串的不幸而·····

172 如歌的行板 STEPHEN BIRMINGHAM 著
李佾宜譯 缺書
紐約東區貧民窟的迷人女性搖身成爲世界首富時·····

173 玻璃世界 MORIS WEST 著
張時譯 NT100
一個成熟美麗而憂鬱女性的回憶將令您緊張難忘······

174 鷹翼 KEN FOLLETT 著
湯新華譯 NT100
德州電子大亨自組突擊隊援救伊朗人質的眞實故事···

175 砂之器 松本清張著
陳美雲譯 NT150
這個蜚聲國際的音樂家終於面臨了他身世背景的······

176 再死一次 STEPHEN KING 著
謝瑤玲譯 NT140
年輕的平凡青年在車禍甦醒後竟遭遇到最不平凡的··

177 三獅盾牌 PAMELA KAUFMAN 著
朴衍倫譯 NT140
美麗的公主周旋在國王和騎士間譜出了一段三角戀情

178 波蘭 JAMES MICHENER 著
施寄青譯 NT140
本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最新推出暢銷金榜的冠軍鉅著

179 神奇的王國 MICHAEL ENDE 著
李佾宜譯 NT120
這孤僻的小男孩在無意間踏入那奇幻世界時歷盡·····

180 親密關係 LARRY McMURTRY 著
謝瑤玲譯 NT110
贏得一九八四年度奧斯卡金像獎五項大獎的電影名著

181 冬天的故事 MARK HELPRIN 著
趙永芬譯 缺書
他是個孤兒·竊賊·情人·當他陷入瘋狂的熱戀·····

182 柏林遊戲 LEN DEIGHTON 著
朴衍倫譯 缺書
這位在東德潛伏臥底廿年的情報員·最後說出了·····

145 翡翠劫 PHYLLIS A. WHITNEY 著
姜思娜譯 NT100
雕刻家的暴斃和綁票案的疑團在這只翡翠戒指中·····

146 男人中的男人 WILBUR SMITH 著
謝瑤玲譯 NT170
非洲的黑色大陸、鑽石、女人、權力與生死的掙扎··

147 寂寞衆神 LOUIS L'AMOUR 著
施寄青譯 NT100
一個最後的英雄·一段兩個女人瘋狂奉獻一切的·····

148 野馬谷 JEAN AUEL 著
沙永玲譯 缺書
原始的世界·原始的慾念·當這一對大地兒女在·····

149 秘密 JOSEPH WAMBAUGH 著
趙永芬譯 NT100
洛杉磯警局從來沒有遭遇到過如此瘋狂而神秘的·····

150 克麗斯汀 STEPHEN KING 著
朴衍倫譯 NT170
一部老爺車，三個少男女，驚人恐怖的夢魘終於·····

151 莊家 DICK FRANCIS 著
謝瑤玲譯 NT100
當這批身價不凡的純種馬闖進那個年輕銀行家的·····

152 男歡女愛 HAROLD ROBBINS 著
張若黎譯 NT150
一個神秘的億萬富翁，熱愛飛機和美女，却因爲·····

153 再見，銀河 DOUGLAS ADAMS 著
吳季桓譯 缺書
那被稱爲白色殺手的機器人正進行著摧毀宇宙的·····

154 破冰人 JOHN GARDNER 著
謝瑤玲譯 NT100
○○七號情報員詹姆士龐德這一次在北極的任務·····

155 哀泣之島 FRED MUSTARD STEWART 著
李佾宜譯 缺書
他們離鄉背井爲生存爲生活歷盡滄桑譜出感人的史詩

156 玫瑰的名字 UMBERTO ECO 著
謝瑤玲譯 NT130
修道院裏的連環謀殺·圖書館內玄機四伏終揭露出··

157 偸天換日 IRVING WALLACE 著
張時譯 NT100
當他不計代價擴張報業王國、霸佔父親的性感情婦··

158 心籟 B. T. BRADFORD 著
吳安蘭譯 缺書
一對情逾姊妹的英國貴族作家和國際超級紅星之間··

159 凡塵 ANDREW M. GREELEY 著
李佾宜譯 NT100
一個掙扎在愛情、肉慾、財富，和權力之中的神父··

160 世紀大審 PHILIPPE VAN RJNDT 著
鄭麗園譯 NT80
面對着全人類，歷史上最驚人的這一次審判終於·····

161 黑心肝 ERIC VAN LUSTBADER 著
施寄青譯 NT130
這個浸浴着高棉半數國民鮮血的年輕殺手在紐約·····

162 粉雕玉琢 FRANÇOISE SAGAN 著
林靜華譯 NT100
以『日安，憂鬱』享譽世界文壇的莎岡最新暢銷鉅著

163 悲歡歲月 DANIELLE STEEL 著
趙永芬譯 NT120
剛毅強堅的石家父女爲愛情、事業歷盡人間悲歡·····

126 太太空 J. MICHENER 著
施寄青譯 NT130
美國太空航空總署四十年來的努力終於······冠軍鉅著

127 銀海佳人 ALENEBERT 著
姜思娜譯 NT170
一對美麗性感的姊妹承襲傳統爲理想奮鬥的感人故事

128 萬人迷 H. ROBBINS 著
余國芳譯 NT130
披着羊皮的狼，奉著宗教大旗却幹盡骯髒卑鄙的·····

129 青青我故鄉 RICHARD LLEWELLYN 著
朴衍倫譯 NT120
黑面黑手的礦工爲他垂死的青青故鄉提出血淚的控訴

130 無期徒刑 E. F. HAILEY 著
李佾宜譯 NT100
善良柔弱的女郎在坎坷命運的播弄中終於瞭解到·····

131 要不要告訴總統 JEFFREY ARCHER 著，陳欣譯 NT100
當挽救美國總統生命的最後一張王牌必須掀開時

132 主教之罪 ANDREW M. GREELEY 著
施寄青譯 NT100
當主教無法再克制那財勢、權力、情慾的誘惑時·····

133 私生女 JUDY KRANTZ 著
謝瑤玲譯 NT150
三個美麗迷人女郎的命運糾纏在那個天才畫家的·····

134 2010年 ARTHUR C. CLARKE 著
湯新華譯 NT100
『2001年』原著者最新暢銷金榜前茅的科幻名著·····

135 銀色大亨 HOWARD FAST 著
林少岩譯 NT130
當那個猶太孩子的野心建立起好萊塢王國却失去·····

136 影城男女 DAVID McCLINTICK 著
趙永芬譯 NT130
一張區區之數的支票掀翻了華爾街與好萊塢間的·····

137 情奔 DANIELLE STEEL 著
李佾宜譯 NT100
當這位美貌成功的天之驕女渴求着那靈肉合一的·····

138 地獄兒女 ROBERT LUDLUM 著
湯新華譯 缺書
七億八千萬的神秘遺產和那三個生死之約的簽名·····

139 黑色律師 JOHN GREGORY DUNNE 著
吳安蘭譯 NT110
當他面對着謀殺犯、妓女、和淫媒的黑色罪行時······

140 絕地大反攻 JEMES KAHN 著
謝瑤玲譯 NT100
喬治魯卡斯的震撼，改編拍攝的電影已打破影史紀錄

141 再見，中隊長 LEN DEIGHTON 著
朴衍倫譯 NT100
戰爭與死亡的陰影正籠罩着這一羣年輕的飛行員·····

142 太極漩渦 STEVE SHAGAN 著
湯新華譯 缺書
美亞兩洲之間一場最神秘最驚人的政治暗殺大陰謀··

143 槍手狄克 KURT VONNEGUT 著
吳安蘭譯 NT90
一個從小掙扎沉淪在無邊黑暗和痛苦中的『槍手』··

144 女鼓手 JOHN LE CARRÉ 著
湯新華譯 NT110
金榜冠軍鉅著，一個浪漫勇敢的英國女郎陷入一場··

107 沙漠醫生 HEINZ KONSOLIK 著
徐雪根譯 NT90
年輕的德國醫生，兩個動人女性，一場國際陰謀·····

108 風滿樓情滿樓 SIDNEY SHELDON 著
施寄青譯 NT150
美國大膽女郎，無所不用其極地終於贏得了那些····

109 名流 T. THOMPSON 著
陳芙萍譯 NT120
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造成三個舉世矚目的名流····

110 蘇菲的抉擇 WILLIAM STYRON 著
謝瑤玲譯 NT130
三個奇異複雜公寓房客之間的狂暴而無奈的激情····

111 珍屋 ROBERT K. SMITH 著
朴衍倫譯 NT100
一個陌生的女郎正當闖進這壓力圈振作中的家庭····

112 思鄉餐廳 ANNE TYLER 著
黃姆玲譯 NT100
波折多變的家庭·當最後的願望終於在餐桌旁邊····

113 燃燒的伊甸園 BELVA PLAIN 著
林靜華譯 NT110
當這對血管中流着相同血液却不知的摯友面臨着····

114 龍爭虎鬪 ROBERT LUDLUM 著
湯新華譯 NT140
這兩個被判『格殺勿論』的東西方特務首腦終於····

115 飄零的花瓣 V. C. ANDREWS 著
吳珊麗譯 NT130
什麼樣的母親！什麼樣的孩子！當復仇的種子在····

116 四季 STEPHEN KING 著
施寄青譯 NT140
當代『暢銷金榜之王』的四段最新冠軍名著故事····

117 折翼的女孩 L. SANDERS 著
謝瑤玲譯 NT130
八歲的小女孩兒，瘋狂放縱慾念的驚人駭異行爲····

118 第二死罪 L. SANDERS 著
余國芳譯 NT100
一個現代畫壇中的巨人，一場撲朔迷離的謀殺案····

119 過河卒子 JACK HIGGINS 著
張時譯 缺書
北愛爾蘭恐怖組織的陰謀終於令這對勇敢的男女····

120 烽火情鴛 DANIELLE STEEL 著
謝瑤玲譯 NT120
美國的法國大使夫人和世界最大鋼鐵王國鉅子間····

121 第二天堂 JUDITH GUEST 著
李佾宜譯 NT100
『凡夫俗子』原著者又一家庭倫理最新暢銷金榜鉅著

122 魔鬼戀人 VICTORIA HOLT 著
謝瑤玲譯 NT140
一對倔強的男女·一段掙扎在戰爭和死亡陰影的···

123 黑夜的外衣 HELEN MacINNES 著
朴衍倫譯 NT100
度假勝地竟是暴力陰謀的淵藪正伸展着魔爪散佈···

124 翠玉虎 CRAIG THOMAS 著
李佾宜譯 NT120
一場詭譎多變驚心動魄的間諜戰爭終於使東西德···

125 基礎危機 I. ASIMOV 著
湯新華譯 NT120
當『第二基礎』控制了人類的歷史思想和行爲時···

240 飛翔的夢 JAYNE A. PHILLIPS 著
王凱竹譯 NT110
這個家族的成長回顧，表面單純卻蘊藏無數波瀾‥‥

241 銷形蝕骸 RICHARD BACHMAN 著
施寄青譯 NT100
『變瘦了，』吉普賽老人祇說了一句話，他開始變瘦‧

242 綠色星球 W. KOTZWINKLE 著
張汀譯 NT110
這本精采的外星人續集中，可愛的 E.T. 終於回到‧

243 魂斷喀什米爾 M. M. KAYE 著
吳安蘭譯 NT90
在這平靜幽美的山中王國，兩個女人神秘的死亡‥‥

244 莫斯科禁律 ROBERT MOSS 著
陸宗璇譯 NT110
誰能夠統治得了莫斯科，誰就能統治整個蘇俄的‥‥

245 醇酒殺機 DICK FRANCIS 著
王凱竹譯 NT110
他的品酒技術一流，對暴力卻一無所知，當這個‥‥

246 聖女・烈士 ANDREW M. GREELEY 著
張慧倩譯 NT130
她曾是修女，她希望超凡入聖，但是她生命中的‥‥

247 閃亮 ELMORE LEONARD 著
李倩宜譯 NT110
在那閃亮的大西洋城，一對瘋狂而邪惡的眼睛正‥‥

248 第三個千年 C. McCULLOUGH 著
施寄青譯 NT110
『刺鳥』的作者繼『孽障』後，傾力推出創新風格的傑作

249 策反對決 LEN DEIGHTON 著
趙敏譯 NT110
由墨西哥展開，經倫敦、巴黎、柏林等地的間諜戰‧

250 鬼的故事 PETER STRAUB 著
茅及銓等譯 NT160
我要把我所遭遇過最糟的，最最恐怖的事，告訴‥‥

251 魔醫劫 ROBIN COOK 著
殷金生譯 NT90
一個年輕的醫科生在無意中發現了製藥界驚人的黑幕

252 她們五個 ALICE ADAMS 著
姜思娜譯 NT110
五個黃金年華的女孩在大學裏相識，編織出一段故事

253 夢想中的女兒 GAIL GODWIN 著
吳安蘭譯 NT100
一個十四歲的女孩與一個四十歲女人之間的忘年交

254 莫迪里安尼醜聞 KEN FOLLETT 著
陸宗璇譯 NT100
一幅莫迪里安尼的名畫牽扯出一連串的藝壇黑幕‥

255 約伯大夢 ROBERT A HEINLEIN 著
邵誠明譯 NT110
他是一個牧師，在一次『蹈火』行動後竟發現他‥‥‥

256 亞胥黎愛人 MARY STEWART 著
吳季永譯 NT160
她具有一種『異稟』，也就是『心靈交感』的能力‥

257 明河戀曲 ANNIE GREENE 著
張汀譯 NT100
一個酗酒的浪子和三個深愛他的女人所編織成的故事

258 遠離非洲 ISAK DINESEN 著
張慧倩譯 NT110
這個堅強的女子在東非肯亞開墾咖啡園，經歷了‥‥‥

221 局外人 HOWARD FAST 著
施寄青譯 NT100
當這個退伍的隨軍牧師捲入那動盪不安的小世界時‧

222 英雄本色 JOHN GARDNER 著
張汀譯 NT100
龐德放棄〇〇七的身分，去扮演一個最適合他的角色

223 一粒樹籽 EVELYN ANTHONY 著
邵洪望譯 NT100
一顆形狀特異的樹籽，究竟將萌發出怎麼樣的結果？

224 新月之城 BELVA PLAIN 著
張慧倩譯 NT120
當這名尊貴的少女捲入戰爭的悲劇時，竟使她產生‧

225 沉船諜計 CLIVE CUSSLER 著
姜思娜譯 NT150
接二連三的沉船事件，竟是暗藏玄機，陰謀重重‥‥

226 財富 JUDITH MICHAEL 著
吳安蘭譯 NT130
她從失意恐慌中破繭而出時，才發現財富原來是‥‥

227 窺伺者 MARY H. CLARK 著
王凱竹譯 NT110
當這年輕貌美的電視記者，深入華府的迷人世界‥‥

228 西西里人 MARIO PUZO 著
張詩譯 NT110
作者繼『教父』『愚人之死』後，推出最新暢銷冠軍之作

229 印度之旅 E. M. FORSTER 著
施寄青譯 NT120
印度的驕陽烈日，神秘的山崖洞窟，激起無邊的‥‥

230 誰殺了嬌妻 NORMAN MAILER 著
李倩宜譯 NT100
當你酒醉後醒來，發現車座上沾滿鮮血時，你會‥‥

231 黑桃女王 JACKIE COLLINS 著
謝瑤玲譯 NT150
她冷艷如鑽石華貴如女王，她使好萊塢風靡瘋狂‥‥

232 巫女 ERIC V. LUSTBADER 著
趙敏譯 NT170
她是現代的巫女，她美艷深沉，她唯一執着的是‥‥

233 假如還有明天 S. SHELDON 著
施寄青、林靜華譯 NT130
薛尼・席登繼『風滿樓情滿樓』後最新暢銷冠軍鉅著

234 騎一匹死亡馬 HELEN MacINNES 著
陸宗璇譯 NT120
這一次國際和平會議，竟是一場駭人的政治風暴‥‥

235 魔符 S. KING & P. STRAUB 著
茅及銓譯 NT150
兩大暢銷名家史蒂芬金與彼得史超伯空前攜手合作‧

236 幻愛 CYNTHIA FREEMAN 著
王嵩譯 NT110
一段綺麗的戀情一個難忘的故事，古老與現代的‥‥

237 情緣 DANIELLE STEEL 著
張慧倩譯 NT130
全美最熱門女作家丹尼爾斯蒂又一部金榜冠軍新作‧

238 春閨怨 JUDITH ROSSNER 著
曾一豪譯 NT90
生理的創痛促使她自卑自憐，最後迎接她的將是‥‥

239 蘭花情謎 PHYLLIS A. WHITNEY 著
李倩宜譯 NT130
最初蘭花上的鮮血祇是一個幻夢，結果卻是她的‥‥

202 情爆加勒比 MOSS & BORCHGRAVE 著
戴國光譯 缺書
在那風光明媚的古巴，正醞釀着一個舉世驚爆的‥‥

203 情天慾海 J. BRISKIN 著
吳安蘭譯 NT150
當美貌、愛情、名利都還不夠時，這三個天之驕女‧

204 帝國噩夢 ROBERT LUDLUM 著
湯新華譯 NT180
當冷靜機智的他，單槍匹馬地涉入這一場大災難時‧

205 危險 DICK FRANCIS 著
謝瑤玲譯 NT110
當這反綁架大王陷入暴力、愛情和死亡的危險時‥‥

206 亡魂舞 ANDREW M. GREELEY 著
李倩宜譯 NT120
這位美麗的少女，在無意間涉入一個撲朔迷離的‥‥

207 心囚 PHILIP ROTH 著
林靜華譯 NT100
他的頸骨抽痛・頭髮脫落・顏面破碎・他的心靈‥‥

208 圓 DANIELLE STEEL 著
張慧倩譯 缺書
在那一個驚悸的夜裏・當她唯一的女兒失去所有‥‥

209 魂銷杏林 H. KONSALIK 著
張雪櫻譯 NT90
在冷艷寒霜的外表下，這位標緻的金髮女醫隱藏着‧

210 夏日情焰 HEINZ KONSALIK 著
張雪櫻譯 NT100
一無所有的他，值得美麗多情的她，傾心相愛嗎？‧

211 牀上的陌生人 夏樹靜子著
劉慕沙譯 NT100
一樁計畫周全的謀殺案，一對對各懷鬼胎的男女‥‥

212 面紗裡外 SEYMOUR GRAY 著
黃達河譯 NT160
揭開神秘的面紗深入浩瀚的大漠，探尋石油王國的‧

213 里見八犬傳 鎌田敏夫著
林敏生譯 NT160
明珠怎樣幻化成人形？小公主懷着怎樣的血海深仇？

214 怨婦 SAUL BELLOW 著
李倩宜譯 NT90
人情的冷暖，離合的悲歡，串連出篇篇真實動人的‧

215 仕女俱樂部 HELEN H. SANTMYER 著
施寄青譯 NT150
烽火離亂的小鎮，太平歲月的回首，這些個女人的‧

216 誰是首相 JEFFREY ARCHER 著
王凱竹譯 NT.180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位誰敢當！你？我？還是‧

217 藍廈驚夢 VICTORIA HOLT 著
施寄青譯 NT150
巍峨華廈藏着多少仇恨？美麗少女懷着多少秘密‥‥

218 第四號協議 FREDERICK FORSYTH 著
張時譯 NT120
鑽石、皮箱、神秘盒子‥‥‥引發出驚天動地的大陰謀

219 玉米田的孩子 STEPHEN KING 著
張汀、殷金生譯 NT160
金黃的玉米田裏那羣可愛的孩子，手中揮舞的竟是‧

220 跛鹿 LAME DEER & R.ERDOES 著
許雲林譯 NT100
他是一個『最後的』純種印第安人，他畢生追尋的‧

183 太空英雄 TOM WOLFE 著
張時譯 NT90
幾位胸懷壯志的飛行員乘太空船做第一次繞月的‥‥

184 疤面煞星 PAUL MONETTE 著
李倩宜譯 NT100
他是一個強者卻也是令人感傷惋惜的英雄終於毀滅了

185 離婚的女人 JUDY BLUME 著
趙永芬譯 缺書
三個離婚的女人・美貌、財富和子女都滿足不了‥‥

186 曾經有一次 DANIELLE STEEL 著
姜思娜譯 NT120
曾經有一次，她擁有如此完美的幸福甜蜜只因為‥‥

187 1984 GEORGE ORWELL 著
劉紹銘譯 缺書
無孔不入的思想警察無法無天的極權統治人類面臨了

188 寵物墳場 STEPHEN KING 著
趙爾心譯 NT110
死而復活的男孩，魔鬼的化身，恐怖的氣氛將使你‥

189 紅色龍 THOMAS HARRIS 著
茅及銓譯 缺書
這個心理變態者，手段毒辣，每逢月圓之夜他就會‥

190 伙伴們 WILLIAM F. BUCKLEY, JR. 著
姜思娜譯 NT100
這羣熱血沸騰的青年，在震盪的亂世中，勇敢的向‧

191 魔宮傳奇 GEORGE LUCAS 著
謝瑤玲譯 NT90
如果『冒險』有名字，那它必然叫『印第安那・鍾斯』‧

192 情結 DANIELLE STEEL 著
林靜華譯 NT110
著名外科醫生、美麗電視女記者和一大堆孩子的故事

193 永遠的大亨 HAROLD ROBBINS 著
趙永芬譯 NT110
全世界第一號暢銷小說之王的最新傑作・正轟動全美

194 黛西公主 JUDITH KRANTZ 著
謝瑤玲譯 NT140
這個家顯赫富裕的美麗公主掙扎在命運的播弄中‥‥

195 天生好手 BERNARD MALAMUD 著
張時譯 NT90
當誰都不知道這個天生冠軍好手的身世和背景時‥‥

196 第一死罪 L. SANDERS 著
余國芳譯 NT160
每當夜半人靜時，那一把冷厲而晶亮的冰斧，便‥‥

197 奈何天 E. M. REMARQUE 著
彭歌譯 NT110
她的生命是一次次的嘔血，他的則是賽車，而當‥‥

198 天堂男女 SUSAN ISAACS 著
施寄青譯 NT130
當這個英俊富有的男子，成為好萊塢的熠熠紅星時‧

199 長夜 CLARE FRANCIS 著
种衍倫譯 缺書
一個年輕母親、一個逃犯、一個科學家，驚人的際遇

200 朝聖者 張時譯 NT150
LEON URIS 著
一個令人敬畏的一族之尊；一段匪夷所思的驚險歷程

201 小精靈 GEORGE GIPE 著
謝瑤玲譯 NT100
警告：不可曝光・不可沾水・最為要緊的・不可‥‥

316 天之驕女 JACKIE COLLINS 著
沙永玲譯 NT220
這位美麗的女郎被控謀殺罪，她是無辜的，不是嗎？

317 旅情 DANIELLE STEEL 著
張慧倩譯 NT130
生性浪漫，熱愛冒險的她，甘願隨愛人遊走天涯……

318 迷霧 STEPHEN KING 著
謝瑤玲譯 NT130
暴風雨過後，湖面上出現一團濃白的迷霧，結果……

319 穿牆貓 ROBERT A. HEINLEIN 著
凌共仁譯 NT140
一對來自不同時空的夫妻如何結合？一隻穿牆貓……

320 第八戒律 LAWRENCE SANDERS 著
張時譯 NT130
一枚價值連城的希臘古幣離奇失蹤了，結果牽出……

321 夢迴憂愁湖 GARRISON KEILLOR 著
傅凌譯 NT130
小鎮的憂愁湖幽靜迷人，湖畔的人有著溫馨的故事。

322 魔寶 588 GERALD A. BROWNE 著
李倩宜譯 NT140
一顆未經琢磨，毫不起眼的鑽石，竟具有神奇的……

323 吉特巴香水 TOM ROBBINS 著
陸宗璇譯 NT140
一對穿越歷史長廊的夫妻，發現了香水的奧秘是……

324 情瀾綿綿 BARBARA T. BRADFORD 著
徐淑真譯 NT160
她們三代都是美女，血液裏也都流著果敢的因子……

325 牠 STEPHEN KING 著
吳安蘭譯 NT300
『牠』是個恐怖的怪物，住在下水道，專門擄捕……

326 夢裏佳人 JOHN UPDIKE 等著
崔文瑜譯 NT120
這個可愛的妙佳人生性慷慨，從來不曾拒絕別人……

327 天堂暗影 ERICH M. REMARQUE 著
張時譯 NT140
他脫離蓋世太保的魔掌，來到紐約天堂，和美麗的她

328 英雄的故事 JACK SCHAEFER 等著
賈禮譯 NT130
這個浪子鎗手雲遊四方，却在農場落脚，發展出……

329 完美的間諜(上) JOHN LE CARRÉ 著
王凱竹譯 NT120
這位英國間諜離奇失蹤，留下一個個難解的疑團……

330 完美的間諜(下) JOHN LE CARRÉ 著
王凱竹譯 NT120
他的父親是個騙術奇才，他却投身間諜工作結果……

331 女兒與情人 SUE MILLER 著
吳安蘭譯 NT120
她周旋在女兒與情人之間，要如何兼顧，如何抉擇？

332 好萊塢丈夫 JACKIE COLLINS 著
張慧倩譯 NT180
他們是熱門性感的好萊塢丈夫，爲了名利與愛情……

333 叛逆之女 PATTI DAVIS 著
施寄青譯 NT110
她是美國總統千金，生性叛逆，處處與老爸作對……

334 電腦上帝 JOHN UPDIKE 著
王凱竹譯 NT120
電腦程式可能解出上帝存在與否之謎？是與否都……

297 兩個葛維爾太太 Dominick Dunne 著
施寄青譯 NT130
一對婆媳，兩個葛維爾太太之間究竟有什麼秘密—

298 夢夢公主 MICHAEL ENDE 著
李倩宜譯 NT110
神秘的夢夢來自何方？她具有什麼奇特力量，令……

299 星河秘密 DANIELLE STEEL 著
胡若璋譯 NT110
企盼摘星的人在星河中載沉載浮，他們希望追求……

300 戰利品 THOMAS FLEMING 著
王凱竹譯 NT220
她在南北戰爭的廢墟中尋求新發展，她是戰利品……

301 大騙局 JEFFREY ARCHER 著
陳欣譯 NT120
騙術奇才與四位行家受害人展開對決，花招百出……

302 飲者狂歌 ROBERTSON DAVIES 著
陸宗璇譯 NT150
藝術細胞洋溢的富家青年爲何會從事間諜工作？……

303 與獅同眠 KEN FOLLETT 著
殷金生譯 NT120
美俄兩方的情報員與美麗的語言學家，在五獅谷……

304 九月天使 ANDREW M. GREELEY 著
吳安蘭譯 NT120
這個風韻猶存的畫廊女主人，內心藏著秘密與罪惡感

305 隔壁的男孩 CHRIS LOKEN 著
張 汀譯 NT130
比爾是個斯文俊秀的男孩，他會是數宗命案的兇手？

306 七號秘室 IRVING WALLACE 著
張時譯 NT130
身分如謎的中年美婦，眞是希特勒『已故』的妻子？

307 儷人韻事 JUDITH MICHAEL 著
張慧倩譯 NT150
情深不渝的報界伉儷，赤手空拳打出了美好天地……

308 倫敦諜戰 LEN DEIGHTON 著
郝明義譯 NT160
倫敦與莫斯科之間諜戰已趨白熱化，戰場設在……

309 騎士奇士 DICK FRANCIS 著
趙永芬譯 NT150
他是第一流的賽馬騎士，也是個行俠仗義的奇士……

310 沙漠之星 JOSEPH WAMBAUGH 著
王梅譯 NT120
這位富有的年輕人被燒死在車中，是意外？還是……

311 機伶小子 NICHOLAS PILEGGI 著
陸宗璇譯 NT120
他是個職業罪犯，他的生存是依靠他的背叛行爲……

312 紅塵女子 ROBERT B. PARKER 著
趙永芬譯 NT110
當這位妙齡妓女投奔她的男友時，他竟突然失踪……

313 只吠過一聲的狗 JAMES HERRIOT 著
吳安蘭譯 NT160
吉米哈利又一部鉅著，五十篇狗的故事既溫馨又感人

314 獵頭 JOHN GARDNER 著
徐秋雨譯 NT110
是誰懸賞要〇〇七情報員的人頭？是夙敵？還是……

315 被詛咒的手 STEPHEN KING 著
謝瑤玲譯 NT140
史蒂芬・金的最新十五篇不可思議，聳人聽聞的故事

278 天堂島之戀 VICTORIA HOLT 著
張汀譯 NT150
安安是個美麗好奇的女孩，決心前往天堂島去追尋…

279 重聚之後 RONA JAFFE 著
王凱竹譯 NT130
她們絢爛的外表下却隱藏著辛酸苦痛，莫非命運……

280 留住春夢 Barbara Taylor Bradford 著
吳安蘭譯 NT150
艾曼出身貧困，却因爲兼備野心、智慧及勇氣而……

281 紫色姊妹花 ALICE WALKER 著
張慧倩譯 NT130
麗莎與奈蒂姊妹情深，兩人雖命運坎坷，却堅強勇敢

282 另一種女人 LISA ALTHER 著
陳家明譯 NT120
她們是另一種女人，聰明、敏感，情感複雜，因而…

283 可愛的陌生人 KATHLEEN E. WOODIWISS 著
謝瑤玲譯 NT120
兩個男人分娶了一對學生姊妹，却發覺他們的妻……

284 紅杏 IRWIN SHAW 著
吳安蘭譯 NT110
她紅杏出牆，是因爲招蜂引蝶的美貌，還是因爲……

285 孤獨之鴿 LARRY McMURTRY 著
殷金生譯 NT140
騎兵隊的難兄難弟合夥經營牧場，和美麗的妓女……

286 風中的呼喚 EVELYN ANTHONY 著
姜思娜譯 NT120
凱塞琳是個美貌的英國女郎，二次大戰時與納粹爲敵

287 黑暗中的笑聲 Vladimir Nabokov 著
公品譯 NT100
他拋妻棄女，金屋藏嬌，沒想到換來的却是種種……

288 鬼的邀請 Henri René A.G.D. Maupassant 等著
楊歌譯 NT120
二十七篇精彩絕倫的鬼故事，篇篇令您毛骨悚然……

289 白罌粟 MARGARET GAAN 著
張時譯 NT110
這種豔麗的花卉竟是毒品的前身；鴉片戰爭帶來……

290 七步叛國 MICHAEL HARTLAND 著
羅福賜譯 NT130
過氣外交官捲入政治漩渦，他該犧牲愛女，還是……

291 歸鄉路 V. C. ANDREWS 著
陸宗璇譯 NT140
海雯雖然出身貧困，品格却高貴純潔，力爭上游……

292 死亡商人 Fred Mustard Stewart 著
凌共仁譯 NT180
私生子搖身變爲軍火大亨，他是死亡商人，還是……

293 空屋之聲 FRANCIS KING 著
吳安蘭譯 NT120
人死之後，眞能與親人精神溝通嗎？靈媒的力量……

294 盧布林的魔術師 Isaac B. Singer 著
陳若多譯 NT120
風流成性的魔術師到處留情，一位俏寡婦却使他…

295 歸程 ALICE ADAMS 著
余國芳譯 NT100
這些旅程中的人們，各自追求不同的經驗與靈感……

296 姊妹情 JACQUELINE BRISKIN 著
趙敏譯 NT180
花朵般的三姊妹住進了姨父的豪富之家，竟因而……

259 鱷魚再見 WILLIAM F. BUCKLEY, JR. 著
王凱竹譯 NT120
甘迺迪總統鑑於美古情勢，就批准進行『鱷魚再見』

260 回到未來 GEORGE GIPE 著
謝瑤玲譯 NT110
這個高中生和一位科學怪傑利用時間機器回到未來。

261 敵人 RICHARD HARRIS 著
羅福賜譯 NT100
這個普立茲獎作家在無意中發現了驚人的大機密……

262 苦澀的蜜月 ALBERTO MORAVIA 著
曾一豪譯 NT100
這對政治觀點不同的新婚夫妻在蜜月期的情慾衝突…

263 乞丐與賊 IRWIN SHAW 著
王維圓譯 NT140
這個歷盡滄桑的家族，在洶湧而至的風浪中找到……

264 感傷的教育 JOYCE CAROL OATES 著
施寄青譯 NT100
這個情慾初萌的青年，在摸索中進入一片神秘的境界

265 富貴浮雲 IRWIN SHAW 著
趙敏譯 NT120
這個和諧美滿的小康之家，却因爲一個陌生人而……

266 草莽風雲 LOUIS L'AMOUR 著
張汀譯 NT110
這個滿懷理想的英俊青年，到西部去追求美好未來

267 娟妮 MICHAEL KORDA 著
張慧倩譯 NT140
她來自加爾各答，貧窮卑微，却利用懾人的美貌……

268 寂寞銀雨 John D. MacDonald 著
施寄青譯 NT100
一艘豪華遊艇離奇失踪了，一位秘魯少女竟慘死

269 夏山沉夢 ALLEN DRURY 著
彭中原譯 NT170
蘇俄新頭目上台，揚言以武力征服民主各國，但……

270 同班同學 ERICH SEGAL 著
王凱竹譯 NT160
五位傑出的青年在哈佛大學風雲際會，各展長才……

271 殺手的自白 JACK HIGGINS 著
陸宗璇譯 NT110
蘇聯情報局派出天才型殺手前往西歐臥底，他將……

272 此情不渝 ANN BEATTIE 著
吳慧譯 NT110
在一個崇尚虛名，追求近利的社會裏，眞情變得……

273 那個金髮女孩 STEPHEN KING 等著
李倩宜等譯 NT120
七個動人的故事，七種不同的格調，請您來欣賞……

274 戰神 JOHN TOLAND 著
張時譯 NT160
二次大戰期間，美、日兩大家族共譜出史詩般的……

275 蘋果園 JOHN IRVING 著
李倩宜譯 NT150
他是個孤兒，也是個醫生，她純情美麗，兩人在……

276 密友之死 RICHARD HARRIS 著
羅福賜譯 NT110
是誰殺死了他的老友？是那嬌豔的未亡人，還是……

277 移民之女 HOWARD FAST 著
張慧倩譯 NT120
這個典型的美國英雄在歷經人生甜酸苦辣之後又……

373 陷阱 TABITHA KING 著・米妮譯 NT140
恐怖事件並無特定對象或範圍，即使日常生活中……

374 蜜莎朗海的仕女 COLLEEN McCULLOUGH著・張慧倩譯 NT100
胆怯柔順的老小姐，一舉爲勇於追求幸福與公道…

375 分色線上 ALLEN DRURY 著・彭中原譯 NT250
恨多於愛的敗血症，使人類的分色線愈來愈深！……

376 怪異檔案 LAWRENCE SANDERS 著・吳安蘭譯 NT160
不修邊幅的小伙子，憑著靈光的頭腦，偵破奇案……

377 鑽石獵人 WILBUR SMITH 著・姜冠羽譯 NT130
一顆稀世的巨鑽，引發了兩個男人的戰爭，至死方休

378 再愛一次 DANIELLE STEEL 著・湯添芳譯 NT130
這對璧人橫遭天妒，她在劇變後如何站起來再愛一次

379 猛獅撲食 WILBUR SMITH 著・陸宗璇譯 NT170
他們是來自各路的好漢，如猛獅撲食般擄取黃金……

380 獨家陰謀 ROBERT MOSS 著・王凱竹譯 NT170
初出茅廬的記者，以生命換來的獨家報導，揭發……

381 黃金煉獄 WILUR BSMITH 著・羅福賜譯 NT150
這座黃金鑄成的煉獄，是令人旣愛又懼的寶藏兼墳場

382 小城大案 ROBERT B. PARKER 著・麥倩宜譯 NT120
吊兒郎當的私家偵探，來到小城，偵查一樁詭異命案

383 第四死罪 LAWRENCE SANDERS 著・余國芳譯 NT180
一把鎚頭，變成殺人的利器，兇手是他？是[illegible]？還是

384 天使與夜鶯 VICTORIA HOLT 著・湯添芳譯 NT160
一位歷盡滄桑的白衣天使，爲報殺夫害子之仇 ……

385 公爵的情婦 DAPHNE DU MAURIER 著・吳安蘭譯 NT140
她憑著美貌與手腕，攀龍附鳳，成爲震驚英國的女人

386 陰影下的蓓蕾 V. C. ANDREWS 著・江慧君譯 NT130
一朵在陰影中綻放的蓓蕾，遭遇了什麼樣的摧殘 ……

387 戴面具的女人 VICTORIA HOLT 著・麥倩宜譯 NT160
她戴著美麗善良的面具，扮演救人的天使，但却……

388 大盜・作家・三人行 LAWRENCE SANDERS著・羅福賜譯NT140
暢銷女作家異想天開，設計一宗刼案 ……

389 眞相說謊 HELEN HAYES 著・江慧君譯 NT110
眼睛所見的就是眞嗎？有時候『眞相』甚至會說謊！

390 午夜野火 MARY STEWART 著・吳安蘭譯 NT120
每當午夜燃起熊熊野火，就有一純潔少女慘遭割頸…

391 向日葵森林 TOREY HAYDEN 著・皇冠編譯小組譯 NT140
瑪拉十六歲就被送入集中營，成爲男人洩慾的工具…

354 天使之泣 WILBUR SMITH 著 陸宗璇譯 NT150
那片神秘豐饒的南非大陸，種族仇恨的血淚交流…

355 情到深處 DANIELLE STEEL 著 吳安蘭譯 NT150
『情到深處無怨尤』，痴情的他將如何面對愛妻……

356 美夢成眞 JACQUELINE BRISKIN 著 湯添芳譯 NT140
她從貧家女一躍爲好萊塢性感巨星，她爲了愛情……

357 怪疫 ROBIN COOK 著 王凱竹譯 NT120
比『愛滋病』更具壓迫性的『艾伯拉病毒』肆虐……

358 熱 WILLIAM GOLDMAN 著 姜冠羽譯 NT120
一個落魄江湖的奇男子，如何行俠仗義打抱不平？…

359 我要曼哈頓 JUDITH KRANTZ 著 謝瑤玲譯 NT160
放蕩不羈的富家女，搖身變爲出版界女強人，創下…

360 山之巔 IRWIN SHAW 著 王開平譯 NT150
他由生命的谷底攀上巔峯，他在一個個女人間流浪！

361 Tim, 愛我 COLLEEN McCULLOUGH 著 吳安蘭譯 NT120
一個孩童般純眞的俊美青年，可能愛上芳華虛度的…

362 絲女 GWEN DAVIS 著 麥倩宜譯 NT140
她是神秘的『絲女』，美麗，高雅，身世如謎般……

363 恐怖的橙空 JOHN D. MacDONALD 著 姜冠羽譯 NT120
在那恐怖的橙空下，發生了什麼樣詭異的事件？……

364 慘不忍睹 STEPHEN KING 著 吳安蘭譯 NT140
一個恐怖至極的小說，令您慘不忍睹，手不釋卷……

365 豪門的秘密 STEPHEN BIRMINGHAM 著 米妮譯 NT150
她是豪門的主宰，無奈高處不勝寒，當秘密破繭而出

366 最後的騙局 LEN DEIGHTON 著 陸宗璇譯 NT120
這『三人行』的國際鉅騙，衣冠楚楚，瞞天過海 ……

367 心之季 CYNTHIA FREEMAN 著 張慧倩譯 NT150
她歷經心靈的春夏秋冬，嘗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368 雙姝 JANET DAILEY 著 陳家明譯 NT160
這對同父異母的姊妹，爲爭奪父愛與家產，不惜……

369 甜菜皇后 LOUISE ERDRICH 著 江慧君譯 NT130
一個種植甜菜的小鎮，發生了一段曲折感人的故事！

370 紫丁香盛開的時候 ALICE PARIZEAU 著 湯添芳譯NT120
她們是祖孫三代，流著同樣勇敢與美麗的血液

371 晚宴 HOWARD FAST 著 張時譯 NT120
這場名流畢至，冠蓋雲集的晚宴，揭發了多少秘密？

372 殺機重重 JOHN GARDNER 著 羅福賜譯 NT120
〇〇七陷身重重殺機，與蘇聯情報局魔頭一決生死！

335 白宮外遇 SALLY QUINN 著 陳家明譯 NT150
第一夫人也有外遇？她爲何冒著大不韙和別人相愛？

336 離島風雲 JOHN D. MacDONALD 著 馬驥譯 NT110
建築奸商，炒地皮專家聯手，興風作浪，造成了……

337 金杯 BELVA PLAIN 著 吳安蘭譯 NT160
這個堅强的女人，爲愛執著，歷盡萬苦，終於能……

338 死亡的滋味 P. D. JAMES 著 張時譯 NT140
是鮮血與氣息，會給人死亡的滋味。這宗謀殺………

339 恐怖，悄悄來 JAY ANSON 著 姜冠羽譯 NT110
這五口之家，住進有名的凶宅，恐怖便悄然而至……

340 諸神的風車 SIDNEY SHELDON 著 吳安蘭譯 NT140
美國駐羅馬尼亞女大使身負重任，却因而招來連串的

341 龍之眼 STEPHEN KING 著 姜冠羽譯 NT130
一個國王，兩個王子，一頭巨龍，編織出精彩的……

342 搶匪 ELMORE LEONARD 著 張慧倩譯 NT130
這一個搶匪班底空前絕後，包括還俗修女，騙子……

343 1989大恐慌 PAUL ERDMAN 著 王凱竹譯 NT120
一九八九年，雷根即將卸任，美國經濟却發生大恐慌

344 最後的血統 LOUIS L'AMOUR 著 林鎰譯 NT130
他是美國空軍試飛員，憑著最後的血統，殺出了……

345 刺客任務 ROBERT LUDLUM 著 羅福賜譯 NT260
他是穫生・龐，代號"三角洲"，他令人聞風喪胆！…

346 說故事的人 HAROLD ROBBINS 著 姜恩娜譯 NT130
他是一個說故事的人，他的一生更像個曲折的故事！

347 錢錢錢 PAUL-LOUP SULITZER 著 沙永玲譯 NT130
這個滿腔復仇烈焰的青年，利用金錢打擊金錢………

348 狐夜 JACK HIGGINS 著 傅凌譯 NT110
二次世界大戰中最秘密的一次行動，援救不成卽滅口

349 黑暗的那一邊 DENNIS ETCHISON 著 陳家明譯 NT120
『黑暗的那一邊』究竟是一個暗號，還是恐怖的深淵

350 霹靂箭 DICK FRANCIS 著 姜冠羽譯 NT130
『救世天使』費爾定再度出擊，一解『霹靂箭』玄機

351 古境伊人 DAPHNE DU MAURIER 著 徐淑貞譯 NT140
他穿越時空，在古境邂逅佳人，無奈却可望不可及！

352 銀玫瑰 DAVID A. KAUFELT 著 米妮譯 NT120
她是『柏林銀玫瑰』，藏在那顚倒衆生外表下的……

353 驗血 JONATHAN KELLERMAN 著 羅福賜譯 NT120
一個身罹重病的可愛男孩，牽出一樁罕人聽聞的……

411 常春藤樹 MARY STEWART 著・吳安蘭譯 NT150
兩個容貌如孿生兒的女郎，一場李代桃僵的陰謀……

392 風中戀歌 THOMAS TRYON 著・麥倩宜譯 NT130
在新英格蘭小鎮上，她以灰姑娘的身分進入豪門……

393 妳肯不肯說？ MARY STEWART 著・湯涤芳譯 NT130
甫遭喪夫之痛的夏綠蒂，意外地捲入一場血腥暴力…

394 我不再年輕 DAPHNE DU MAURIER 著・吳安蘭譯 NT120
晚霞燦爛，長橋倒映水中，那少年曾經佇立橋邊……

395 遠島之愛 VICTORIA HOLT 著・吳安蘭譯 NT130
寄人籬下的可憐孤女，戲劇性地嫁入豪門，却又……

396 約書亞 MORDECAI RICHLER 著・江慧君譯 NT160
鄙視中成長的男孩，成名後導演一連串莫名的洗劫…

397 夢斷長夜 MARGARET ATWOOD 著・張慧倩譯 NT130
美麗自負的專欄作家，面對切除乳房後的連連惡境…

398 柏林葬禮 LEN DEIGHTON 著・殷金生譯 NT120
爲一口空棺枉費了幾條人命！一場諜對諜的情報戰…

399 石天使 MARGARET LAURENCE 著・謝瑤玲譯 NT140
來自義大利的石雕天使，象徵荷佳父親的不滅王朝…

400 無辜之罪 SCOTT TUROW 著・張　時譯 NT160
專門偵辦强暴案件的女保釋官被殺，兇手究竟是……

401 妻子與情人 C. L. SKELTON 著・劉麗真譯 NT130
上下兩代的恩怨情仇，織繪出一場人神交戰的場面…

402 虎之眼 WILBUR SMITH 著・羅福賜譯 NT130
一顆嵌在純金打造虎形金鑾寶座上的巨鑽，掀起了…

403 馬背上的惡魔 VICTORIA HOLT 著・程澄浦譯 NT170
他是冷酷的惡魔，也是溫柔的情人，令她又愛又恨！

404 銀色名單 ROBERT LUDLUM 著・羅福賜譯 NT140 HK42
這張科西嘉紙，掀起了黑社會組織的暗殺行動，他…

405 第七個月圓夜 VICTORIA HOLT 著・湯涤芳譯 NT150
每當月圓時候，那段離奇的危險歷程，使她顫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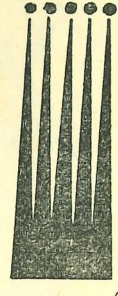
406 暗夜哭聲 JOHN BRYSON 著・吳安蘭譯 NT150
一家四口快樂的露營，却發生了嬰兒失踪的悲劇……

407 誰殺了警察先生 HANK SEARLS 著・陳克希譯 NT140
是怎樣的致命錯誤？宣告了一位警佐的死亡！…

408 賦別曲 MILAN KUNDERA 著・陳蒼多譯 NT120
那顆淡藍色的藥丸，是蓄意謀殺，或爲生存準備？…

409 可笑的愛 MILAN KUNDERA 著 陳蒼多譯 NT 120
七個精采可讀的小說，米蘭・昆德拉最早短篇成名作……

410 火中人 MARGARET LAURENCE 著 謝瑤玲譯 NT 108
一個平凡的家庭主婦，她驚惶地企圖抓住青春的尾巴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六九〇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四一一

常春藤樹
THE IVY TREE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61

原　著：Mary Stewart
譯　者：吳安蘭
主　編：麥倩宜
執行編輯：崔玉珍
校　對：曾美珠・謝慧珍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發行：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郵撥0010426－9
電　話：7168888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
電　話：3061972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月

本書定價新台幣 150 元　港幣 45 元
國際書碼：ISBN 957-33-0058-3



本書原著者
瑪麗・史都華

瑪麗・史都華
暢銷金榜鉅著

紡月的女神
亞胥黎愛人
午夜野火
妳肯不肯說？
常春藤樹